

武俠世界



第 37 年

36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武松的故事」乃狄心先生根據水滸傳武松故事改編的。新編的武松膽小如鼠，滴酒不沾，偶然的機會下竟然有「勇氣」打死吊睛白額虎，從此聞名陽谷縣，縣老爺本欲聘其當「捕快都頭」，不料武松酒後吐真言……狄心先生將家喻戶曉的水滸傳武松故事反其道而改編成搞笑內容，目的在於娛樂讀友，欲知新故事裏面西門慶、潘金蓮諸人的全新關係如何，請閱本故事。

本期選刊西門丁先生新撰著的「龍潭飛鳳」緝兇故事，西門丁先生的作品向以佈局嚴謹，故事內容峯迴路轉稱著，頗受本刊讀友的愛戴與擁護，多年來不乏西門丁先生作品的擁躉者，再獻新作，請繼續捧場。

霍去病先生所著的「俠盜武小郎」大結局刊在本期，請讀友千祈莫錯過。

下期將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洞房花燭夜」，屆時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武松的故事(新編水滸傳故事)

武松人雖高大魁梧，但卻膽小如鼠，因自卑而形成自大狂，喜歡誇誇其談……狄心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無心出岫劍情天(飛仙劍俠奇緣記)

風雨襄陽城 紛爭無心劍……古醉翁 56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龍潭飛鳳(新派俠義緝兇故事)◀一▶

情同手足江湖行 翻臉成仇為紅顏……西門丁 73

玉釵盟(新派江湖復仇故事)

夜探莊院看熱鬧 撞見兩女一肚氣……臥龍生 81

五彩傳奇(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舌榮蓮花挽危機 七惡被騙備婚禮……申公豹 89

俠盜武小郎(新派湖海俠士故事)

巧誘官兵殺韃子 奪回寶塔刃仇家……霍去病 95

霸王刀(新派武林俠義故事)

乘勝追擊入太湖 挾持把頭奔橫山……辛彥五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歪歪小爽哥(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心存忠厚救婦孺 通知花子啟機關……辛棄疾 111

飛鷹(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受情折磨欲討回 變態摧殘心狠毒……司空羽 120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備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12.26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36期

(總號189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石岡新書介紹

歌后



每本HK\$32

歌唱比賽中脫穎而出，滿以為從此平步青雲，在璀璨耀目的台前接受如雷掌聲，想不到，在幕後，在黑暗中所發生的一切全不是她可想像的。

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如何可以不受引誘？不當別人的玩偶，保持自我？

夜傾情

阿萍是他心中的女神，故希望能在一個充滿浪漫氣氛之夜向她低訴心中情，可惜一直以來苦無機會。阿萍對他的感情理解嗎？他一點把握也沒有，祇好靠另一個女孩阿倩當月老，寄望她總有朝能為他繫紅線。



每本HK\$32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地利店有售。

膽小怕事 好大喜功

話說武松自幼父母雙亡，其後與比自己年長十五年的兄長武大郎相依為命。

武大郎天生五短身材，高度只及一個普通人的胸膛左右，生得又胖又矮，望上去倒似一團肉球，而且奇貌不揚，既滿臉麻子，門牙微暴，更天生一個酒糟鼻，可是心地却是善良得很，尤其對弟弟武松更是疼愛之極。

武大郎的外表在家鄉可說獨一無二，所以成為被嘲笑、欺負、捉弄的對象，後來終於忍受不住，便毅然帶著只有十五歲的武松離開家鄉，輾轉到了陽谷縣，其後在當地定居下來。

武松與兄長的外形簡直有如天淵之別，在他十五歲那年，已長得甚是高大，且英俊挺拔，唯身體却是孱弱異常。

武氏兄弟外形分別奇大，因此有人懷疑他們兄弟是否同一父親所出？

武大郎早已聽慣這些閒言閒語，因此毫不放在心上。

武大郎限於自己外形，所以充滿自卑，也自知難有出頭之日，因而對武松期望極高，希望他日後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且出人頭地，替武家吐氣揚眉，但隨着武松的日漸長大，武大郎也日漸失望，因為這武松天生身體孱弱也就罷了，他更是一個怕事、懦弱、無主見之人，武松這種個性，隨着年歲的增長而日益顯著。

武松這種怕事、膽小、懦弱的性格，漸漸衍生成為喜歡吹牛、誇大，甚至有點自高自大，這可能是自卑感形成自大狂吧？

武松也只有吹牛、誇大的時候，才挽回一點自信心，因此漸漸養成一種習慣。

武大郎決心要把武松這種個性改變過來，要他成為一個真正正的男子漢大丈夫，老實人，更要把他虛弱的身體變為強壯起來。

用甚麼方法可以改變武松？武大郎想到把他送去學武。

在明查暗訪之下，武大郎終於找到一個武林高人，亦是奇人，這個奇人無人知其姓名，姑且就稱之為奇人。

武大郎央求這奇人收武松為徒，奇人先是不肯，但武大郎愛弟情切，出動激將法，奇人不堪一激，果然收武松為徒，事實上，奇人也知武松是塊學武材料，便把武松帶到深山授以武藝。從此，武氏兄弟兩地相隔，亦飽受思念對方之苦，那年，武松年方十五歲。

武松在深山日日習武，無時無刻不掛念兄長武大郎，達到茶飯不思之境，可見兄弟二人的感情深厚。

之極。

武松掛念歸掛念，但其師父奇人甚是嚴格，由入門第一天開始，表示武功沒有成就，就休想離開師門，更遑論要與兄長相見了。

為了能早日與兄長相見，武松果然勤加習武，希望學有所成就下山，數年間，已練得一身好武藝，更練就一副鋼筋鐵骨，與昔日的孱弱少年相比，簡直判若兩人，隨着年齡的增長，外表更是氣宇軒昂，是個不折不扣的雄赳赳大丈夫。

但是，武松外形雖是雄赳赳，而且也甚威武硬朗，但有誰料到，他只是虛有其表，自幼的怕事懦弱個性絲毫不變，他甚至見了老鼠、蟑螂等物都會嚇得半死，膽子奇小。

奇人知道武松的武功已相當不弱，為了試其膽量，有一次，奇人僱了三個武功普通的大漢向武松襲擊，但武松空有一身武藝及威猛的外形，却是不敢還手，幾乎還要跪地求饒，最後被打得鼻腫面青，事後還在師父面前吹大氣，說遇上十八個武功高強的壞人向自己圍攻，自己如何使用師門所學獨力對抗，終把十八個壞人打得個個跪地求饒，最後挾着尾巴落荒而逃。

這件事情，奇人被氣得病了整整十八天。



新編水滸傳故事/狄可

文圖
心飛

武松的故事



武松不懂喝酒，也毫無酒量可言，他只要喝了少許酒，就會大吐真言，所以武松每當吹牛撒謊，奇人只要給他喝少量的酒，他就會把真相和盤托出。

奇人希望把武松訓練成為一個有勇有謀，真正正正的大丈夫，因此把他繼續留在身邊，希望能把他改變過來，但奇人失望了，武松學武十年，他怕事、膽小、懦弱、吹牛、誇大，撒謊的性格仍不變，而且更是越陷越深，奇人老羞成怒，在武松學藝剛巧十年那一天，便一脚把他踢下山，再也不想面對着這個大丈夫外表，而無大丈夫氣概的大男人。

武松終於下山了，他與師父相處了十年，自是有深厚感情，今番與師父分別，當然萬分不捨，但想着可以與闊別十年的兄長相見，內心又不禁與奮難禁。

武松挽着包袱，手執他的得意兵器齊眉棍，與師父拜別之後，便歸心似箭向陽谷縣而去，而且一路上甚是輕鬆。

烈日當空，驕陽似火，太陽的熱力彷彿要把大地溶化，對蒼生毫無憐憫之意。

武松走在烈日之下揮汗如雨，不覺來到一個山坡，向前望去，見

不遠處有家以茅草搭成的酒寮，登時精神一振，脫口道：「口渴得正要命，喝口茶再上路吧。」便向山坡路邊的酒寮行去。

酒寮的一張座頭上坐着四名樣子兇惡的彪形大漢，正在大碗大碗的喝酒。

武松在一個座頭坐了下來，不其然向那四名大漢望了一眼，大漢們也向他一望，雙方打了個照面，武松見對方樣子兇惡，不禁嚇了一跳，連忙把頭垂下不敢看他們。

小二上前招呼武松，道：「客官，要喝甚麼酒？」

武松結巴巴地道：「給我來一壺香片。」

小二道：「客官，我們只賣酒，不賣茶。」

鄰座的四名大漢見武松要喝茶，發出嘲諷的笑聲，其中一人笑道：「小二哥，人家要喝茶，你就泡一壺茶給這位仁兄吧。」

另一人也大笑道：「好一個大男人，莫非連酒也不懂喝？」

第三人也嘲笑道：「看來他的確不懂喝酒的。」

武松被嘲笑，雖然氣怒，但敢怒不敢言。

小二只好對武松道：「這位客官既然要喝茶，我就替你泡一壺吧。」

那四名大漢又發出大笑。

武松不甘被嘲笑，對小二道：「小二哥，替我打三斤花雕。」然後裝出趾高氣揚的表情。

酒與茶的價錢相差甚遠，那小二連忙露出笑容，並應道：「好，馬上來。」

四名大漢再不敢嘲笑武松了，武松因而更自鳴得意。

不多久，小二把酒送到武松面前。

武松見了酒就眉頭一皺，因為他自知不勝酒力，瞥眼一看，見四名大漢正望着自己，正思量好不好喝酒，忽然心生一計，便把包袱放在枱上，以包袱橫擋着四名大漢的視線，然後作狀把酒斟在碗裏，事實上只在做動作，酒壺的酒一滴也沒有斟在裏面，四名大漢以為他已斟滿了一大碗。

武松作完斟酒狀之後，拿起碗，作個一飲而盡狀，然後以衣袖抹抹嘴角，叫道：「好酒，好酒。」接着又作斟酒狀，然後又作個一飲而盡狀，又大叫「好酒。」

那四名大漢見他連盡數碗却臉不改容，那還敢取笑他。

武松「連盡數碗」，其實一滴酒也未嘗到口，他見四名大漢沒有留意自己，便連忙把酒壺中的酒全都倒在草地上。

武松的吹牛脾性又起了，把酒倒後，拿起酒壺作斟酒狀，見酒壺

無酒，大叫道：「小二，拿酒來。」四名大漢見他迅速喝了三斤酒，還要求小二再拿酒來，更見他毫無酒意，佩服起他的酒量來了。

客，大多數路經此地，經景陽崗到陽谷縣去的，這酒烈性非常，任何酒量再好的人喝了三碗，必爛醉如泥，想過景陽崗也不行了，所以這酒取名為三碗不過崗。」

武松道：「真有這麼厲害的酒？」

小二笑道：「別處無，小號獨有。」

「真的無人能喝上三碗而不醉嗎？」

「別說三碗，有不少自命酒量驚人的，最多喝兩碗便倒在地上。」

武松一副傲態，挺胸道：「我倒想試試這酒有多厲害？」

小二面露佩服之色，道：「客官酒量如此了得，就來一碗如何？」

武松傲氣更盛，胸挺得更直，提高嗓子道：「給我來八碗三碗不過崗。」

鄰座的四名大漢聽了，為之愕然，然後低頭議論起來，也不由對武松起了敬佩之心。

那小二嚇了一跳，道：「你要八碗三碗不過崗？」

武松道：「對，八碗，少一碗也不要。」

小二面有憂色，真怕他會醉死，但不敢違拗，祇好掉轉身拿酒去了。

掌叫好。

武松更是自鳴得意，趾高氣揚之極，接着倒第三碗。

第三碗「一飲而盡」之後，作了個情不自禁的樣子，一掌大力拍在桌上，這大力一拍，桌上的齊眉棍被震得飛了出去，同時，他口中讚嘆道：「好酒，好酒，我走遍天下，喝酒無數，何嘗喝過此等好酒？」

說完，見桌上的齊眉棍飛了出去，對鄰座的四名大漢道：「幾位老兄，可方便替小弟把棒子拾回來？」

武松看出這四名大漢已對自已衷心佩服，因此以掌拍枱，故意把齊眉棍震開，然後叫大漢們替自己拾回。

四名大漢果然對他「驚人的酒量」衷心佩服，見他要求拾棍，四個人毫不猶豫地離座替他拾棍去了。

武松有意使開他們的注意力，再回頭看一看，見小二沒有留意自己，便馬上把一壺酒可以要他性命的三碗不過崗倒在草地上，然後又迅速把酒壺放回桌面。

四名大漢很快替武松拾回齊眉棍，而且還感到有點榮幸的樣子。武松對四人道：「有勞幾位兄台！」

四大漢齊口道：「別客氣。」然後站在武松桌旁。

武松不理他們，對着酒壺道：「如此美酒，一碗一碗的喝，實在不夠意思。」說完，拿起那個已空了的酒壺便往唇邊送，然後仰高頭，作其牛飲狀。

武松把酒倒掉時，故意留下少量酒在壺內，他這樣仰頭「豪飲」，嘴巴緊合，尚留在壺內的酒便在嘴巴兩旁流下，也弄濕了衣衫，樣子確似在豪飲。

四名大漢簡直難以置信，樣子驚奇得就好像見了千年怪事一樣。酒寮的老闆與小二在茅寮內往外一看，見武松正舉壺「狂飲」這天下第一烈酒，也驚異得走了出來，同樣也看得目瞪口呆。

武松作狀喝完一壺酒，把酒壺倒轉，見已涓滴全無，才一副意猶未盡的樣子把酒壺放下，再以衣袖抹嘴角，邊抹邊大叫「好酒」。

這個情形，直把老闆、小二和四名大漢看得呆立當場，良久說不出話來。

武松見了他們的樣子，簡直開心得難以形容。

小二定過神來，見武松仍一點酒意也沒有，說道：「客官，要不要再來一壺？」

武松本來想繼續表演下去，但想着這六個人圍着自己，已很難再將把戲玩下去，祇好道：「我本來想再喝三壺的，但如此美酒，喝多

武松拿起酒壺，又以同樣的手法佯作把酒倒在碗中，但發覺小二站在身後，好像在等着看表演，武

武松鄭重地道：「這壺真是三碗不過崗？」

小二道：「絕不花假。」

鄰座的四名大漢正目不轉睛地看着武松如何喝下這天下第一烈酒。

武松作完斟酒狀之後，把空碗送到唇邊，作狀喝酒，還似模似樣的發出「骨嘟嘟」的喝酒聲。

四名大漢已看得呆了。

武松喝完第一碗，把碗放下，以衣袖抹一抹嘴角，豎起拇指，讚嘆道：「果然是天下第一好酒。」說完又倒第二碗。

武松一口氣喝了兩碗酒，那四名大漢見他面不改容，竟佩服得拍

松一副不耐煩的樣子，道：「進去幹活吧！」

小二心想看他表演，不想就此離開。

武松眼看鄰座的四名大漢對自已似甚敬佩，有點飄飄然，他見小二不願離開，又恐被他拆穿把戲，正想再支開小二，鄰座其中一名大漢已兇巴巴的向小二喝道：「他媽的，這位大爺叫你滾，你為甚麼不滾，却木頭似的站着，打擾大爺喝酒的雅興？」

小二見那大漢兇惡，連忙回轉身返回茅寮去了。

武松很滿意，整整包袱，確保包袱擋着四名大漢的視線，莫被他們看見盛酒的海碗，再把齊眉棍放在桌上，接着便作狀把酒壺的酒倒在碗中。

四名大漢以為他已斟滿一碗，引頸以待看他如何把這烈酒倒進口

武松作完倒酒狀之後，把空碗送到唇邊，作狀喝酒，還似模似樣的發出「骨嘟嘟」的喝酒聲。

四名大漢已看得呆了。

武松喝完第一碗，把碗放下，以衣袖抹一抹嘴角，豎起拇指，讚嘆道：「果然是天下第一好酒。」說完又倒第二碗。

武松一口氣喝了兩碗酒，那四名大漢見他面不改容，竟佩服得拍

就會變得不美，下次再來吧。」

四名大漢見他越發豪氣，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

武松本意是想喝一口茶，但至今仍滴水沒有到口，他已口渴得要命，又對小二道：「小二哥，我現在祇想喝一壺香片。」

小二忙道：「好，小人馬上給你泡一壺上好的香片。」說完奔進茶寮內。

老闆也一臉敬佩之色返回茶寮。

四名大漢在武松面前讚嘆過後，也返回座位去了。

不久，小二把一壺茶送到武松桌上，這時候，才是武松真正享受的時候。

太陽仍然熾烈。

武松坐在以茅草搭成的茅棚之下，涼風輕送，祇覺舒服無比，竟不自覺地伏在桌上睡着了。

日已西斜。

武松睡得口水直流，他鄰座的四名大漢見時候不早，其中一人道：「是時候了，我們走吧！」

第二人道：「對，儘快找個理想的地方藏起來，等大蟲出現。」

第三人道：「若果我們把那大蟲殺了，就可以成為陽谷縣的大英雄。」

第四人道：「不做英雄不要緊，這大蟲殺了這許多人，非把牠

除去不可。」

四名大漢你一言我一語過後，便結帳離開，他們對武松「驚人的酒量」佩服之極，本想向他道別，但見他睡得正酣，也不打擾他，便各自拿着武器離開。

那四名大漢離開不久，酒寮的老闆與小二開始收拾一切，看來已結束了一天的營業。

老闆見武松仍伏在桌上熟睡，便上前把他搖醒。

武松經過酣睡之後，精神甚是飽滿，那老闆對他道：「客官可是要過景陽崗的？」

武松道：「對，我要去陽谷縣找大哥。」

老闆道：「既然如此，客官要儘早上路，否則太陽下山之後就十分不妙。」

武松奇道：「爲甚麼？」

老闆道：「你難道不知道？」

武松道：「知道甚麼？」

「看來客官不是附近人氏。」

「我本來住在陽谷縣的，但整整十年沒有回去了。」

「原來如此，也難怪你不知道。」

「到底是甚麼事？」

「景陽崗有老虎出現啊！」

武松登時大吃一驚。

老闆續道：「據說這是頭吊睛白額虎，祇要太陽一下山，牠就會

出來害人，至今已有十多個人被牠

吃了，其中有些是陽谷縣的獵戶，今天坐在你鄰桌的四個人就是陽谷縣的獵戶，專誠上山打老虎的，就因爲景陽崗有虎踪，所以太陽接近下山時，已沒有人敢過崗，小店也祇好提早休息了。」

老闆一直說，武松則越聽越心驚膽戰，他見了老鼠也會嚇一跳，何況是老虎？

老闆見了他驚慌的樣子，道：「這大蟲吃了這裡許多人，難怪客官聽了會如此驚慌。」

武松怎會自認怕老虎，定了定神之後，挺一挺胸，神氣地道：「老虎有甚麼可怕？」

老闆一怔，道：「客官真的不怕？」

武松更神氣，道：「當然不怕，去年我才活生生打死三頭吊睛白額虎，和兩頭獅子。」

老闆心道：「好大的口氣，這傢伙多半是吹牛高手。」口中却說道：「原來客官是打虎英雄。」

武松一副驕傲神色，胸膛挺得更直，道：「也是殺獅英雄。」

老闆語氣有點訕笑味道，道：「既然如此，英雄大可以把景陽崗的老虎殺了，爲民除害。」

武松似聽不懂老闆的嘲笑之意，道：「我正有此意。」

老闆笑道：「那麼英雄請你先

結了帳，然後去打虎吧！」

武松其實怕老虎怕得要死，心想既然景陽崗的老虎在太陽下山後才出沒，趁現在時間尚早，還是快過崗爲妙，便對老闆道：「說得對，結了帳馬上打虎去，多少錢？」

老闆道：「一共三十兩。」

武松吃了一驚，道：「這麼貴？」

老闆笑道：「客官一共喝了九斤花雕，八大碗三碗不過崗，那壺茶算是小號送的。」

武松道：「老闆有沒有計錯數？」

老闆道：「沒有，三碗不過崗並非普通酒，所以價錢是貴了一點。」

武松摸了摸錢袋，拿出幾錠碎銀和一些銅錢，苦着臉道：「老闆，我身上祇有十二兩。」

老闆登時板起臉孔，道：「甚麼，十二兩？不夠錢就別這麼豪氣。」

武松心道：「這個牛吹得代價太大了。」但他苦着臉道：「老闆，請你先收下十二兩，其餘十八兩我改天再送來吧。」

老闆臉色一沉，正色道：「改天送來？我怎知你改天會不會真的送來？」

武松一面哀求之色，道：「你

相信我吧。」

老闆道：「我爲甚麼要信你？」

武松道：「我哥哥就住陽谷縣……」

還未說完，老闆已道：「不可以，既然你欠我十八兩，就在我這裏幹三個月活來抵償吧。」說完迅速抓去武松的手上的十二兩。

武松苦着臉道：「要我替你工作三個月？」

「當然，你若不肯，我馬上帶你去見官。」

「欠十八兩，也不用工作三個月吧？」

「做老闆的那有不剝削工人的？你幹不幹？」

武松無奈，祇好道：「幹就幹吧。」

老闆正色道：「你現在已是我的下屬，馬上幹活去，幫小二收拾一切吧。」

小二就是那店小二的名字。

小二知道武松的處境後，非常開心，因爲以往一個人的工作，現在由武松分擔了。

當下，武松收拾了店中一切之後，不久也日落西山，然後煮飯燒菜，吃過飯後，把所有碗碟清洗乾淨，再把地方打掃乾淨，那時已入黑了，第一天工作算是完畢，當晚三人便在酒寮內睡覺。

次日一早，武松被老闆叫了起

來，小二到附近市鎮購物，老闆則拿了一大堆衣服叫武松洗濯，不久小二買了糧食回來，然後武松負責做早飯，飯後，又預備新的一天的營業。

有了武松之後，小二可輕鬆多了。

當日，武松在酒寮內充當店小二一職，繁忙時，把他忙得團團轉。

這酒寮不但賣酒，還賣吃的，以往老闆負責廚房工作和收賬，小二負責店小二的工作，但有了武松之後，老闆則祇是舒舒服服的坐在櫃檯，而武松既要招呼客人，又要下廚，一天忙到黑，每天把他忙得不亦樂乎。

如是者，武松在酒寮工作了七天。

這天，武松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天黑時，大家都上床睡覺去了。

武松睡在床上，忽然想着：「我怎地這麼蠢，爲甚麼不懂偷偷離開，却心甘情願的在這裏辛辛苦苦的苦幹下去？」

想到這裏，見老闆與小二都熟睡了，便悄悄的下床，穿好衣服，拿起包袱與齊眉棍，再悄悄走到門前，把門輕輕打開，見老闆與小二沒有發覺自己，便一溜烟的離開酒寮。

月色皎潔，大地一片銀白色。

武松奔離酒寮，沿着山邊小路而行，想着不久後就可以與大哥相見，心情實在愉快之極。

走了不久，見路旁有一石碑，碑上寫着「景陽崗」三字。

武松知道已來到景陽崗了，過了景陽崗，再行不久就是陽谷縣，到時在深夜敲大哥的家門，大哥見了定是又驚奇又開心。

武松想着就忍不住打從心裏笑了出來，繼續向前行。

又走一會，武松忽然臉色變青起來，因爲他猛然想起酒寮老闆的話——景陽崗有老虎出現。

他想起就心裏發毛，想起老虎的可怕就心驚膽顫，自言自語地道：「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返回酒寮較爲安全，待白天偷走吧。」便折了回頭，剛走了幾步，又自言自語地道：「白天那有機會偷走？但晚上過景陽崗好危險啊，若遇上大蟲怎麼辦？」

最後作了個決定，「爲了安全着想，祇好替老闆幹活三個月再走好了，滿三個月之後，白天上路就很安全，祇有這個決定才最明智。」

決定已畢，便快步折回頭，但走了一會，忽然刮起一陣怪風，令他有點毛骨悚然，同時不其然地想：「人家說風從虎，雲從龍，這陣

怪風，莫非是老虎出現的先兆？」

想到這裏，心裏更怕，當下加快腳步而行。

武松快步走了一會，身後忽然傳來一陣令人驚心動魄的吼叫聲，他不其然回轉身一看，這一看，把他嚇得三魂不見了七魄，原來不遠處有一頭身形龐大的老虎，一雙眼還放出嚇人的光芒，正虎視眈眈的盯着武松。

武松已嚇得全身被冷汗濕透，雙腳老在原地好似挪不開，祇不停地抖顫着。

這果然是一頭兇猛的吊睛白額虎，牠瞪了武松一會之後，忽然又吼叫一聲，便向武松撲去。

武松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見老虎已撲了過來，當下慌不擇路，沒命的逃，一路逃命，口中一路大叫「媽啊，救命啊。」

那老虎已向他逼近。

武松逃命間，見有一棵大樹，向大樹奔去，然後沒命向大樹爬，總算暫時避了厄運。

老虎不懂爬樹，祇有在樹下望着武松。

武松拚命抱着樹幹不放，身子仍不斷在震戰，他望着樹下的老虎，叫道：「畜牲，快走，否則大爺不客氣，聽到了沒有？」

老虎看來甚是飢餓，不斷以利爪在抓樹幹。

武松見不能趕走老虎，苦着臉口，向樹下的老虎哀求道：「老虎大哥，不不不，老虎大哥，請你馬上走吧，現在時候不早了，何不回家和老婆睡覺，却在夜裏的到處奔走？當心你老婆責怪啊。」

老虎怎聽得懂他的廢話？此時可能餓得慌了，又向樹上的武松發出一聲吼叫。

武松聽了這突如其來的吼叫聲，嚇得心膽俱裂，一個慌亂，手一鬆，整个人從樹上跌了下來。

老虎見狀，又吼了一聲向他撲前，武松見老虎撲來，嚇得臉青唇白，叫聲：「乖乖不得了了」，竟本能地向旁一滾，老虎竟撲了個空。

武松見老虎一撲空，逃命要緊，連忙狼狽的爬起身，想再度爬上大樹，但說時遲，那時快，老虎已回頭撲了過來。

武松在大樹下，正想向上爬，回身見老虎挾着駭人的吼叫聲撲前，登時嚇得呆立當場，不能動彈。

老虎隨即來到呆站着的武松不遠處，後腿一蹬，前身一彈而起，強而有勁地撲向武松。

武松已嚇得呆若木鷄，叫聲「吾命休矣」，便閉起雙目待死，然後蹲下了身子。

豈料武松這一蹲，身軀龐大的老虎竟撲了個空，整個身子撞在粗

大的樹幹上，並且立時昏死過去，跌下的軀體把武松壓着。

武松本以為厄運難逃，忽聞「

碰」地一聲，接着一件重物壓在身上，且把他壓得叫起苦來，定睛一看，見壓在身上的，正是那可怕的大蟲，以為已被老虎擒着，哭喪着臉哀求道：「虎大哥，求你放過我吧，你要是肚子餓，我可以每天做飯燒菜給你吃，我燒的菜蠻不錯的，而且我可以每天替你洗衣裳。」

武松聽了這話，但覺壓在身上的大蟲動也不動的，微感奇怪，喃喃地道：「大蟲莫非剛才撞在樹上撞死了？」

他生怕老虎有詐，先靜觀其變，過了一會，老虎仍毫無動靜，便試圖從老虎肚下小心翼翼爬了出來，再望望老虎，仍舊動也不動的，連忙拾起包袱與齊眉棍，拔足便逃，但走了幾步，好奇心起，又停下來望着老虎，並握着齊眉棍在戒備着。

他不敢肯定老虎是否已死，便拾起一塊石頭向老虎身上擲出，老虎仍不動，又再向老虎擲石，如是者一共向老虎擲了三十多塊石頭，老虎始終動也不動的。

武松知道老虎已死，膽子壯了，當下叉着腰，指着老虎罵道：「他媽的，你這可惡的大蟲，剛才幾乎被你嚇死了，你想大爺造飯

燒菜給你吃？你倒妄想，又想大爺每天替你洗衣裳？更加妙想天開。」說完又自言自語地道：「真混帳，老虎那有衣裳給我洗？」

武松指着老虎罵了一番之後，想起被嚇得心膽俱裂，當然餘怒未消，怒道：「非好好教訓你一頓不可。」

武松捲起衣袖，騎在老虎身上，便拳如雨下，拿老虎洩憤一番。

武松把已死的老虎打得正性起之際，另一邊忽然出現幾條人影，月色之下看去，一共有四個人，並向武松的方向走了過來。

這四個並非別人，正是日前武松在酒寮碰上的四個人，據酒寮老闆說，他們都是陽谷縣的獵戶，而且一心想殺虎。

這四個獵人走近一看，祇見一個人騎在虎背上，正向老虎飽以拳頭，而那頭老虎則動也不動的，顯然已死在那名英雄的手上，不由對那打老虎英雄敬佩起來。

武松在老虎身上發洩一番之後，也感滿足了，便離開虎背，不料抬頭一望，見有四個人在不遠處望着自己，深宵時分的荒山野嶺見了這四個人，武松又不禁嚇了一跳。

那四個獵人發呆的看着武松打虎，待武松打完後，四個人才走向

武松。

武松見對方方向自己行了過來，有點害怕，他不知來者何人，也不知對方來者何意，更不知是善是惡，想着還是三十六着，走為上着，正想快步而去，對方已接近，在月色映照下，武松依稀認得這四個人，原來他們就是對自己的「驚人酒量」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四個人，登時去了害怕之心。

那四個獵人對那打虎英雄敬佩之極，走前一看，見是那酒量驚人的好漢，齊口叫道：「是你？」

武松吁了口氣，微笑道：「原來是幾位兄台。」

其中一人道：「剛才我們聽見大蟲的吼叫聲，便循聲找了過來，怎料大蟲已給英雄打死了。」語氣充滿佩服。

那四個獵人視察一下已死的老虎，然後對武松連連讚揚，且句句是佩服之言，武松自是趾高氣揚，對於對方句句稱自己為「打虎英雄」，更是受落，還真的當老虎是自己打死的。

四人向武松恭維一番之後，其中一個身形高大，臉肉橫生，樣子有點兇惡的道：「未請教英雄高姓大名？」

武松道：「在下姓武，單名一個松字。」

那漢子道：「原來是武英雄，在手，形勢應該好一點。」

武松道：「說得對，知不知道我的兩件武器是甚麼？」

四人好奇地齊口道：「甚麼武器？」

武松舉起雙拳，道：「就是這兩個。」

四人叫道：「拳頭？」

武松道：「正是，那大蟲撥開我的齊眉棍之後，又吼叫連聲向我撲前……」

說到這裡，申風插嘴道：「武英雄說大蟲吼叫了很多聲，但我們約莫聽見大蟲只吼叫了幾聲。」

武松一聽，後悔不該加上這許多吼叫聲，正不知如何自圓其說之際，伏虎以怪責的語氣對申風道：「別插科打諢，聽武英雄說下去吧。」

申風道：「對不起，武英雄，後來怎樣？」

武松暗吁一口氣，續道：「大蟲向我撲來之後，我看準來勢，把牠一摔，摔在地上，然後左手把牠身子按在地上，右手握拳往牠身上猛打，大概打了二十來拳，大蟲不知神力何來，竟然扎脫了，並且挾着尾巴逃走。」

武松越說越興奮，且開始口沫橫飛，續道：「今天入黑之後，我如常來到景陽崗，一心等大蟲出現，果然沒有令我失望，大蟲真的出現了。」

說到這裡，語氣加了幾分緊張，四個獵人被吸引得靜心聽下去，只聽武松續道：「那大蟲一見了我，大吼一聲，一縱一跳，便向我撲了過來……」

在下姓伏，名虎，在下雖名叫伏虎，但却伏不了虎。」

武松向伏虎還禮。

其餘三人都向武松自我介紹了，三人中，一個膚色黝黑，滿面鬍子，雙眼大得有點駭人的，名叫賀彪，一人普通身材，一臉風塵的，名叫申風，另一人外形有點不羈，蓄着八字鬍子的，則名叫陸無窮。

雙方互通姓名過後，伏虎一臉崇敬之色問武松道：「武英雄，你如何遇上這大蟲的，又如把這身軀龐大的大蟲活活打死？」

武松再度神氣起來，吹牛性子又起了，只聽他道：「自從幾天前與幾位兄台在酒寮一見後，那老闆對我說景陽崗有大蟲出現，老闆還叮囑我要趁早過崗，我聽了大蟲為害附近鄉民之後，便決心要把大蟲除去，所以每天一入夜，我就在景陽崗等那大蟲出現……」

武松越說越興奮，且開始口沫橫飛，續道：「今天入黑之後，我如常來到景陽崗，一心等大蟲出現，果然沒有令我失望，大蟲真的出現了。」

說到這裡，語氣加了幾分緊張，四個獵人被吸引得靜心聽下去，只聽武松續道：「那大蟲一見了我，大吼一聲，一縱一跳，便向我撲了過來……」

伏虎等人聽得開始露出緊張之色。

武松手口並用，續道：「我看準來勢，不慌不忙，站好馬步，大蟲一撲過來之際，我稍一側身，然後使勁打出一掌，打在大蟲身上，大蟲中我一掌，身子打橫飛出去，大概飛出十來丈遠吧。」

伏虎等人聽得目瞪口呆，且緊張得緊握雙拳。

武松說得更興奮，口水直噴向四人，但四人却渾然不覺似的。

武松邊說邊做打虎時的動作，且七情上臉，逼得就連他本人也以為真有其事，繼續道：「那大蟲

狼狽地爬起身，又吼叫一聲，而且雙眼發出光芒，再度迅速向我撲了過來，我看準來勢，並且也向大蟲飛撲過去，然後來一招熊抱，把大蟲緊緊抱着，然後使勁把大蟲摔在地上，這一摔，力度奇大，我以為大蟲不能起來了，豈料這大蟲也不是弱者，竟然第一時間彈起身，腰力實在驚人。」

「大蟲彈起身之後，又吼叫一聲向我撲前，牠的動作太快，我本來閃避不及，眼要着了牠道兒了，幸好我眼明手快，連忙打出一記直拳，這一拳打在大蟲頭上，大蟲中了我非同小可的一拳，又受了傷，而且還在流血，大家都知道，受了傷的野獸是最兇猛的，大蟲果然變

得更加兇猛，也變得更加兇殘。」

伏虎等人聽到這裡，已緊張得幾乎屏住了呼吸，只張大嘴巴望着武松，聽他說下去。

武松繼續吹他的牛皮，道：「大蟲此時已失去理性，向我亂抓亂撲，幸好我也是個會家子，終究碰不到我半根毫毛，然後我看準來勢，拿着齊眉棍向他揮打過去，豈料……」說到這裡，故意停止說下去，目的是製造緊張氣氛。

伏虎等人聽得入神，見他停止，四個人異口同聲追問道：「豈料怎樣？」

武松表情異常緊張，道：「豈料大蟲好似學過幾下子功夫似的……」

陸無窮插嘴道：「大蟲也學功夫？」

武松道：「我說好似而已。」

賀彪以怪責眼光望着陸無窮道：「別岔開話題吧。」

申風急不及待道：「武英雄，後來怎樣？繼續說吧。」

武松續道：「我一棍向大蟲迎頭打下，但這大蟲竟伸爪擋了我一棍，另一隻爪把我的齊眉棍撥開，我的棍也登時脫手了。」

賀彪叫道：「武英雄手上沒有武器豈非很危險？」

武松神氣地道：「我的齊眉棍雖然脫手，但我還有兩件武器。」

了這許多人，正是縱虎歸山，後患無窮，爲了替被他害死的人報仇，我便向大蟲追去，務必把他殺了爲止。」

「那大蟲見我從後窮追，嚇得胡亂跳竄，後來走到一棵大樹下，大蟲爲了逃避我的追殺，就慌忙爬上大樹避難，並且緊緊抱着樹幹不放，牠敢情以爲我不懂爬樹……」

武松正想說下去，此時陸無窮插嘴道：「武英雄，老虎好似不懂爬樹的，那會爬上樹上避難，還緊緊抱着樹幹不放？」

武松暗叫不妙，心道：「不好，怎地把這謊謬的事也說出口了？當時爬樹避難的是自己，不是大蟲。」

正不知如何解釋老虎如何會爬樹，伏虎已開口道：「有道是狗急跳牆，虎急爬樹有甚麼稀奇？」

申風也道：「伏虎說得對，那大蟲逃命要緊，所以不懂爬樹，在危急關頭也變成懂得爬樹了。」

武術接口道：「不錯，當時我也覺得奇怪，怎地這大蟲如此聰明，竟然懂得爬樹？想必定是兩位兄台所說的原因了。」

申風急道：「我們離題啦，後來怎樣？」

武松道：「我見大蟲在樹上不肯下來受死，便爬上樹去，那大蟲見了，嚇得從樹上掉了下來，當

時我已爬到一半左右，見大蟲掉在地上，便從樹上飛撲而下，並且騎在大蟲背上，然後拳如雨下打在大蟲身上，我也不知打了多少拳，那大蟲終於死在我手上，接着你們就出現了。」

武松說得天花亂墜，若果他身旁那頭老虎未死，而又聽得懂人語的話，相信不用一頭撞在大樹上，也會給武松活活氣死，但伏虎等四人聽了，又確是親眼看見武松騎在虎背上猛向老虎飽以拳頭，而老虎又的確已死，那裡會想到武松是在吹牛？因此深信不疑，待他說完，各人不禁捏了把汗，又大讚武松藝高人膽大，赤手空拳面對猛虎無懼色，還與兇惡的吊睛白額虎週旋到底，最後把老虎殺掉，爲民除害，因此四人對這個「打虎英雄」都衷心佩服得五體投地，更把武松視爲心目中的大英雄、偶像。

各人向武松吹捧一番，令武松更是飄飄然，之後，伏虎道：「我們把大蟲抬回去吧，待天亮之後，再把大蟲抬到衙門領賞。」

武松奇道：「領賞？」

陸無窮道：「是啊，知縣馬大人縣紅五百兩，要獎給予殺死這老虎的人，武英雄，這五百兩是你的啦。」

武松聽了，登時心花怒放，同時眼中似已看見了一大堆白花花的

銀子。

申風道：「明天一早，我們抬着老虎和武英雄上街遊行，讓所有的人都知悉，老虎已給武英雄殺了。」

武松一聽，笑得雙眼眯成一線，心道：「這豈非更加威風？我武松這一回當真名利雙收了。」

早上。

陽谷縣到處充滿生氣，街上也開始熱鬧起來。

在一條人來人往的街上，兩旁都有不少攤販子在擺賣。

其中一個攤檔掛起一個招牌，招牌上寫着「武記狗餅」，這檔主並非別人，正是那個又矮又胖，樣子醜陋的武大郎。

武大郎的攤檔只有兩個竹籬，竹籬上各放着一塊木板，他售賣的狗餅放在木板上。

儘管街上人來人往，但武大郎的攤檔却可堪羅雀，因此令他愁眉苦臉。

此時，一個年約十五六歲，樣子鬼靈精的孩子，手挽一個竹籬，走到武大郎面前。

那少年望望武大郎的攤檔，皺眉道：「武大哥，今天又沒有生意？」

武大郎愁苦地搖了搖頭，向少年那個空籬一望，道：「譚哥，怎

須知道，武大郎與武松分別了十年，當年的武松祇是個十五歲的懦弱少年，今天的武松已是身形高大，且外形威猛硬朗，樣貌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因此武大郎一時認不出眼前這個威風凜凜的「打虎英雄」，就是他日夕掛念的胞弟。

遊行隊伍不能前進，伏虎等人索性停了下來，並把老虎放在地上，任人觀看，武松則仍然坐在馬背上，羣衆都湧上前，對着這個威風凜凜的大英雄頭品足，羣衆見了那已死的老虎身軀龐大，却被武松活生生打死，無不對武松歌功頌德，武松最愛被人稱讚，有這許多人對自己稱頌，而且每個人都投以感激、羨慕、崇敬、尊重的眼光，怎不教他樂不可支。

武大郎與譚哥也找了個有利位置，既清楚看見老虎，也清楚看見「打虎英雄」。

伏虎等人能夠傍着武松，都有一份光榮感，並且一路向羣衆介紹「打虎英雄」名叫武松。

武大郎與譚哥千辛萬苦鑽進人堆中，武大郎一直注視着那騎在馬背上的「打虎英雄」，祇覺越看越面善。

武松聽了，笑得雙眼眯成一線，心道：「這豈非更加威風？我武松這一回當真名利雙收了。」

早上。

陽谷縣到處充滿生氣，街上也開始熱鬧起來。

在一條人來人往的街上，兩旁都有不少攤販子在擺賣。

其中一個攤檔掛起一個招牌，招牌上寫着「武記狗餅」，這檔主並非別人，正是那個又矮又胖，樣子醜陋的武大郎。

武大郎的攤檔只有兩個竹籬，竹籬上各放着一塊木板，他售賣的狗餅放在木板上。

儘管街上人來人往，但武大郎的攤檔却可堪羅雀，因此令他愁眉苦臉。

此時，一個年約十五六歲，樣子鬼靈精的孩子，手挽一個竹籬，走到武大郎面前。

那少年望望武大郎的攤檔，皺眉道：「武大哥，今天又沒有生意？」

武大郎愁苦地搖了搖頭，向少年那個空籬一望，道：「譚哥，怎

麼這麼快就把一整籃梨子賣光了？」

少年譚哥道：「梨子是人吃的，當然很快賣光，你看你的狗餅，那有人光顧？我早就叫你別賣狗餅了，改賣人吃的，生意一定好。」

武大郎嘆口氣道：「但我只懂做狗餅，有甚麼辦法？」

譚哥道：「這年頭養狗的人本就不多，就算養狗的人家，怎會買狗餅餵狗？要花銀子的嘛。」

武大郎道：「那怎麼辦？」

譚哥道：「我已替你準備好了。」說完從身上拿出一張紙，紙上寫着一個「燒」字。

譚哥把那張紙往武大郎攤檔的招牌上那個「狗」字一貼，於是「武記狗餅」變成了「武記燒餅」。

譚哥笑道：「狗餅是狗吃的，燒餅是人吃的，我保證你生意比以前好。」

武大郎一驚道：「這怎麼可以？」

譚哥道：「爲甚麼不可以？」

「這些餅的材料是爲狗而做的，怎能給人吃？」

「你不說，我不說，那有人知道？」

「做生意一定要老實，這樣欺騙顧客實在說不過去。」

「既然這樣，由明天開始，你

譚哥奇道：「你認識他？」

武大郎喜極，聲音也開始顯得顫抖，道：「他就是我時常和你提起的弟弟了。」

譚哥向武大郎上下打量一番，不禁眉頭緊皺。

站在武大郎身邊的一班人聽了，全都發出笑聲，其中一人道：「武大，那打虎英雄真是你兄弟？」

武大郎喜道：「是啊，我跟他分開整整十年啦！」

另一人嘲笑道：「武大，你憶弟成狂啦！」

先前那人嘲笑味更重，道：「你這三寸釘，又老又醜陋，打虎英雄高大英俊，你竟胡說他是你兄弟？」

譚哥也不相信武松就是武大郎的弟弟。

武大郎不在乎，更不在乎旁人的冷言冷語，因爲他早就習慣了。

另一人又對武大郎嘲笑道：「三寸釘，既然打虎英雄是你兄弟，爲甚麼還不上前相認？」

譚哥一路叫喊，果然吸引了行人注意，生意自動上門了。

在譚哥的大吹大擂之下，果然不少人爭相購買，每個顧客即買即吃，祇吃了一口，無不大讚武記燒餅果然不同凡响，武大郎自是十分高興，從此，武大郎不再賣狗餅，改爲賣燒餅，也賣得街知巷聞，甚至連後世人對武大郎的燒餅也家傳戶曉，這是後話。

回說武大郎的燒餅迅速銷售一空，收拾好攤檔子，便與譚哥一起回家了。

二人在街上走了一會，忽聞另一邊街上傳來鑼鼓喧天之聲，兩人好奇心起，往另一邊走去，祇見人頭湧湧，好似在爭着看甚麼似的。

武、譚二人身材太矮，看不見，再往前看個究竟，祇見一個身

形高大，神威凜凜的人坐在一匹馬背上。

武大郎祇覺這坐在馬背上的人有點面善，好似在甚麼地方見過似的。

這坐在馬背上的人並非別人，正是「打虎英雄」武松。

走在武松坐騎前的是抬着一頭大老虎的四個大漢，他們就是伏虎、陸無窮、賀彪及申風，另外有兩個大漢拿着鑼鼓在前頭，一路走一路敲鑼打鼓，因此一路上吸引了不少人圍觀。

原來武松昨夜「殺」了老虎之後，在伏虎等人的安排之下，今早便抬着老虎上街遊行，向羣衆宣佈老虎已除去，「打虎英雄」則騎在馬上，接受羣衆的歡呼。

武松騎在馬背上，神氣十足，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街上羣衆越聚越多，人人都爭相一睹「打虎英雄」的風采，更要一睹那身軀龐大的吊睛白額虎，以致街上水洩不通，遊行隊伍也不能前進了。

伏虎等人能夠傍着武松，都有一份光榮感，並且一路向羣衆介紹「打虎英雄」名叫武松。

武大郎與譚哥千辛萬苦鑽進人堆中，武大郎一直注視着那騎在馬背上的「打虎英雄」，祇覺越看越面善。

武松向羣衆交代打虎的情形。

武松最愛吹牛，聽了羣衆的要求，精神大振，連忙跳下了馬，準備講述打虎經過。

伏虎、賀彪等人在場維持秩序，要求羣衆讓開，好讓武松演講，人們果然都很合作，紛紛後退，不一會，場子中央騰出一塊空地，武松就站在中央，他身旁的則是那頭老虎。

武大郎更感到驕傲，內心更是興奮。

羣衆不明白武大郎何以反應這麼大。

武松站在重重疊疊的人羣中央，開始講述打虎經過，人羣則鴉雀無聲，安靜聽他講述，祇聽武松道：「前幾天，我武松路經景陽崗附近的一個酒寮，想着先喝幾碗酒才繼續上路，於是我連喝了九斤花雕……」

說到這裡，羣衆都嘩然一聲，佩服武松的酒量。

伏虎插嘴道：「武英雄當時喝了九斤花雕而面不改容，當時在下和幾個兄弟也親眼看到了。」

有証人在場，羣衆對武松的酒量更是佩服了。

武松續道：「我喝了九斤花雕之後，簡直覺得這些酒淡而無味，後來我又連喝了八大碗三碗不過崗……」

羣衆又嘩然一聲，這次的嘩聲更大更響更哄動。

伏虎又叫道：「這是千真萬確的，武英雄喝了八大碗天下第一烈酒之後，仍舊一點酒意也沒有，簡直讓在下和幾個朋友佩服得五體投地。」

羣衆都目瞪口呆的望着武松。

武松更是趾高氣揚，續道：「我武松喝完酒之後，正想上路，那酒寮老闆和小二知道我武松要過景陽崗，忽然拉着我的手，不讓我上路，他們說，景陽崗出現吊睛白額虎，專在入黑之後出現害人，我武松聽了大蟲害死了許多人命，便決心為民除害，豈料那酒寮老闆和小二向我苦苦哀求，求我別去送死，還連同幾個酒客捉住我，不讓我去打虎。」

其中一人大叫道：「後來怎樣？」

武松道：「我祇好順他們的意，對他們說不去打虎了，他們才放開我。」

另一人大叫道：「他們放開你之後，你馬上逃走是不是？」

武松望着那人道：「你真聰明，給你猜對了。」

那人被「打虎英雄」稱讚，感到很开心。

武松續道：「我武松離開酒寮之後，直往景陽崗，等大蟲出現，

但大蟲始終沒有出現，一連等了幾個晚上，天天在景陽崗的大石上睡覺，直到第七晚，亦即昨晚，大蟲果然出現了。」

說到這裡，羣衆開始緊張，每個人都屏着呼吸聽武松說下去。

武松繼續講述打虎經過，所說的，跟昨晚對伏虎等人所說的一樣，同樣說得口沫橫飛，手舞足蹈，驚險百出，所不同的，是說得比昨晚更加興奮，更加七情上臉，因為聽衆衆多之故。

羣衆聽得鴉雀無聲，聽到驚險處，都不其然發出嘩叫聲，然後才安靜再聽下去，不少人聽得手心也滲出汗來，直至武松講到大蟲終於死在自己手上，羣衆才長吁了口氣，半晌後掌聲雷動，這些掌聲，也不知是武松說得精彩，還是因為他殺了老虎而發，總之每個人聽了之後，武松的英雄形象則更加鮮明了。

武松實在估料不到，自己一下子之間竟成為羣衆心目中的大英雄。

武松樂於做個大英雄。

羣衆向武松再度歡呼過之後，伏虎居中而站，對人羣朗聲道：「衆街坊，我們要抬着大蟲屍體向大老爺報喜，請大家行個方便，讓我們前進吧！」

人們相當合作，紛紛向兩旁讓

開，好讓遊行隊伍順利前行。

伏虎等人抬起虎屍繼續前行，武松也躍上了馬背，跟在伏虎等人身後。

武大郎已忍耐不住，忽然向武松的坐騎快步走去，並大叫：「兄弟，我好想你。」

羣衆見武大郎好似瘋了似的，微微一驚，也快步跟了上去。

武大郎迅速走到武松坐騎身旁，又叫道：「老二，弟弟，是我啊！」

人羣見那個在地方上出了名的三寸釘，又其貌不揚的武大郎向神威凜凜的打虎英雄稱兄道弟，都發出如雷的嘲笑聲。

武松在馬上聽了叫喊聲，向下一望，登時喜出望外，喜極叫道：「大哥。」隨即心急地跳下馬來。

武氏兄弟雖然分別十年，武大郎在十年前已三十歲，成年人容貌不易改變，更何況武大郎的獨特身形與樣貌，所以武松一眼便把他哥哥認了出來。

武松甫一下了馬，便與兄長緊緊相擁着，兄弟二人闊別十年，十年來互相惦念對方，今番重逢，兄弟倆都高興得相擁着掉下淚來。

人羣都靜止了，再也沒有人敢嘲笑武大郎，連先前對武大郎嘲笑得最厲害的幾個人也啞口無言，因為事實已擺在眼前，打虎英雄確是

三寸釘武大郎的弟弟，而且明顯兄弟間的感情深厚之極。

但不少人開始議論紛紛起來，這兩個外形有天淵之別之人竟是兩兄弟，真是天下無奇不有。

羣衆相信了，他與武大郎年紀相差雖遠，但却是極要好的朋友，他非但替武大郎開心，還為自己是打虎英雄哥哥的朋友而感到光榮。

武氏兄弟相擁了一會之後，心中激盪過了，武松才道：「大哥，弟弟現在要去衙門見大老爺，你先回家去，弟弟見完大老爺，領了賞銀之後才回家找你。」

武大郎道：「十年了，你還認得回家的路嗎？」

「若不認得，我會問人。」

「你到我們住的那條街，見了王婆豆腐店，對面就是了。」

「知道了。」武松甚關懷地道：「大哥，這十年來，有沒有人欺負你？」

武大郎無奈地道：「我這種人，一生下來就註定被人欺負的了。」隨即感到安慰地道：「但也有關心我。」指住身邊的羣衆道：「羣衆就是其中一人。」

武松以感激的眼光望着羣衆，道：「謝謝你關心我哥哥。」

羣衆有點受寵若驚。

武大郎道：「老二，你馬上去衙門吧，哥哥回家等你。」

武松點頭稱好，便再度騎上馬，與伏虎等人一路遊行往衙門而去，羣衆則一路簇擁着隊伍而行，一路上萬人空巷，武松的威勢端的一時無兩。

不多久，武松等人已來到縣衙，知縣大老爺馬上威早聞消息，門外衙差見了遊行隊伍抬着虎屍前來，便把一千人等領進衙門之內，看熱鬧的羣衆則仍聚在門外不肯散去。

武松等人進入衙門，伏虎等人把虎屍放在大堂上，然後站在一旁。

不久，知縣馬上威由師爺陪同下來到大堂。

祇見這馬上威約莫五十多年紀，身軀肥胖，臉上一個淡紅色的酒糟鼻，容貌有點猥瑣。

馬上威一見了虎屍身軀龐大，先是一個驚愕，隨着撫掌喜道：「好了，這害人的畜牲終於被除去了。」環視四周衆人一眼，道：「誰是打虎英雄武松？」

武松踏前一步，向馬上威作個揖道：「大人，小人就是武松。」

馬上威向武松上下打量一番，見他外形威武硬朗，也出現敬佩之色，道：「原來你就是武英雄。」

武松變得謙虛起來，道：「小人不當當。」

馬上威道：「這畜牲已害了不

少人，武英雄算是替地方除了一大害了，功勞匪淺。」

武松仍謙虛地道：「小人祇是為地方出一點綿力吧，不敢提功勞二字。」

馬上威道：「本縣懸紅五百兩殺這大蟲，既然大蟲死在武英雄手上，這五百兩就是武英雄的了。」向左右叫道：「馬上把賞銀預備好，交給武英雄。」

左右應諾一聲，有人進內堂取銀子。

武松開心得心花怒放，但却裝作滿不在乎的樣子。

馬上威又向武松上下打量一番，道：「武英雄可曾習過武藝？」

武松道：「小人自幼習武，否則也殺不了這大蟲。」

馬上威道：「不錯，這大蟲尋常人不能應付，若不是武藝與膽色過人，相信很難把牠除去。」

武松道：「小人愧不敢當。」

馬上威道：「本縣正缺乏武英雄這等人材。」

武松被讚得飄飄然，但口中却謙道：「馬大人謬讚了。」

馬上威道：「本縣目前正缺乏捕快都頭一職，本官正感頭痛不知該提升何人，想不到眼前已有了人選，若果武英雄不嫌棄職位低微，本官想委任武英雄出任捕快都頭一職，不知武英雄意下如何？」

武松喜極，衝口道：「真的？」隨即發覺失態，一整臉容，改為嚴肅，道：「但小人恐怕難以任。」

馬上威笑道：「本官對你有信心。」

武松開心得不得了，仍裝得很嚴肅地道：「謝大老爺。」

伏虎等人也替武松高興，賀彪忍不住喜道：「捕快都頭？武英雄豈不是成為全縣捕快的總上司？」

馬上威點頭微笑道：「正是。」

陸無窮道：「這職位已不低了，大老爺却說職位低微。」

申風道：「這叫謙虛嘛。」

伏虎率先向武松道賀，其餘人亦陸續向武松恭喜一番。

馬上威道：「武英雄，不不，該叫你做武都頭了，武都頭今晚可有空？」

武松即道：「有空。」

馬上威道：「好極，今晚武都頭請來本官的官邸，讓本官設謙招待武都頭，順便引見武都頭的幾個下屬。」

武松道：「我的下屬？」

馬上威笑道：「武都頭既然成為本縣都頭，在情理該跟下屬打個招呼，以便日後好辦事。本官今晚就向武都頭介紹本縣的兩個總捕頭和四大名捕與你相識。」

武松道：「一切由大人安排吧。」

當下，武松領了賞銀之後，便與伏虎等人離開，然後急不及待往見兄長武大郎。

當武松等人步出縣衙大門，羣衆仍聚集着想再睹打虎英雄風采，武松不想引起混亂，祇好由後門離開。

佳人助膽 揚眉吐氣

武松一下子之間成爲無人不識的大紅人，武大郎也沾了不少光彩。

武大郎與高采烈的返回家中，把情形對妻子潘金蓮說了，潘金蓮也異常高興。

潘金蓮年輕貌美，溫柔賢淑，對丈夫武大郎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夫婦二人更是恩愛異常，實在羨煞不少旁人。

世間上無奇不有的事本就不少，以武大郎與潘金蓮這對夫婦爲例，男的又窮又老又醜，且五短身材，女的却是年方少女，花樣年華，樣子可人，且身材適中，但偏偏却是一對恩愛夫妻，怎不令人嘖嘖稱奇？

武大郎的獨特外形與身材，令他成爲附近無人不識之人，自從與潘金蓮成爲夫婦之後，名頭也更響亮了。

人人都知道武大郎與潘金蓮是

兩夫婦。

其實錯了。

武大郎與潘金蓮並非兩夫婦，祇因爲他們同居一室，才被入誤認爲兩夫婦，這其中原委，祇有他們本人才知道。

何解武、潘不是夫婦關係？

原來潘金蓮自幼父母雙亡，後來被賣到一戶富有人家當丫環，潘金蓮日漸長大，容貌越是漂亮。

潘金蓮的男主人周員外見她長得日比一日漂亮，早已垂涎三尺，心癢難搔，祇因家有惡妻，才不敢造次罷了。

一天晚上，潘金蓮準備就寢，周員外色膽包天，竟闖進潘金蓮睡房，欲想向她施暴，潘金蓮一個弱質女流，怎敵得過周員外，衣衫也被撕了下來，潘金蓮這朵鮮花眼看要被摧殘了，在危急關頭，周員外那個比吊睛白額虎還要兇惡的妻子及時出現，潘金蓮才倖免於難。

周員外被惡妻捉個正着，幾乎嚇破了膽，最後竟訛稱潘金蓮向他引誘，爲求脫身，諸般冤枉，周妻信以爲真，潘金蓮在百詞莫辯之下，被周妻痛毆一頓，最後被驅逐出家門。

傷痕纍纍的潘金蓮離開周家之後，孑然一身，亦舉目無親，想起清白之身被周員外看見過，更觸摸過，最後還被冤枉色誘男主人，同

時又想起身世淒涼，祇覺天地之大，已無容身之所，一時感觸之下，便欲投河自盡，了却此生。

潘金蓮投河自盡，但命不該絕，剛巧武大郎路經河邊，這個不諳水性的武大郎奮不顧身跳下河中，千辛萬苦之下把潘金蓮從鬼門關救了回來。

武大郎爲救潘金蓮，幾乎自己也一命嗚呼，接着把潘金蓮帶返家中，又把她的周員外妻子毆打造成傷勢適心照料好。

其後，武大郎知道潘金蓮的身世之後，大表同情，因爲武大郎自幼被人欺負慣了，雙方說起身世，竟同病相憐，武大郎又知潘金蓮舉目無親，更無棲身之所，便把她收留了。

潘金蓮見武大郎雖然其貌不揚，但有一顆世間少有的善心，也是她見過的男人中唯一對自己沒有非份之想的人，心中好生感激，她知道武大郎沒有妻子，而且他這種人也實在難找到一個妻子，所以決定「無以爲報，唯有以身相許」，願意下嫁武大郎，並一生照顧他。

武大郎見潘金蓮作了這個決定，大吃一驚，在自慚形穢的心理下，拒絕了潘金蓮下嫁之議，潘金蓮對他的情操更是敬重了。

潘金蓮不能委身報答武大郎，便決心一生照顧他。

武、潘兩人雖然同住一屋但並非同住一房，這一點，外人又怎知道？所以左鄰右里都以爲武、潘兩人已結成了夫婦。

武、潘兩人雖不是名正言順的夫婦，但潘金蓮却把武大郎當作丈夫看待，旁人也稱她「武大嫂」，潘金蓮每每聽了別人如此稱呼自己，心中總是甜絲絲的。

武大郎其實不知有多想潘金蓮做爲自己妻子，若果潘金蓮不是長得貌美如花的話，武大郎早已毫不客氣了，偏偏潘金蓮却是美貌與智慧並重，武大郎自卑心作祟之下，才不敢與潘金蓮結成夫婦，總之就是不想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但這被人誤認爲夫婦的假夫妻，一直以來都相敬如賓，互相尊重，互相關懷，更被稱爲是一對「模範夫婦」。

就這樣，一直以來，武、潘二人也從未在人前否認過二人間的關係。

且說潘金蓮知道武大郎的弟弟武松成爲打虎英雄之後，異常開心，更知道武氏兄弟分別十載，今天重逢，更替武大郎開心不已，喜道：「既然二叔……有點靦腆地道：『你弟弟回來了，就叫他在家裡長住好了。』」

武大郎道：「這個當然。」此時，忽有一對男女自外進

來。

這對男女，男的，約莫六十歲，身材瘦削高挑，一張面孔又乾又瘦又蠟黃，唇上長了兩撇老鼠鬚，一雙眼仿似永遠睡不足的樣子，他站在武大郎身邊，實在相映成趣。

至於那個女的，五十歲左右年紀，她雖然年紀不輕，但臉上却搽脂塗粉，且滿身傳來俗不可耐的香氣，更風騷得走起路來一搖三擺。

這個女的，原來就是住在武大郎家對面的王婆，她家裡是開豆腐店的，那個乾瘦得幾乎不似人形的男子就是王婆的丈夫，沒有人知道他叫甚麼名字，既然他妻子叫王婆，於是人人順理成章的叫他做王公。

王公王婆有個女兒，見過他們女兒的人並不多，因爲她平日是三步不出閨門的，他們的女兒名叫王西施，王婆封自己女兒叫「豆腐西施」。

王婆一進入武家，五六十歲的她却學着十五六歲的少女姿態走路，蓮步珊珊的行到武、潘二人面前，道：「武大哥、武大嫂，聽說你們的弟弟回來了，昨晚還在景陽崗殺了那頭害死不少人的老虎呢，武二哥殺了老虎不但成爲大英雄，還可以領五百兩賞銀，你們往後的日子好過了，從此之後，武大嫂不

用向我們賒賬買豆腐，武大哥也不用天天上街賣狗餅了，這叫上天有眼，苦盡甘來，我們兩夫婦也很替你們一家開心呢。」

王婆一口氣沒停的說完後，王公一把沙啞得近乎破鑼般的聲音道：「你說完啦？」

王婆向王公惡瞪了一眼，王公嚇得身子一震，忙把頭垂下。

潘金蓮抿嘴一笑，道：「王婆，我們家裡雖窮，但金蓮從來沒有向你們賒賬買豆腐呀。」

王婆張開血盆大口陪笑道：「是嗎？」

武大郎也道：「王婆，我武大從今天起已改賣燒餅，不再賣狗餅啦。」

王婆又笑道：「真是可喜可賀了。」

王公眉頭緊皺，奇道：「不賣狗餅改賣燒餅，有甚麼值得恭賀的？」

王婆又向王公惡瞪一眼，怒道：「你懂個屁。」

王公又嚇得垂下頭，吃吃地道：「我真的不懂。」

王婆又笑道：「武二爺呢？爲甚麼還不見他回來？」

武大郎道：「老二去見大老爺，相信很快就會回來了。」

王婆道：「聽說武二都年輕英俊，外形威武得很，與武大哥一點

也不相像，是嗎？」

提起弟弟，武大郎又興奮起來，面上表情顯得有點自豪，笑道：「你見了他就知道了。」

王婆忽然變得認真起來，道：「武二爺成了親沒有？」

武大郎搖頭。

王婆喜道：「原來武二爺還未成親，實在太好了。」

武大郎道：「你弄錯了，我搖頭的意思想表示不知道。」

王婆一怔，道：「他是你弟弟，他成了親沒有你爲甚麼不知道？」

武大郎道：「我和這個兄弟分別了十年，剛剛在街上見過他一面，所以我不知道他成了親沒有。」

潘金蓮插嘴道：「王婆，爲甚麼如此緊張我二叔是否已成親？」

王公也道：「是啊，爲甚麼武二爺沒有成親你如此開心？」

王婆又惡瞪王公一眼，把本來已抬起頭的王公嚇得再度噤若寒蟬的垂下頭，然後惡狠狠地道：「你懂個屁。」

王公的頭垂得更低，道：「我真的不懂。」

武大郎也道：「我也不懂。」

王婆又張開血盆大口笑道：「你遲早會懂的。」

王婆笑得很開心，道：「難怪人人稱讚金蓮美貌與智慧並重，真的一點不假。」

王公大起膽子抬起頭，望着王婆，一邊抓着頭皮，道：「我還是不懂。」說完，恐怕王婆又向自己惡瞪眼，所以很快的把頭垂下，垂得下巴貼着胸口。

王婆似乎很滿意他永遠抬不起頭的樣子。

此時，門外忽然傳來一把洪亮的聲音，道：「大哥，我回來了。」

武大郎一聽，知道這是二弟的聲音，端的歡喜若狂。

各人向門外一看，只見門外有四個人抬着武松與高采烈地擁了進來。

抬着武松的四個人，就是伏虎、申風、賀彪與陸無窮。

這四個人已視武松爲偶像，而武松也把他們視作好朋友看待，於是四個人決定從此跟在武松身邊，隨時聽從差遣，武松被馬上威委任捕快都頭之後，這四個人更是武大哥前武大哥後的叫個不停，一副唯恐巴結不週的樣子。

正是淫婦遇上脂粉客，伏虎等人喜歡拍馬屁、逢迎，武松又是喜歡被人拍馬屁、逢迎的人，當真是天作之合也。

伏虎等人爲了要討好武松，不惜以身扮轎，抬着武松回家，武松

也老實不客氣，接受了他們的「好意」。

武松直到門口，才跳了下來，然後滿心歡喜的欲上前與兄長擁抱，細訴別離情，但武松忽然整個人呆住了，一雙眼睜得大大的，人也登時呆立當場。

原來武松見了美艷如花的潘金蓮，好似着了魔一樣。

武松向武松上下打量一番，也看得好似着了魔一樣，口水竟不其然的流了下來。

武松的口水流得更厲害，而且看得發痴了。

潘金蓮見武松如此看着自己，顯得渾身不自然，羞怯得滿臉通紅，趕快把頭垂下！

王公的頭終於抬起來了，他抬起頭是因為要看清楚打虎英雄的樣子。

武大郎見武松整個人呆住，心中一驚，道：「老二，怎麼啦，你生病啦？剛才在街上見你還挺精神飽滿的。」

武松此時眼中只有那美艷得不可方物的潘金蓮，口水也越流越多。

王婆也一樣。

王公轉而望着王婆，更不明她何以看見武松就流口水？

伏虎等人見了武松的醜態，不想他出醜人前，四個人很有默契的

走到武松面前，擋着他的視線，不讓他再看到潘金蓮。

武松視線被擋，雙手撥開伏虎等人，再向潘金蓮色迷迷的注視着。

武大郎見武松聽不見自己的說話，又見他呆着不動，且不斷流口水，緊張地走到他面前，道：「老二，你到底患了甚麼怪病？」

武松此時才如夢初醒般，一定神，大叫道：「大哥，我回來啦。」

武大郎被他的大叫聲嚇了一跳，拍了拍胸口，道：「我知道你回來了。」

武松上前擁着兄長，手足之情再度洋溢。

兄弟二人相擁過後，武大郎道：「兄弟，我來向你介紹。」指着潘金蓮，道：「這位就是金蓮。」又向潘金蓮介紹武松，道：「金蓮，這個就是我時時向你提起的兄弟了。」

武松望着潘金蓮，道：「金蓮姑娘……」

王婆忙插嘴道：「甚麼金蓮姑娘？她是你的大嫂呀。」

武松眉頭緊皺，望了望武大郎，又望望潘金蓮，奇道：「是我大嫂？」

潘金蓮祇行禮，道：「金蓮給二叔請安。」

武松望着武大郎，鄭重的問道

：「她真是我大嫂？」

武大郎點點頭。

武松感到非常失望。

武大郎正想開口，王婆搶着問武松，道：「武二爺成了親沒有？」

武松好似此時才發覺屋內另有其他人，向王婆一望，見了她的尊容，登時嚇了一跳，又望望王公，還以為家中出現殭屍，又把膽小的武松嚇了一跳，然後望着兄長，道：「這兩個是甚麼人？」

武大郎道：「他們是王公和王婆，住在我們家對面，門外那家王婆豆腐店的店主。」

武松吁了口氣。

武大郎望着伏虎等人，道：「老二，他們是你朋友？」

武松道：「是啊。」

伏虎道：「我們那有資格跟武大哥做朋友？我們只是武大哥的隨從罷了。」

其餘三人也同聲道：「不錯，我們只是武大哥的隨從。」

武松指住武大郎，對伏虎等人帶笑道：「這位才是武大哥，以後別叫我武大哥。」

四人同聲道：「那我們以後叫你武二爺好了。」

武松甚開心，道：「好，就這樣稱呼我吧。」

四人又同聲叫道：「武二爺。」

武大郎奇道：「他們真是你的

隨從？」

不待武松開口，伏虎四人已叫道：「我們甘願做武二爺的隨從。」

武松很滿意，道：「既然你們要做我的隨從，我就替你們四個人起個別號吧。」

四人齊口道：「甚麼別號？」

武松想了想，道：「就叫四大天王吧。」

四個人都很開心。

王婆又張開她的血盆大口，走到武松面前，武松又被嚇了一跳，四大天王也打了個冷戰。

王婆似乎不知道自己臉上的化粧足可以嚇死很多人，問武松道：「武二爺，我剛才問你的問題還沒有答我呢。」

武松不敢望她，側着身子道：「甚麼問題？」

王婆道：「我問你成了親沒有？」

武松道：「尚未娶妻。」

正想問她何以有此一問，但王婆已開心得見牙不見眼地對王公道：「死鬼，快把西施帶過來。」

王公反應奇快，應聲「好」便快步走了出去。

王婆追出門口，鄭重地道：「叫她化好粧才出來見人。」說完又返回屋內。

武松奇道：「西施是甚麼？」

王婆笑道：「是我的寶貝女

兒。」

武松見了王婆的樣子就打冷戰，恐怕多兩眼晚上會做惡夢，連忙把視線挪開，不其然又看見潘金蓮，又不禁看得發痴了，潘金蓮被看得又羞怯地垂下頭。

武松望了望潘金蓮之後，然後回頭望着武大郎，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道：「大哥，她真是大嫂？」

王婆插嘴道：「難道還有假？」

武大郎對武松道：「以後我慢慢跟你說。」然後對潘金蓮道：「金蓮，馬上買些好菜回來做飯吧！」

潘金蓮得體地應了聲，拿起一個竹籃便出去了。

武松痴痴地望着潘金蓮的背影離開家門，才回頭對武大郎道：「大哥，今晚大老爺請我到他家裡，專誠設饌招待我，所以晚上我不回家吃飯了。」

武大郎喜道：「大老爺請你吃晚飯，如此看重你？」

武松神氣地一點頭。

申風道：「武大哥，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武大郎急道：「甚麼好消息？」

陸無窮搶着道：「大老爺委任武二爺出任陽谷縣的捕快都頭！」

武大郎歡喜若狂，道：「真的？」

四大天王齊口道：「千真萬確。」

武松更加神氣，鼻孔朝天接口道：「萬確千真。」

武大郎激動得雙手合什，抬頭望天道：「祖宗有靈，老二終於替武家光宗耀祖了。」

王婆一臉騷態的笑道：「武二爺在本縣身居要職，真的可喜可賀，我也很替你兩兄弟開心。」

武松見了王婆的樣子就覺嘔心，見她向自己道賀，祇好勉強苦笑點頭還禮。

王婆又笑道：「爲了祝賀武二爺，我也打算請武二爺吃一頓酒微菜薄的晚飯，就在明天吧，武二爺好嗎？」

武松忙道：「不好。」

王婆仍笑道：「那麼就後天吧，好嗎？」

武松道：「不好，永遠也不好。」

王婆的笑容消失了，道：「武二爺爲甚麼如此不賞臉？」

武松道：「不是不賞臉，我祇是怕吃不下，就算吃了，也怕會全部嘔吐出來。」

王婆皺眉道：「你身體不好？」

伏虎衝口道：「武二爺見了尊容那還吃得下？」

賀彪接口笑道：「就算吃了，不全都嘔出來才怪。」

王婆的臉孔登時變得青白，再也笑不出來。

但四大天王覺得很好笑。

武松賠笑着對王婆道：「對不起，我這四個隨從太坦白了。」

王婆的臉更黑，真想一走了之，但爲了要等女兒，祇好呆下去了。

不多久，王公再度返回武家，跟在他身邊的，是一個少女，這少女大方得體，走路姿勢也夠婀娜多姿，祇見她手執一把鵝毛扇掩着臉，祇露出一雙明亮的大眼睛。

原來就是王公夫婦的女兒，王西施，別號「豆腐西施」，王婆常以她引以爲榮。

王婆見女兒進來了，又露出那令人嘔心的笑容，她連正眼也不望王公一眼，便把女兒拉到武松面前，道：「武二爺，這就是小女西施了。」轉對女兒道：「西施，快見過打虎英雄武二爺吧。」

王西施似乎有點羞怯，向武松欠身一禮道：「小女子向武二爺請安！」

武松拱手還禮。

王婆笑得很開心，對武松道：「武二爺，西施今年二十一歲，尚未吃過人家的茶禮。」

武松怎不知王婆言下之意，但他見了潘金蓮之後，已對任何女性提不起興趣，所以對王婆敷衍地道：「既然如此，趕快找戶人家，找點茶禮吃吃吧！」

王婆笑道：「找到了。」

武松正想開口，伏虎望着王西施道：「姑娘，可否把扇拿開？」

王西施更是羞怯，最後似是作了個很大的決定，然後把遮着一張臉的鵝毛扇拿開。

王西施整張面孔一露，武松與四大天王登時嚇了一跳，伏虎忙道：「姑娘還是把面孔遮住，免得大家難受。」

原來這王西施的臉孔跟母親長得一模一樣，難怪平日三步不出閨門了，她爲了要見武松，刻意化了個粧，這個粧也與母親一模一樣，可見母女二人品味一致，也難怪王婆引以爲榮了。

王西施見了各人的反應，心中有點難受。

王婆却笑對各人道：「大家看慣西施的樣子之後，就會覺得她美了。」

武松與四大天王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

武大郎問王婆道：「王婆，你剛才說已替西施找到一戶吃茶禮的人家，到底是那家公子如此有福？」

王婆笑道：「就是武二爺。」

武大郎笑道：「老二那有這個福氣？」

武松嚇得瞪大雙眼，向武大郎道：「大哥，我有急事，要往外走

一趟。」說完迅速往門外跑，四大天王也不想再對着王婆一家人，跟着武松一溜煙的跑了出去。

* * *

天剛入黑不久。街上行人已稀少。馬上威的府第燈火通明。馬家的內堂大廳擺了一張大圓枱，枱上已預備了一應餐具，還擺放着幾罇酒。

有七個人團團圍着圓枱坐着，馬上威並不在座，在圓枱側邊則站着兩名大漢。

原來馬上威專誠於今晚設饗招待武松，但武松還未到，馬上威則在外面大廳等候。

席上的七人已顯得甚不耐煩，都一致認為武松在擺架子，因而很不滿意。

這七個人當中，其中一個約莫廿七八歲，穿一身華麗衣服，手拿一把摺扇，樣子油頭粉臉，面容有點不可一世，也略帶奸詐。

原來此人是一個富家子弟，馬上威的乾兒子，複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

站在一邊的兩人則是西門慶的爪牙手下。

其餘六人當中，有兩人年約四十歲，外形甚是威猛，同樣都略帶一點奸詐味道，原來此兩人就是陽谷縣的捕頭，一個名叫程天豪，另

一個名叫杜雲，據說此兩個捕頭都精明幹練，辦起案子上來有點不擇手段，甚至心狠手辣，罪犯因而聞名喪膽。

另外四個人都在三十歲左右，外形也甚威武，他們都是陽谷縣的捕快，看樣子也不似簡單人物，他們分別名叫洪文浩、江能、楊生及余若飛。

程天豪與杜雲兩人知悉馬上威委任武松出任捕快都頭一職，甚是不滿，西門慶跟他們同一鼻孔出氣，也很替他們不值，西門慶道：「論資格、論見識、論經驗，這捕快都頭一職該由程總或杜總出任才是，乾爹怎地無緣無故委任武松任此職位？」

余若飛似是個甚衝動之人，叫道：「就是了，武松是甚麼東西？打死一頭大蟲罷了，竟委任他擔任這高職！」

江能也甚不滿，接口道：「就算這武松武功蓋世，能人所不能，但對捕房工作一無所知，他憑甚麼出任這職位？」

洪文浩也道：「馬大人實貿然叫一個對捕房工作毫無經驗的人出任都頭，我們這口氣如何吞得下去？」

楊生亦道：「他的職位騎在杜總和程總頭上，一眾兄弟如何服氣？」

西門慶道：「總之武松出任此職位，整個陽谷縣的捕房兄弟都不會服從他，看來陽谷縣的治安會惡劣下去了。」

論資歷，程天豪與杜雲不淺，聽了各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心中更不是味兒，程天豪忽然冰冷着臉孔道：「聽人說，這武松武功高強，我倒想試試他有多少份量。」

杜雲似是有點氣餒，道：「我們不滿又如何？武松的職位是由馬大人委任的，馬大人對他情有獨鍾有甚麼辦法？」

西門慶道：「乾爹看來是有點糊塗了。」

程天豪道：「無論如何，我要領教一下武松的武功。」

余若飛道：「對，就算他要領我們的總上司，也得拿出真貨本領來。」

江能道：「人人都說武松武功高強，看來非假。」

楊生道：「人人都說，難道這些人不會人云亦云嗎？說不定武松是浪得虛名也未可料。」

西門慶望着憤憤不平的程天豪道：「程總，有道是殺雞焉用牛刀，試武松的武功交由小弟代勞吧。」

程天豪道：「好，就由你試他武功吧。」

杜雲望門外，道：「這武松

爲甚麼還不來，平白要我們等他？」

江能道：「非但要我們等，還要馬大人在外面迎候。」

程天豪氣道：「打死一頭大蟲就在大擺臭架子，這算是甚麼意思？」

西門慶不屑地道：「武松一夜間成爲陽谷縣的大英雄，名字無人不識，他不趁機擺擺架子還待何時？」

各人七嘴八舌的，不是指責武松擺架子，就是不滿武松出任捕快都頭一職，越說心中越氣，說到後來，倒似武松開罪了他們似的，都把視如眼中釘般。

各人你一言，我一語間，站在門旁的西門慶的兩名手下，見馬上威帶着想必是武松的人進來了，便示意各人住嘴，各人才停止說下去。

武松終於來了，他是由「四大天王」陪同來的，但「四大天王」沒有進入馬府，他們祇在馬府門外等候武松。

馬上威殷勤的引武松進堂，武松則一副神氣，目空一切樣子，昂首闊步地進入內堂。

在座各人見了武松那副德性，架子比皇帝老子還要大上好多倍，都不禁心頭有氣，各人看在馬上威面子上，才一致起身相迎。

武松見所有人站起身「歡迎」自己，更是趾高氣揚，然後可有可無地向各人作揖還禮，程天豪等人見狀則更氣在心頭。

馬上威仍一臉熱誠，向雙方介紹了，程天豪等人對武松極不滿，祇是敷衍還禮，武松爲了要突出自己，對各人更敷衍更勉強。

介紹完畢之後，馬上威才叫各人就座，同時亦命下人上菜。

雙方坐定之後，各人見武松坐在馬上威身旁，那表示身份非凡，心中更氣了，西門慶已忍不住，道：「聞說武兄武藝超羣……」

還未說完，武松傲然道：「別叫我武兄。」

西門慶很生氣，但忍住氣道：「然則，要我們如何稱呼閣下了？」

武松傲氣更甚，道：「叫我武都頭、武英雄或者武二爺吧，隨便一個稱呼都可以。」

各人聽了更生氣。

馬上威好似有點糊塗，似乎還沒發覺氣氛有點尋常，帶着笑臉道：「不錯，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這些稱呼，武都頭的確受之無愧，但本官喜歡稱呼武都頭。」

西門慶仍沉住氣，還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道：「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聞說你武藝超羣，小弟想跟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切

磋一下，不知小弟有沒有這份光榮？」

武松提起打架就怕怕，那敢與人「切磋武藝」？當下擺出一副不屑神色，道：「我今晚來這裏目的不是切磋武藝，希望大家不要弄錯才好。」

程天豪見了他的神情氣極，但却沉住氣，道：「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這豈非很不賞臉？」

武松被人以三個稱號連呼，似乎非常受落，是以傲氣更甚，道：「我不是每個人都賞臉的。」

各人聽了更氣，杜雲按捺不住，怒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武松見杜雲一臉怒容，心中一怯，吃吃地道：「我……我……那個那有甚麼意思？」傲氣已消了一半。

余若飛不客氣地道：「既然沒有甚麼意思，西門大爺與你切磋武藝，爲甚麼不賞臉？」

武松見對方人多，開始有點怯意，苦笑道：「武藝有甚麼好切磋的？」

西門慶道：「在下祇想跟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以武會友罷了。」

武松一臉爲難之色望着馬上威，好似希望他打圓場一樣。

馬上威却笑道：「既然今晚如此高興，武都頭就跟阿慶切磋切磋

一下吧。」

各人對武松發出不屑的笑容。

武松更是爲難。

馬上威仍滿臉笑容，道：「武都頭，你就向阿慶指點指點一下吧。」

西門慶已一臉的輕佻笑容，手拿摺扇起身走到大廳中央，並向武松作個手勢，道：「請！」

武松其實武功不弱，但他爲人實在太膽小，提起打架就怕，見西門慶已離座，而且一副非打不可之勢，心中開始慌亂，對馬上威道：「馬大人，這個……這個……」

馬上威笑道：「我知你怕打傷阿慶，怕甚麼，祇是切磋而已，点到即止就是了。」

武松吃吃地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其餘程天豪等人冷眼旁觀，已知武松是個膽小之人，都在發出不屑的神色與冷笑，見武松有意推搪，余若飛與江能已忍不住，雙雙站起身，走到武松身旁，把他拉了起身，余若飛還假裝成很客氣的樣子，道：「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你的武功如此高強，就讓大夥兒開開眼界吧。」

江能也笑道：「是啊，人人都說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武藝超羣，我們也想知道傳言究竟是真是假。」

武松一臉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正想說話，余、江二人已很有默契地在他背上一推，推向西門慶。

其餘人等拍掌叫好。

西門慶輕佻笑道：「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多多指教！」

武松已知這一架非打不可了，吞了口口水，道：「西門老兄，大家切磋切磋而已，可別認真啊。」語氣頗有懇求之意。

西門慶已瞧不起武松，笑道：「在下還請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手下留情才真。」

西門慶語畢，隨即臉色一沉，手拿摺扇直指武松心房，武松吃了一驚，慌忙閃避。

西門慶一擊落空，馬步一踏，橫裏打出一拳，武松橋手伸出格開，西門慶心有不憤，雙拳攻向武松上中二路，武松見他出招急勁，有點不知所措，笨手笨腳的格開了西門慶的拳招。

論武功，武松比西門慶高出很多，西門慶的武功充其量祇是普通脚色，但武松此人膽小，他的武功其實不弱，又一向缺乏信心，以爲世上每一個人的武功都比自己強，因此出現膽怯，膽子一怯，甚麼招數也使不出來，因此，他對着一個普通的對手也往往捱打。

武松過份低估了自己，亦過份

高估了敵人，因此對自己毫無信心。

西門慶則相反，他過份高估了自己，也過份低估了敵人，因此也過份自信。

雙方交手了幾招，西門慶本不喜歡武松，見連攻幾招都攻不着，對武松更恨，於是更加瘋狂地向武松進招，武松見他越打越狠，心中更驚怕，他已不敢接招，祇是左閃右避，或是到處游走，情形相當狼狽。

程天豪等人見了武松的狼狽相，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這個人就是人人稱頌，武功高強的大英雄。

馬上威也看得瞪大了雙眼。

杜雲忍不住，對馬上威道：「馬大人，這個就是我們的新上司？」

馬上威一副的窘態，且感到有點沒趣。

余若飛一面揶揄地道：「好一個陽谷縣捕快都頭。」

馬上威更沒趣。

且說，武松被西門慶攻得祇有招架，而無還手之力，不，該說無還手之膽才對。

西門慶打得性起，以為自己武功強，爲了在衆人面前顯一下威风，越打越起勁，把武松攻得陣腳大亂之際，來一招掃堂腿，登時把

武松掃得跌了個四腳朝天。

各人拍掌叫好。

程天豪與杜雲臉上發出冷笑，並偷偷望了望馬上威。

馬上威對武松簡直不忍卒睹。

西門慶見各人向自己報以掌聲，更是沾沾自喜，把跌在地上的武松揪起身，然後在他臉上打了幾拳，再把他身子一摔，武松登時又跌了個餓狗搶屎，難看之極。

武松始終不能發揮他的武功，以至輸得一敗塗地。

馬上威本對武松寄望甚高，如今目睹武松竟連武功平凡的西門慶也可以打敗他，端的失望異常。

西門慶正想乘勝追擊，馬上威忽叫道：「住手！」

西門慶停了手。

武松笨手笨腳地爬起身，祇見他臉上已青一塊，紫一塊的。

各人見了，幾乎大笑起來，祇因衝着馬上威的面子才忍住笑聲。

馬上威氣極。

現在輪到西門慶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了，輕佻地向武松作個揖道：「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承讓了。」

武松却一臉笑容，道：「切磋完了，大家吃東西吧。」說完，好似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樣，便返回座位。

席上的酒菜早已預備好。

西門慶也返回座位，對馬上威道：「乾爹，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這三個稱號都好似不再適合他了，尤其是武都頭這個稱號更甚。」

馬上威氣得說不出話來，祇好苦笑着對各人道：「大家乾杯，然後聽武都頭講述如何打死大蟲的經過吧。」

說完，拿起酒杯向各人敬酒。

各人也拿起酒杯，正想一飲而盡，但見了武松並不舉杯，西門慶奇道：「武……武老兄，不介意我這樣稱呼你吧？」

武松笑道：「稱呼吧了，介意甚麼的？」他先前的銳氣與傲氣已蕩然無存。

西門慶笑道：「乾爹向大家敬酒，武老兄怎的如此不給面子？」

武松苦笑道：「我……我……我不想喝酒。」

衆人爲之愕然。

余若飛道：「你打老虎之前，不是連喝九斤花雕，八大碗三碗不過崗而臉不改容的嗎？怎地說不懂喝酒？」

武松在武功上已失禮人前，現在豈能再在人前認不懂喝酒？祇好道：「剛才喝了太多酒了，現在不想喝。」

馬上威對武松失望之餘，開始不快，正色道：「難道祇喝一杯也

不賞面？」

武松見馬上威不悅，祇好苦着脸拿起酒杯。

各人舉杯一飲而盡，武松祇好喝了一杯，祇覺甚是難受，但口中却大說「好酒」。

馬上威向各人敬了三杯，武松也被逼喝了三杯。

三杯過後，杜雲對武松道：「武都頭、武英雄、武二爺，聞說你打虎過程相當精彩，可否向我們詳細說一遍？」

武松喝了三杯酒之後，已有七八分醉意，各人見他不勝酒力，更感奇怪，開始猜想到他所說「連喝九斤花雕，八大碗三碗不過崗」多半是吹牛的了。

武松喝了酒之後，就會露出真面目，且酒後吐真言，提起「打虎」經過，端的猶有餘悸，他站起身來，叫道：「這大蟲好可怕啊！」

杜雲道：「大蟲如何可怕？」

武松便把「打虎」經過詳細說了出來，說自己如何作狀喝了九斤花雕和八大碗三碗不過崗，後來無銀兩結帳，被逼替酒寮老闆幹活償還酒錢，如何偷離酒寮，後來遇上吊睛白額虎，被老虎嚇了個半死，自己如何爬上樹上避難，被老虎的吼叫聲嚇得跌下樹來，後來老虎如何撞在大樹上撞死等等，都詳細無遺地說了一遍。



武松被吊睛白額虎追得狼狽而逃……

各人聽得目瞪口呆，各人更知道武松不勝酒力，酒後吐真言之下把打虎的真相說了出來，所以每個人都相信這是事實。

程天豪聽了真相之後，對馬上威道：「大人，這個就是陽谷縣的捕快都頭嗎？」

馬上威面目無光。

杜雲接口道：「既然馬大人委任武松出任捕快都頭一職，我們必定會尊敬馬大人高見的。」

馬上威臉色很難看。

武松醉得左搖右擺，道：「明天我才正式上任，記住，你們全都是我的下屬。」

馬上威正色道：「武松，本縣沒有資格請你做捕快都頭，你另謀高就吧！」

各人滿心滿意。

武松醉態畢現，道：「知道了，我明天就正式上任。」說完舉箸進食。

馬上威實在不想再看見武松這個醜態，命幾個下人把武松扶出屋外。

武松在大叫大嚷，最後終於被扶了出去。

在門外等候的四大天王見武松被四個人挾着兩臂扶了出來，先是吃了一驚，四個人一齊上前道：「發生甚麼事？」

那四個下人愛理不理，把武松

推在四大天王面前，隨即轉身返回屋內。

四大天王見武松大字型伏在地上，吃驚地把他扶起，見他醉得不省人事，伏虎脫口道：「二爺喝了甚麼酒，竟醉得如此厲害？」

陸無窮道：「以二爺的酒量，還有甚麼酒可以喝醉他？」

賀彪道：「莫非這世上還有一種酒比三碗不過崗還要厲害的？」

申風道：「待二爺醒了之後，我們再問他，到底喝了甚麼酒如此厲害。」

賀彪道：「當然等他醒了才問，難道現在問？」

伏虎道：「別說啦，先扶二爺回去吧！」

四大天王於是合力把武松扶起，這時才發覺武松臉上又紅又腫，各人更感奇怪，陸無窮道：「好厲害的酒，非但把二爺醉得不醒人事，臉上竟然又紅又腫。」

伏虎驚叫道：「這到底是甚麼酒？」

賀彪道：「二爺醒了之後，問他就知道了。」

四大天王合力把醉得不省人事的武松扛回武家，武大郎與潘金蓮正在漏夜趕製燒餅，見狀嚇了一跳，還以為武松遇害後屍體被抬回家中，四大天王解釋武松祇是喝了

比三碗不過崗還要厲害的酒，夫婦二人放下心頭大石。

武松這一醉可非同小可，竟然醉了七天，武大郎每天要外出賣燒餅，潘金蓮與四大大王天天都在武松床邊，加以照顧。

這天，武松終於醒來了，潘金蓮見狀，大喜過望，脫口道：「二叔，你醒來了？」

武松甫一睜眼，便見了貌美如花的潘金蓮坐在床邊，一顆心怦怦亂跳，連忙伸手捉着潘金蓮的手，欲訴仰慕之情，潘金蓮吃了一驚，把手一縮，連忙站起身來避之則吉，武松已情不自禁，也爬起床，欲想進一步行動，潘金蓮見了，正不知如何是好，此時，房外的四大大王聽了潘金蓮的叫聲，知武松醒了，連忙走進房內。

武松本想把潘金蓮一把抱入懷，但見四大大王衝了進來，登時停止了動作，而這時候他也知道唐突了佳人。

四大大王進房後，見武松精神奕奕的，齊聲叫道：「二爺，你醒啦！」

武松唐突潘金蓮過後，也有點窘態，故意伸了伸懶腰，道：「睡得真舒服。」

伏虎急不及待道：「二爺，你那天到底喝了甚麼酒，竟醉成這個樣子？」

武松撒謊不用思索，也不眨眼，道：「馬上威向我苦苦哀求，我也不幹。」

申風感到有點可惜，道：「這麼威風的職位，有人在捕房幹一輩子也掙不上，二爺放棄，豈非有點可惜？」

賀彪也道：「是啊，二爺再想清楚吧！」

武松滿不在乎地道：「我不稀罕。」

四大大王在面面相覷。

伏虎打圓場，笑道：「所謂人各有志，二爺一定另有打算了。」

陸無窮也道：「對啊，捕快都頭能有多少工錢？二爺打死一頭老虎就有五百兩了，以現在二爺的名氣與威名，做甚麼也比捕快都頭來得強。」

申風道：「無窮兄說得對極了，難怪二爺不稀罕這低微職位了。」

伏虎道：「那麼二爺有甚麼大計？」

武松道：「我要做最賺錢的生意，你們替我想一想吧！」

伏虎道：「二爺要做生意？」

武松點頭道：「要本錢小，利潤大的，無本生意則更妙。」

陸無窮道：「這世上那有無本生意的？」

武松奇道：「那天，不是昨晚嗎？」

潘金蓮羞怯地斜望着武松，道：「二叔整整醉了七天了。」

武松吃了一驚，道：「七天了？」

伏虎道：「是啊，七天了，二爺到底喝了甚麼酒，竟醉得這麼厲害？」

申風搶着道：「莫非是一碗不過崗？」

陸無窮道：「這麼厲害的酒，該叫一滴不過崗才對。」

武松又吃了一驚，道：「不妙，我該馬上到衙門上班了。」說完，呼的一聲便衝了出去，四大大王也尾隨跟了出去。

武松與四大大王走在街上，被街上行人認了出來，一時間，武英雄前，武英雄後的叫個不停，不少人欲一睹打虎英雄的風采，都央求武松講述打虎經過，武松自是高興得飄飄然，若不是趕着回衙門「上班」，真想就在街上再過一次吹牛癮，當下便答應羣衆改天再說打虎經過，便逕自向衙門而去。

武松來到衙門，四大大王則在門外等候，武松獨個兒昂首闊步，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走了進去，經衙役通傳之後，知縣自內堂走了出來，一見武松，奇道：「武松，你

來幹甚麼？」

在馬上威面前，武松不敢造次，作個揖道：「小人是來上任的。」

馬上威眉頭緊皺，道：「上甚麼任？」

武松道：「小人知道來遲了七天，請大人恕小人不勝酒力，所以遲了一點點。」

馬上威正色道：「那晚本官不是對你說得很清楚嗎？你根本沒有資格出任捕快都頭一職，快滾吧！」

武松一愕，心道：「莫非那晚喝醉了酒，把打虎真相說了出來？」

馬上威見他呆呆地出了神，臉上一沉，道：「你這混帳的狗熊，還不快滾？」

武松自知酒後吐真言，以致丟了職，哀求道：「馬大人，你就給小人一個機會吧！」

馬上威皮笑肉不笑，道：「你也給我一個機會吧。」

武松喜道：「甚麼機會，馬大人直說吧！」

馬上威臉色又一沉，道：「給我一個清靜的機會，你快給我滾！」

武松還想哀求，但左右衙役連忙擁前，四個人挾着武松兩邊胳膊，就要把武松押出去，武松站着

不動，四名衙役竟不能動他分毫，然後武松再向馬上威哀求，道：「馬大人，讓我做捕快都頭吧，我一定做得來的，我求求你，大人不記小人過。」

馬上威見他賴死不走，心中有氣，向衙役叫道：「趕他出去，不走就給我打。」說完轉身走進內堂。

武松一怔，心道：「那天對我們客客氣氣的，而且武都頭前，武都頭後，怎地現在却反面無情？」

他目送馬上威進入內堂，正想跟進去再次哀求，但瞥眼一看，見四名衙役已各執水火棍，正目露兇光向自己步步趨前，吃了一驚，來個君子不吃眼前虧，轉身便奪門而去。

他行到接近大門口時，見衙役沒有追出來，這才放下了心，然後又回復他那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臉孔，大踏步走出衙門。

四大大王見他甫進衙門便又出來，忙迎上去，伏虎道：「大人物即是大人物，一上任，象徵式報導一下就可以回家了。」

陸無窮接口道：「當然，這職位可不易勝任的。」

武松傲氣甚盛，道：「這低微的職位我瞧不上眼，我已向馬上威說了我不幹啦。」

四大大王驚訝地齊道：「你不

武松道：「所以我要你們動腦筋。」

伏虎喜道：「我有辦法。」

武松喜道：「快說。」

伏虎道：「剛才我們在街上的時候，不是有很多人都想聽二爺講述打虎經過嗎？」

武松道：「當然，我是打虎英雄嘛，誰人不想聽我的威風事蹟？」

伏虎道：「二爺大可找個地方說打虎經過，誰人要聽，誰人就要付錢。」

武松大喜，道：「果然妙極，這的確是無本生意。」

申風道：「但在甚麼地方講？」

伏虎道：「最好在酒樓，地方大，人多。」

武松眼前仿似出現了大量銀兩，道：「你們替我安排吧。」

賀彪道：「陽谷縣最大的酒樓是獅子樓，我們跟老闆商量一下吧！」

* * *

魯夫子已年近七十，據說是一個博學多材的讀書人，由於他學識廣博，所以被獅子樓的老闆劉獅子聘用在酒樓內說書。

說書，就是向人講故事，獅子樓聘請說書先生向食客講故事，這當然是招徠生意的一種手段。

魯夫子在獅子樓說書已十多年

了，聽過他說故事的人無數，他也以此職業養活了一家。

魯夫子失業了，因為武松的入侵。

經四大大王的安排下，武松取代了魯夫子在獅子樓的位置。

以往，要聽魯夫子說故事是無需額外付錢的，但聽武松說故事非但付錢，而且代價不菲，四大大王稱這是「入場費」。

老闆劉獅子果然有眼光，他知道以武松的名氣，只要他向人客講述打虎經過，必定客似雲來。

劉獅子沒有估計錯誤。

獅子樓天天座無虛設。

四大大王天天收「入場費」收到手軟。

武松天天不斷在重複說他的打虎事蹟，說得一天比一天興奮，因為收入一天比一天增加。

劉獅子見天天高朋滿座，非常高興。

四大大王也高興。

武松更高興。

魯夫子一點也不高興。

* * *

聽武松親述打虎經過的人並不多，一般人只是從傳說聽過武松的「威風事蹟」，現在有幸親耳聽見打虎英雄講述打虎經過，更有幸能親睹「偶像」風采，以致武松的名氣一天比一天响亮了。

獅子樓仍舊座無虛設。

劉獅子仍舊笑容滿面。

四大大王仍舊在點算收入。

武松仍舊在口沫橫飛，七情上面地講述打虎經過。

聽眾屏住呼吸，目光全都集中在武松身上。

此時，酒樓入口處忽然傳來一聲暴喝聲：「武松，給我住口！」

武松登時瞠目結舌。

衆食客被這突如其來的大喝聲嚇了一跳，並不約而同地扭頭望向聲音傳來處。

武松與四個天王也望着酒樓入口處。

在衆人眼底下，正有三個目中無人的大漢慢慢走向武松的「講台」。

這三人原來是身穿華麗衣服，油頭粉臉，手執一把摺扇的西門慶，另兩人則是陽谷縣的總捕頭杜雲與程天豪。

剛才那一聲喝叫聲是西門慶發出的。

酒樓內鴉雀無聲。

武松有點驚怕。

四大大王見來者不善，作好準備。

劉獅子連忙快步趨前，在三人面前，恭敬地道：「西門大爺，程總，杜總，有甚麼事？」

走在前頭的西門慶最是目中無

人，連正眼也不望劉獅子一下，伸手便把他推開。

劉獅子跌了個四脚朝天，但敢怒不敢言。

三人行到武松的「講台」處居中站着，向武松上下打量一番。

武松被看得渾身不自然。

四大天王雖不值西門慶所為，但知道程天豪與杜雲的身份，同樣是敢怒不敢言。

西門慶一副瞧不起武松的神情，打量了武松一番後，面向衆多食客，朗聲道：「各位，你們太有眼無珠啦，武松其實不是大英雄，他是大狗熊、大騙子。」

武松顯得有點無地自容。

四大天王面有怒容，伏虎忍不住道：「姓西門的，別欺人太甚，你這是甚麼意思？」

西門慶以不屑的目光望了望伏虎，冷笑道：「我只是想當衆揭穿武松的真面目。」

台下衆多食客靜觀事態的轉變。

伏虎氣道：「你說武二爺是騙子，他欺騙誰？」

程天豪插嘴道：「他欺騙了全縣人。」

台下衆人相繼愕然。

申風瞪大眼睛，對程天豪道：「他如何欺騙全縣人？」

武松暗叫不妙，因為打虎真相

勢必被揭穿了。

杜雲居中而站，向台下衆人道：「各位，武松不斷吹噓他的打虎經過，其實老虎不是武松打死的……」

台下衆人發出驚愕之聲。

賀彪怒道：「杜總，話不可亂說。」

杜雲奸詐一笑，道：「讓我吧，武松打虎的真相說給大家聽吧！」

武松手心已滲出了冷汗。

杜雲開始講述武松的打虎真相，所說的，就是武松酒後吐真言所講的打虎經過，武松聽得目瞪口呆，原來那晚在馬家威家中喝醉了酒把真情詳細無遺的說了，只把他羞得面紅過耳，恨不得馬上在地上找個洞鑽進去。

可是地上沒有洞。

杜雲一口氣揭穿了武松的打虎真相，西門慶向台下衆人叫道：「各位，大家認清武松這個大騙子吧。」

伏虎怒道：「混帳，當時我們四兄弟的確親眼看見二爺打虎的。」

程天豪皮笑肉不笑，道：「老虎之前已一頭撞在大樹上撞死了，武松當時打的是死虎。」

四大天王不信。

台下衆人早已視武松為大英雄，此時有人向程天豪叫道：「你

們三個存心侮辱武英雄，有甚麼居心？」

此語一出，台下衆人一喝百和，都說西門慶三人有心踩場子，紛紛向三人喝倒采，武松見了，心中好不寬慰。

需知道，陽谷縣所有居民都視武松是為民除害的大英雄，武松形象早已深入民心，豈容他人損害武松形象？

西門慶三人萬料不到枉作小人，杜雲正想命衆人安靜下來，然後再說情由，但羣衆已把他們列作不受歡迎人物，仍噓聲不絕，有人喝令三人馬上離開，有衝動者甚至向三人擲杯碟碗筷，其餘人爭相仿效，紛紛向三人投擲雜物。

場面異常混亂。

武松見有這許多人支持自己，又保住了這個天大的謊言，端的喜上眉梢。

西門慶三人萬料不到事情竟演變成這個地步，三人身上被飛上來的雜物打得狼狽不堪，有道是寧願犯天條，功莫犯衆憎，他們既犯了衆怒，也犯了衆憎，唯有抱頭鼠竄，奪路而逃，但羣衆仍怒氣難消，一湧而上追打三人，把三人去路擋住，喝打連聲。

饒是程天豪與杜雲武功高強，更身爲捕頭，見了這個場面，也不由心膽俱裂，叫苦連天。

羣衆的力量可不能小覷，西門慶三人被團團圍住脫不了身，滋事者更向他們身上拳打腳踢，衣衫也被扯得破碎，苦不堪言。

武松曾被西門慶三人挫過威風，今番見了他們的遭遇，可樂壞了。

武松有見於羣衆替自己出了冤氣，爲了顯示不自己的影響力，振臂一呼，道：「各位，請停手。」

武松這一聲呼叫，果然奏效，羣衆頃刻都退下了，對武松端的尊敬之極。

西門慶三人甫一脫身，有如皇恩大赦般，慌忙找到樓梯處，便沒命奔下樓去了，那時候，三人已是衣衫不整，滿身傷痕。

三個都是陽谷縣「有頭有面」的人物。

事件總算平息了。

魯夫人子很高興，也很感激武松。

因爲武松向劉獅子辭了職，自己可以復職。

武松在獅子樓當了十來天說書先生，每天都收入不菲，他是個只會嫌錢少不會嫌錢多的人。

說書對武松來說是一項技能，也是穩賺的，但他為何辭職？

他恐怕西門慶等人不會罷休，又來找麻煩，所以辭職了。

劉獅子極力挽留武松，但武松以不想魯夫子年老失業爲藉口，拒絕了劉獅子的「好意」，所以魯夫子對武松感激涕淚交流。

武松辭去獅子樓說書先生一職後，不少酒樓爭相向武松「重金禮聘」，武松起先矜然心動，但最後想到西門慶和杜雲及程天豪是「不好惹的，因而一一推却。」

四大天王很感惋惜。

武松不但感到可惜，有感見財化水，簡直痛心疾首。

武松又召集四大天王在家中商議「賺錢大計」。

還是伏虎頭腦較靈活，說道：

「要賺大錢，最好開武館。」

武松一動容，道：「開武館？」

申風忙道：「對了，二爺武功高強，人人皆知，以二爺今日的名氣，只要宣佈設館授徒，還怕無人找上門學武嗎？」

伏虎接口道：「到時來者不拒，收他一二百個徒弟，按月收學費，二爺可發大財了。」

武松眼前又湧現大量銀兩，心花怒放之極，但略一沉吟，道：「

開了武館之後，西門慶這些人又來找麻煩怎麼辦？」

陸無窮道：「二爺莫非怕了西門慶？」

武松腰肢一挺，道：「誰說我怕他？我只是不屑這些人作無謂糾

纏罷了。」

賀彪道：「二爺說得對，西門慶知道二爺名氣如日中天，他纏着二爺，只想沾點光而已。」

武松滿意地點點頭道：「對。」

伏虎道：「二爺放心，我們開了武館之後，有百多個徒弟，西門慶就不敢找上門來了。」

武松一想不錯，到時人多勢衆，即使西門慶敢找麻煩，也不怕他了，當即說道：「你們馬上替我籌備一切。」

武松家養的四大天王果然沒有白費銀兩，他們不但辦事得力，效率也奇高。

四大天王坐言起行，首先在城中近郊處，覓了一所有樓房有廣場的大莊院，租了下來，然後找人修葺，建了臥室，以供日後徒弟們居住，然後招收弟子。

武松招收弟子的消息一經傳出之後，果然轟動一時，報名學武的人不論年齡性別，第一天已有近千人，四大天王挑選了一百五十人收歸門下，被選中者莫不感到光榮，落選者唯有失望而回。

四大天王選的這百五十名「武松弟子」，全都是十多歲至三十歲的青壯年人，這百多人都嫌學費昂貴，因爲能成爲「打虎英雄」的徒弟並非易事。

武松替他的武館取名爲「松記武館」，並托魯夫子擇了個良辰吉日，然後開張大吉。

武家關上了大門，因爲武松身懷鉅款。

武松見枱上堆滿了白花的銀兩，一雙眼睜得比平時大了一倍，口水也流了出來。

枱上的銀兩就是衆弟子所交的首月學費與食宿費，這筆收入相當可觀，因此與四大天王在點算數目。

武松想着日後財源滾滾而來，不難成爲陽谷縣首富了，此時他已不知人問何世了。

爲了慶祝首日收入豐厚，武松打算大吃一頓，便叫潘金蓮到街上搜羅珍饈美食。

武松與四大天王點算銀兩正在興奮之際，此時，忽然響起急速而響亮的拍門聲，把膽小的武松嚇了一跳。

四大天王面面相覷，陸無窮道：「會不會是武大嫂回來了？」

伏虎道：「武大嫂不會如此拍門的，讓我看看是誰？」說完向大門走過去。

武松看着被拍得不斷搖晃的大門，嚇得呆住了，想着有四大天王在身邊，這才定下了神。

伏虎見拍門者如此急速用力，

心頭有氣，把門打開，正想大聲質問，但見了來人，登時住口，因爲他已知來者何意了。

門打開，來者原來是西門慶，祇見他滿臉怒容，在他身邊的，還有八名樣子異常兇惡的彪形大漢，而且每人都手握明晃晃的單刀。

武松見了西門慶的來勢，且人多勢衆，已大吃一驚。

四大天王知西門慶來意不善，連忙作好戒備，每人都拿着一張板櫓在手。

伏虎甫一開門見了西門慶，明知故問道：「西門慶，你這是甚麼意思？」

西門慶壓根兒不把賀彪放在眼內，伸手想把攔在面前的伏虎一推，可賀彪並非等閒之輩，見他一手推來，忙以橋手一格，來一着擒拿手，再一掌印向他胸膛，西門慶拿樁不穩，登時向後一跌，若不是他身後的手下把他扶住，早已跌了個四脚朝天。

西門慶受了賀彪這一記下馬威，心中有氣，向手下揮手，叫道：「上！」

四大天王早已各人拿起板櫓迎了上去。

大戰一觸即發，驚惶的武松忽然叫道：「住手！」

武松的威名果然嚇退了西門慶的八名手下，果然停止了動作，四

伏虎見拍門者如此急速用力，

大天王聽令於武松，也按兵不動。

西門慶知道手下被武松威名懾服了才不敢動手，叫道：「武松祇是個膿胞，更是我手下敗將，你們莫怕他，快上！」

不待眾人動手，武松忙道：「西門老兄，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們倒不如握手言和，從此交個朋友，豈非美事？」

西門慶叱喝的一聲，道：「誰跟你交朋友，我們註定是敵人。」武松頗有哀求之意，道：「何必呢？」

西門慶怒道：「獅子樓之辱，對我西門慶來說，簡直是奇耻大辱，今天無論如何要解決。」

伏虎怒道：「獅子樓之事，是你自取其辱，與武二爺扯上甚麼關係？」

陸無窮接口道：「何況當時武二爺根本沒有動過你一根毫毛，你今天要來尋仇，不是荒天下之大謬嗎？」

西門慶仍憤憤不平，道：「說甚麼也好，今天無論如何，西門某要討回這個場子。」

武松知道已無轉實餘地，膽小的他已顯得方寸大亂。

伏虎踏步上前，道：「西門慶，既然你要討場子，是好漢的，我跟你一對一解決吧。」

西門慶不知伏虎的武功如何，

不敢托大，但他領教過武松的武功，要好好教訓武松不難，當下心中暗笑，面向武松道：「武松，所有恩怨皆因我和你而起，我們來個大解決吧。」

武松吃了一驚，道：「西門老兄，我和你有甚麼恩怨？」

西門慶知武松怕了自己，更是神氣，道：「怎麼啦？堂堂打虎英雄莫非怕了我不成？」

伏虎道：「怕你的還是打虎英雄嗎？」

申風道：「武二爺若果輸給你，日後怎在陽谷縣立足？」

提起打架，武松怕得要死，他已嚇得有點手足無措，苦着臉道：「西門老兄，不如握手言和吧。」

西門慶臉色一沉，怒道：「不能！」

武松的心又跳了一下。

伏虎道：「二爺，你就教訓一下這個姓西門的，莫教他目中無人。」

西門慶心中暗笑道：「好，小弟就領教一下武英雄的高招，屋內地方太小，到屋外去吧。」說完領着手下出屋外了。

西門慶行出屋外，便向街上行人宣佈要與武松切磋武藝，登時吸引了不少行人圍了上來。

武松正不知如何是好。

四大天王把武松擁出屋外，伏虎又跌回地上。

西門慶怒極，向手下叫道：「拿刀來！」

話音一落，一名手下已快速地把手下刀交到手上。

伏虎見西門慶有刀槍在手，忙把齊眉棍交到武松手上，武松不接，伸手一阻，道：「不必！」

伏虎對武松甚具信心，握棍退了下去。

西門慶握着刀，赤紅着雙眼揮刀向武松劈去，武松不把他放在眼內，三招兩式，已把西門慶的刀搶在手，並一脚又把西門慶踢得跌出丈外。

西門慶百思不得其解，何以武松與上次相比竟是如此極端？還以為自己撞邪了，心中又怕又怒，向手下叫道：「上！」

主子有令，西門慶的八名手下齊齊握刀向武松衝殺上前。

八把利刀向武松衝殺而至，武松不慌不忙，身子騰空而起，在半空中一拗腰，飛向伏虎，把在西門慶手中搶過的刀一擲，再伸手一抽，便奪去伏虎手上的齊眉棍，再一轉身，便迎向西門慶的八名手下，手中齊眉棍舞得潑水不入，幻化出無數棍影，一時間，但聞「叮噹」之聲不絕，不消一刻，八名手下的八把刀已被武松全數打脫離

虎更把武松的得意兵器齊眉棍交到他手上。

武松身不由己地已被擁出屋外。

武松不敢打架。

四大天王以為武松不想打架，但實在對西門慶看不過眼。

武松走出屋外，受到羣衆的歡呼。

西門慶想當衆挫挫武松的威風。

伏虎見武松一副猶豫不決的樣子，在他耳邊道：「二爺，反正我們的武館快開張了，就趁這個機會替武記武館打響招牌吧。」

武松苦着臉，道：「我不是他的對手。」

伏虎一怔，道：「不會吧？西門慶祇是普通腳色，你怎會不是他的對手？」

武松道：「不如你替我上吧。」

伏虎道：「西門慶是向你挑戰來的，當然是你上。」

賀彪道：「二爺，當着這許多人的面前，好好教訓一下西門慶吧。」

武松在心中叫苦。

西門慶不可一世，見了武松的樣子，嘲笑道：「武英雄，你怕了？」

武松真的害怕，竟身不由己的點了點頭。

武松由騰空而起開始，直至打脫對手的兵器止，這幾個動作免起鶻落，端的快捷無比，對手根本看也沒有看清楚便武器脫手，登時嚇得目瞪口呆。

西門慶見心目中的膿胞原來不是膿包，也嚇呆了。

武松又贏得如雷掌聲。

四大天王對武松更心悅誠服。

在圍觀者心目中，武松果然名不虛傳，實不愧為陽谷縣的大英雄。

在西門慶心目中，武松今日的表现簡直是千年怪事，百思不得其解。

西門慶見狀大笑，他的手下也大笑。

羣衆在等着武松大顯身手。

武松心中更苦之際，瞥眼一看，見了潘金蓮，登時精神一振。

潘金蓮到街上買菜回來，見街上聚集着人羣，起初不知發生何事，後來知道西門慶挑戰武松，很替武松擔心，本想上前勸止，但被人羣阻擋住，唯有混在人叢中看事態的轉變了，並向武松大叫道：「二叔，你小心一點。」

武松見了潘金蓮，本已心旌搖動，聽她向自己作了這一聲叮囑，更精神抖擻了。

西門慶已走到場中，大有隨時領教之態。

武松先前還是膽戰心驚，自潘金蓮出現後，膽子登時壯大了，因為他不能在心愛的人面前有失威風，見西門慶已走到場中，也踏步上前。

羣衆見武松終於應戰，登時掌聲雷動。

武松最愛逞威風，羣衆的掌聲更壯大了他的膽子。

此時武松充滿信心，向西門慶一拱手，道：「西門老兄，我們比拳腳還是比兵器？」

西門慶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道：「先比拳腳，後比兵器。」

武松道：「好極！」把齊眉棍向青，紛紛倒地不起，西門慶臉上更是傷痕滿佈。

武松一輪連消帶打擊倒對手之後，又贏得掌聲雷動。

他滿臉驕傲神色向旁觀者團團作了個四方揖，眼光不期然投向潘金蓮，祇見人叢中的潘金蓮向武松作了個欽佩而且芳心大喜的神情，武松見了，更是心花怒放，因為終於可以得到佳人垂青了。

武松似乎忘了潘金蓮是自己的嫂子，對他甚是痴心。

西門慶等人站起身來，見武松如此厲害，那還敢戀戰？但心中不憤，西門慶指住武松，叫道：「武松，我不會就此罷休的。」

武松眼中祇有潘金蓮。

伏虎見西門慶冥頑不靈，怒目相視，叫道：「不服氣的大可以再打！」

西門慶吃了一驚，連忙與手下掉頭而去，羣衆則報以噓聲。

護衛兄嫂 懲戒色狼

「武松武館」終於開張了，開張之日隆重之極，地方上不少名人及武林中人都前來道賀，從此，武松大部份時間都留在館內，但督促弟

伏虎拋去，然後就地耍了幾招。

西門慶也一心要當眾逞威風，二話不說，便挾雙拳向武松上中二路攻去。

武松今次毫無懼心，表現判若兩人了，見西門慶雙拳攻來，不慌不忙，輕描淡寫便化解了來招，西門慶心有不甘，一記長拳直取武松胸膛，武松一側身，以「玉環步」避過，口中叫聲「鴛鴦腿」，西門慶連看也沒有看清楚，身上「碰碰碰」響起四聲，便吃了武松四腳，登時跌了個四腳朝天。

西門慶又怎知道甫一交手，便挨上了武松的看家本領「玉環步，鴛鴦腿」？

西門慶的武功與武松相比相差極遠，西門慶祇是普通腳色，武松已可入一流高手之境，祇是他天生膽小，以致發揮不出武功的威力，但今天武松的膽子見了潘金蓮之後忽然壯了，因此可以發揮了。

西門慶根本不知道這一點，還以為自己大意才吃了武松一招，連忙站起身來，又向武松攻去，武松見他攻來，從容應付，祇一招兩式，又重新把西門慶打得跌在地

上。

圍觀羣衆掌聲雷動。

西門慶有自知之明也就罷了，偏偏他不知武松是個高手，掙起身來，又向武松撲前，武松簡直談笑

了。
陸無窮等人實在對西門慶三人看不過眼，對武松道：「二爺，你就出去跟程總和杜總切磋一下吧。」

程天豪向武松瞟了一眼，道：「我們出去等你。」說完三人走了出去，祇聽杜雲邊行邊對西門慶道：「這傢伙明明是個儒夫，祇懂一些三腳貓功夫，你竟說他武功高強？」

四大天王聽杜雲以「儒夫」形容武松，又形容武松的武功是「三腳貓功夫」，當真心頭有氣，恨不得武松馬上出去教訓三人，伏虎氣道：「二爺，馬上出去給點顏色他們看吧。」

武松苦着脸，道：「我不敢！」賀彪道：「怕他們甚麼？程天豪說過是為私不為公的。」

陸無窮接口道：「二爺若不去，他們又會進來的了。」

申風道：「若不應戰，他們會稱二爺為儒夫的。」

武松吃吃地道：「真的要出去應戰？」

四大天王齊聲道：「非應戰不可。」

武松簡直感到痛苦，無奈地道：「莫非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四大天王又齊聲道：「對！」然

後四人很有默契地合力把武松又拉又扯的拖了出去。

武松當真是身不由己了。

百多名弟子早已分立兩旁，等候師父武松出來應戰。

武松在四大天王陪同下終於出來了。

西門慶三人站在場子中央。

四大天王把武松也帶到場子中央，然後向旁退下。

程天豪見武松手上無兵器，把手中單刀交到西門慶手上，然後向武松踏步上前，西門慶與杜雲則退了下去，西門慶知道程天豪今天可以替自己出氣了，臉上笑得甚是愉快。

武松見程天豪步步趨前，怕得心跳加速，不斷在吞口水。

大戰一觸即發，四大天王與眾弟子都鴉雀無聲，屏着呼吸在等兩大高手揭開戰幕。

程天豪已走到武松面前，沉着臉道：「武英雄賜教！」話音一落，便雙拳攻向武松。

武松見程天豪氣勢如虹，吃了一驚，暗叫「乖乖不得了」，竟轉身而逃，而且逃得相當快，程天豪以為他使用怪招，但毫不放在心上，身子一躍而起，兩個起落，便落在武松面前，武松一個收勢不及，身子直撞向面前的程天豪，程

天豪剛着地，還未站穩，被武松撞個正着，登時跌了個四脚朝天。

眾弟子轟然叫好。

西門慶與杜雲登時怔住了。

武松撞跌程天豪，暗吃一驚，

忙道：「程總，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正想伸手一番好意地把程天豪扶起，程天豪見他一手伸來，以為他出招，不敢托大，連忙向旁滾了開去，並且馬上擺起架式防備。

武松傻兮兮地望着程天豪，道：「程總，我們握手言和吧。」

程天豪怒道：「別耍花樣，出招吧。」

武松在搖頭。

程天豪不知他意思，但在眾人面前跌了個四脚朝天，當真羞怒交加，也不理會他出甚麼花樣，又挾拳攻了過去，武松又轉身而走，程天豪從後追去，又一躍而起，這次不敢落在武松面前了，改為在半空中使勁一脚踢向武松背心，豈料武松在急速奔走中，忽然拐了個彎，程天豪這番勢一脚登時踢空，整個身子失去着力處，從半空中落在地上，幾乎全身骨頭也給撻散了。

眾弟子又轟然叫好。

西門慶與杜雲看得呆了，杜雲脫口道：「無招勝有招？」

武松眼見自己又累得程天豪倒在地，心中很是過意不去，又想

伸手扶起他。

程天豪不敢大意，又向旁一滾避過，然後一彈而起，忙擺起架式護住上中下三路，以防武松突襲。

武松望着程天豪，苦笑道：「程總，我們握手言和吧。」

程天豪把話聽在耳裏，以為武松在羞辱自己，當真怒火中燒，赤紅着雙眼，又握拳撲向武松。

武松見他怒得臉容也扭曲了，

怕得要死，見他挾拳攻來，又轉身而逃，程天豪怒極，又從後追去。

武松走得相當快，程天豪追得也不慢，邊追邊叫道：「武松，別走！」

武松真的已怕了程天豪，聽他大叫自己別走，他就真的不敢走，並突然止步，但從後追來的程天豪去勢甚急，一個收勢不及，整個身子結實地撞在武松身後，然後整個身子反彈開去飛出丈外，再度跌了個四脚朝天，武松則仍屹立不倒。

四大天王見二人根本未正式交過手，簡直感到啼笑皆非，但百多名弟子却看得眉飛色舞，掌聲雷動。

西門慶看得瞪大了雙眼。

杜雲簡直呆了，喃喃道：「老程的武功非同小可，竟栽在這傢伙手上，果然真的無招勝有招。」

武松回轉身一看，見程天豪躺

身在丈外之處，一臉歉疚之色，道：「對不起，程總，是你叫我別走的，我聽你的，所以這個……」

程天豪受了奇耻大辱，狠狠地爬起身，怒恨得頭頂上生煙。

武松見了程天豪的恐怖怒容，心中一怯，正想再度要求與程天豪「握手言和」，但瞥眼一看，見潘金蓮正向廣場奔了過來，登時心中大喜，還以為佳人急於與自己會面，所以才跑得如此情急。

潘金蓮奔走得氣急敗壞，當然不是急於與武松會面，而是急於向武松通風報訊，西門慶領人要對付他。

潘金蓮想不到西門慶等人已比自己先到達，本來擔心武松安危，但見武松安然無恙，這才放下了心，並站在四大天王身邊，述說因由，伏虎叫她放心，武松可以應付。

潘金蓮真的放心了，因為她曾目睹武松以一敵九，還把對手打得倒地不起，她更明白到，這一場風波，除了以武力解決外，已沒有轉實餘地了。

西門慶見了潘金蓮出現，色迷迷的直盯着她，眼睛又瞪大了，口水又流下了，心跳又加速了，甚至把來意也忘了。

杜雲見了他色迷迷的德性，暗罵他混帳。

武松見了潘金蓮，膽子登時大了無數倍，已不把程天豪放在心上，此刻的他，就算有十六個程天豪在面前也無懼色了，他非但膽子壯了，也充滿了自信心，又回復一貫的神氣活現，不可一世的樣子。

潘金蓮對武松的影響力可真巨大，這一點，連武松自己也無法解釋，他當然不明白，這就是男性潛意識要在女性面前顯威風的本性，尤其是在心愛的女性面前更甚。

潘金蓮是武松心愛的女人。

武松却不是潘金蓮心愛的男人。

武松回復信心後，氣勢登時不同了，指住程天豪，叫道：「程天豪，你實在欺人太甚了，今天我武松要好好教訓你們。」他對程天豪的稱呼也改了，改為直呼其名，甚不客氣。

程天豪連續三次跌得四脚朝天，雖非被武松真正打倒，但已怒不可遏，現在又聽他執指自己出言相激，當真是目眦皆裂，怒吼一聲，雙眼似要噴出火來，便向武松欺身上前。

武松不逃走了，還挾拳迎了上去。

在場人等見二人終於真正交手，都屏住呼吸觀戰。

二人一經接觸，便拳來腳往大打出手，程天豪武功果然不同凡

响，拳脚功夫凌厲之極，武松也不弱，回復自信之後，武功可以發揮，出招有條不紊。

程天豪為了討回面子，毫不保留地盡出生平所學，武松為了討潘金蓮芳心，也使出渾身解數。

雙方打得呼喝連聲，拳風呼呼，一時大開大合，一時躍高竄低。兩大高手這一大戰，直把旁觀者看得呆了。

二人仍打得不分高下，激烈無比，程天豪武功雖強，但畢竟已四十過外，有道是拳看少壯，此時已被少壯的武松打得漸處下風，西門慶與杜雲見狀，只有乾着急的份兒，二人更蠢蠢欲動，想加入戰圈。

武松打得性起，越戰越勇之下，尋得空隙，便使出看家本領「玉環步、鴛鴦腿」，步法避過攻擊，「鴛鴦腿」連環踢出，把程天豪踢了個措手不及，身上連中三腳，人也向後退了數步。

程天豪簡直不敢相信，因為日前武松在馬威家中，連武功普通的西門慶也敵不過，何以今日他却如脫胎換骨般？

武松趁對手仍未站定腳步之際，怪叫一聲衝前，來一着乘勝追擊，程天豪不敢迎戰，向旁避開，欲想穩下陣脚才迎擊，但武松又施展他的「玉環步」，很巧妙地繞到程

天豪身前，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雙掌直印他前胸，程天豪來不及迴招，胸前登時挨了武松結實實的兩掌，人也向後飛出丈外，尚幸未倒在地。

眾弟子發出如雷掌聲。四大天王面綻笑容。

西門慶不忍卒睹。

杜雲一手緊握單刀，一手緊握拳頭，面容憤怒之極。

武松並不追擊，聽了眾弟子的如雷掌聲，更是趾高氣揚。

程天豪雙手捂着胸前，雙眼餓鷹般盯着武松，一臉不憤之色。

武松接受完眾弟子的掌聲後，向程天豪叫道：「還打不打？」

程天豪若說不打即是認輸，面子攸關，如何開口？狠狠瞪了瞪武松，不憤地道：「拳脚比完，比兵器吧。」

武松應道：「好！」

話音一落，兩件兵器向場中飛了過去，分別是一刀一棍。刀，就是西門慶擲給程天豪的；棍，則是伏虎擲給武松的得意兵器齊眉棍。

二人見兵器在半空中飛了過來，不約而同身子一躍而起，然後各自把自己的兵器抄在手中，二人身子仍在半空，程天豪單刀甫一到手，第一時間向武松迎頭劈下，但武松絕非弱者，他不以齊眉棍迎接來刀，在半空中一轉身，騰空使出

他的「驚鴻腿」，連踢三腳，無一落空，程天豪在半空中吃了三腳，又飛出丈外，雖然沒有倒地，但已顯得甚是狼狽。

程天豪為捕頭，平日是威風凜凜的，甚至知縣馬威也要看他的臉色行事，今日栽在武松手上，如何不怒！因此，甫一站定腳，便握刀吼叫連聲向武松衝前。

練武之人，心浮氣躁是對敵之大忌，氣定神閒才是應敵之道，武松明白這一點，也能做到這一點。

武松這小子根本就是天生不會發脾氣的人，甚至被人極盡羞辱也不會發怒，所以他根本未出現過心浮氣躁的現象。

武松握棍站立不動，見程天豪殺到了，齊眉棍立時出擊，程天豪一柄單刀雖舞得虎虎生風，更見寒氣森森，刀影綽綽，但一經與齊眉棍接觸，所有刀風之聲，寒氣、刀影，立時盪然無存，被擊了個潰不成軍。

程天豪估料武松仗着年輕力壯，才贏了拳脚功夫，兵器功夫必定難成氣候。

程天豪錯了，錯得連自己也不相信。

因為武松的齊眉棍功夫比拳脚功夫還要厲害，拳脚上，程天豪還可以週旋一段時間，但兵器上，甫

伏虎忍不住高叫道：「二爺，雙方不分勝負，打成平手算了，停手吧。」

伏虎到底較世故，他的話其實是給程、杜二人留面子。

武松越打越過癮，怎會輕易停手？

四天王見武松無停手之意，申風對潘金蓮道：「武大嫂，你勸二爺停手吧！」

陸無窮接口道：「不錯，長嫂當母，二爺一定聽武大嫂話的。」

潘金蓮是武學門外漢，怎看得出戰情？她其實擔心武松之極，向場中叫道：「二叔，不要打啦，停手吧。」語氣甚是急切。

潘金蓮一句話，勝過四天王九十八句話，打鬥中的武松聽了潘金蓮急切的叫聲，歡喜得心中一跳，便連忙向後翻了幾個筋斗，遠離了戰陣。

程、杜二人當然不會追擊，武松停手後，他們才有喘息的機會，只見他們已氣喘如牛，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濕透了。

武松却似有不完氣力，好似根本未動過手一樣。

兩大捕頭敗在年紀輕輕的武松手上，羞得無地自容。

武松面露得意神色，對二人道：「記住，以後別胡亂欺負別人，這世上不是每個人都好欺侮的，人一交手，便被打得一敗塗地，幾乎連一招也接不住。」

武松不追擊，只待程天豪進攻時才迎戰。

程天豪一時間拿不定是否進攻，因為進攻則恐怕又重蹈覆轍，不進攻則顏面無存，最後，他作了個選擇，擺起架式，道：「武松，放馬過來吧。」

程天豪以為武松會得勢饒人，向自己要求「握手言和」，留一點面子給自己，豈料武松說聲「好」，已握棍殺了過來。

自潘金蓮出現後，武松還怎會向程天豪要求「握手言和」？顯威風還來不及呢。

這一回，註定程天豪倒足卅六輩子霉了。

他見武松殺了過來，心下叫苦，眼看武松已「把馬放了過來」，正在進退兩難之際，此時，忽有一人如大鵬展翅般從天而降，迅即落在武松面前。

此人是手握單刀的杜雲，程天豪見了，心神稍定，實行不顧身份，雙雙迎擊武松，兩柄單刀一齊迎了過去。

武松雖面對兩人，但從容不迫，應付裕如，雙方交手了十來招，武松把二人逼退了。

四天王見杜雲加入，大為不耻，伏虎叫道：「以多欺少，算甚

麼英雄？」

陸無窮望着呆站一邊的西門慶道：「姓西門的，你也加入，以三對一吧。」

欺善怕惡的西門慶見武松如此厲害，當真給他嚇壞了，當下唯有垂頭不語。

程、杜二人聽了伏虎之言，毫不理會，心想，一對一給武松打敗丟面子，二對一同樣丟面子，更何況二對一未必會輸，若果贏了，起碼可以出一口冤氣，幸而現場除了西門慶外，沒有其他自己人，否則在自己人面前輸給武松，更是面目無光。

雙方謀定而後動。

程、杜二人聯手也討不了半點便宜，已羞得面紅過耳。

武松傲氣更盛。

雙方互瞪片刻，武松忽然發動搶攻，吼叫一聲便握棍殺了上去，程、杜二人很有默契地分開，然後向武松作前後夾攻。

武松以一根齊眉棍應付兩柄單刀，但毫不慌亂，一時間，但聞「叮噠」之聲不絕，對手兩柄單刀的刀影雖然籠罩着武松，但是武松的棍影更密，雙方兵器互撞擊下，發出扣人心弦的碰撞聲。

雙方打得仿似有大大仇恨一樣，毫不要命，只把潘金蓮、四天王及百多弟子看得手心也滲出汗

忍得住不對人說？更何况眾弟子全都親睹過程。

消息一傳將出去，端的越傳越荒謬，有說程、杜二人領着三十高手對付武松，武松獨力打敗三十高手；有說武松赤手空拳，對付程、杜二人各執雙刀，最後把程、杜二人打至跪地求饒。總之人言人殊，不一而足，這一回，程、杜二人威名掃地，非但晚節不保，更倒足了七十二輩子的霉。

可憐他們無法阻止謠言的不斷散播。

武松已被捧若神明。

西門慶膽子小，但色膽却比十二個酒樓加起來還要大，因為他連潘金蓮也敢打主意，而且還開始展開行動。

他來到王婆豆腐店找王公。

王公坐在門前的豆腐攤檔前，美其名是在做生意，其實是在睡覺，他的睡姿也的確與別不同，祇見他坐着而睡，腰板挺得比齊眉棍還要直，一雙眼睡與不睡沒有分別，平時已在半開半合，睡着了也一樣，看來他睡得甚酣，兩邊嘴角的水汨汨流下，一件上衣已濕透了。

王婆也在睡覺，不過是在店內，還發出有如雷般的鼻鼾聲，也難怪身為她丈夫的王公永遠睡眠不足了。

來，深怕武松一個錯失，會吃上對方一刀，那時非死則重傷了。

西門慶也緊張異常，能否報一辱之仇，則全憑這一仗了。

雙方仍打得旗鼓相當。

武松臨敵經驗雖少，但武功造詣高，程、杜二人雖以二敵一，根本得不到任何甜頭。

武松越打越勇，打將下去，一支棍逼得對手開始吃力難支。

西門慶看得清楚，程、杜二人已無勝望，他恐怕武松打敗二人後找自己算帳，到時如何是好？於是來個好漢不吃眼前虧，趁百多人的眼睛注視着打鬥場之際，悄悄繞到屋後，使出卅六着最後一着——走為上着。

西門慶在鬼鬼祟祟之下溜走了，根本無人留意。

打鬥場中，武松已漸處上風，他其實可以輕易打敗二人，但他打上了癮，不想就此結束戰事，總之不傷害他們就是了。

程、杜二人如何看不出武松已在戲弄自己？但又如何？二人根本已是進退兩難，唯有苦撐下去，希望尋得武松破綻，然後一舉把他擊倒，盡管這不是易事。

四天王雖見打鬥仍進行中，其實早已分出勝負，武松只是在戲弄二人，四人都同樣想着，既然勝負已分，武松不該戲弄對手，所以

足了。

西門慶來到店前，聽了強烈的鼻鼾聲，還以為王公發出的，便把他搖醒。

王公一覺醒來，興奮得手舞足蹈，叫道：「好了，好了，西施終於與武二爺成親了。」

西門慶一愕，道：「你說甚麼？」

王公一定神，喃喃道：「原來剛才才是做夢。」定睛一看，見了華衣美服的西門慶，道：「西門官人，原來是你？」

西門慶正想說話，但見王公醒了，鼻鼾聲仍不絕，忍不住探頭望向店內，這一望登時把他嚇了一跳，因為他看見樣子恐怖的王婆正張開血盆大口在元龍高臥，鼻鼾聲原來是她發出的。

王公朝他視線望去，笑道：「我老婆。」

西門慶望望王公，又探頭望望王婆，笑道：「你們真是天生一對。」

王公也笑道：「人人都是這樣說，總是大讚我們天生一對，天造地設。」

西門慶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王公道：「找我甚麼事？」

西門慶道：「你跟潘金蓮很熟嗎？」

「相熟得很。」

「好極。」
西門慶說完，在身上拿出一錠銀兩，這錠比上次那一錠還要大，王公的動作比上次還要快，迅速從西門慶手上奪去那錠銀兩，再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揣入懷中，然後雙眼回復半開半合，堆滿笑容道：「有甚麼可以幫忙？」

西門慶雖不想見到他的笑容，無奈祇好面對道：「幫我忙，替我把潘金蓮弄到手。」

「但她是武大郎的老婆呀。」

「所以我才要你幫忙。」

「她也是武松的嫂子。」

「所以我才更加要你幫忙。」

「她也是武松的心上人。」

「所以我才更加非要你幫忙不可。」

「但武松好似很不喜歡你。」

「所以我才更加絕對非要你幫忙不可。」

「但是……」

「但是甚麼？」

「所以……」

「所以甚麼？」

雙方都想不出但是甚麼和所以甚麼了，因此也進入了正題。

王公一拍胸膛，道：「一切包在我身上。」

西門慶相當滿意，道：「如何着手？」

王公道：「還沒有想出來。」

西門慶一怔，道：「馬上想吧！」

此時一個樣貌與王婆不相伯仲的婦人行前，對王公道：「老闆，給我兩塊半豆腐。」

西門慶很熱心，想替王公賣豆腐，但王公却向婦人惡言相向，道：「今天不做生意，快滾！」

王公樣子本來夠恐怖的了，一發怒則比殭屍還要恐怖七倍，登時把那婦人嚇得掉頭便走。

西門慶更滿意，因為無需拖延時間。

王婆雖然睡着了，但對生意却相當敏感，聽了王公趕客之言，馬上驚醒，破口叫道：「你這死鬼，有生意不做，我要好好教訓你。」

說着，雙手叉腰，鵝行鴨步搖擺着走出來。

王公嚇得膽顫心驚，馬上把頭垂得下巴貼着胸膛。

西門慶像見了千古怪事。

王婆走到王公身邊，伸出鷄爪般的手，欲想扯王公的耳朵，但她的動作忽然停了，因為她看見了衣飾講究，富家子弟的西門慶，怒容驟變成恐怖的笑容，向西門慶打量一番後，道：「這位公子是我死鬼……不不不，是我丈夫的朋友？」

西門慶幸而有了心理準備，否則見了王婆的笑容不太大吃一驚才

怪，當下顯得甚是有禮地道：「不錯，晚生和王公是好朋友。」

丈夫能結上一個富家公子的朋友，王婆不高興才怪，又道：「不知公子高姓大名？」

王公抬頭插嘴道：「他就是西門慶，西門官人。」

王婆惡瞪住王公，道：「閉嘴，我又不是問你。」

王公噤若寒蟬，祇好又把頭垂下。

王婆又對西門慶道：「未請教公子高姓大名？」

西門慶道：「晚生複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

王婆作了個驚喜狀，道：「原來是西門大官人，得西門大官人光臨，我們王家真是三生有幸了。」

西門慶陪笑道：「那裡那裡。」

王婆道：「不知西門大官人太駕光臨有何貴幹？」

王公又抬頭道：「西門官人是專誠來找我商量終生大事的。」說完忙把頭垂下。

王婆又向王公惡瞪一眼，然後滿心歡喜地望着西門慶，道：「西門大官人真有眼光，看了一個溫柔賢淑，漂亮大方的美人兒？」

西門慶猛吞口水，道：「她的確是絕色美人。」

王婆笑得花枝招展，道：「西門大官人真的獨具慧眼，來，我們

進去慢慢談吧。」說着拉着西門慶的手，把他拉進店內。

西門慶覺得王婆更誠意，似更有辦法，樂意跟她進去。

王公祇好繼續看管攤檔。

王婆熱誠地招待西門慶坐下，並端來一碗燙熱的豆漿及一碟色彩繽紛的糕點招待，西門慶却之不恭，而且吃得甚是開心。

王婆更開心，道：「西門大官人有沒有見過她？」

西門慶道：「那個她？」

「你口中所說的絕色大美人。」

「見過了。」

「幾時？在甚麼地方？」

「前幾天，在你店門前。」

「你真的很喜歡她？」

「喜歡極了。」

「她的確是人見人愛。」

「你知道我口中的絕色美人是誰嗎？」

「當然知道，這附近還有誰比她更漂亮？」

「妳說得對，的確世間少有。」

王婆越說越興奮，樣子則越加恐怖，西門慶則越覺嘔心。

王婆又道：「你等一等，我去通知她，說你來了，讓你們見面好嗎？」

西門慶喜道：「好極了。」

王婆站起身，一搖三擺走進店鋪後的居所。

西門慶心急的等着。

沒多久，王婆再行了出來，面容與舊得前所未有。

西門慶急道：「美人呢？」

王婆坐下，道：「她化完粧就出來了。」

西門慶簡直心花怒放。

王婆道：「既然你們有意結合，改天找魯夫子擇個良辰吉日成親吧！」

西門慶一怔，道：「這麼快？」

王婆咧開血盆大口，笑道：「既然情投意合，何妨打鐵趁熱，早日成親，早抱娃娃啊！」

西門慶道：「她答應了？」

「還會不答應嗎？」

「但武大郎和武松答應嗎？」

「他們怎會不答應，開心還來不及呢。」

西門慶在皺眉。

此時一把驚聲傳來：「我來了！」

二人扭頭一望，祇見一個少女蓮步嫋嫋走了出來，這少女以一把鵝毛扇掩着面容，祇露出一雙大眼睛。

西門慶看得怦然心動，大吞口水，雙眼又圓又大。

王婆喜極。

少女行到二人身旁，檢衽一禮，道：「西門大官人，你好！」

西門慶抹去嘴角口水，猛道

：「好好好，非常好，你也好，大家好。」他開始語無倫次。

王婆對少女道：「拿點禮貌出來，別用扇子掩面。」

少女道：「是的。」

西門慶的心跳得更急。

少女把扇移開。

西門慶見了少女面容，嚇得大叫一聲，身子也在座位上跳起了，並把剛才所喝的豆漿和所吃的糕點全都嘔了出來。

因為這少女就是臉容酷似王婆的王西施——王公夫婦的女兒。

王婆被西門慶的反應弄呆了，奇道：「甚麼事？」

西門慶不敢望王西施，道：「她是誰？」

王婆道：「我女兒西施，你口中的絕色美人。」

西門慶顫抖着身子，道：「你要我跟她成親？」

王婆道：「是你說的。」

西門慶又嘔吐大作。

王婆奇道：「西門大官人不舒服啦？」

王西施接口道：「官人若果不舒服，該找個大夫看看呀。」說得情深款款。

西門慶嘔吐完後抬起頭，剛巧與王西施打了個照面，驚叫一聲：「鬼呀！」便奪路而逃，一直奔到店門口，王公一手把他扯着，問道

：「那裏有鬼？」

西門慶向店內一指。

王公向店內一望，回頭道：「她不是鬼，是人。」

王婆走了出來，王西施跟着。

西門慶見了又吃了一驚，情急地對王公道：「我改天再來找你。」

王公點頭。

西門慶說完，拔足便走，走得相當快，快得連齊天大聖孫悟空也追不上。

王氏母女出來的時候，西門慶已去得無影無踪。

王婆對西門慶的反應百思不得其解。

王公明白，因為他到底還有一點點自知之明。

王婆祇好拿王公發洩心中的不快。

王公逆來順受，因為他早已習慣了。

烈日當空。

四天王赤裸着上身，在驕陽下授徒習武，衆徒都很用心練武。

四天王汗如雨下。

暴發戶心態的武松仍舊在屋內享受人生，同樣由六名年少弟子服侍着。

武松已變成一條大懶蟲。

服侍他的六名弟子曾有怨言。

武松哄他們，日後個別傳授最

上乘的武功給他們。

六個無知少年開心得睡不着，因此樂意繼續服侍師父。

武松暗笑他們天真。

因為武松已是懶得動一下的了，還怎會個別教授他們武功。

六個無知的少年祇好無了期癡癡地等。

武松被服侍得舒服之極，開始有睡意，此時伏虎走了進來。

伏虎走到武松牙床邊，道：「二爺，有人找你。」

武松嚇了一跳，在牙床跳起身來，怯怯地道：「是不是西門慶又帶人來找晦氣？」

伏虎道：「不是。」

「是甚麼人？有多少人？」

「三個人，我問他們是甚麼人，其中一個樣子很兇惡的人說我沒有資格問他。」

武松又吃了一驚，道：「樣子很兇惡的？」

伏虎道：「你出去見一見他們吧。」

武松吃吃地道：「會不會又來找麻煩？」

「看他們沒有多大惡意。」

武松定下心來。

伏虎又道：「二爺快點出去吧，那個和尚看來很沒有耐性。」

武松奇道：「和尚？」

「他們其中一個樣子兇惡的人

是和尚，另外兩人倒很客氣。」

武松不知來者何人，更不知來意，本有點害怕，但明白逃避不了，祇好硬着頭皮跟伏虎出去了。

武松走到門前，祇見衆弟子分立兩旁，伏虎口中的三個來客就面對大門的站着。

祇見這三人中，其中一人身穿和尚袍，手握一柄月牙剗，胸前掛着一串比拳頭還要大的佛珠，他光頭上燒有九顆香疤，臉上是又濃又密的鬍子，粗眉大眼，外形果然夠兇惡，但他明顯是一個和尚，四十歲左右年紀。

另一人則身形高大，外表神威凜凜，身穿勁裝，手握一根水火棍，約莫三十歲。

最後一個是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手執一把羽扇，並無兵器，樣子斯文有禮，倒似一個讀書人。

武松出來後，那讀書人見了，彬彬有禮，他一拱手，道：「閣下必定是打虎英雄武松武英雄了？」

武松不敢造次，還禮道：「在下正是武松，未請教三位高姓大名。」心想：「不是來找麻煩的就好了。」

三人中，那個和尚率先粗聲大氣，滿口山東口音道：「俺就是三拳打死鎮關西，倒拔垂楊柳，花和尚魯智深是也。」

武松皺眉道：「你的外號倒長

得與人很相稱。」

那叫魯智深的和尚道：「好好記住了。」

武松笑道：「太長了，很難記，可否再說一遍？」

魯智深有點不耐煩，道：「你記性真他媽的差極了，記住啦，俺就是三拳打死鎮關西，倒拔垂楊柳，花和尚魯智深是也。」

魯智深一路說，武松一路數手指，待他說完，笑道：「你外號連名字一共才幾個字，並不太難記。」

魯智深道：「莫非還有更長的？」

「對。」

「是誰？」

「說來聽聽。」

武松見對方似真的無惡意，去了害怕之心，吹牛性子油然而起，道：「聽住啦，俺，不，不，我就是拳打吊睛白額虎，陽谷縣捕快都頭不幹，前獅子樓說書先生，雙拳以一敵九，當今松記武館館主武松武二爺是也。」

武松一路說，魯智深同樣一路在數手指，但數了個沒完，待武松說完了，莫說武松的外號有多少個字，他甚至聽不明武松在說甚麼，祇不斷在抓他的禿頭。

武松笑道：「記住了沒有？」

魯智深眉頭緊皺，道：「這也算外號？」

武松道：「爲甚麼不算？」

那個外形威猛的漢子大概不想他們來纏不清下去，忙向武松拱手道：「在下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冲。」

武松又一皺眉，道：「八十萬禁軍教頭？」一臉疑惑之色。

那叫林冲的漢子道：「正是。」

武松仍一臉疑惑，道：「朝廷那來這許多禁軍給你教？而且一個人如何教八十萬人？」

林冲笑道：「朝廷總是喜歡誇大的。」

武松又道：「還有豹子頭，正好一個人，爲甚麼要叫野獸的名字？你那處似野獸？」

林冲苦笑着不出來。

武松又望着那讀書人，道：「你呢？又叫甚麼名字？」

那人禮貌地道：「好說，在下姓宋，單名一個江字，人稱及時雨。」

武松道：「及時雨宋江，雖然不知甚麼意思，但簡單點總比複雜的好。」

魯智深忽然怪叫道：「混帳，甚麼打死白額虎，說書先生武松，天氣這麼熱，太陽又那麼猛烈，爲甚麼不請我們進去坐？却要我們平白站着活受罪？」

武松聽了他的粗魯大叫聲，先是嚇了一跳，繼而知他性格粗魯，並無惡意，才定下心来，然後請三人進入屋內，伏虎則跟着武松身旁，其餘三大天王則領着弟子繼續練武。

雙方在大廳分賓主坐下，六名弟子負責招待客人。

武松向三人敬了茶，道：「三位不似本地人士。」

魯智深搶着道：「他們不是，俺是，俺專程回家探爹爹的，後來聽到了你的大名。」

武松道：「你不是山東人士嗎？」

魯智深道：「一時是，一時不是。」

武松莫名其妙。

魯智深又道：「俺的爹爹在陽谷縣鼎鼎大名，無人不識，你聽過他名字沒有？」

武松搖頭。

魯智深很不高興，叫道：「你爲甚麼沒有聽過？」

武松道：「你根本還沒有說你爹爹是誰呀？」

魯智深道：「俺的爹爹就是魯夫子。」

武松點頭。

魯智深道：「點頭是甚麼意思？」

武松正想開口，宋江不想他們

再糾纏下去，忙道：「我們談正事吧。」

武松道：「原來你們有正事找我，不是慕名來探望我？」

宋江道：「的確有事找武英雄商量。」

武松充滿興趣，道：「甚麼事呢？」

林冲開口了，道：「大丈夫說話開門見山，也無需轉彎抹角，爽快快的，快人快語，才是大丈夫所爲，我們專程來找你，的確是有原因，我們找你，是因爲瞧得起你，所以我說，大丈夫說話無需轉彎抹角……這林冲外表英雄起，似是個運籌帷幄，決斷英明，行事果敢之人，豈料一開口說話，原來却是婆媽之極，說了一大堆廢話仍未入正題。」

武松本來就夠婆媽的了，也忍受不住，搶着道：「你已轉了很多個彎，抹了很多個角了，但還未入正題。」

林冲道：「是嗎？」

武松道：「直接一點吧。」

林冲正想開口，宋江搶着道：「武英雄，我們是專誠邀請閣下加入我們一夥的。」

武松被抬舉得又飄飄然起來，有點傲氣地道：「你們一夥是甚麼？」

魯智深粗聲道：「我們就是梁

山泊一百零七好漢其中三人。」

武松驚叫道：「甚麼？你們是梁山反賊？」

魯智深怪眼圓睜瞪住武松，怒叫道：「甚麼反賊？你說話可要小心一點。」

武松見了他的惡相就怕，怯怯地道：「官府是這樣形容你們的嘛。」

魯智深道：「我們是跟朝廷對抗的，所以官府這樣形容我們。」

武松像是在說教，道：「跟朝廷對抗就是造反，造反的人就是反賊，也難怪官府這樣形容你們。」

魯智深正想發怒，宋江又搶着道：「我們這樣做，其實是替天行道。」

林冲接口道：「還有，拯救萬民於水深火熱中，匡扶正義，鋤強扶弱，殺貪官污吏，整頓國家風氣，讓百姓安居樂業，人人有飯吃，有屋住，有衣服穿，有銀兩花用，有……有……，這差不多。」

武松道：「看來你們倒很偉大。」

魯智深怪叫道：「那還用說？」

武松道：「就憑你們一百零七條好漢幹得來嗎？」

魯智深道：「幹不來，要一百零八條好漢才幹得來，現在還差一個好漢。」

武松道：「那麼你們趕快找那第一百零八個好漢吧！」

魯智深道：「找到了。」

武松笑道：「恭喜恭喜，我也很替你們開心。」

魯智深也笑道：「我也恭喜你，也很替你開心。」

「爲甚麼？」

「因爲那第一百零八個好漢就是你是你。」

武松大吃一驚。

林冲又想開口，宋江不給機會他開口，說道：「武英雄，現在天下大亂，百姓民不聊生……」

武松道：「不見得，起碼我生活得相當寫意。」

宋江道：「你一個人豐衣足食，但天下間仍有不少人在挨餓，在受着朝廷的壓逼，我們該爲國家，爲人民做點事。」

魯智深又道：「我們打算湊足一百零八條好漢就夠了，爲避免遲到向隅，快加入我們吧，機會難逢啊！」

武松甚是決絕，道：「我毫無興趣！」

魯智深怒叫道：「你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武松一驚，吃吃地道：「我不喝酒。」

宋江仍保持他的一貫彬彬有禮的作風，道：「武英雄，百姓正需

要你，你難道忍心天下老百姓在受苦嗎？」

武松面露哀求之色，道：「天下間這麼多人，你們何必偏偏選中我？」

林冲望着武松，搖頭道：「你很令我失望，你簡直枉爲男子漢、大丈夫，若果你祖先在九泉之下知道這人毫無大志，不活活氣死才怪。」

魯智深皺眉道：「先人不是已死了嗎？怎會又活活氣死？」

林冲道：「這叫死而復生，生而再死。」

魯智深不解，道：「世上竟有這種事？」

武松不想再對住三人，向伏虎叫道：「伏虎，送客！」

伏虎正想送客，宋江道：「武英雄，百姓真的需要你，你考慮一下吧！」

武松無動於衷，又道：「送客！」

伏虎又想送客，林冲忙道：「拯救萬民於水深火熱，是很偉大神聖的任務，那時我們的名字將永留青史，受後世人敬仰，這樣我們才對得起列祖列宗，有道是身體髮膚，受諸父母，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還未說完，武松截住他，道：「你說完了沒有？」

林冲道：「當然沒有說完……」還想說下去，武松忙道：「伏虎，送客！」

魯智深怒道：「送客，送客，送客是甚麼意思？」

武松見了他的惡相又嚇了一跳，怯怯地道：「原來你們不喜歡送客？」

魯智深道：「當然。」

武松苦笑道：「既然如此，你們自己走吧，不送了。」

魯智深一怔。

林冲又想開口，宋江已搶着道：「武英雄，有道是人各有志，我們也不強人所難。」一拱手，道：「請恕打擾，告辭了。」

武松大喜，道：「好好好，有空不要再來。」

魯智深明顯心有不甘，對宋江道：「我們這麼辛苦才找到武松這個目標，就這樣放棄豈非可惜？」

武松笑道：「我根本不是好漢，有甚麼可惜的？」

宋江已向大門走去，魯智深與林冲祇好跟着。

武松長吁了口氣。

王公又在攤檔前睡着了，腰板仍是挺得那麼直，雙眼仍是半開半合，口水仍不斷在流。

這次他在胸前圍了一塊厚布，作用是防止口水弄濕衣襟。

一個婦人走到檔前，根本不知王公睡着了，叫道：「老闆，給我半塊豆腐。」

王公很警覺，立時醒了，並且態度親切地接了這宗祇有半塊豆腐的生意。

交易完畢，婦人很滿意的離開，王公又睡着了。

西門慶此時出現在王公面前，他首先不是弄醒王公，而是豎耳傾聽店內動靜，沒有動靜，再探頭望向店內，神態極度鬼祟，望了一會，知道王公不在店內，這才放心來，然後把王公搖醒。

王公甫一醒來，又興奮地叫道：「好了，好了，西施終於嫁出去了。」一定神，見了西門慶，喃喃地道：「原來又是做夢。」然後咧着嘴對西門慶笑道：「西門官人，是你？」

西門慶笑道：「這次西施跟誰成親？」

王公笑而不語。

西門慶心想：「莫非是我？」想到這裡，幾乎又嘔吐大作。

王公伸出手掌，手勢是向西門慶討錢。

西門慶很識趣，在懷中摸出一錠銀兩交到他手中。

王公飛快把銀兩揣入懷中。又一名婦人走到攤前，婦人對

王公道：「老闆，給我卅七塊豆腐。」

王公板起面孔，惡形惡相叫道：「今天不做買賣，快給我滾！」

婦人吃了一驚，慌忙轉身而去。

西門慶奇道：「你家賣豆腐維生，為甚麼有生意不做？」

王公道：「你來了我就財源廣進，那還用操勞做生意。」說得倒坦白。

西門慶很滿意他這種節省時間的作風，急道：「潘金蓮一事怎樣？」

王公道：「她正在家中，我帶你過去。」

西門慶有顧慮，道：「她家中沒有其他人嗎？」

王公道：「武大郎上街賣燒餅去了，武松則天天留在武館，現在祇有她一個人在家，她正在等你呢。」

西門慶喜道：「真的？」

王公一本正經地道：「為甚麼不真？她自從見過你一次之後，已對你種下情根了。」

西門慶開心得口水直流，忙道：「那還等甚麼，馬上過去找她吧，我的心已快跳出來了。」

王公道：「跟我來！」說完便向武家走去，西門慶隨後跟着。

王公叫西門慶躲在一邊，西門

慶照做。

王公拍門。

不多久，潘金蓮把門打開。王婆剛從外歸來，見了以上情形。

潘金蓮開門見了王公，問道：「王叔叔，甚麼事？」

王公二話不說，把躲在門旁的西門慶拉出，迅速把西門慶推入屋內，順手把門關上。

王公不知道自己的所為被站在街角的王婆看見了，還若無其事的返回豆腐檔。

王婆躡足走到武家，在窗外窺看屋內情況。

潘金蓮見西門慶衝進屋內，門又被關上了，嚇得花容失色，驚叫道：「你幹甚麼？」

西門慶一副急急色模樣，首先把大門加上橫門，然後色迷迷地望着潘金蓮，道：「我的心肝、我的寶貝，想死我啦，我知妳也很想念我，來吧，我們親熱一下，行房則更好。」

潘金蓮嚇得身子發抖。

西門慶張開雙臂，欲把她一把抱入懷，便向前撲了過去。

潘金蓮閃身避過。

西門慶第二次又撲來了。

潘金蓮慌亂中在屋內亂逃。二人在追逐。

西門慶覺得這樣追逐有情趣極了。

王婆在窗外目睹一切，思量要通知武大郎和武松，便快步而去。

王公在檔前睡着了，根本不知王婆去了通風報訊。

屋內的潘金蓮嚇得在屋內亂竄，西門慶不斷追逐，越追越興奮。

潘金蓮在慌亂逃跑中，往樓梯奔上樓上。

西門慶已獸性大發，飛快脫去身上衣服，祇剩一條內袴，便也朝樓梯奔了上去。

潘金蓮見他追來，又見他脫去了衣服，樣子與禽獸沒有分別，嚇得身子直發抖，瑟縮在一角，一臉無助之色。

西門慶見她如受了驚的小羔羊般，更是興奮了，情緒高漲到了極點，正虎視眈眈的盯着她。

潘金蓮知道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此時她忽然保持鎮定，見西門慶正一步步趨前，佯作風情萬種，風騷入骨的樣子，當下搔首弄姿道：「喲，西門官人，你也太心急，我們剛才的遊戲玩完了，大家坐下來，喝杯水酒吧。」

西門慶喜道：「王公說得對，妳已對我種下情根了。」說完向潘金蓮撲前，潘金蓮雖驚，但保持鎮定，閃身避過後，又嬌笑道：「何

必急於一時嘛。」

西門慶已急得不能忍，道：「寶貝，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們馬上親熱吧。」

潘金蓮仍故作風騷，道：「看你急成這個樣子，真難看極了。」

她不扮風騷也就罷了，豈料他的騷態令西門慶慾火更加高漲，令他更是難以忍耐，又向前一撲，潘金蓮又向旁閃過了，回頭一望，見西門慶又想撲過來。

潘金蓮佯作風騷，本想阻止西門慶大發獸性，來個緩兵之計，不料弄巧反拙，竟加速了他的慾火，她到底是個有智慧的女性，心念一轉，來一記險着，待西門慶欲撲前之際，動也不動站着，臉色一沉，嬌喝道：「站住！」

西門慶果然站住。

潘金蓮正色道：「你這種急色男兒討厭極了。」

這一着果然奏效，西門慶登時軟了，也停止了動作，忙道：「妳要怎樣才喜歡？」

潘金蓮道：「斯文一點我才喜歡。」

西門慶祇好強忍慾火，勉強道：「好，我依妳的。」

潘金蓮向他嫣然一笑，然後向他一步步走前。

西門慶見了，心跳加速。潘金蓮已走到他面前，又騷態

百出，並以雙手環抱着他頸項。

西門慶一手抱着她的腰肢，靈魂開始飄離了肉體一般，然後伸手去脫潘金蓮的衣服，但是，冷不防備之下，下體吃了潘金蓮重重一踢，臉上也被潘金蓮雙手一抓，兩邊臉頰登時各加添了五指血痕，兩邊加起來就是十條，而且兩邊位置相當均勻。

西門慶下體吃了一腳，登時倒在地，痛得殺豬般大叫，臉色也發青了。

驚慌中的潘金蓮立時趁機逃走。

西門慶痛出火來了，不是慾火，是怒火，見她欲逃，忍痛向前一撲，雙手抱着潘金蓮雙腳。

潘金蓮頓時失重心跌在地上。

西門慶怒極爬過去，然後一撲壓在她身上。

潘金蓮拚命掙扎，西門慶惱羞成怒，一拳向她頭上轟去。

潘金蓮中此一拳，登時暈了。西門慶本可以為所欲為，但他發覺此時却是軟弱無力。

此時，樓下大門忽然傳來一聲巨響，緊接是門板墮地的聲音，接着是急速的腳步聲，屋外的人聲。

西門慶怕得臉色變青，知道東窗事發了。

樓梯已響起急速腳步聲，表示有人登上樓來，他正驚慌之際，來

人已上到樓上。

西門慶見了來人，心中才稍定下來，因為來人是武大郎，並非武松。

武大郎當然易於應付。

武大郎得到王婆報訊，怒氣直衝九霄，當下伸出扁擔，握着扁擔便趕回家。

他握着扁擔奔到樓上，祇見愛妻潘金蓮躺在地上，顯見暈了過去，向幸她衣衫尚整齊，而西門慶則祇穿一條內袴坐在身邊，如何不怒？怒叫一聲，舉起扁擔便向前衝去。

西門慶痛楚稍過，站起身來，看準來勢，閃身避過一擊，便舉腳使勁向武大郎踢將過去。

武大郎剛奔到樓上，迅速又向樓梯滾下去了，上來是用腳跑上來，下去時是滾了下去，被西門慶一脚踢得滾了下去。

武大郎如肉球般的身體滾到地上的時候，頭撞在地上，登時頭破血流。

西門慶知道醜事被揭發了，門外更有不少人在看熱鬧，那還敢逗留？當即沿樓梯而下，拾起衣服，便想奪門而逃。

武大郎雖流着鮮血，拚死攔在西門慶去路，握着扁擔又揮將過去，西門慶伸左手一格，右手一記直拳轟向武大郎。

武大郎又中倒地，強烈的怒火驅使他掙起身，撲上前纏住西門慶，西門慶向他拳打腳踢，很易掙脫。

西門慶正想奪門而逃，一個少年怒氣冲天奔進屋內，此時，樓上的潘金蓮也醒來了，連忙奔到樓下。

奔進來的少年正是武大郎的好朋友譚哥，他見武大郎受傷倒地，發狂般撲向西門慶。

潘金蓮見丈夫受傷倒地，又傷心又憤怒，與譚哥一起纏上了西門慶。

門外看熱鬧的人在議論紛紛，雖不知發生何事，但眾人見西門慶赤裸着身體，兩邊臉頰又有十條明顯被指甲抓出來的血痕，有人更知西門慶生性好色，當然猜到發生甚麼事了。

譚哥與潘金蓮那是西門慶對手？他為求脫身，已不顧一切，向兩人拳打腳踢，打跌二人後，正想奪門而逃，但向門外一望，登時大吃一驚。

原來武松手握齊眉棍，正怒氣冲天奔了進來，伏虎與陸無窮跟王婆則跟在身後。

武松已在通風報訊的王婆口中知道發生甚麼事。

武松甫一入屋，看見兄長全身染血倒在地，潘金蓮與譚哥同樣

倒在地上。

武松怒不可遏，聲嘶力竭地叫道：「你這禽獸，今天我要你狗命！」

西門慶雖心驚，但這一仗非打不可了。

伏虎與陸無窮也怒得咬牙切切，正想動手，武松向二人一喝：「退下！」

伏、陸二人祇好退下，好讓武松教訓西門慶，然後二人扶起倒地的三個人。

西門慶拾起武大郎的扁擔，嚴陣以待。

武松怒火焚身，發一聲喊，便握棍向西門慶殺了上去，西門慶明知不敵，也祇好握着扁擔迎戰。

武松有生之年第一次發怒，而且一發不可收拾，端的非同小可。

西門慶根本難以抵擋武松的瘋狂攻擊，何況武松此刻正在盛怒？

一經交手，西門慶被打得叫苦連天，不消一刻，全身被打得遍體鱗傷，一張臉本來已受了傷的，此刻更被打得不似人形。

伏虎與陸無窮見武松盛怒下越打越狂，他們恐防西門慶會被打死，弄出人命則茲事體大，於是二人連忙上前勸止武松，勸不來就合力把他攔腰抱着。

西門慶見武松被制止了，慌忙落荒而逃，向大門奔去，連衣服也

不捨了，正當他奔出門口之際，王婆伸脚把他絆跌，急速奔走中的西門慶登時跌了個狗頭搶屎，門牙也脫落了，流了滿嘴的血，他那還膽敢遷怒王婆，爬起身又抱頭鼠竄而逃了。

王婆對西門慶非常憎恨，也不知是恨他做出禽獸行為，還是恨他不肯娶自己的女兒。

伏虎與陸無窮見西門慶走了，才放開武松。

武松並不追，第一時間察看武大郎傷勢，一邊命伏虎去找大夫。

武大郎傷得雖重，但性命無碍。

潘金蓮與譚哥祇吃了西門慶幾下拳脚，傷得並不太重。

看熱鬧的人不斷在議論。

王婆目睹事件經過，向眾人述說因由。

這件事發生後，王公失蹤了。王公當然要自動消失，因為他是事件的引線者，罪魁禍首，若武松追究，恐怕連老命也不保。

王婆本來打算好好教訓王公的，但王公失蹤後，她却相當掛念丈夫，茶飯不思。

* * *

西門慶傷得體無完膚，全身上下被包紮得粽子似的，一張臉更是駭人異常，祇見臉上又紅又腫，嘴和鼻子都歪了，門牙脫落了，昔日

還算好看的一張臉孔已不似人形，醜陋得相當滑稽。

這些傷，假以時日會復原，但最重要的一上一下則永遠不會復原。上者就是一張臉，被潘金蓮抓傷之後，將永遠留下十條疤痕，那是他毀容了。下者就是他的弟弟，他永遠不能人道了。

容貌不復舊觀，可以用錢買女色，小弟弟永遠不肯跟他合作抬起頭來，才是最痛苦之事。

在他心目中，沒有「咎由自取」這一回事，祇想着如何對武松以牙還牙，他自知沒有能力對付武松。

所以他找「乾爹」馬威出頭，當然，程天豪與杜雲也會站在他一邊。

程、杜二人應邀到馬威家中商量如何對付武松，替西門慶出一口氣。

各人在馬家坐定之後，西門慶哭得甚是淒涼，道：「乾爹，程總、杜總，這件事你們無論如何要替我作主，主持公道。」

馬威見了西門慶雖慘，哭起來的樣子更形滑稽，幾乎忍不住笑出來，一整臉容，怒道：

「松，你也太目中無人了，明知阿慶是我乾兒子，竟把他打成這個樣子。」

西門慶又加了幾分淒慘之狀，道：「他還害我西門家從此絕子絕

孫。」想起從此不能人道，哭得更淒涼了。

馬威更氣，向程、杜二人道：「你們馬上把武松拘捕，讓本官處置他。」

西門慶忙道：「快去！快去！」

程天豪道：「大人，此事不能草率。」

杜雲也道：「不錯，一切要從詳計議。」

馬上威怒道：「武松公然打傷人，而且傷得不輕，難道不能抓他回來治罪？」

程天豪問道：「告他甚麼罪名？」

馬上威道：「傷人，意圖謀殺，坊眾都是證人。」

程天豪道：「若控告武松，西門老弟一樣有罪。」

杜雲接口道：「而且罪名比武松更重。」

馬上威道：「此話怎講？」

程天豪道：「衆所周知，西門老弟擅闖武家，欲想向潘金蓮施暴，因姦不遂打傷潘金蓮，又把武大郎打至重傷，又傷了譚哥，武松為救兄嫂和譚哥才打傷西門老弟。武松傷人故然有罪，若果大人祇控告武松不告西門老弟，實在於理不合。」

杜雲接口道：「何況武松在坊衆心目中舉足輕重，一個判決不

公，勢必羣情洶湧，大人也恐怕烏紗不保，請大人三思。」

程天豪又道：「若果把西門老弟和武松一併拘捕審訊，依照案情，該是武松無罪，西門老弟才是罪大惡極。」

馬上威想一想，也覺不無道理。

西門慶又哭喪着臉，道：「那我豈非報仇無望？」

程天豪道：「若果此事沒有証人，我們大可說武松以多欺少，打傷西門老弟，問題是案件有証人無數，這才棘手得很。」

杜雲道：「雖說衙門八字開，總不能爲了包庇一個人而弄到羣情洶湧。」

西門慶道：「那你們用手段替我報這個仇吧！」

馬上威一拍身旁兒子，怒道：「西門家從此絕子絕孫，這事總不能就此不了了之。」

程、杜二人沉吟不語，好似在思量甚麼似的。

西門慶怨毒更深。

為避醜婦 逼上梁山

中午。

艷陽高掛。

四大天王如常在授徒習武，師徒都非常用心。

武松在屋內，但不是在接受人生。

經過家中發生事故之後，他忽然變得積極起來了，此刻他在履行他的諾言。

他在後院傳授武功給那六名一直以來都服侍他的弟子。

這六名少年弟子難得師父另眼相看，習武時更是用心了。

武松赤裸着上身，汗如雨下，盡心盡責地教弟子武功。

可能這六名弟子一直以來都在他身邊，且服侍週到，因此武松對他們特別有感情。

武松正自投入之際，此時伏虎跑了進來，對武松道：「二爺，有人找你。」

若在平日，他聽了這個訊息，準會嚇了一跳，自從打了幾次架，又逢打必勝，就打出了信心，打出了膽量，更何況他打敗的，是陽谷縣武林最有份量的程天豪和杜雲，所以他現在已不怕任何人，自從家中發生事故之後，覺得男兒保家有責，性格也變了，變得不再膽小，不再懦弱，也變得不再怕惡勢力，總之任何人任何事也嚇不倒他。

他聽伏虎說了，停下動作，彷彿猜到來者是誰，雙眼放出光芒，道：「是不是西門慶又帶人來找死？」語氣充滿力量。

伏虎道：「不是。」

武松收起臉上那股怒氣，道：「是誰？」

伏虎道：「是這裡的屋主，馬佳善馬員外。」

武松道：「馬員外？付租錢的日子還未到，他來找我甚麼事？」

伏虎道：「不大清楚，二爺見了他就知道了。」

武松道：「你叫他到大廳去吧，我馬上就來。」

伏虎應了一聲，便走了出去。

武松吩咐弟子自行練武，自己便赤膊向大廳走去。

武松來到大廳，剛巧馬佳善在伏虎引領下，在兩名家丁模樣的人陪同下走了進來。

祇見這馬佳善五十多歲年紀，白白胖胖的，一張臉倒和善得很。

雙方見面，互相行禮，然後武松請來客坐下，並吩咐伏虎奉茶。

雙方敬了茶後，武松道：「馬員外大駕光臨，不知何事？」

馬佳善似面有難色，道：「武英雄，老夫不妨直話直說，老夫要武英雄最遲五天搬離此屋。」

武松與伏虎都一愕，武松道：「要我搬走？」

馬佳善點頭道：「不錯，限期五天。」

武松不解，道：「馬員外，我又不是付不起租錢，爲甚麼要幾天之內叫我搬走？」

馬佳善似有難言之隱，嘆一口氣，道：「武英雄，我是被逼的。」

武松心中雪亮，道：「是不是有人從中逼你這樣做？」

馬佳善道：「實不相瞞，確有此舉，對方好似衝着而來，更好似要趕絕你。」

伏虎怒道：「一定是西門慶那班人。」

馬佳善道：「我也不知對方是甚麼人，他們很兇惡，還聲言我不把房子從武英雄手上收回來，他們就會給我好看。」

武松氣極，拳頭緊握。

伏虎道：「他們會如何給你看？」

馬佳善道：「不知道，總之這些惡人都不知好惹的。武英雄，爲了大家安全着想，還是避一避他們吧，到底我們在明，對方在暗，吃虧的最終會是我們。」

武松道：「莫非馬員外被一些宵小之輩三言兩語就嚇怕了？」

馬佳善道：「你不怕他們？」

武松正色道：「陽谷縣上上下下都稱我爲武英雄，若果連一些鷄鳴狗盜之輩的三言兩語也給嚇倒，我還是武英雄嗎？」

馬佳善一臉憂色，道：「但我又如何？」

武松一臉正氣，道：「對方若是找你麻煩，即是跟我武松過不

去，一切我替你作主，馬員外放心吧！」

馬佳善仍不放心，道：「看來對方要對付的是你，我不想身爲屋主而被連累。」

伏虎插嘴道：「若果對方真有意跟二爺過不去，早就找上門來了，那還需恐嚇你？總之天大的事有二爺擔當，馬員外你大可高枕無憂。」

馬佳善道：「但是……」

武松道：「不要但是了，我是決計不會撤的，五天很快過去，我就等着看他們要甚麼手段。」

伏虎接口道：「到時讓西門慶那班人知道我們松記武館並不是好欺負的。」

馬佳善聽了武松的決定，無奈地道：「若真的有事發生，一切豈非太遲了？」

武松道：「若果他們要趕絕我，直接了當放馬過來就是了，根本事前無需向你恐嚇，這豈非給了我一個警告，讓我防備？祇有無膽匪類之輩才會這樣無謂的恐嚇。」

伏虎道：「歸根究底，馬員外根本無需顧慮。」

馬佳善仍一臉憂色，武松見狀，道：「馬員外，我武松不會讓任何人損你一根毫髮的，何況對方目標是我，你放心吧！」

馬佳善知武松不會屈服，雖不

願意，但知道談不出結果，祇好無奈地離去。

* * *

武松並不把恐嚇之事放在心上，生活亦如常，做人更加積極。五天過去了。

第六天。

深夜。

「松記武館」四週一片漆黑，也一片死寂，武松、四大天王及一衆弟子身在夢鄉之中。

此時，屋外忽然出現幾條人影，行動顯得有點不尋常。

四週祇有昆蟲的鳴聲。

屋外的人影共有五個人，各人手上拿着一件物體，此時，五個人一齊用火摺子把手中物體點着了火。

原來他們各人都手持一把弓，此刻他們正燃着了帶有火球的箭，然後搭在弓上，把弓拉滿後，手一放，五支火箭離弦直向大屋飛了進去。

這五個人發放火箭完畢，又搭起第二批火箭射進屋內，即共有十支火箭射進了「松記武館」。

這五個人動作幾乎一致，行動也相當迅速，兩批火箭發放完，其中一人一揮手，五個人便迅速離開了。

武館內的師徒一共百多人睡得正酣。

其中一支火箭射中了伏虎的睡房。

伏虎立時驚醒，睜眼一看，祇見一支火箭射在床上，並已着火，他連忙起床走避，向窗外一望，祇見有五條人影在慌忙逃跑，當即明白有人放火，心中怒極，正想跳窗追出去，但見已鞭長莫及，便放棄追趕。

房中的火燒得開始旺盛，欲救已無從，便走出睡房，門一打開，祇見火頭處處，大吃一驚，便向四週大叫道：「起火啦，快逃命呀！」

深宵的叫喊聲頓時驚醒了大部份人。

不消一刻，所有人全部驚醒，也登時亂作一團。

武松甚是鎮定，指揮衆弟子救火，弟子們也很合作，紛紛加入撲救行列。

此時，火越燒越旺，火勢在蔓延，武松見一發不可收拾，情勢也越發危急，爲了衆弟子安全，放棄撲救，即命衆弟子速離火場。

武松與四大天王指揮衆弟子疏散，而衆弟子也有秩序地紛紛離開火場。

武松與四大天王見屋內不留一人了，五個人最後離開，快步奔到屋前的偌大廣場處。

百多人聚在廣場，目睹猛烈的火舌把整間大屋吞噬了，但欲救無

從，端的痛心極了。

大火照亮了四週。

伏虎向武松講述有人縱火。

火光映照下的武松異常憤怒。

賀彪怒道：「一定是西門慶那班人幹的下三濫手段。」

武松憤怒得臉容扭曲，頸上青筋貫起，雙拳握得「勒勒」作响，盛怒之下，全身也震戰了。

這把火一燒，把武松一切都燒掉了，燒得一無所有，也燒出了武松的強烈仇恨。

衆弟子知道了是西門慶那夥人的所爲，都異口同聲憤慨地表示要找他們算帳。

這場火一直燒到天亮，整間屋子被燒得祇剩下一堆焦土。

* * *

四處都有人對這場無情大火議論紛紛。

馬佳善叫苦連天，並不斷埋怨武松，若果武松早早搬出去，這件事就不會發生了。

西門慶的傷已漸漸痊癒，在程天豪與杜雲的陪同下出現在獅子樓。

三人坐在三樓臨窗的一個座頭上。

三人都很開心。

程天豪道：「武松不知開罪了甚麼人，竟被人放火燒了整間武館。」

西門慶道：「那人終於替我出了一口冤氣了。」

杜雲道：「到底是誰人跟武松如此大仇恨，竟把他的武館燒了？」

程天豪道：「武館內有百多人，若果走避不及，將會死傷慘重，看來對方與武松的確仇深似海。」

獅子樓高朋滿座，人聲嘈吵，都在議論着這場大火。

本來嘈吵的獅子樓忽然靜止下來，接着全場鴉雀無聲，氣氛顯得極不尋常。

西門慶等人覺得奇怪，三人抬頭向四週環視一下，祇一望，三人看見武松站在入口處，手執齊眉棍，臉容憤怒莫明，一雙眼充滿怒火，正向三人狠狠的瞪着。

衆多食客見狀，知道勢色不對，紛紛離座奪路而去。

劉獅子見狀，端的欲哭無淚。

武松仍一臉盛怒的瞪住西門慶三人。

西門慶嚇得呆住了。

程天豪與杜雲一臉驚愕之色。

劉獅子也知情勢不對，不敢逗留，連忙奔下樓去。

場中祇有武松、西門慶、程天豪及杜雲四個人。

程、杜二人見武松似來意不善，程天豪道：「武松，你這是幹

甚麼？」

武松恨恨地道：「我要取你們狗命！」吼叫一聲，便揮棍殺了上去。

程、杜二人見他來勢洶洶，忙在座位上跳起身，並拔出腰間配刀迎接，西門慶則嚇得慌忙躲在枱底之下。

一瞬間，雙方又打起來了，程天豪邊打邊叫道：「武松，快停手，有話慢慢說。」

武松盛怒之時，那會停手？口中吼叫連聲，便向二人瘋狂攻去。

程、杜二人知武松武功高強，早已領教過，豈料眼前的武松比上次還要難應付，交手了數招，已感吃力，當下二人祇好到處游走，避過攻擊，但武松着着進逼，在大發雷霆之下，酒樓被他破壞不堪，程、杜二人見他瘋狂之極，也心中發毛。

瘋狂中的武松瞥眼一看，見西門慶瑟縮在枱下，發一聲喊，便向西門慶撲了過去。

西門慶見狀，大吃一驚。

程、杜二人見狀，恐他加害西門慶，從後趕了過去。

武松迅即殺到，使勁一踢，那張護着西門慶的大枱登時被踢了個稀爛，碎木應聲飛出窗外，武松一手抓着西門慶，西門慶嚇得臉無人色，褲襠也尿濕了，武松正想一棍

向西門慶迎頭打下，但聞身後有急勁風聲，知道程、杜二人殺到，便改爲一脚把西門慶踢開，然後舉棍迎向程、杜二人的雙刀。

西門慶被武松這一踢，身子如斷線風箏般直飛出窗外，並重重撻在地上，一時間也起不了身。

街上聚着不少人抬頭望向激鬥中的三樓，西門慶飛落到街上，却無人理會。

西門慶一雙腳跌斷了，痛得他殺豬般大叫。

樓上仍打得激烈。

街上衆人仍抬頭向上望，儘管看得並不清楚。

此時，另一邊街上忽有二十多人急奔而至，人羣向來者一望，祇見走在前頭的是四大名捕，其餘二十人是捕快。

這四個名捕，就是陽谷縣的四大名捕，分別是余若飛、楊生、江能及洪文浩，四人接到武松大鬧獅子樓的消息，便領人前來拘捕武松。

武松恨極程、杜二人，一根齊眉棍把二人打得叫苦連天之際，此時，四大名捕等一共廿四人殺到，二人見援手來了，登時精神大振。

生力軍殺到，二話不說，紛紛拔刀向武松殺了上去。

武松雖見人多，但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又吼叫一聲，並向二十四

人欺身而前。

程、杜二人退下來喘息。杜雲一臉深感不解地，道：「武松今天發瘋啦？」

程天豪憤憤地道：「他一定以為放火燒他武館的是我們。」環視一下四週，祇見整間酒樓被他破壞盡淨，並與衆多同僚纏上了，心中怒極，叫道：「一起上，把他擒下來好好整治。」說完，又握刀加入戰陣中，杜雲也不甘後人。

武松一人力敵廿六人，越打越是瘋狂，衆多捕快一時沒法制服他。

程天豪見他頑抗到底，怒叫道：「兄弟們，把他就地正法吧！」

武松大發神勇，已有幾名捕快被他打得倒地不起。

又有三十多名捕快接報趕到，武松見人多，打得更是瘋狂了，在他的瘋狂之下，又有多人倒地不起。

這時候，四大天王也趕來了，四人見衆多捕快圍攻武松，且多人倒地，立時覺得武松闖下了彌天大禍，第一念頭是助武松脫困。

四大天王心念一致，紛紛加入，四人的武功也非同小可，一經加入，便逼退了武功平凡的衆多捕快。

伏虎挨到武松身旁，道：「二爺，這回可闖禍了，我們快逃吧。」

吧。」

四個人加入後，武松冷靜了下來，祇見酒樓毀爛不堪，且有十多名捕快頭破血流倒在地下，事件端的非同小可，也興起了逃走念頭，當下五個人心意一致地且戰且走。

五人一路退到窗邊，武松叫聲「走！」便從窗口跳了出去，四大天王也跳窗而逃。

衆捕頭捕快輕功有限，不敢下跳，紛紛沿樓梯而下，急奔去追捕。

武松五個人跳落街上，路人見狀，嚇得雞飛狗走，紛紛讓路予五個人通過。

程、杜二人領着衆多捕快從後窮追。

五個人不想落在官府手上，唯有擇路而逃，但衆多捕快却窮追不舍。

雙方在街上一追一逐，武松五個人難以擺脫追兵，此時，忽有三個人迎面而至，武松定睛一看，祇見來者就是「及時雨」宋江、「豹子頭」林冲和「花和尚」魯智深三個人。

武松正不知三人來意之際，魯智深忽然大叫道：「武松，梁山好漢來助你一臂之力！」

五個人迅即來到三人面前，祇聽林冲道：「我們梁山好漢替你殺敵吧，毋需謝我們，大家聯手上，

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

追兵已殺到，這林冲仍在廢話連篇。

程、杜二人在後面聽了魯智深自稱「梁山好漢」，心中不由一怯，因他知道梁山泊個個武功獨當一面，武松五個人已難以應付，何況又多了這麼三個「梁山好漢」？

程天豪心知這一仗難打，但他豈會示弱？馬上大聲叫道：「兄弟們，格殺勿論，上！」便領衆一起殺了上去。

武松明白，要擺脫他們，祇好再打一場了，當下與梁山好漢聯手應戰。

斯斯文文的宋江也不弱，從一名捕快手中搶過一柄單刀之後，也殺人如砍瓜切菜。

高下立見，武松一邊大獲全勝。

衆捕快被殺了十多人，全都是死在宋江、林冲及魯智深手上。

其餘的捕快都受傷倒地不起，程天豪、杜雲及四大名捕也受了傷，各人對武松恨得咬牙切齒，誓要把武松拘捕歸案。

宋江見大局已定，叫道：「走！」便搶在前頭向前快步而走。

武松見這三個「梁山好漢」施以援手，好生感激，也跟着一起走。

天色已入黑。

宋江及武松一共八個人藏身在

一間破廟之內，仍在談論日間之事。

魯智深道：「武老兄，發生此等大事，官府一定通緝你們，若被抓到，準會判死罪。」

武松嘆息了一聲，無話可說。四大天王知道捕快死傷多人，心知罪行非輕，也垂頭不語了。

宋江道：「武英雄已無路可逃，也別無選擇，跟我們上梁山吧。」

武松道：「這豈非逼上梁山？」

魯智深道：「對！」

林冲道：「官府就是這樣，祇會壓迫百姓，祇有加入梁山好漢行列之中，對抗官府對抗朝廷，拯救萬民於水深火熱中，那時我們將名昭青史……」

林冲的婆婆媽媽的嚇怕了武松，不待他說完，武松截住他，堅決地道：「別多說，我是絕對不會加入梁山的。」

伏虎也甚堅決，道：「不錯，梁山泊的人跟官府作對，是反賊，不適合我們。」

魯智深睜大雙眼，怒道：「武松，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武松道：「我武松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又豈會落草為寇？」

林冲道：「武老兄，此言差矣，需知道現今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官府祇會壓迫善良百姓，我們

邀請你加入梁山泊，是給足你面子，並非逼你，你該仔細想清楚。」

林冲一邊說，武松在一邊望着他，待他說完，才道：「你說完了沒有？」

林冲道：「你還想聽？」

武松道：「省點氣吧。」

林冲道：「我們給足你面子，你為甚麼不給我們面子？」

武松道：「如何才叫做給你們面子？」

魯智深叫道：「那還用說？當然是加入梁山泊才給我們面子了。」

武松道：「那麼在下定會令三位失望了。」

魯智深怒極，拿起月牙剗，正想動手，宋江叫道：「住手！」

魯智深唯有住手，但仍深深不憤地瞪住武松。

宋江微笑地對武松道：「有道是人各有志，我們不强人所難。」

武松道：「宋先生深明大義，佩服！」

宋江拱手道：「告辭！」說完便走出破廟，林冲與魯智深也跟他走了出去，魯智深臨行前向武松狠狠瞪了一眼。

破廟之內祇留下武松與四大天王。

五個人面面相覷，心情沉重得

說不出話來。

良久，武松深沉地道：「我連累了你們。」

四人齊聲道：「二爺，別說這些話。」

武松道：「發生這件事，我誓必被官府通緝，大家有甚麼打算？」

伏虎道：「生一齊生，死一齊死，我們堅決追隨二爺！」

其餘三人都道：「不錯，我們堅決追隨二爺！」

武松感激得幾乎落淚。

宋江、林冲及魯智深三人離開破廟後，當晚找了間破屋棲身，三人安頓下來後，魯智深怪叫道：「寨主，你的妙計好似行不通呀。」

宋江沉吟了一會，道：「我們一把火燒了武松的武館，武松以為是西門慶一班人幹的，很自然會找他們算賬，到那時我們再助他殺他十來個捕快，武松就犯了殺人罪了，官府必定通緝他，我滿以為他走投無路之下，必定會投靠梁山泊的，怎知他如此口硬。」

宋江發出一聲奸笑，道：「他的確不怕死，就因為他不怕死，梁山泊正需要這種人。」

魯智深道：「我們要做的都做了，但都好像是白費工夫。」

宋江道：「無論如何，我一定

要把他逼上梁山，我及時雨想要的人，一定要得到。」

林冲道：「莫非寨主另有計謀？」

宋江道：「下一步，我們就向官府告密。」

魯智深奇道：「告甚麼密？」

宋江道：「放出消息，說馬佳善向武松逼遷，雙方發生爭執，武松老羞成怒，放火燒了馬佳善的房子，武大郎與潘金蓮也有份參與其事，到時，非但武松多了一條罪名，就連武大郎和潘金蓮也牽連在內了。」

林冲道：「然後如何？」

宋江道：「派幾個兄弟，假扮捕快，把武大郎夫婦殺了，以武松現在的性情，加上他與武大郎手足情深，他不大鬧衙門才怪，那時事情就鬧得更大，我們再出面把事情鬧得更大，武松以後就無立足之地，到時，逼得他走投無路，恐怕會主動要求加入梁山泊了。」

魯智深道：「寨主果然夠毒。」

林冲接口道：「這叫無毒不丈夫。」

宋江淡淡地道：「比起『玉麒麟』盧俊義，武松算是幸運了。」

林冲道：「寨主，你說向官府告密，說武松燒了馬佳善的房子，有證據嗎？」

宋江發出冷酷笑容，道：「這

個時候，就算說武松強姦了皇太后，官府也會深信不疑了。」

魯智深道：「寨主說得對，做官的就是這麼糊塗的，若官府凡事都講真憑實據，人民就不會如此痛苦了。」

宋江接口道：「何況馬上威已把武松恨之入骨。」

林冲道：「若果武松真的落在官府手上又如何？我們豈非損失一員猛將？寨主要想清楚啊。」

宋江微笑道：「若武松被捕，後果如何？」

魯、林二人同聲道：「死路一條。」

宋江道：「到時我們就總動員劫法場，無論如何要把武松救出來。」

魯智深雀躍地道：「劫法場？好啊，我們梁山好漢駕輕就熟了。」

宋江道：「到時我們出動這許多兄弟救武松，他還不感激我們嗎？那時說不定要苦苦哀求加入梁山泊了。」

林冲道：「好，我們就不惜代價，誓要把武松逼上梁山。」

宋江笑得非常得意。

陽谷縣各大街小巷貼滿了通緝榜文，不是通緝武松，而是通緝宋江、林冲和魯智深三個人，而且還

繪了三個人的肖像。

「獅子樓」一役，西門慶不但雙足殘廢，還變了白癡一名，因他從高空墮下，腦部着地，一撞之下，從此變成了長期流口水的白癡。

馬上威已對西門慶不屑一顧了。

這天，馬上威召集了兩個捕頭及四大名捕，在衙門內堂似有事商議。

四大名捕已齊集，唯程天豪與杜雲久未露面，馬上威不禁等得光火起來了。

此時，程、杜二人方才出現，馬上威見了二人遲遲才出現，正想發作，程天豪見了他的怒容，知道不妙，連忙搶着道：「大人，今天一早捕房接到密報，說馬佳善的房子是武松和兄嫂放火燒的，密報還說，武松和四大天王正藏身在破廟之內。」

杜雲接口道：「我們爲了證實密報孰真孰假，於是和程兄到破廟窺看，果然見武松和四大天王藏身廟內。」

程天豪接着說下去，道：「我們本來要把他們拘捕歸案，但又怕不是他們對手。」

杜雲續道：「於是我們先返回捕房，打算連同四大名捕及衆弟兄前往圍捕。」

程天豪道：「但我們回到捕房

之後，兄弟們說大人有事召見卑職，所以我們先向大人報到了。」

馬上威轉怒爲喜，道：「本官還擔心找不到武松下落，原來他藏在破廟之內，真的天助我也，太好了。」

程天豪道：「卑職馬上帶大批兄弟圍捕武松，必定把他們手到擒來，大人放心。」

馬上威臉色一沉，道：「混帳，誰說要你拘捕武松？」

程、杜二人及四大名捕爲之一愕。

馬上威又道：「本官要你把武松和四大天王請回來見本官。」

衆人更爲愕然，齊聲脫口道：「請他們回來？」

馬上威道：「對，是請他們回來。」

程天豪一臉疑惑之色，道：「請他們回來幹甚麼？」

馬上威道：「本官要武松出任本縣捕快都頭。」

衆人爲之嘩然，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程天豪急道：「大人竟然委任一個殺人犯出任捕快都頭？」

馬上威反問道：「誰是殺人犯？」

衆人齊口道：「武松。」

馬上威道：「武松有殺過一個人嗎？」

衆人爲之一怔，啞口無言，因爲武松的確沒有殺人，傷人倒是有的。

馬上威又道：「當時殺人的，並非武松，是那三個梁山反賊，本縣已下榜文通緝他們了。」

杜雲道：「武松雖沒有殺人，但他傷了我們不少兄弟。」

馬上威道：「這全是一場誤會。」

衆人都脫口道：「誤會？」

馬上威道：「武松武館被燒，以爲你們所爲，所以找你們算帳，這不是誤會是甚麼？」

程天豪道：「但武松和三個梁山反賊是同道的。」

馬上威道：「他們不同道。」

程天豪道：「大人何以如此肯定？」

馬上威道：「本官聞說，三個梁山反賊曾到過武館找武松，游說武松加入梁山，但被武松和四大天王一口拒絕，武松還向他們下逐客令，若果本官沒有猜錯，武松的武館一定是這三個反賊放火燒的。」

杜雲道：「反賊火燒武館，目的何在？」

程天豪道：「莫非反賊要逼武松上梁山？」

馬上威微笑道：「你終於弄清楚了。」

程天豪沉吟道：「對，若果武

松和梁山反賊同道的話，應該在一起才對，但武松和四大天王藏身在破廟內，卻不見反賊。」

杜雲猛然醒覺，恍然道：「我明白了，反賊助武松脫困，又殺了多名捕快，目的是要武松背上殺人罪名，逼他上梁山，但詭計不得逞，於是今天一早，反賊向捕房告密，又誣陷武松燒馬佳善的房子，和說出武松藏身之地。」

程天豪接下去，道：「若果我們前往拘捕武松的話，反賊必定大開殺戒，把武松牽連在內。」

馬上威點頭道：「你們終於明白了。」

程天豪吁了口氣，道：「幸虧大人英明，否則我們就上了反賊的當了。」

馬上威道：「別說了，你們兩個馬上把武松請回來見本官。」

程天豪臉有難色，道：「大人真的委任武松出任捕快都頭？」

馬上威道：「本官本來就要他出任此一職位，祇是那時你們諸多挑剔，現在事實擺在眼前，武松是全縣武功最好之人，實在是第一人選。」

杜雲道：「武松雖然沒有殺人，但到底傷了不少捕房的兄弟，也算犯了罪。」

還未說完，馬上威截住他，道：「那是你們咎由自取。」

便說話。」

武松想了想，一副毫不重視的樣子，道：「也好，進去慢慢商量吧。」

一派漫不經心地站起身。

馬上威連忙在前引路。

程天豪、杜雲及四大名捕覺得武松威風極了，甚是羨慕，四大天王也感到驕傲。

武松跟馬上威進入內堂後，馬上威連忙把門關上。

武松大模大樣在一張太師椅坐下，仍舊傲氣衝天，道：「有甚麼話，快說吧！」

馬上威先前還恭恭敬敬的，但甫一關上門，臉色馬上變了，變得烏雲密佈似的，臉孔拉得長長的，毫不客氣地道：「武松，別不知好歹，剛才人多，本官爲了保存你面子才對你和顏悅色，這捕快都頭一職你幹也不幹？」

武松見他臉色轉變奇大，像見了千年怪事般，呆望着他。

馬上威臉孔更黑，語氣更加不客氣，道：「你馬上回答我，幹不幹，若果答應，本官即時向全縣宣佈你出任此職位，若不答應，本官也即時宣佈委任由程天豪出任，這個職位不能再懸空了。」

武松那趾高氣揚之色馬上消失，並開始緊張起來，忙道：「馬大人，你來真的？」

馬上威道：「本官沒有時間跟

程天豪道：「大人，此話怎講？」

馬上威道：「全縣上下都知道，你們勾結西門慶，處處跟武松作對，但武松處處忍讓，你們却在咄咄逼人，本官更牽連在內，有人說本官包庇你們，令本官聲譽受損，最後武松武館被燒了，莫說武松本人，就連全縣上下，都會懷疑是你們幹的，武松找你們算帳，祇會大快人心，那會有人怪責武松？更何況西門慶平日目中無人，橫行霸道，他被武松打至變成白癡，人人都說武松是爲民除害，難道這些呼聲你們聽不到？」

程、杜二人垂下頭，無話可說。

馬上威又道：「爲了挽回本官聲譽，也爲了証明本官寬宏大量，本官一定要委任武松出任捕快都頭，居民才會讚本官慧眼識英雄。」

衆人仍垂頭不語。

馬上威又道：「本縣捕房之中，有誰的武功比武松還要高強的？」

沒有人能答。

馬上威道：「有沒有人反對武松做你們的總上司？」

無人反對，也不敢反對。

馬上威爲保烏紗，不再糊塗

了，也因此令宋江棋差一着，爲保梁山泊威名，宋江等祇好打消殺武大郎夫婦的念頭。

宋江唯有另想逼武松上梁山的妙計，此時他後悔了，後悔不把梁山泊最有智慧的「智多星」吳用帶在身邊。

宋江當然不會在魯智深和林冲面前直認缺乏智慧，而且當他們的面誇下海口，不把武松逼上梁山，誓不離開陽谷縣。

林冲和魯智深對他很有信心，因爲他是梁山泊寨主。

寨主是不易當的。

程天豪和杜雲二人專誠來到破廟，找到了武松，並告知來意，武松半信半疑，但對「捕快都頭」一職極爲心動，姑且一往，但四大天王唯恐這是馬上威的詭計，都勸武松小心爲上，切勿上當，這時的武松已不是昔日的膽小之輩，爲了顯露英雄本色，來一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毅然氣概，立刻跟程、杜二人往衙門一行。一則「捕快都頭」一職誘惑實在太大，二則，他根本不把一衆捕快的武功放在眼內，若然中計，深信脫身不難，便決定前往。

四大天王祇好跟隨左右了。

抵達衙門，馬上威熱誠設宴招待，同席的，除了兩大捕頭之外，

還有四大名捕，當然四大天王也在席上。

席間，馬上威開門見山要武松出任捕快都頭一職，並表示既往不咎，更盛讚武松武功高強，在地方上深得民心，是該職位的理想人選。

武松知馬上威極具盛意，心中歡喜得難以形容，當日被馬上威和杜、程等人奚落，今天真有吐氣揚眉之感。

但武松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心中其實恨不得一口答應，可却在大擺臭架子，表示對該職位毫無興趣，無論馬上威如何苦苦哀求，他仍是不答應。

馬上威無奈，道：「武都頭……」

武松一臉不可一世的樣子，截住道：「別叫我武都頭，我還未答應，叫我武英雄或武二爺吧，兩個稱呼一起來則更好。」

程天豪等人見了武松的德性，那還敢不滿？祇好木無表情，默然無聲了。

馬上威唯恐武松不高興，臉上堆滿笑容道：「是是是，武二爺、武英雄，我們到內堂一起慢慢商量吧。」

武松鼻孔朝天，道：「這裡一樣好說話，有話盡說吧！」

馬上威道：「這裡人多，不方便

你開玩笑。」

武松暗笑道：「我沒有說過我不幹呀！」

馬上威怒道：「既然沒有說過不幹，便是想幹了，男子漢大丈夫，既然想幹，爲甚麼不爽爽快答應，却在婆婆媽媽，消遣本官，你意欲如何？」

武松慌張地道：「馬大人息怒。」

馬上威把臉孔拉得更長，正色道：「你幹不幹？不幹就馬上給我滾！」

武松吃了一驚，大大地慌張起來，忙答道：「幹幹幹，爲甚麼不幹？」

馬上威道：「決定了？」

「決定了。」

「不反口？」

「不反口。」

馬上威的臉色又變了，又變回和顏悅色，笑道：「這才像樣嘛，扭扭捏捏的，成甚麼樣子。」

武松又被他奇大的轉變弄呆了，道：「你真變幻莫測！」

馬上威道：「我清楚你個性，不這樣對付你不行。」說時雙眼眯成一線。

武松一怔，道：「你好似很了解我！」

馬上威笑道：「簡直了解得通透，更清楚你其實對捕快都頭這個

職位夢寐以求。」

武松也笑道：「你了解我個性便好了，別向人揭穿我，好嗎？」

馬上威道：「本官要揭穿你的話，也不會跟你關上門才說話。」武松笑問道：「這叫圓滑還是狡猾？」

馬上威道：「這是爲官之道，慢慢你就明白了。」

然後，二人一起返回大廳，武松又回復那副不可一世的表情，馬上威又回復一副唯恐武松不高興的樣子，總之虛偽之極，然後二人返回原席。

馬上威宣佈武松已答應出任捕快都頭一職，並表示即日向民間宣佈，衆人都拍掌大聲稱好。

程、杜二人及四大名捕被逼接受武松。

武松一副勉爲其難的樣子，好像是馬上威苦苦哀求之下才肯出任此職位。

馬上威命程、杜二人輔助武松。

武松於席間宣佈四大天王爲「捕快都頭助手」。

馬上威拿出委任狀，並叫武松畫了押作實，更即時命武松從速緝捕三個殺人的梁山反賊歸案。

武松領命。

武松終於坐上了「捕快都頭」這

個位子了，消息首先在武家附近傳了出去，武大郎夫婦開心得當晚殺雞宰鴨，大宴街坊，王婆與王西施兩母女也在被邀請之列。

武大郎被西門慶打至重傷，雖然尚未康復，但當晚也高興得忙不迭地招待客人。

武大郎本以爲武松大鬧獅子樓之後，會鬧出個禍來，豈料却鬧出一個捕快都頭一職來，頻呼世事難料。

王西施本來已夠醜陋的了，近來更加皮黃骨瘦，樣子極之恐怖。王西施日漸消瘦，並非爲了想念失蹤的父親所致。

她是爲情消瘦，她苦苦暗戀武松，但武松始終對她不屑一顧，以致飽受相思之苦，不，該是單思之苦，並已至食不下嚥，夜不能眠的境界。

王婆見了女兒如此淒涼境況，當然很心痛，但已別無他法。王婆想念丈夫，王西施想念武松，端的是苦心人對苦心人了。母女二人關了門在豆腐店愁眉相對。

王婆呆望着女兒出了會神，忽然道：「西施，妳真的很想跟武二爺成親？」

王西施淒慘地一點頭。

王婆肯定地道：「好，乖女

兒，娘成全妳。」

王西施反應並不大，大概知道毫無可能，祇淡淡的道：「娘親如何成全女兒？」

王婆道：「這幾天，天氣十分悶熱，不出三天，一定會有狂風暴雨了，到時候娘親以恭賀武二爺榮任爲理由，請他來我們家裡吃一頓飯，祇要他肯答應，武松這一輩子非做妳的丈夫不可了。」

王西施不明白。

王婆笑道：「到時候娘親會教妳怎樣做，妳依計行事就是了。」王西施儘管期望不大，但不會放過任何機會。

武松爲了增加聲望，上任第一天，便帶着四大天王，非常勤力地到處找尋宋江、林冲及魯智深三人，祇要能拘捕這三個被官府譽爲梁山反賊的人，武松就更加威風了。

武松身居要職，大可不必親自出馬，但他喜歡又怎地？第一天出動不消兩個時辰，便在郊外的破屋發現了宋江三人。

宋江三人一直留在破屋沒有離開，而宋江則不斷在想如何逼武松上梁山的妙策，但想破腦袋也想不出個妙法來，這時候，忽聞武松的聲音在屋外叫道：「宋江、林冲、魯智深，我們找得你好苦，快出來

吧！」

魯智深一聽，喜道：「寨主，是武松，他一定來要求我們帶他上梁山了。」

宋江道：「他是來抓我們的！」魯智深抓抓禿頭，皺眉道：「來抓我們？」

林冲道：「笨蛋，武松已做了陽谷縣捕快都頭啦！」

宋江首先步出屋外，林、魯二人祇好跟着。

四大天王見三人走了出來，連忙握刀戒備着，武松則氣定神閒地望着這三人。

宋江三人站在門前，宋江在人前又擺出一副彬彬有禮的模樣，一拱手，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武都頭，恭喜恭喜！」

武松不敢造次，道：「三位兄台，請跟我們回去吧！」

魯智深怪眼圓睜，粗聲道：「你要我們跟你回去受死？」

武松笑道：「魯老兄，你忽然聰明起來了。」

魯智深道：「俺本來就是這麼聰明，有甚麼稀奇？」

宋江望着武松，淡淡地道：「武都頭真的要來拘捕我們？」

武松道：「難道還有假？」

宋江道：「武都頭武功高強，宋某的確佩服，祇是武都頭似乎缺欠了一點義氣。」

武松一怔，道：「哦！」

宋江道：「武都頭大鬧獅子樓，被數十衆公差圍捕，難道武都頭忘了是誰替閣下解圍？」

武松登時啞口無言。

魯智深怒道：「若不是我們三個，當日你們五個人恐怕難以脫身，最後被公差當場剝成肉醬了，現在却要抓我們回去殺頭，你這人良心何在？」

武松頓時臉紅過耳。

宋江淡淡一笑道：「武都頭既然要秉公辦事，那宋某三兄弟祇好束手就擒了。」說完伸出雙手，大有任由他上手銬之態。

武松望了望四大天王，一時難以妥決。

伏虎道：「二爺，當日他們助我們脫困，說得上有恩於我們，現在我們恩將仇報，好似有點兒……有點兒那個……那個的。」

武松想了想，道：「好，我們經過詳細商量之後，不拘捕你們了，你們馬上離開陽谷縣吧。」

魯智深奇道：「經過詳細商量？你們好似沒有商量過。」

武松道：「這些事還需商量嗎？你們快走吧。」轉頭對四大天王道：「收隊，去獅子樓，我做東。」說完轉身而去，四大天王跟着。

宋江目送他們離開，不禁讚道

：「的確夠義氣，梁山泊正需要這種人。」

林冲怔怔地望住宋江，道：「寨主，你好似對武松越來越看重了。」

宋江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

魯智深嘆了口氣，道：「武松現在做了官，即是我們的敵人了，要他加入梁山泊，豈非更難？」

宋江忽然笑得詭秘起來，道：「不難，我忽然想到一個妙計，這一着，非逼武松上梁山不可。」

魯、林二人同聲道：「甚麼妙計？」

宋江道：「坐下來慢慢說吧。」說完進入屋內，魯、林二人心急地跟進去。

三人在屋內地上坐了下來，宋江道：「我這個妙計，就是要潘金蓮毒殺武大郎，然後武松爲兄報仇，祇要武松殺了潘金蓮，他知法犯法，就會罪加一等，死罪一條，他走投無路，最後祇好逼上梁山了。」

魯、林二人聽得一知半解，魯智深道：「寨主，說得明白一點好嗎？」

宋江詳述他的妙策，道：「武大郎受傷未癒，還需服藥，潘金蓮當然天天替他煎藥了，這妙策就是，我們派一個小嘍囉，趁潘金蓮煎藥的時候，在藥係下毒，祇要武

大郎把藥服了，他就會嗚呼哀哉，然後，另外一個年輕英俊的小嘍囉再出現，直認是潘金蓮的姦夫，指證潘金蓮毒殺親夫，目的是要與姦夫雙宿雙棲，武松知道之後，一定會殺潘金蓮爲兄報仇，然後公差圍捕武松，接着我們就出現，又替武松脫困，那時武松一定對我們感激不盡，再然後，官府通緝武松，最後武松走投無路，除了逼上梁山泊之外，已無路可逃了。」

宋江詳細地說明，林冲與魯智深則細心聽着，待他說完，二人拍掌大稱妙計，林冲道：「寨主果然是寨主，的確與衆不同，這個絕妙計策給想出來了，如果是我，相信一輩子也想不出如此良策，佩服，佩服，佩服！」

魯智深也想拍馬屁一番，宋江已開心地道：「馬上依計行事。」說完笑得就好像看見武松向他哀求加入梁山似的開心。

武大郎傷勢已漸漸康復，潘金蓮千叮萬囑要他多多休息。

所以他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休息。

潘金蓮則滿頭大汗地在廚房生火，替武大郎煎藥。

她很快地把爐火燒得旺盛，然後把藥鍋安放在爐上熬，便走出了廚房。

宋江安排的小樓囉則一直藏身在廚房的窗外。

小樓囉見潘金蓮走了出去，馬上從身上拿出早已預備好的粉狀毒藥，再拿出一枝挖空了的青竹子，把毒藥倒進竹內，再把竹子伸進廚房，直伸到藥鍋的長嘴口上，毒藥便沿着青竹子直瀉入藥鍋內。

一切弄妥，小樓囉躡足離開。

潘金蓮剛出廚房到大廳，武大郎從樓上的睡房走了下來。

她見了，一面關懷地道：「大郎，多休息些，下來幹甚麼？」

武大郎已精神奕奕，一坐下來，道：「金蓮，來，我有話和你說。」

潘金蓮在他面前坐下，道：「甚麼事？」

武大郎道：「金蓮，這幾年來委屈妳啦。」

潘金蓮道：「爲甚麼忽然說這些傻話？」

武大郎道：「一直以來，我們都不是真正的夫婦，祇是左鄰右里把我們當夫婦看待。」

潘金蓮忽然羞怯地道：「爲甚麼今天忽然和我說這些話？」

武大郎好似鼓起了好大勇氣，道：「我要和妳做對真正的夫妻，好嗎？反正人人都當我們是夫妻了。」

潘金蓮更爲羞怯，道：「金蓮等妳說這句話整整等了幾年了。」

武大郎高興得握住潘金蓮一對玉手，情深款款地道：「好老婆，今晚我們正式同睡一房，好嗎？」

潘金蓮羞得不敢望他，祇點了點頭，然後道：「爲甚麼忽然間有這個念頭？」

武大郎道：「自從西門慶上門搗蛋之後，我就有了這個念頭，可能這叫患難見真情吧，還有……」

潘金蓮道：「還有甚麼？」

武大郎道：「我和妳的關係，祇有妳我心中明白，但老二知道我非份之想，祇要我們正式成了夫妻了，老二才會死心的。」

潘金蓮一面幸福地倒在武大郎懷中，溫柔地道：「金蓮會一生一世照顧相公你的。」

然後，夫妻二人情話綿綿，彷彿世事萬物已不存在，二人眼中祇有對方。

夫婦二人纏綿，有說不完的情話，過了一段時間，潘金蓮才想起廚房正在煎藥，連忙跑進廚房。

她把藥鍋的蓋子揭開，發覺時間剛剛好，便把藥倒進碗內。

宋江安排的另一個所謂年輕英俊的小樓囉早已藏身廚房的窗外。

小樓囉見潘金蓮把藥倒進碗

內，接着見潘金蓮把藥碗端出廳，便在屋外繞到大廳的窗外探頭窺看屋內情形。

小樓囉見潘金蓮把藥碗放在枱上，他知道，祇要那碗藥稍爲涼了，武大郎就會服下，武大郎毒發身亡之後，他才現身直認是潘金蓮的姦夫，再驚動坊衆，到時潘金蓮毒殺親夫就傳遍四週了。

小樓囉很有耐性地在窗外等待。

屋內，武大郎與潘金蓮又再情話綿綿。

過了不久，潘金蓮伸手摸了摸藥碗，覺得已不燙熱，便把碗端起送到武大郎唇邊。

小樓囉探頭內望，緊張得口也張大了。

武大郎正想把藥服下，門外忽有一把洪亮的聲音響起，道：「大哥，金蓮，我回來了。」

武大郎聽了武松的聲音，先把碗放下，喜道：「老二回來了。」

向大門口望去，果見武松和四大天王走了進來。

窗外的小樓囉見武大郎本要把藥吞下了，武松却忽然出現，心中暗罵他該死。

武大郎站起身來，對武松道：「老二，你回來得正好，王婆今晚請我們一家到她家裏吃飯，以恭賀你榮任本縣捕快都頭，連四大天

王也一起請了。」

武松吃了一驚，道：「王婆請我們吃飯？不必了，我見了她們母女之後，晚上恐怕會做惡夢。」

口說着話，可一雙眼却不停地望着潘金蓮，令潘金蓮渾身不自在。

武大郎道：「老二，你怎能對王婆有成見？」

武松道：「不是成見，我真的很怕見她們母女。」

武大郎道：「王婆一番好意向你恭賀，爲甚麼拒絕人家？再說，那日西門慶上門調戲你大嫂，若不是得到王婆報訊，你大嫂後果已不堪設想了，你多謝人家還來不及呢。」

武松道：「說的也是。」

武大郎道：「那你答應了？」

武松點頭道：「祇此一次，下不爲例。」

潘金蓮端起枱上的藥碗，道：「大郎，服了藥再說吧。」

武大郎把碗接到手中，送到唇邊。

窗外的小樓囉又緊張得張大了口。

武大郎正想把一碗藥服下，武松忽然在他手上把碗搶去，道：「別再服這些藥了，我找了一些專醫內傷的跌打丸給大哥，療效高，又不苦。」

武松說完，把一碗藥往窗外潑

了酒。」

王婆咧着嘴笑道：「武二爺身居要職，日後應酬的，都是達官貴人，怎能從此不喝酒？」

武松道：「但今晚我沒有心情喝酒。」

王婆正想再向武松勸酒，潘金蓮已嫣然一笑，道：「二叔，難得今晚大家開心，你就喝一杯吧。」

武松對潘金蓮言聽計從，說聲「好」，拿起酒杯，便一飲而盡，但覺入口辛辣之極，十分難受，却強忍着。

武松放下酒杯，王西施又替他斟滿了一杯酒，然後拿起自己酒杯，舉杯向武松道：「西施也敬二爺一杯，恭賀二爺榮任高職。」說完把一杯酒飲了。

武松見了王西施的樣子，身子又震了一下，全身也起了雞皮疙瘩。

武松喝下一杯酒之後，已有了幾分醉意，見了王西施容貌，心道：「喝醉了也好，不用對着這個母夜叉。」便拿起酒杯，又一飲而盡。

王西施又替他斟滿了一杯，她拿起酒杯，又道：「西施再敬二爺一杯。」說完又舉杯喝了。

武松酒意更濃，又把一杯酒喝了。

王婆開心之極，也舉杯道：「

王婆道：「看來今晚這場風雨會持續一段時間，那怎麼辦？」

王婆笑道：「先把二爺扶到西

四大天王替武松難受。

武大郎與潘金蓮於席間也不忘

老身敬武二爺三杯。」說完，先喝第一杯。

武松已開始迷糊，舉起杯，想回敬王婆，豈料酒杯尚未送到唇邊，忽然身子一軟，整个人便跌倒在地。

衆人大吃一驚，連忙合力把武松扶起，發覺他已醉得不省人事。

衆人那料到武松酒量如此淺薄，都爲之愕然起來。

王婆母女愕然過後，相視一笑，笑得是那樣的不可思議。

武大郎見了武松不省人事，急道：「老二祇喝了三杯就醉成這個樣子，爲甚麼會這樣的呢？」

伏虎道：「二爺可能工作太疲勞，又練功過度才如此容易醉倒吧！」

潘金蓮道：「你們四兄弟先扶二叔回家去吧！」

王婆連忙阻止道：「千萬別扶他出去。」

武大郎道：「爲甚麼？」

王婆道：「外面雷電交加，狂風大雨，若被雨水淋濕了身體，加上被大風一吹，二爺恐怕會大病一場。」

武大郎夫婦齊口道：「這也是道理。」

伏虎道：「看來今晚這場風雨會持續一段時間，那怎麼辦？」

王婆笑道：「先把二爺扶到西

王婆道：「外面雷電交加，狂風大雨，若被雨水淋濕了身體，加上被大風一吹，二爺恐怕會大病一場。」

武大郎夫婦齊口道：「這也是道理。」

施的房去，讓他躺下來吧！」
王西施忙道：「若果二爺整晚不醒，我睡那裡？」
王婆道：「今晚和娘親一起睡吧！」

王西施「勉強」答應。
潘金蓮道：「若果二叔不醒的話，有勞王婆和西施了。」
王婆道：「大家自己人，客氣甚麼？」

於是，四大天王便合力把武松扶着，在王西施引路下進入睡房。四大天王把武松扶到西施的床上放下，這時才發覺，這王西施的睡房顯然事前經過刻意的佈置，而且床上的被褥、枕頭等等，都是全新的，更為明顯的，王西施的床上竟然有兩個枕頭，而且是鴛鴦繡花枕。

房中近窗處還有一盤嬌艷欲滴的鮮花。

一切都好似經過刻意的安排。四大天王也不理，把武松放在床上後，知他醉後會相安無事，便很放心的走了出去。

王西施望着躺在床上的武松，發出會心微笑。

各人又返回席間，繼續飲食。

外面天氣仍是那麼惡劣，大雨沒有稍停，狂風也沒有收斂，雷電仍在怒吼狂閃。

時候已不早，各人亦早已吃飽喝醉。

武松還未醒來。

最後，武大郎夫婦及四大天王都同意讓武松留在王婆家渡宿一宵，他們冒着風雨，各自歸家去了。

王婆把武大夫婦及四大天王送到門外，並馬上把門關上。

王西施從未如此興奮過。

王婆走到女兒面前，笑道：「乖女兒，今晚妳得其所哉了。」

王西施笑得合不攏嘴，道：「多得娘親的奇謀妙計。」

王婆嚴肅起來，道：「記住，妳今晚得到武松了，從此之後，妳要控制他，不能讓他控制妳，更不能對他處處忍讓，一定要兇惡對他，知道嗎？」

「爲甚麼要這樣？」

「男人就是這樣，不能太寬鬆，更不要讓他太自由，一定要處處進逼，否則會造反。」

「就好像娘親對待爹一樣？」

「就是了，妳看妳爹不是對我貼貼服服，我說東，他不敢說西嗎？」

王西施想了想，道：「女兒知道了。」

王婆道：「春宵一刻值千金，馬上進房去吧！」

王西施一陣風般衝了進房。

武松仍不醒人事。

王西施進房後，馬上把門關上，並加上了橫門，然後望着武松，一顆心在砰砰亂跳，雙頰飛紅。

她走到床邊，先替武松脫去衣服，再把房中的燈弄熄了，然後爬上床，首先在武松嘴上親了一下，接着急不及待地除去身上上衣衫。

武松任由擺佈。

窗外仍下着大雨，狂風仍刮過不停。

窗邊的一盆鮮花仍甚嬌美。

此時，一陣狂風從窗隙吹進房內，把一盆鮮花無情地吹殘了，花瓣、葉子落了滿地，枝也折斷了……

昨夜那場狂風大雨摧毀了很多東西。

今早又是陽光普照。

王西施很滿意，也很滿足，她整晚擁抱着武松而睡，儘管她一早已醒了，而且亦已日上三竿，但仍不捨離開武松一分一寸，仍舊把他緊緊的抱着。

此時，武松悠悠醒了，睜開眼一看，祇見一個女子躺在身邊，且擁抱着自己，微吃了一驚，身子也轉動了一下。

王西施見他身子一動，知他醒

了，抬起頭，情深款款地道：「相公，你醒啦！」

武松見躺在身邊的人竟是自己最害怕的王西施，登時大吃一驚，嚇得在床上彈了起身，大叫道：「鬼呀！」然後他發覺，自己與王西施都衣衫不整，也明白發生甚麼事了。

王西施也被他的大叫聲嚇了一跳，一定神，道：「我是你娘子，不是鬼。」

武松面容奇苦，道：「這裡是甚麼地方？我怎會在這裡的？妳昨晚對我說過甚麼？」

王西施道：「這裡是我的閨房，你昨晚喝醉了酒，所以在這裡睡了一晚，昨晚我們……那個……」

武松面容更苦，一副想哭的樣子，喃喃地道：「完了，完了。」

王西施道：「松松，我已是你的人了，我們何時成親？」她對武松的稱呼也改了，改得是那樣的親暱。

武松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道：「昨晚大家都喝醉了，算不得數的。」

王西施正想說話，王婆忽然來敲門，王西施忙開門。

王婆進來，怒道：「武松，你說甚麼？你騙了西施的真操，現在想飽食遠颺？」回對房外道：「你們

來評評道理。」

武松向房外一望，祇見武大郎夫婦及四大天王都在門外。

原來武大夫婦及四大天王見武松久未露面，便來了王婆家裡探個究竟，王婆則乘機請他們進房「評理」。

衆人進入房中，見武松與王西施同處一房，又都衣衫不整，當即知道發生何事了。

武松見了自己衣衫不整，房中又來了這許多人，登時尷尬不已。

王西施則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

武大夫婦及四大天王見了這個情形，都無話可說，心中只替武松不值。

王婆凶惡地瞪住武松，道：「武松，你打算何時跟西施成親？」

武松見了王西施的尊容，避之則吉唯恐不及，何況跟她成親相對一輩子？登時又嚇了一跳，脫口道：「我沒有打算跟她成親。」

王西施秉承母親教導，惡狠狠地道：「你對我做了這等醜事，若不跟我成親，我就把你的所作所爲宣揚出去，我看你如何在陽谷縣立足下去？」

王婆冷笑道：「只要把你的醜事傳揚了出去，你這個萬人敬仰的捕快都頭、大英雄非但職位不保，也會英名盡喪，聲名掃地了。」

武松苦苦哀求道：「王婆、西施，請你們放過我吧，別逼我了。」

王婆面色一沉，道：「不可以，你非跟西施成親不可。」

武大郎搖頭嘆息，輕嘆道：「家門不幸。」

潘金蓮面帶笑容，道：「成親之事日後才慢慢商量吧，二叔是時候上班了。」

王西施道：「好，你先上班吧，但我要跟着你，你去捕房，我則在捕房門外等你下班，你去衙門，我也在衙門門外等你，你去辦案，我也跟着去，還有，由今晚開始，我搬到你家去，和你一起住。」

武松有生之年從沒如此痛苦過。

從此，王西施果然對武松寸步不離，令武松苦不堪言，王婆更天天向他逼婚。

王西施果然把一應私人物件都搬到武家去，更要與武松同住一房。

武松從此亦不敢回家，把捕房當作家了。

王西施不能進入捕房，只好天天在捕房門外等武松，只要武松一踏出捕房，她就向武松苦苦相纏。武松被王婆母女逼得幾乎想自

殺。

這天，四大天王返回捕房，伏虎對武松道：「二爺，馬大人有事要跟二爺商量。」

武松已一段日子沒有展過歡顏，今天也不例外，聞說，苦着嘴臉道：「我只要行出門口，那個醜八怪又纏上來了，我真的討厭見到她。」

陸無窮道：「但大人有命，二爺豈能不走一趟？」

武松已毫無人生樂趣了，只是苦着臉，不知如何是好。

伏虎想了想，道：「二爺，我有辦法。」

武松忙道：「是不是有辦法令我撇開那醜八怪了，從此不纏着我？」

伏虎道：「不是。」

武松又失望了，道：「甚麼辦法？」

伏虎道：「二爺怕一出門口就被那醜八怪苦纏，你可以化了粧才出去見馬大人。」

武松無奈地道：「唯今之計，只好如此了。」

當下，四大天王替武松化了個粧。

你道化甚麼粧？

原來他們替武松化粧成爲一個又滑稽又好笑的頭陀。

武松化粧完畢，深信王西施認

不出自己了，便放心行出捕房，四大天王則從旁跟着。

步出大門，王西施果然在門外等着。

武松連正眼也不敢望她，連忙快步而行，只走了幾步，身後的王西施大叫道：「等一等。」

武松嚇得身子一震，身不由己的停下來。

王西施走到四大天王面前，道：「我相公已很多天沒有回家了，到底忙甚麼？」

伏虎道：「忙就是忙，公家的事怎能向妳解釋清楚。」

賀彪道：「就算說了，妳也不明白的。」

武松目光避開王西施，向另一邊望過去，一望，見了三個人迎面走了過來，他們就是武大郎、潘金蓮和王婆。

他見了兄嫂感到有點奇怪，見了王婆則感到十分害怕，因這王婆相當難應付。

王西施邊與四大天王說話，邊留意他們身邊的頭陀，見他甚是閃縮，不由看多了兩眼。

武松那敢與她眼光接觸？

武氏夫婦一臉無奈地跟在王婆身邊。

王婆來到四大天王面前，對那頭陀不屑一顧，破口便道：「武松呢？」

四大天王也怕了王婆，伏虎道：「你找二爺甚麼事？」

王婆道：「我已擇了個良辰吉日，三天後，武松就跟西施成親，今天專誠帶他大哥和大嫂來找他回去商量婚事的。」

武松聞說後的感覺尤比判了死罪還要難受一千倍。

武大郎搖頭嘆息，輕嘆道：「家門不幸。」

潘金蓮也嘆了口氣，無奈地道：「既然米已成炊，還有甚麼辦法？」

武大郎忽然怔怔的望着那頭陀打扮的武松。

武松不斷向他打眼色。

武大郎不斷皺眉，再看個真切，終於把武松認了出來，驚叫道：「老二，你怎地扮成這樣子？」

王婆母女本來認不出頭陀是武松，經武大郎一叫，登時驚動了，母女二人向頭陀打量一番，果然把武松認了出來，武松心中叫苦連天。

王西施連忙走到武松面前，質問道：「你扮成這個樣子，是不是存心避開我？」

伏虎忙道：「二爺化粧是方便查案。」

王婆上前一手捉住武松的手，道：「快跟我回去，三天後跟西施成親！」

武松苦着臉道：「王婆，求求你放過我，不要逼我。」

王婆拉長面孔，道：「不行，喜酒的請帖我已發了出去，附近街坊亦知道你和西施的婚事。」

武松想大哭一場，道：「你們是不是想把我逼死才罷手？」

王婆不理，一手拉着武松便向前行，武松身不由己跟她而行，王西施則一手繞着武松臂彎而行，顯出一副幸福的樣子。

武松一路走，則一路說「完了，完了」地叫個不停。

武大郎嘆息了一聲，又低呼道：「家門不幸！」

「家門不幸！」

王婆母女押着武松向前行，武大郎夫婦與四大天王則無奈地從後跟着。

待接近武家門前時，武松向前望去，見有三個人迎面走過來，這三人就是宋江、林冲和魯智深。

王婆母女見了宋江三人，認得他們是被通緝的「梁山反賊」，不由一怯。

三人來到四大天王面前停下來，宋江一拱手，道：「伏兄、陸兄、賀兄、申兄，武都頭呢？」

四大天王向武松一指。

宋江三人眉頭緊皺地望着前面的頭陀。

武松開口道：「我就是武松。」

三人認得他的聲音，再看清楚他的樣子，果然是武松，見他作了這身打扮，不由失笑起來，魯智深道：「你搞甚麼鬼？」

武松苦着面道：「一言難盡。」

王婆母女望向武松，又望望宋江三人，道：「你認識他們？」

武松不理她們，對宋江道：「你們為甚麼還沒有離開陽谷縣？須知道你們被通緝，處境十分危險的。」

宋江道：「實不相瞞，我們現在還留下來，其實另有目的。」

武松道：「甚麼目的？」

宋江道：「宋某一直接希望武都頭加入我們梁山，因為還存一絲希望，所以留下來，現在宋某認輸了，念在我我相識一場，特意來向武都頭辭行的。」

武松道：「原來如此！」

宋江道：「宋某就此拜別，各位保重，請。」

林、魯二人也向武松辭別了，接着三人一齊離開。

王婆母女又押着武松回家。

武松回頭望望宋江三人背影，忽然擺脫王婆母女的手，叫道：「宋先生，等一等！」

宋江三人回頭望着他。

武松如獲解脫一般，道：「我跟你們上梁山。」

宋江三人大喜。

王婆驚叫道：「甚麼，你要上梁山？」

武松道：「是你們母女逼我上梁山的。」

武大郎喜道：「好，老二，大哥支持你。」

魯智深喜道：「武老兄，你眞的決定上梁山？」

武松堅決地道：「決定了，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那醜八怪。」

四大天王齊口道：「我們也堅決追隨二爺上梁山。」

武松已不再怕王婆母女了，正色道：「我現在是梁山好汉，梁山好汉專替天行道，你們再敢跟梁山好汉作對，休怪我不客氣。」

王婆母女登時住口。

魯智深深地月牙割，惡瞪住王婆母女，叫道：「別嘮嘮，快滾，否則俺取你們狗命。」

當下，武松別了兄嫂，便與四大天王跟宋江等人上梁山去了，宋江道：「我們梁山好汉每人都有一個外號，我就替你起個外號吧。」

武松喜道：「好啊，甚麼外號？」

宋江見他一身頭陀打扮，便替他改外號為「行者」。

宋江絞盡腦汁，千方百計逼武松上梁山，但都失敗了。

最後，武松竟被王婆母女「逼上梁山」。

（全文完）



文圖 · 翁飛 · 醉古 · 記緣俠劍仙飛

天情劍岫心無

風雨襄陽城

紛爭無心劍

是黃昏時候了，夕陽散發出未盡的餘暉，由黃色慢慢的轉紅，灑在襄陽古道邊一座水池上面。蘆花白絮，隨着瑟瑟的秋風到處飄飛，蘆叢中傳出了一聲輕嘆：「日暮窮途遠，斜陽古道寒，我老人家前不知始，後無以終，茫茫前程，渾渾沌沌，不亦樂乎，不亦樂乎！」

蘆葦嘩嘩作響，從裏面鑽出一個人來，蓬頭垢面，一襲鶉衣，背上背着個大葫蘆，鬚髯劍張，膚黑如墨，右手倒提一根雷公拐，看樣子是剛剛在蘆葦中夢別周公走出來透透空氣。

此際突然從遠處傳來一陣得得的馬蹄聲，那蹄聲聽來很遠，看時很近，原來馬行的速度異常之快，不一會已到了面前，却是一匹青花驄馬兒，昂首闊步，神威超超，背上馱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青羅飄拂，劍穗揚空，你說她淡掃娥眉，却偏是眉山含秀。

老化子仰天打了個哈哈說：「我老人家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一個人孤苦伶仃，連個說話的伴兒也沒有，這一回可叫我碰上了啦。」

那女孩臉色一寒，從鼻孔中冒出一個冷哼：「臭化子，先到池邊去照一照，憑你也配？」

老化子笑道：「怎地不配？妳跨下的青驄馬，日走一千，夜行八百，可是我老人家的一雙腳板，並不比妳慢呀！」

那青衣少女微微一愕，聽口氣八成這老化子輕功不弱，他已一眼認出自己的坐騎，想必是個老江湖，不由嘆喏一笑道：「本姑娘是說你那長相。」

老化子道：「妳別看我鬚髮箕張，根根如針，其實我老人家從未做過鬍子不認周倉的事情，至於這一身衣衫雖然髒了一些破了一些，却大有來歷，想當年王母娘娘開蟠桃會時，見我無衣遮體，便命李鐵拐送我一件，那知李鐵拐匆匆赴宴，未曾準備便隨手將身上長袍脫下擲了過來，所以這破衣雖是髒，却有仙氣呢！」

青衣少女又是一笑，說：「簡直是胡說八道。」揮起一鞭，發出「啪！」地一聲大響，那馬已撒開四蹄，如飛而去。

老化子大叫道：「好個丫頭片子，甚麼叫做胡說八道，妳倒是要說個清楚。」提起雷公拐，隨後便追。

青衣少女一路急馳，祇聽得叫化子亂吵亂嚷，心中又笑又氣，祇

是不理。

老化子叫道：「好呀，妳嫌我老人家髒，莫不是到前面去追又漂亮又乾淨的青年小夥子去。」

青衣少女心知這個老化子是個難纏的人物，祇顧策馬飛奔，對他的話，充耳不聞，這樣整整走了一刻工夫，天色已完全暗了下來，才聽不到後面的叫聲，心想大概已被拋脫了，心情一鬆，忽然覺得腹中又饑又渴，抬頭看去，見不遠的左道邊露出一點燈火，趕近一看，原來是一間小酒店，燈下閃爍着十個大字：

「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

姑娘剛下了馬，屋裏走出了店家來，笑容滿臉的接過韁繩，青衣少女一腳踏進店門，便有人大叫道：「好個丫頭片子，才來呀？」

青衣少女猛然一驚，抬頭望去，靠近窗口的桌子上，一人四平八穩坐着，可不正是那個老化子，她心中雖驚，表面上却非常鎮靜的說：「店家，來壺酒，一斤牛肉、四兩花生米。」

店家安頓了馬匹，應着去打點，屋角却傳來一陣吟哦的聲音：「雲無心出岫，鳥倦飛而知返。」

青衣少女妙目輕送，見一個臉如冠玉，身穿白色儒衣的少年書生，正在低頭微吟，不由冷冷一哼，道：「真是個書呆子，鳥因有

意飛倦知還，雲若無心何能出岫，不通之至。」

白衣書生並未理會她，聽地一聲，打開摺扇，輕輕搖着。

青衣少女冷笑道：「這就更不通了，現在是甚麼時分，山上紅了的楓葉，池中落了殘荷，大秋天啦，還搖着扇子。」

白衣書生腦袋一晃道：「夏日炎炎，熱氣難當，其搖扇取涼，是出於有意，秋高氣爽，涼風習習，仍用搖扇其所以搖也，是出於無心。」

「無心又怎麼樣？」

「小生之無心搖扇，有如青雲之無心以出岫。」

「本姑娘不懂你的意思。」

「青雲不為無心，又何必出岫，披星戴月，奔走江湖。」

青衣少女臉色一變，嬌叱一聲道：「你是甚麼人？」身隨聲起，已向白衣書生撲來。

白衣書生大叫道：「不得了啦，打死人啦！」雙手抱頭，向門外急走。

青衣少女隨後便追。

老化子大笑道：「我老人家說得沒錯，這丫頭小片子，果然追上小夥子去也。」仰首還喝了三杯老酒，抬起光腳板，也跟着向門外跑。

店家大急叫道：「喂，你們怎

麼的，都不給錢就想跑了！」

老化子轉頭罵道：「混賬王八羔子，你幾時見過化子吃東西要付錢的。」語聲一了，人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這時，已是初更時分，天空懸着一輪淡淡的斜月，冷月清光，顯得份外淒涼。在隆中山的一處山凹之中，正有個白衣書生負手而立，仰首望着那一勾斜月，神情極悠閒。

此際一陣蹄聲至谷邊而止，一條窈窕的瘦影飛撲向白衣書生的身邊，書生刷地一聲，打開摺扇，朗聲道：「姑娘緊追在下，不知有何見教？」

青衣少女怒哼一聲道：「你到是真人不露相，我祇問你，剛才酒店中那幾句話是甚麼意思？」

白衣書生苦笑一聲道：「那不過是在下順口之言，那談得上有甚麼用意？」

「已無用意，却說甚麼青雲不為無心，又何必披星戴月，奔走江湖。」

「那是在下觸景生情，原是指自己而言也。」

青衣少女怒道：「你別裝瘋賣傻，青雲二字，明明是指我的名字，為無心而出岫，奔走江湖，更說明本姑娘這次所以遠涉澗山，是為無心劍而來，你已將我的底細摸得如此清楚，何又不敢承認。」

白衣書生大叫道：「這是冤哉枉也，在下一介寒儒，那懂得甚麼江湖之事，這或許是無意巧合！」

「住口，你如是一介寒儒，因何也懂得輕身功夫，我那青驄馬雖然算不得甚麼寶馬龍駒，却也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今晚追趕你這書生，仍然是慢了一步，你當本姑娘是傻子麼？」

白衣書生一聲朗笑道：「在下雖是一介寒儒，却也曾習過數年莊稼把式，原為護身之用，星星之火，豈敢與姑娘皓月爭輝，何況小生性情懶散，視富貴如浮雲，觀事非似蛇蝎，怎敢惹火燒身，適才言語有不當之處，小生這廂陪罪就是！」

說罷雙手一揖，轉身就走。

青衣少女猛喝一聲道：「站住。」

白衣書生祇是不理，但是衣袂飄飄沒於亂石叢中，氣得那青衣少女一跺小足，說一聲「可惡」，正待追去，忽聽有人大笑道：「難，難，難，老頭子妳不要，小夥子又不要你，此不成了高不成，低不就麼？」

淡月下現出一個人來，正是那連番遇着的老化子，雙手捧着個大葫蘆，咕嚕嚕飲個不停。

青衣少女柳眉倒豎，一聲嬌叱：「臭化子，本姑娘要你的命。」一

翻玉掌，已抽出背上長劍，祇見劍光閃爍，已如落花流水般向老化子攻去。

老化子大叫道：「了不得，閻王爺要請客。」身形貼地連翻，已滾出三丈開外。

青衣少女並未放鬆，劍氣激張，緊跟而上。

老化子雙手連搖，道：「小姑娘，別發狠，咱們來個交換條件，妳不是要知道那白衣書生的來歷麼？我老化子可以告訴妳，但妳得先收起劍來。」

青衣少女玉臂微收，道：「你說。」

老化子道：「未說之前，我先得向妳說幾句話，妳是不是姓魏，名字叫青雲？」

青衣少女點點頭道：「不錯。」

「妳是閻王壩陰間秀才的女兒，妳娘叫一朵雲紅霞。」

「也不錯。」

「妳這次遠涉江湖，是爲了無心劍？」

青衣少女魏青雲猛地一愕，叫道：「好啦，原來你對本姑娘的底細也如此清楚，看來絕不是好人，看劍！」

寒光閃爍之下，又向老化子逼去。

老化子大叫道：「丫頭片子，妳既不想知道就算了，雲無心以出

岫，鳥倦飛而知返，我老人家也該回去也。」

身形一起，已向萬山叢中飛去。

青衣少女隨後便追，那化子看去身形極慢，可是任她全力使盡，總是相距三四丈遠，一會兒已到了這一座山峯的半腰，眼前一花，那老化子不見了，卻從大樹後鑽出一個小化子來，叫道：「姑娘請止步。」

魏青雲怒道：「你是甚麼東西，也敢阻止我去路！」

「這是家師的命令。」

「你師傅是誰？」

小化子笑道：「這真是天大的笑話，姑娘與家師已照了好幾次面，還不知道家師是誰？」

魏青雲笑道：「原來你就是那臭化子的徒弟，我正要找他。」

小化子道：「妳要找我師傅不難，家師交代下幾句話，要我問問姑娘，問明了才帶妳去見我師傅。」

「你說吧。」

「姑娘可曾聽說過武林中有五大奇人，比如說棋仙周處，醫仙皇甫松。」

魏青雲道：「醫、乩、卜、棋、酒，江湖上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小化子道：「可是妳可知道家

師是誰麼？」

魏青雲微微一愕，道：「難道你師傅是酒仙東門長江麼？」

小化子拍手道：「不錯，不錯，論輩份，妳可比家師晚兩輩，妳還得叫我一聲大叔。」

魏青雲一笑道：「爛化子別臭美，你還不帶我去見他。」

小化子哈哈一笑道：「妳污辱尊長，等一下見了我師父，小心打妳的屁股。」

魏青雲臉上一紅，並不發怒。

隨着小化子沿着小路，轉入後山峯，來至數間茅屋前停下來，小化子叫道：「師父，我替你老人家將丫頭片子帶來了啦！」

魏青雲聽得大怒，却又不敢發作，一忽兒聽得老叫化子說道：「讓她進來！」

小化子道：「姑娘，我師父讓妳進去啦！」

魏青雲提足向裡進去，見化子正高踞桌上，大碗酒大塊肉的吃，她趕緊往地上一跪，老化子哈哈大笑道：「魏姑娘何以前倨後恭也？」

青衣少女魏青雲道：「晚輩不敢，適才不知是前輩，多有得罪！」

老化子東門長江笑道：「不知者不罪，我老家就是見不得別人矮了半截，起來起來吧！」

魏青雲站起身來道：「前輩適

才那徒弟叫甚麼名字？」

「他叫爛兒，你問他幹甚麼？」

「他適才說前輩要打我的屁股。」

東門長江笑道：「簡直是胡說八道，這麼大的丫頭還要打屁股，豈不羞死人了。」

魏青雲聽了嗤嗤一笑，東門長江又道：「丫頭片子，妳知道我老人家這一次引妳來此是爲了甚麼？」

「晚輩不知道。」

「是幫妳找那無心劍呀！」

魏青雲心中一喜，道：「真的？」

東門長江正色道：「我老人家跟妳們後生晚輩初次見面，能打誑語嗎？」

魏青雲道：「晚輩不敢，祇是那半途上所遇的少年人不知是不是與前輩一路的？」

「妳說是那個白衣書生？」

「正是。」

「好啊，原來妳以爲我們串通好打妳主意，妳雖然生得美，那小子不見得就會動心，何況我們壓根兒就不是一路的。」

魏青雲粉臉泛紅的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東門長江道：「不是這個意思就好，那小子是巫家堡滾刀巫飛的孫子，人稱玉面秀士巫青。」

「難道他也是爲無心劍而來？」
「當然，無心劍出世，天下武林皆知，如今雖已落在襄陽，可是得劍之人並不在江湖露面，究竟是落在何人之手，誰也不知道，因此，當年曾參予爭奪彩雲劍的各堡各派，如今又紛紛派人出來追尋此劍，巫家堡當然不能例外。」

「當年彩雲劍出世之時的情況，我也曾聽說過，可惜曇花一現，如今無心劍真正出世了。」

東門長江喝了口酒，道：「其實這無心劍與彩雲劍原是一對鴛鴦劍，本是春秋戰國時代兩位匠人所鑄。」

魏青雲道：「這兩位匠人能鑄此劍，武功亦高不可測了。」

東門長江搖搖頭道：「會鑄劍的人，也不一定就會武功，而會武功的人，也不一定就會鑄劍。」

魏青雲道：「是的，前輩武功如此之高，還不會鑄劍呢。」

東門長江點點頭道：「不錯，一般鑄劍之道皆屬祖傳，那兩位原是一對夫婦，男的叫趙無心，女的叫周彩雲。」

魏青雲道：「爲甚麼他們練這麼兩把劍，竟用了自己的名字？」

東門長江道：「此中有個故事，據云春秋時有個犬戎王，兇殘無道，專事征伐，因此廣羅刀兵利器，聽說境內有趙無心夫婦能鑄神

劍，便下令要他們三年之內鑄成一對神劍進獻，否則滅門九族，這兩夫婦奉命至深山安爐鑄劍，整整花了兩年十一月零二十八天之久，那爐中之火，始終無法達到爐火純青之候。」

魏青雲道：「那可不要糟！」

東門長江道：「誰說不是，結果夫婦一商量，如果據實情回奏犬戎，必有性命之危，與其回朝受刀斬之刑，倒不如自己了斷，因此兩人雙雙跳入火爐之中。」

「這樣說來，此劍不是沒有鑄成了？」

「本來是沒有鑄成，但經他們夫婦兩人一投爐自盡，反而將劍煉成了。」

「却是爲何？」

「因爲此劍得了生人的氣血，爐火也跟着純青起來。」

魏青雲問道：「後來呢？」

東門長江又喝了一口酒，才道：「後來犬戎得到此劍，並不聲張，暗藏於普通兵甲之中，從此兩軍交陣往往出奇制勝。犬戎死後，這兩柄劍便流落民間，時隱時現，但每現一次，必有一次災害的。」

魏青雲道：「我聽娘說，上次彩雲劍是第三次出世，這無心劍又是第幾次？」

東門長江道：「此兩劍以無心爲主，每次無心出世無心必在彩雲

之前，因此上次彩雲劍第三次出世，那麼無心劍應該是第四次出世了。」

魏彩雲連連點頭，此時小化子繆兒跑進來道：「師父大喜呀！」

東門長江雙眼一翻道：「我一生浪跡，四海爲家，已不想名登科場，更不想赤繩繫足，有何大喜之事，簡直胡說八道。」

繆兒道：「周師伯來看你，此不是大喜事麼？」

他語聲才了，外面已有人笑道：

「繆兒的話沒有錯，我們師兄弟數年難得一見，今日相逢，應算是大喜事。」

外面走進個六十上下的道裝老者，正是棋仙周處，後面跟着的是繆兒。

東門長江笑道：「師兄此次出山，是有意抑或無心？」

周處道：「是有意也可，說無心也可，因爲有意是爲了無心，而無心又產生有意。」

「正是，正是。」

東門長江大笑道：「不管他是有意也好，無意也好，我們師兄弟數年不見，還是痛飲兩杯。」

他邊講說叫繆兒準備多兩副碗筷，讓魏青雲也坐在一邊，向棋仙周處笑道：「這娃娃也是無心而出，我有意成全她一下。」

周處目注魏青雲，目光閃爍不

定，魏青雲被他看得低下頭來，半晌才道：「女娃娃，你姓甚麼？」

「晚輩叫魏青雲。」

「陰間秀才魏鑑是你甚麼人？」

「正是家嚴。」

「原來妳是閻王壩出來的，妳尋覓無心劍有何用途？」

魏青雲恭謹的答道：「晚輩恐怕此劍落入壞人之手，爲害武林。」

「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目的麼？」

「晚輩欲仗此劍行道江湖，爲人間伸張正義，剷除不平。」

「此言可眞？」

「晚輩不敢有半句欺蒙尊長。」

周處又在她臉上注視了半晌，才點頭道：「誠於中形於外，見於外而形於內，此言想來不假，我老人家當助妳一臂之力。」

魏青雲心中一喜，雙膝跪地道：「謝謝前輩的成全。」

周處輕輕一托道：「起來，起來，我最見不得別人矮了一截。」

魏青雲頓感到有一股無形的勁力將她托起，心知此老功力高得很，難怪雙親一提到醫、卜、卜、棋、酒五大奇人之時，總是非常尊敬。

周處飲了一杯酒，才轉首問東門長江道：「說真的，那無心劍既落在襄陽，你們這兒是近水樓台，可有點眉目？」

東門長江搖頭道：「難，難，難，此人行踪隱秘，我派了不少人到處打探，到現在還一點眉目都沒有。」

「我就不信他會是一條神龍，師弟，你再想想，這兩個月來連一點事故都沒有發生過麼？比如說殺人放火呀，打家劫舍呀，或者行俠仗義呀，除暴安良呀！」

東門長江想了半晌，又搖搖頭道：「沒有！」

繆兒道：「死人的事倒有，前天在這隆中山脚下還死了兩個人。」

東門長江一驚道：「我怎麼不知道？」

繆兒回道：「繆兒以爲此事與無心劍無關，因此不向師父稟明。」

周處搶着問道：「你先說說此二人是怎麼樣死的。」

繆兒道：「是被人用劍殺死的。」

「你想想看，那劍傷之處有何不同？」

「不錯，那劍傷好像有兩個劍尖。」

周處叫道：「對了，這就是無心劍。」

東門長江精神又是一振，道：「祇要有痕跡，就不難查出那個

人，我們且痛飲三杯，再設法找

人。」說着就在每人面前連倒三杯。

魏青雲不善飲酒，祇喝了一杯，其餘二人將三杯酒飲盡，周處道：「現在是甚麼時候了？」

繆兒道：「魏姑娘來時是初更，師父來時已是三更左右，現在已快四更了。」

周處轉向東門長江道：「此人身懷無心劍，行踪詭秘，白天一定不敢出來，我們何不趁現在出去碰運氣，明日黎明在這兒聚頭。」

東門長江道：「好是好，但我們必須分成三路，我與你每人一路，一向南一向東，繆兒與魏青雲三人一路，負責西方。」

他話猶未了，外面有人大笑道：「這樣一來，北面豈不是沒有人了麼？」

五人同時一驚，抬頭望去，只見一黑袍老者，白髮銀鬚白眉，含笑而至，兩人同時叫道：「三師哥。」

原來來人正是五大奇人之三，卜仙公孫傑，公孫傑搖手笑道：「我們且慢敘舊，仍按照原來計劃，我負責北面，明天早上再回來此處把杯長談。」

東門長江笑道：「三師哥真是快人快語，事不宜遲，我們現在便動身如何？」

周處點點頭，六人立即分頭下



辛棄疾 著

龍吟鳳鳴下天山

辛棄疾 著

大龍幫聲威遠播，幫員衆多，引起海盜對其垂涎，故派人臥底伺機將幫主加害，自立爲首。
幫主之子玄小龍自小在天山習武，驚聞幫中巨變，立時與小師妹下山爲父報仇以及收復重整大龍幫。二人能否如願？

全書四集 HK\$128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山。纓兒、鵲兒及魏青雲一逕向西行，他們踏着崎嶇山道，走了約有十里之遙。夜風中，突然傳來了一聲慘叫，三人神情一緊，循聲趕去，見暗月下蠕動一條黑影，那人穿一身黑衣，似已負了極重的傷，在貼地爬行，一柄三尖兩刃刀已摔出十丈開外。

三人同時一縱身跳到那人的身邊，借着暗淡的月光向那人望去，見是個四十開外的虬髯大漢，鵲兒叫問道：「朋友是那條綫上的，因何受傷？」

那人吃力的吐出幾個字：「在下是巫……輝，被……」言猶未了，頭一歪已斷了氣，三人互望一眼，纓兒將他身形翻了過來一看，見胸口被人連刺了三劍。每一道傷口都有兩個小孔，不由叫一聲：「是無心劍所傷！」

魏青雲嘆了一聲道：「這無心劍也確是厲害，不知道巫輝又是甚麼人物？」

鵲兒道：「我知道，他是巫家堡滾刀巫飛的兒子。」

魏青雲聽得一楞，巫家堡跟閻王壩、清風莊等處，在武林中同屬聲名顯赫的地方，因此巫輝的功夫不會差到那裏去，怎地便輕易死於別人之手。

纓兒突然叫道：「我想此人不會走遠，我們何不在附近搜一搜？」

魏青雲道：「好，我們亦分三路搜。」嬌軀一轉，已向西方跑去。

纓兒與鵲兒一向東，一向北，三人沿着山邊搜索了一陣，毫無所獲，又回到原地集中，竟自轉回隆中山的茅舍之中。當他到達之時，卜仙公孫傑、酒仙東方長江，及棋仙周處皆已先後而回，全是毫無所獲。

魏青雲將所遇情形說了一遍。

公孫傑道：「巫家堡在武林中聲譽卓著，爲人也極正派，此人竟然對巫輝施展毒手，想來定是邪惡之輩。」

酒仙東方長江道：「如果得劍的人是個正派人物，我們大可以不必爲此擔心，照目前的情形看來，此劍是勢在必得了。」

棋仙周處道：「五師弟說得對，以我猜想，此人很忌尋劍之人，否則巫輝不會喪生，因此，我們今後行動，還須小心爲上。」

公孫傑笑道：「四師弟怎的擔子趁活越小，就憑我們幾個人的名頭，難道還怕他不成？」

「話不是這樣說，無心劍乃是千古神兵，其威力據說還在彩雲劍之上，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

他言猶未了，屋外有人冷冷一

哼道：「不怕的就試試看。」

屋中六人同時一驚，一齊飛出屋外，祇是東方曙光微露，曉風拂拂，那有半個人影。

酒仙氣得大驚道：「混賬王八羔子，有種的就出來！」

遠處有人叫道：「臭化子，憑你也配。」

幾人同時循向發聲處趕撲過去，仍未見到半個人影，心中大驚，不管來人是否真的持有無心劍，光是這份輕功，已是夠人看了。

卜仙公孫傑輕輕一嘆道：「看來我們的行動早已落入別人的眼中，空急無益，且回去再說。」

六人又一起回到茅屋之中。東門長江命纓兒準備酒菜，祇差了一個弟子直赴巫家堡，報告巫輝遇害消息。

此際在隆中山的一座小鎮之中，却出現了一個白衣書生，神韻超然，摺扇輕搖，走到一間酒館落座，向小二要了酒菜，自斟自飲。突然一陣驚鈴聲響，一匹青驄馬至門前而止，跳下個青衣少女。

走進店中，一見白衣書生，臉色一愕，那白衣書生已朗笑道：「真是有緣千里能相會，想不到又在這兒遇見姑娘。」

青衣少女臉色肅然的道：「你先別高興，我問你一句話。」

「在下洗耳恭聽。」

「巫輝是你甚麼人？」

「正是家父。」

「他死了啦。」

白衣書生身形一震，一收狂態，問道：「此話可當真？」

青衣少女冷冷的道：「本姑娘吃飽飯沒事做，跟你開玩笑麼？」

原來這兩人是玉面秀士巫青與魏青雲。

巫青猛地站起來喝道：「快說他是怎麼死的！」

魏青雲道：「看你那個樣子，人家好心好意的告訴你，你兇甚麼？」

巫青臉色緩和下來道：「我祇是問家父是怎麼死的？」

「反正不是我殺的。」

「憑妳也不配。」

「當然不配，他是死在無心劍之下。」

巫青全身一震，臉色難看之極。

魏青雲又道：「東門前輩已派人去你家報信，如今遇到你很好，我帶你去收屍吧！」

說着嬌軀已站了起來，向門外便走，白衣書生忙給了酒錢，隨後便追。

魏青雲仍是騎着青驄馬，蹄聲得得直向隆中山下馳去。

當他們抵達巫輝躺屍之地，巫

輝的屍體已不知去向，祇在地上現出四個大字！

「欲尋爾父屍，速往襄陽城。」

魏青雲看得一楞，巫青一咬牙叫道：「就是龍潭虎穴，我也得將家父遺體尋回。」身形微微作勢，已向襄陽城方向飛去。

魏青雲突然叫道：「喂，你等一等！」

巫青祇是不理，氣得她小足一跺，說：「哼，有甚麼了不起！」一帶馬韁，竟入隆中山。

當魏青雲回到茅屋之時，屋中空空如也，一個人影都沒有，她走出屋外張口便叫：「東門前輩！公孫前輩！周前輩！」

四野寂寂，無人答話，她又叫道：「纓兒大叔！鵲兒大叔！」

仍是沒有人答話，魏青雲心中一急，難道出了甚麼事情不成，她拴好了青驄馬，信步向東面山坡走去，忽然聽得亂草中發出一聲呻吟，她猛地一驚，撥開亂草一看，見鵲兒滿身血漬，躺在地上。

魏青雲趕緊蹲下將他扶了起來，道：「鵲兒大叔，出了甚麼事麼？」

鵲兒用手一指脅下，露出兩個小小的血洞，她驚叫一聲說：「是無心劍！」

鵲兒點點頭，她扶着鵲兒回到茅屋之中，替他上了藥，包紮妥當

之後又道：「三位前輩呢？」

鵲兒用手比了幾下，表示正與敵人搏鬥，現在他傷勢很重，無法開口說話。

魏青雲神情一緊，一轉手抽出背上長劍，道：「鵲兒大叔，你在這兒休息，我去找他們去。」嬌軀一提，便向屋外馳去。

鵲兒急叫一聲：「慢着！」那知道傷勢太重，兩個字方叫出口，突覺一陣劇痛，牙齒一咬，頭上汗珠滾了下來。

魏青雲因走勢太急，並未聽到鵲兒的制止聲。她一路急馳，來到一座小小的平陽之上，見公孫傑、周處、東門長江，及纓兒四人，正圍着一個綠衣蒙面人在惡鬥。

那綠衣人身材小巧，白紗蒙面，手中執着一柄白白的長劍，此劍看來平凡之極，好像是普通白鐵打成，無光無彩，毫無奇特之處可言。再看那綠衣人的招式動作，並不像與敵人打鬥過招，竟自顧自的蓮步婀娜，飄飄飛舞。

魏青雲大感奇怪，以三位前輩的功力，欲擒此人應易如反掌，何以鵲兒大叔反而負了重傷。

她年輕氣盛，一挽劍便要上前，公孫傑大喝一聲，道：「丫頭片子，妳給我站住。」

魏青雲猛地一愕，停足止步，她此時才清楚，原來那綠衣人表面

上看雖是翩翩起舞，但每一招式皆會自然巧合的化去敵人的兵刃，而繼續攻向對方的要害之處。

公孫傑數次使出凌厲無匹的招式，皆被對方輕輕的化去。

東門長江一枝雷公拐，化出千萬條拐影，挾着風雷之勢，向對方罩去，同時周處的一支古劍，穩健中鋒芒畢露，斬向對方的腰際。

纓兒一枝木杖也跟着打出。

綠衣人輕飄飄帶，素袖斜飛，竟然輕輕的讓了開去，同時那支白白的長劍自然而然的反削回來，竟是一招四式分向四人攻去。

纓兒因避閃不及，手臂被劃了一道血槽，血液滾滾而出。

東門長江喝道：「纓兒退下！」跟着拐勢一變，呼呼風響之中，一片拐影擋住綠衣人的劍勢。

魏青雲趕去爲纓兒裹傷，同時問道：「纓兒大叔，你們是怎麼遇上的？」

「他自己找上門來。」

魏青雲聽得一楞，又道：「看身材好像是個女的。」

「不錯，可是那劍法奇妙得很。」

魏青雲向場中看去，那綠衣人仍在一個勁的飛舞，倘若無人。她實在想不通這是甚麼劍法，匆匆將纓兒的傷口紮好，提劍向場邊走去。

纓兒道：「魏姑娘妳回來。」

魏青雲祇是不理，她不信，這綠衣人的劍法竟會如此的神奇，因爲她實在看不出奇在那裏，此際忽然聽得公孫傑喝一聲：「小心！」魏青雲一愕，已有一股劍氣撲面而來。

她嬌軀急忙轉斜的讓了開去。

正待揮劍反擊，那無心劍已如影隨形又緊跟而上。

魏青雲大吃一驚，身形貼地一滾，才逃出劍勢的範圍，可是一波剛滅，一波又起，無心劍不知怎的突然在她背後攻上，動作也快得驚人，這一下她是武功再高也絕難逃避。

魏青雲臉色灰白，這正是一髮千鈞的當兒，東門長江突然大喝一聲，雷公拐挾着千鈞之勢，向那綠衣人頭上打去。

同時棋仙周處的長劍及卜仙公孫傑的雙掌，皆是凌厲的擊出，迫得那綠衣人收劍自保，魏青雲才逃過這一關劫難，但已嚇得臉如土色。

那綠衣人雖被當世三大高手所困，却毫無懼色，態度顯得極其瀟灑自如，舉手投足之間，皆使人有一種飄飄然之感，看來毫不用力。可是周處等三人却有些相形見拙，因爲他們武功雖強，但每一招一式必費了很大的力量，才能應付過

去。

魏青雲退到繯兒身邊說：「繯兒大叔，傷勢重麼？」

繯兒苦笑：「還好，不過要不是我讓得快，這條膀子算是完了。」

「奇怪，我看這綠衣蒙面人明是個女子，可是她又如此心狠手辣。」

「心地狠不狠，不能以男女作為準測，不過這女娃兒除了無心劍之外，她本身的功力亦非同凡响。」

繯兒大叔，你看看三位前輩都在出汗啦。」

繯兒看去，果見周處與東門長江、公孫傑三人，已汗流滿面，步履之間每每施展不開，再見那綠衣人仍是如青雲飄渺，輕快之極，不由臉上現出憂容。

魏青雲一提長劍，又要過去，繯兒一把拉住道：「妳這一去不但幫不上忙，反而給他們增加不少麻煩。」

魏青雲祇得停下了身兒，此際場中情勢變化更加不利，三人已有些力不從心。繯兒一聲長嘆，用木杖支起身形，便要上前，魏青雲叫道：「大叔，你不能去！」

繯兒苦笑一下道：「我總不能眼看家師與師叔伯血濺當場。」

「你已負了傷，要上也應該是

我。」

「妳不行。」

「不行也比你受了傷的人好。」

一提長劍便向場中走去，突然有一股無形的壓力，硬生生又將她封了回來。此際場中出現兩人，一是葛衫大袖，年紀七十開外老人，另一個是布衣老者。兩人一提藥鋤，一執扁筆。

這兩人一現身，場中三人精神一振，東門長江叫道：「師哥，二師兄，你再來晚一步，咱們師兄弟可要陰陽路隔了。」

原來這兩人是醫仙皇甫松與亂仙紀平，隨後又來了兩個小童打扮的人，是蟲兒與亂兒。

皇甫松與亂仙紀平立即一擺藥鋤，扁筆加入戰圈，頓時成了當世五大奇人合鬥無心劍，只見場中風起雲湧，氣勢驚人。

蟲兒與亂兒雙雙走到繯兒身邊問道：「師弟傷勢礙事了，繯兒及封兒呢？這位姑娘又是誰？」

繯兒道：「繯兒受傷在屋中調養，封兒沒來，這位姑娘是閻王壩陰間秀才魏鑑的女兒魏青雲。」他說道：「轉首對魏青雲道：『見過亂兒大叔及蟲兒大叔。』」

魏青雲輕輕一福，此際聽得皇甫松一聲大喝：「閣下已得武林至寶，何以還如此畏首畏尾，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那綠衣蒙面人一聲嬌笑道：「現就現啦，就憑你們五個老不死的還能把本姑娘怎麼樣？」

素手一揮，白色面紗輕輕脫落，露出一張極為醜惡的臉孔，銅鈴眼，臥蠶眉，血盆大口，形相極是駭人。

魏青雲看見一愕說：「想不到呀，真是想不到！」

繯兒問道：「想不到甚麼？」

「想不到她的語音如此甜美，而相貌又如此兇惡。」

酒仙東門長江笑道：「丫頭片子，妳以為她是真的醜麼？我猜她醜陋容顏之中，還隱藏着一張極端美麗的臉。」

綠衣女子笑道：「怎麼，你是想打破砂鍋問到底，本姑娘索性讓你看看，免得你死不瞑目。」

於是，素手又再一揮，從臉上取下一張面具，場中九人同時一聲驚，原來那綠衣女子生得極美，美得有點令人無法形容。

魏青雲笑問道：「東門前輩，你怎知道有一張極端美麗的臉容？」

東門長江笑道：「相人先相其心，大凡美麗的女子，都喜歡戴上一張醜陋的面具，以表示自己的突出。」

「那麼醜的女子也一定會戴上一副美麗的面具？」

「正是，正是。」

綠衣女子嬌笑道：「想不到你倒會看人心思，讓我先看看你的心是甚麼做的。」素手一揮，無心劍已經輕刺出。

她這一劍雖是有意而發，但招式却似無心，劍尖輕擺，竟向相反的方面遞出。這女娃兒不但人生得美，招式也怪，東門長江怒哼一聲，雷公拐趁勢打向她的肩上，那知道他不招還好，這一出招，突然呼刺一聲，無心劍自然而然的捲了回來，直刺他的前胸，這叫做不謀而合。

東門長江大吃一驚，欲避不及，對方劍堪堪離開前胸還有三分左右，突然聽得皇甫松一聲大喝，藥鋤帶着風雷之勢，向綠衣少女身後打去。

綠衣少女的無心劍突然自動轉了一轉向皇甫松的藥鋤上架去。

東門長江此時才脫了身子，已然被嚇出一身冷汗。

亂仙紀平叫道：「大師兄，你看出了這無心劍的弱點了嗎？」

皇甫松道：「定心平氣，以靜制動，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動而不動有感却動，這是無心劍的方法。」

原來皇甫松已看出無心劍的特性，主要的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原理，來制敵於無形無知無覺之

未忘記以前所學的招式，常在有意無意之間表露了出來。」

卜仙公孫傑道：「照此說來，如果是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使來，其效能將更大了。」

醫仙皇甫松道：「那又不然，這無心劍雖然是無心而作，但內力是不可缺少，否則劍氣無法透出。」

亂仙紀平道：「何不趁她未能盡窺妙用之前，將之除去。」

棋仙周處搖搖頭道：「難難難，適才情形，你又不是不知道，要不是大師兄告訴我們應付之法，則恐怕如今受傷的人已不止五師弟一個了。」

酒仙東門長江苦笑道：「我們行走江湖數十年，從未打過像今天這種怪仗。」

他們正談間，魏青雲與亂兒已將飲食端了進來，此時已是申牌時分，紅日漸漸西斜，由門外闖進來一個人，却是公孫傑的徒弟封兒。

公孫傑一見便問：「怎麼樣了？」

封兒回道：「此老已離開雲霧山，據聞也到了襄陽附近來了。」

卜仙公孫傑精神一振道：「真的？」

「這是他的徒弟說的。」

「這樣很好，過來一起用飯吧。」

魏青雲點點頭道：「正是，不

中，皇甫松適才所講出的法則，正是對付無心劍的辦法，因此他適才連對了好幾招，竟能打成平手。

周處叫道：「我知道啦！」手中長劍一遞，緩緩刺出，雖是出招，似若未動。

綠衣少女仍然是舞步翩翩，俯仰開闔，神態自若，可是威力大減。

這樣一來，五人皆採取同一原理原則，場中緊張之勢頓時鬆了下來。

魏青雲看得發了呆。

蟲兒搖搖頭嘆道：「我隨師父行走江湖二十餘年，却從未見過有這種打法的。」

亂兒道：「宇宙之大，盡蘊其妙，物物相尅，這是必然的道理。」

他們正談之間，忽見繯兒步履艱難的走了過來，魏青雲趕緊跑過去扶着他道：「繯兒大叔，你傷勢未好，何必急著出來？」

繯兒道：「我不放心，特地出來看。」

蟲兒、亂兒趕着過去見禮，繯兒見五大奇人會齊，場中打得極為輕鬆，也就放心了。

此際，那綠衣少女雖是體態輕盈，身如飛絮，但額角已微微見汗。

東門長江大喝一聲：「臭丫

頭，妳今天就擺下來吧！」雷公拐反手一拍「舉火燎天」，向她天靈穴點去。

紀平大吃一驚，忙叫道：「五師弟不要亂了法則。」可惜他出聲已遲，血光一閃，東門長江的左臂竟給無心劍劃了一道五寸長的血槽。

東門長江摔拐倒退。

綠衣少女咯咯一陣嬌笑道：「今日且便宜你，改日定取你項上人頭。」

綠影晃動，人已失去踪跡。

五老此時才會集在一起，每人都有些疲累之感。

魏青雲忙給東門長江裹了傷，十人又回到茅屋之中。

這時已近正午，東門長江吩咐繯兒準備飲食，繯兒負了傷，由亂兒與魏青雲二人辦理。

皇甫松搖頭嘆道：「這女娃兒雖然得了無心劍，但還未了解這無心劍的全部妙用，否則我縱有應付之策，結果難免橫屍當場。」

蟲兒道：「師父，這又是爲了甚麼？」

皇甫松道：「無心劍既名無心，全在使劍之人事前事後都不能動一點真意，否則功力要大打折扣，這女娃兒可能在得無心劍之前，武功已是不錯，因此她舉手投足，雖看似無意作爲，實際上她並

酒仙東門長江道：「三師兄所說的是不是雲霧山含潛洞的含潛老人？」

公孫傑點頭道：「正是。」

皇甫松道：「此老一生不出雲霧山，三師弟找他作甚麼？」

公孫傑道：「我已算就要剋制那無心劍法，非此老不行，想不到他竟也到了襄陽來了。」

周處道：「此老已是來到了襄陽，不用說，八成也是爲了無心劍了。」

東門長江道：「本來我們答應魏姑娘幫助她取得無心劍，如今此老一來，能否如願就很難說了。」

魏青雲笑道：「只要此老爲人正派，此劍讓他得去，也無關緊要。」

皇甫松點頭道：「魏姑娘說的也是實話，只要此劍能有益武林，誰取得都是一樣。」

魏青雲突然想起一事，道：「糟啦！」

公孫傑問道：「甚麼事？」

魏青雲道：「我今晨出去，在野店中遇見了巫青，便告訴他巫輝喪身之事，他便隨我去收屍，那知道屍屍之處，那具屍體已不見了。」

繯兒道：「妳是說那屍體被人運走了？」

魏青雲點點頭道：「正是，不

過却在躺屍之地，寫有十個大字。

東門長江道：「那十個大字？」
魏青雲唸道：「欲尋爾父屍，速往襄陽城。」

「巫青呢？」
「他迅速的獨往襄陽城去了。」
東門長江罵道：「好個丫頭片子，這麼大的事情妳回來怎麼不講！」

魏青雲小嘴一嘟，道：「人家回來時你們正在打架嘛。」

皇甫松道：「此事怨她無用，如果巫青真的走了，這倒不失為追尋無心劍的一條線索，何況含潛老人已下山了，一定在襄陽附近落腳，我們何不趁此機會也走一趟襄陽。」

乩仙紀平道：「大師兄說得是，我們今晚動身如何？」

皇甫松沉思半晌，道：「五師弟與魏兒、鶴兒都負了傷，他們且暫留此處，由乩兒、蟲兒、卦兒三人在此照顧。魏姑娘志在得劍，這是五師弟答應過她的，不妨隨我們一同去襄陽一趟，碰運氣。」

魏青雲大是高興，當下十人分成兩組，皇甫松領着四人連夜直撲襄陽而去。

襄陽北近樊城，南臨小河南，西靠隆中山，東有黃龍壩，為湖北

有名的重鎮，人口眾多，萬商雲集。正當華燈初上，光如白晝，三百六十五行，行行皆全，此時在東城外，來了個白衣少年，長衫飄拂，摺扇輕搖，緩緩的走入城門，沿着大街一逕向南急行，突然前面飛過一條綠影，與他擦肩而過，他當時未注意，找了一家悅來客棧住下，已是初更時分，他要了幾樣酒菜，一個人獨自在房中悶飲。突然感到肩頭一陣酸痛，開始感覺很微，不到一刻工夫，那酸痛的地方不但痛楚加倍，而且範圍也慢慢擴大，竟至半邊身子不能行動。

白衣書生眉頭一皺，想不起在何處受的傷，原來此人正是巫家堡的玉面秀士巫青。

他正在痛楚之時，突然房門吱地一聲已被打開，從外面走進一個綠衣女子，那少女看年紀約十七八歲，生得桃花罩面，媚眼生春，那婀娜的嬌軀，不但美極了，且媚極了。

那綠衣少女一進門，便輕輕一笑道：「怎麼樣，是不是很痛，要不要我給你治一治！」

巫青面容一愕，道：「妳是誰？」

「我就是我嘛！」
「深夜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幫你治病呀！」
「在下與姑娘素昧平生，不敢

勞動大駕，何況，這是深夜……」

「男女授受不親是不是？真是書呆子，我們方才不是在大街上見過一次了麼？怎能算是素昧平生。」

巫青便想起剛進東門之時曾被她撞了一下，不由怒道：「好啊！原來在下的傷是妳弄的鬼。」

綠衣少女笑道：「喲，幹嘛那麼兇，人家好意替你治病，你却在下的說了一大套，真的說起來，男人應該在上，那有在下的道理。」

巫青一聽怒道：「走開！」

綠衣少女道：「你要我走，我不反對，不過我得告訴你一件事，你中的是化骨散，如不及早醫治，十二個時辰之內，全身化為血水。」

巫青聽得全身一震，那綠衣少女又道：「還要我走嗎？」

巫青問道：「姑娘跟我有仇？」
「我跟天下人有仇，也跟天下人無仇。」

「姑娘的意思，全憑一念之好惡？」

綠衣少女點點頭道：「不錯，當我下毒之時，因看你這個人很討厭，當我要救你時，又看到你這人很可愛。」

巫青嘆道：「那麼姑娘還是不要我好了。」

綠衣少女聽得一愕，道：「爲甚麼？」

「因為我從來沒有被人愛過。」
「難道你這一生就沒有遇到過女孩子？」

「當然有，但都是我所討厭的。」
「那麼我呢？」

綠衣少女臉色一變道：「你這人真不識抬舉，我好心救你，你反而討厭我，是甚麼道理？」

巫青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既要救我，何必下毒？」

綠衣少女聞言一愕，半晌才道：「就算我當初做錯了，現在我向你道歉，將你的毒解去，至於你討厭我也好，不討厭也好，各聽自便，你看如何？」

巫青點點頭，道：「本該如此啊！」

綠衣少女冷哼一聲，從懷中掏出一隻藍花磁瓶，傾出一粒紅色藥丸，放入酒杯之中道：「你吃下這杯酒，一刻工夫毒自然化解，咱們後會有期。」語聲剛了，綠影已渺。

巫青看着她去的方向發怔，想不到此女之武功如此之高，他舉起酒杯，連藥丸一口飲下，便覺一陣疲倦之感，上床便睡，這一覺睡得非常之香甜，再等他一覺醒來，已

是紅日三竿，聽得隔鄰房中大吵大嚷，有人罵道：「混帳王八羔子，老夫的酒菜怎麼到現在還沒有送來。」

店夥計叫道：「來了，來了，爺別生氣。」

巫青心想：「此人音調蒼老，總在六十以上，怎地還如此大的火氣。」他正想看個究竟，隔鄰又罵道：「甚麼混帳王八羔子，竟敢在通衢大道的襄陽城中殺人。」

他聽得一愕，難道這城中昨夜出了命案不成，不由脫口叫道：「夥計，夥計！」

小二走過來道：「爺台早安，小的去打水。」

巫青道：「慢着，我問你一件事。」

「爺台請說。」

「聽說此地出了命案？」
小二舌頭一伸道：「還用說了，襄陽城中昨夜一夜之中死了廿七八人之多，而且死的人，都是被雙尖利器所傷的，你說怪麼？」

巫青又是一愕，不用說這又是傷在無心劍之下，忙道：「死的是些甚麼人？」

「聽說都是些帶刀帶劍的江湖人物。」

「在甚麼地方？」
「各大客棧都有！」

巫青眉頭一皺，沉思半晌才一

擺手道：「你去準備洗臉水及酒菜，一會我還有事要出去。」

小二答應着去了，此際又聽得隔鄰那老人長吟道：「雲無心以出岫，鳥倦而知返……」

巫青又愕着了，難道此人也是爲無心劍而來，他不由立起身走向房門，祇感到身子輕飄飄的，全身勁力比以前似乎長了一倍有餘，不覺大奇，何以一夜之間功力竟然增長了如此之多？

他邊想之間已走到隔壁的房門口，借着風吹房門簾之勢，向裡面一看，見一個滿臉虬鬚身穿黑衣的老人，正在舉杯自飲。

巫青心想：「此老裝束怪異，舉止非凡，絕非普通人物，如果他也是爲爭奪無心劍而來，將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他心中猜想，腳下轉移，又回到自己的房間，耳際聽得嘆嗟一笑，他吃驚的轉頭看去，只見綠衣少女不知何時已進入了他的房中。

巫青一愕說：「妳又來做甚麼？」

綠衣少女笑道：「來看看你的毒解了沒有？」

「謝謝妳，我已好了許多。」

「不但好多了，功力也增加了一倍有餘，是不是？」

巫青愕然道：「原來姑娘的解毒藥還具有此種效果。」

綠衣少女道：「那倒不是，而是說我給你吃的那粒紅色藥丸，是九天梅實與靈芝、茯苓配製而成，不但可解毒，而且可以增長一甲子功力。」

「姑娘何以如此看重在下？」
「我不是說過了，我覺得你這個人很可愛。」

「可是我也說過，我從未被人愛過。」
「難道你就不能開開胃口。」

「在下無此口福。」

綠衣少女冷哼一聲道：「你這人真是不識抬舉。」嬌軀一轉，便向門外走去。

巫青喝道：「站住！」

綠衣少女嬌軀一停，道：「有甚麼事？」

「近來襄陽城中，風雲際會，昨夜之中，還死了數十個江湖人物，不知姑娘可知道麼？」

綠衣少女道：「知道又怎麼樣？」

「姑娘雖然懂得一點武功，可是武林中風險重重，我看妳還是離開此地的好。」

「你要我到那裡去？」

「從那兒來，到那兒去。」
綠衣少女輕輕一嘆道：「可是我是個無家可歸的人，天下雖大，並無安身之地。」

巫青道：「難道姑娘連個親戚

朋友都沒有？」

綠衣少女無言的搖搖頭。
巫青又道：「姑娘現在住在甚麼地方？」

「南門的安平客棧。」
「姑娘且回到客棧之中，無事最好少出來，待我辦完事情，負責給姑娘找個安身之地。」

綠衣少女突然嘆嗟一笑道：「你這個人真是……」

玉面秀士巫青一愕道：「我又有何不對了？」

綠衣少女道：「我只是感到你這個人很奇怪，方才那麼兇，現在又這麼好，叫人好像一會在火裡，一會又在水裡。」

這綠衣少女本來生得很美，再加上她甜甜的聲音，微笑的臉龐就好像是半山間飄浮着的一朵彩雲。巫青看得呆了，半晌他才嘆道：「姑娘對在下有相助之恩，不得不關心啊！」

綠衣少女搖頭道：「那毒原是我下的，我給你解毒這是名正言順的事情，有何相助可言？」

「可是姑娘相助我增長了一甲子功力。」

「那是我自願的。」
「話雖如此，在下不能有感恩不謝之理。」
「總算你還有點良心，我走啦。」

「慢着。」

綠衣少女回眸一笑，道：「還有甚麼吩咐？」

巫青道：「在下還未請教姑娘貴姓？」

「我叫夏綠屏，你就叫我屏兒吧。」

「屏姑娘，妳現在可回客棧去了，事情辦完了，我會來找妳。」

「謝謝。」

夏綠屏嬌語如珠的閃出房外去了，巫青看着她的去向，一陣發怔。

此際聽得隔壁房中的老人自言自語的道：「時來逢好友，運去遇佳人，這桃花運可走得不得啊。」

巫青冷冷一哼，他說：「我可不是在陶醉她的美色。」

門外傳來一陣喧嘩，聽小二叫道：「五位是住店的了？」

「給我收拾三間客房。」

「有，有，有，後面偏院剛好是三間，各位請跟我來。」

一陣腳步聲由遠而近，巫青從門簾中向外望去，見到走過五個人，倒有四個是花甲以上的老者，一個年不過二十的姑娘，那姑娘他是認識的，正是帶他找尋父屍的閻王壩陰間秀才魏鑑的女兒魏青雲，其餘四個老者，依其樣貌，他已猜出是當今五大奇人之中的醫仙皇甫松、乩仙紀平、卜仙公孫傑、棋仙

周處。

他想，甚麼事情能使這四個人在此會齊，難道也是爲了無心劍？他思慮未了，隔隣房中的乩髯老人又道：「小子，你見到了麼？就憑你這副德性，也想得到無心劍，簡直癡人作夢。」

巫青聽得大怒，正待發話，忽聽公孫傑呵呵笑道：「老哥哥，我們到處找你，原來你却躲在這裏。」

一推房門，大步而入。

原來這乩髯老者，正是雲霧山的含潛老人。

含潛老人笑道：「你的卦兒去找我，他剛到山口我便發現了，因此未與他照面，先一步到了襄陽城等你們。」

公孫傑笑道：「我說呢！我派他去找你之前，明明先卜了一卦，卦中表示應爻安靜，驛馬發動。因此我算準你在家的，而且一請便到，那知卦兒竟跑了個白腿，我正是感到奇怪，原來你先出山了，可是你又怎知道在襄陽城一定能等到我們？」

含潛老人道：「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算到你找我沒有別的事，一定是爲了無心劍，當今天下武林，誰都知道無心劍是落在襄陽城地區，我不到襄陽城等你，到甚麼地方等你呢？」

巫青道：「我祇是感到妳這個人很有趣，一會兒很美，一會兒又很醜。」

「好玩嘛。」

「這麼大的姑娘啦，還像是小孩子似的。」

夏綠屏嫣然一笑道：「不談這些，我們喝酒吧！」將一隻瓷花瓶放在巫青的面前。

巫青舉起酒杯，一飲而盡，沉聲道：「夏姑娘，我非常感謝妳的好意，可是我總不放心妳這樣胡鬧下去。」

夏綠屏嘆了口氣道：「其實你知道的不多，有一件事情使我一直耿耿於懷，時刻難忘。」

「甚麼事？」

「我不能告訴你，不過我之所以有這想法，是遇見你之後才產生的。」

「爲甚麼？」

「因爲你太誠實，太正派，你是一面鏡子，照得我有些自慚形穢。」

「那是姑娘在抬舉在下，不過人非聖賢，誰能無過，知錯必改善莫大焉，姑娘能自反省，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夏綠屏呆呆的看着他，說：「如果我做錯了事情，你會原諒我嗎？」

「任何人都應該給做錯事的人

公孫傑大笑道：「好，好，算你技高一籌，目下我們老兄弟會齊，你隨我們到偏院去聊聊。」

含潛老人笑道：「好是好，祇是我放心不下隔壁房中那個小子。」

公孫傑一怔道：「誰？」

含潛老人道：「那小子走上桃花運，遇着個女煞星，我怕他吃虧。」

公孫傑笑道：「老哥哥，你一向不願多管閒事，如今怎地竟會關心起別人來了？」

「當然，要就甚麼都不管，要管就要徹底一點。」

公孫傑大笑道：「真是妙論，妙論就是管，這麼大的人，還怕有人把他怎麼樣不成，走啊！」

兩個老人邊走邊笑，走入偏院。

巫青心想：「那女娃娃嬌貌如花，怎麼會是個女煞星，難道她說的話全是假的？」

他心中一動，立即整理一下，掩上房門，向大街上走去。

巫青決心要調查一下夏綠屏的來龍去脈，他走到南門的安平客棧，見來往的人很多，店夥計一見他，便跑過來道：「客官是住店了？」

巫青道：「我是來找人的。」

「客官是找那一位？」

夏綠屏眼圈一紅，突然伏在桌上哀哀的哭泣起來。

巫青猛地一愕，道：「夏姑娘，妳怎麼啦？」

「沒有甚麼，你對我太好了！」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姑娘能夠了解，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夏綠屏收了眼淚，不經意的一笑，將嬌軀靠近巫青，緩緩的說道：「我這樣靠近你，你不會怪我吧，但這也沒法的事情，我能夠多靠近你一點，我就多得到一點安慰，因爲我們相處的時間已不多了。」

巫青聽得一愕道：「妳說甚麼？難道出了甚麼事麼？」

夏綠屏搖搖頭道：「沒有，我不是說我做錯了一件事麼？如今這件事還要一直錯下去，而且一直錯到死爲止。」

「爲甚麼不能改過來呢？」

巫青愕愕的看着，見她一顰一笑都足以使人想入非非，要不是有心事，可能……

夏綠屏道：「青哥哥，我這樣叫你，你不介意吧，我一生任性，爲所欲爲，從未愛上過一個男人。但如今不同了，自從見了你之後，竟然使我性情大變。」

巫青道：「是變好還是變壞？」

夏綠屏道：「我是想向好的地

「有一位夏姑娘是住在你的店中麼？」

「有，有，我這就帶你去。」

巫青隨着那店夥計身後，穿過兩間院落，到最後一間小院子中，用手一指道：「夏姑娘就住在那間房中。」

巫青竟自走去，那間房門未掩，他輕輕用手一推，房門應手而開，一個綠色的背影映入眼中，那身形斷定是夏綠屏無異，他輕輕的叫一聲：「夏姑娘！」

那女人回首一看，他不由大吃一驚，原來此女相貌極爲醜惡，銅鈴般的眼睛、臥蠶眉、血盆大口衝着他一笑道：「你是找我麼？」

巫青道：「妳不是夏姑娘？」

「我不是姓夏。」

「有一位夏綠屏姑娘，妳認不認識？」

綠衣女子搖頭道：「我不認識。」

巫青盯着她看了半晌，便自動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那綠衣女子道：「如果沒有甚麼事情，你可以走了。」

「我要找夏綠屏姑娘。」

「這兒沒有。」

「當真？」

「誰還騙你不成？」

巫青猛然站起，迎近兩步道：「姑娘最好是把面具除下來。」

方走，可是有些事情又使我不能撒手，因此我的心中矛盾極了。」

巫青嘆道：「可惜我因大仇在身，無法幫助妳。」

夏綠屏道：「不知你有甚麼仇恨？」

「殺父之仇。」

「仇人是誰？」

「目前尚未知道。」

「你父親叫甚麼名字？」

「單名一個輝字。」

夏綠屏臉色一變，道：「你是巫家堡的？」

「正是。」

她不由愕了半晌，才嘆了口氣道：「此人我却知道，不過現在不能告訴你。」

巫青聽了一陣激動，說：「爲甚麼？」

「不必問原因，但終有一天我會告訴你的，青哥哥，你叫我一聲好嗎？」

「夏姑娘。」

「不，我要你叫我名字。」

巫青遲遲不語，夏綠屏急道：「你叫嘛！青哥哥，祇要你叫一聲就行了，青哥哥，叫呀！叫呀！」

夏綠屏最後竟流下淚來。

巫青衝口而出的叫道：「夏綠屏！」

「啪」的聲響，夏綠屏狠命的

綠衣少女輕盈盈的一笑，道：「你畢竟看出來了，總算你有點眼光。」素手一揮，面具已經脫落，露出一張美麗的臉孔，不是夏綠屏是誰。

巫青冷冷的道：「我真不明白，妳爲甚麼要這樣做？」

「考考你的眼力嘛！」

巫青默然的搖搖頭，夏綠屏又道：「你的事辦完了麼？」

「還沒有。」

「你不是說辦完了事情才來的麼？」

「我想到妳時，就跑來看妳。」

夏綠屏笑了，笑得是那樣的甜美，說道：「你畢竟不是個無情無義的人，既是來了，我們不妨好好的聊聊。」

她邊講邊叫道：「夥計！」

店夥連忙走過來，說：「姑娘有甚麼吩咐？」

「給我們備點酒菜來。」

「是。」店夥計口中應着，不一會工夫已將酒菜端來，一盤燒雞、一盤牛肉、一盤蝦仁、一盤肉片，外帶一壺燒刀子。此酒是外地名產，得來不易，祇是酒性非常猛烈。

夏綠屏請巫青落座，一面斟酒。巫青祇是呆呆的看着她，她不由的笑道：「你今兒是怎麼的啦，呆看着我幹甚麼？」

在巫青臉上打了一掌，一掌之後立即呆坐一傍，不言也不食，巫青更被她打得怔住了。

半晌之後巫青才回過頭來，呢喃的道：「是啊，我應該叫你綠屏，綠屏，屏妹，屏妹，屏妹妹是我叫錯了。」

夏綠屏突然伏在巫青身上，哀哀的哭起來，哭得甚是傷心。

巫青低聲道：「屏妹別哭，是我叫錯了。」

夏綠屏果然停止哭聲，用手在他臉上摸了一下道：「還痛麼？」

巫青搖搖頭道：「不，不痛。」

夏綠屏道：「都打紅了，是我不好，還說不痛，我給你揉揉吧。」

巫青被她的真情感動，竟也流下淚來，一剎那兩人擁抱在一起，除去知道自己與對方之外，一切都不存在了。

這樣整整有半個時辰，夏綠屏才鬆手道：「好了，我非常的感謝你，青哥哥，你使我生命充實起來，即使我馬上死去，我也會感到很幸福。」

「不，妳不會死的。」

「我會的，青哥哥，也許到時候連你都要殺我的。」

「別胡說，我怎麼會？」

「青哥哥，如果有一天你真要殺死我的時候，能放過我嗎？」

巫青道：「如果真有那一天，我寧可折劍出家，也不會殺妳。」

夏綠屏笑了，笑得那樣淒涼，這是人間最悲慘，最淒涼的一笑。

當巫青回到悅來客棧的時候，發覺有人在書案上留下書柬：

「巫小俠，回來之時，請至偏院一叙。」

下面落款是一隻蠅兒、一柄藥鋤、一張棋盤、三枚古錢、一枝乩筆。

他一望而知是當今五大奇人的記號，立即掩上房門向偏院走去。迎頭遇見魏青雲衝着他一笑，說：「你回來啦，幾位老人家正在等你。」

巫青道：「謝謝姑娘的關照。」便大步走入房中，見醫乩卜棋酒，外加上含潛老人，六個老人正自把酒痛飲。

原來他出去這段時間，酒仙東門長江不甘寂寞，吩咐五小守門，竟自一個人溜到襄陽來，好在他傷勢不重，與含潛老人見面，兩人便對上了酒量，你一杯我一盞的鬧個不休。

巫青走進房中，深深一揖道：「不知各位前輩呼喚小子有何見教？」

含潛老人怪眼一翻，道：「小子，你可想報仇嗎？」

巫青道：「父仇不共戴天，怎不想報？」

東門長江道：「今夜三更，我們已約好，在襄陽西郊王氏荒園中會面，到時你來就是。」

「晚輩遵命。」

含潛老人大笑道：「小子不要嘴巴說得漂亮，到時見了面又下不了手。」

巫青不便答話，轉身便走，東門長江叫道：「小夥子不吃一杯麼？」

巫青道：「謝了！」一個人回到房中，倒頭便睡，此時已是申牌時分，天色已漸漸的暗了下來，再等他一覺醒來之時，已是初更左右，他忙叫店夥計準備飲食，飽餐一頓後，便出了店門，一路向城西走去。

巫青雖然出身巫家堡，練了一身武功，但很少出門，這次爲了無心劍，使他遭遇到不少自己從未遭遇過的事情。

他一路思潮起伏，出了西門之時，已是二更左右，城郊的涼風一吹，使他清醒了不少，他不知道王氏荒園在甚麼地方，向人一打聽，才知道城郊山脚下尚有三里多路程，本來這三里多路程，對於會武功人來說，也不過是剎那之間工夫，他施展輕身術，不過半刻工夫便已到達，舉目看去，見這王氏荒

園佔地約有數十畝大小，園中假山亭台，華麗樓閣，極具氣派，可見此處是富家之宅，如今不知何故衰敗下來。

巫青進了園門，便聽到一陣噴噴的聲音，他猛地一拉長劍，便有人輕聲道：「小夥子別驚慌，這兒可沒有鬼啊！」

巫青向暗影中看去，見酒仙東門長江，正捧着酒葫蘆在咕嚕咕嚕喝個不停，不由低聲道：「就是前輩一個人來了？」

東門長江道：「六個老的，一個小的，誰也少不了。」

「他們呢？」

「你自己去找吧，可得小心一點，那點子快來了。」

巫青又輕輕的往園中走去，穿過一條迴廊，行至假山邊上，突然從石洞中伸出一隻手來將他拉住。

巫青又是一驚，那人道：「別怕，是我。」

原來是魏青雲，她隨着隱入洞中，這石洞中本來很小，兩個人擠在一起，簡直連身體都無法轉動，巫青很少與女孩子如此接近過，不覺有些侷促不安起來，正待出洞，魏青雲却將他拉得緊緊的，道：「別動，那點子快來了。」

巫青道：「姑娘可知對方是個甚麼樣子的人物？」

「是個女的。」

卜仙公孫傑道：「不知姑娘的令師是那一位？」

「人稱鐵掌追風。」

乩仙紀平驚道：「原來姑娘師父是關天印關大哥，當年在黃山的武林大會之中，他確是被入插藏嫁禍含冤而自殺身死的。」

那女子叫道：「是啊，當年在場的天下武林人物，不下數百人之多，竟無一人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

酒仙東門長江嘆道：「這件事老夫等也有失職之處，祇是當時羣情激怒，無法插言。」

那女子又道：「從那時起，我恨透了天下武林，可是我當時武功不高，祇有忍氣吞聲。」

含潛老人道：「所以妳得到了無心劍之後，就妄加殺戮。」

「一半如此，另一半却不能恨我，凡是我所殺的人，都是忿忿橫心，貪圖奪取我的無心劍。」

巫青在山洞中聽得點點頭，心想：原來她還有這麼一段的淒涼身世與仇恨，難怪性情變得如此惡劣，身形一偏，便想出洞，魏青雲一把拉住他道：「你等等。」

巫青一愕道：「有甚麼事？」

「這小娃娃很可憐，我們雖然不能救她，但也不必插手。」

「妳還要那把無心劍麼？」

魏青雲搖搖頭道：「不要了，

此際聽得一聲大笑道：「姑娘真不失爲信人，老夫等人在此候妳多時。」

語音剛了，暗影中一連現出六個人來，正是酒仙東門長江、醫仙皇甫松、棋仙周處、乩仙紀平及含潛老人、卜仙公孫傑等人。

這六人一現身，便將來人圍在當中，那女子一聲嬌笑道：「你們是準備單打獨鬥，還是羣打羣毆？」

含潛老人道：「如果姑娘能拋却手中的無心劍，我們在場六個老不死，任姑娘挑選一人。」

「假如我不願意呢？」

「那就說不得了，要羣打羣毆。」

那女子冷冷一哼道：「辦不到。」

酒仙東門長江猛喝了一口酒，笑罵道：「好個丫頭片子，我老人家就看不慣妳那種狂態。」張口一噴，一陣酒雨，向那女子當頭灑下。

東門長江內力深厚，尤其是酒彈是他成名絕技，那女子感到一陣急風當頭罩下，嬌軀一躬已竄出兩丈開外，她身形才停，周處一支長劍，如流星趕月般的向她背後刺到，同時卜仙公孫傑打出一陣凌厲的掌風。

醫仙皇甫松高舉藥鋤，乩仙紀

「女的？」

「是啊，一個很美的女子，你喜歡嗎？」

巫青嘆道：「一個很美的女孩子，爲何心地如此的毒辣。」

魏青雲道：「你這話不對，難道天下女子，都應該是軟弱無能的。」

她言談之間，從口齒間流露出一絲絲迷人的香氣，薰人欲醉。

巫青有些飄飄欲仙之感，半晌才道：「姑娘見過此人麼？」

「當然見過，她的武功可高得很，尤其是那支無心劍，威力奇大，遇着時你可得小心一點。」

巫青嘆道：「寶劍無心造殺孽，嬌娃有意逞兇頑。」

「酸溜溜的，你在說甚麼？」

「隨口之言，不勞姑娘掛齒！」

「哼，擺甚麼，你讀過幾年書是不是？」

巫青正欲答話，聽暗影中有人說道：「丫頭片子少說幾句，點子來了。」

原來此人正是含潛老人，他就隱在他們身右邊。

魏青雲不再言語，此時聽到一陣破風的聲音，有一條嬌娜的影子，飛入王氏荒園之中，接着一聲嬌叱道：「現在亦已三更之後，你們幾個老不死的還不出來？」

巫青聽得一驚，這聲音好熟，

得此劍的人，不一定就很幸福。」

玉面秀士巫青讚道：「姑娘不愧有才識之士，不過妳放心，我不會傷她的。」

他邊講，身形已穿山洞，向場中走去，此際已聽得仙皇甫松道：「那麼，姑娘今後準備如何打算？」

那女子長嘆了一聲，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我却是想做好，但別人又怎能放得過我？」

棋仙周處嘆道：「當初令尊受冤之時，我們未能挺身而出，這是失策於前，如今却不能再錯於後，祇要姑娘放下屠刀，我們六個老不死，願以性命作賭注，保證妳的安全。」

那女子淒然一笑，雖是在淡月之下，仍然可以隱約看出，她笑笑道：「謝謝六位前輩，只是我仇家太多，到時萬一集體尋仇，六位恐怕會有力不從心之感。」

含潛老人聽得一愕，她說的也是實話，此時巫青已走到場邊，一見那女子，猛地一愕叫道：「妳是屏妹麼？」

原來那女子正是夏綠屏，夏綠屏一見巫青，竟喜極而泣，道：「青哥麼，原來你也在這裡。」

巫青道：「我是來找殺父仇人的。」

「你要找殺父仇人，我告訴你吧，你父是我殺的！」

巫青臉色大變，霍地一聲，他抽出背上長劍，一道銀光，映月生輝，已向夏綠屏的胸口刺去。

夏綠屏不閃不讓，緊閉雙目，眼看劍尖已貼近羅衣，突然從左側打出一陣掌風，將長劍震歪，有人喝道：「小夥子，我們已經答應保護這位姑娘的安全，你不能傷她。」

出掌說話的人正是卜仙公孫傑。

夏綠屏哭叫道：「各位別管，我殺了他的父親，是應該給他報仇的。」

魏青雲聽得大奇，這女娃娃怎麼這樣的好講話起來了。

皇甫松冷冷一哼，道：「難道老夫等說話，是等於放屁不成？」

夏綠屏向他看了一眼，轉頭向巫青道：「青哥哥，你殺吧，我並未答應要他們來保護的。」

巫青長劍一起，待刺出一半時，突然又放了下來，嘆了口氣道：「不行啊，妳對我有恩，而且我也親口答應妳，必要時放妳一馬。」

「難道你忘了父仇，為了一個女孩子，竟做出不孝之事！」

巫青聽得全身一震，長劍又緩緩舉起，他此際心亂如麻，不知如

何是好，一支長劍在手中，竟然搖搖晃晃把持不住。

夏綠屏罵道：「你這個不孝的子孫，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仇人在你面前，你竟然拿不出勇氣來，你這懦夫！」

巫青一股殺氣從心底竄起，雙目圓睜，長劍一晃，分心便刺，突然啞地一聲大响，半空冒出火花，原來是周處憑空架出一劍，巫青手腕無力，把持不住，長劍脫落地面，人竟呆呆的站在一旁。

夏綠屏臉色一變，道：「你阻止別人報殺父之仇，這是甚麼意思？」

紀平罵道：「好個丫頭片子，老夫等是為妳好，假如妳一定要死，我們絕不多管閒事。」

「我是想死，我不要你管。」

「好，周師弟回來。」

周處退後三步，此時月色更顯得明亮了，夏綠屏將手中無心劍送到巫青手中，柔聲道：「青哥哥，你動手吧，反正我仇人太多，你不殺我，別人仍然要殺我，於其死在別人手中，倒不如死在我喜歡的人手中，這樣我死也瞑目了。」

巫青一言不發，仍是呆呆的看著她。

夏綠屏又道：「青哥哥，你看我生得美麼？這樣美的人，如果死在一個不值得的人手中，將是件永

遠遺憾的事，青哥哥，你為甚麼不動手？」

巫青仍是呆呆不語，顯然他心中有些麻木了，魏青雲被眼前的場面感動得流下淚來。

夏綠屏哭道：「青哥哥，你好狠心啊，你忍心看我死在別人手裡，我求求你，你殺吧，殺吧，你為甚麼不殺啊？」

含潛老人嘆了一聲，情不自禁的搖搖頭，耳際聽得「啪」的一聲响。

原來夏綠屏哀極，氣極，在巫青的臉上打了一巴掌，這一掌反把巫青打得清醒過來，幽幽的說道：「屏妹妹，妳再打吧，打了我心中會舒服得多。」

夏綠屏忍不住雙臂一張，將巫青抱在懷中，這是至情至聖的發洩。

巫青嘆口氣道：「屏妹妹，我寧願背着不孝之名，也不願殺死妳。」

「不，你是應該殺的，我既是愛妳，就不忍你臭名千古，你殺了我吧！」

此際突然一陣喧嘩，荒園外面一連闖進五十多個武林人物，掛刀背劍的叫道：「那娃兒在甚麼地方？」

有人答道：「他們約好在此見面，現在可能是兩敗俱傷啦。」

「我們搜一搜！」

「在這裡了。」

數十人一起圍了過來。

含潛老人喝道：「甚麼人在一起喧嘩！」

「閣下又是何人，在此大聲吆喝？」

「哼，哼，老夫含潛老人與當今五大奇人在此。」

「原來各位前輩在此，失敬！」

此際有人叫道：「那娃娃在這裡，我們搶劍呀！」又有人叫道：「不行，我哥哥為此劍而傷身，你們不能奪取！」

「呸！你看看，傷了有甚麼了不起，我兄弟四人，祇剩下我一個。」

眾人齊亮出兵刃，我一言你一語，向夏綠屏圍去，皇甫松喝道：「統統給我站住，不要驚擾他們。」

人叢中有人哈哈笑道：「此事可能不由你。」

夏綠屏緩緩的抬起頭來，向巫青道：「青哥哥，我不願死在別人的手裡，你若不願殺我，我就去殺別人，若能平安無事，我與你找一個深山大澤，供起公公神位，我為他老人家披麻戴孝，終守陵墓之中。」

巫青一陣感動的道：「我爸爸的屍體呢？」

「已用紅木棺裝起來，這是當我知道他是你的父親之後才做的。」

「屏妹妹。」

夏綠屏柔聲道：「我會平安的。」

她邊說，已取過巫青手中的無心劍，發出一連串銀鈴的笑聲道：「你們不是要搶無心劍麼？到這裡來啊！」

她人生得美，笑聲更美，有些人竟為她美色所迷，痴痴不知上前，但却有三十多人，各執兵刃，紛紛湧上夏綠屏，無心劍一領，蓮步嫋嫋，翩翩起舞。

有人大聲笑道：「看啊，死到臨頭，她還作霓裳之舞！」

「你不懂，這叫做棺材裡翻筋斗，死快活。」

「哈哈，你們都不要劍了，老子可要上啦！」立即有一個黑漢手持雙斧向前衝去。

他這一起步，隨後有很多人響應，人潮掀起了層層波浪。

醫仙皇甫松嘆道：「這是在劫難逃，劫數劫數。」

棋仙周處道：「大師哥，看來我們在此也無益了，何不一走了之？」

酒仙東門長江道：「不成，我答應替那丫頭取回無心劍，豈能言而無信？」

魏青雲道：「前輩，那劍我不要了。」

東門長江聽得一愕道：「妳怎麼出爾反爾，又不要了？」

「那姑娘太可憐了，我不忍再使她傷心。」

「很好，既然如此，我們就走吧！」

含潛老人當先帶路，五奇隨後，魏青雲走在最後，尚不時回轉過頭來看看，眼中露出憐惜、依戀和不忍的眼色，耳際間不斷傳來慘叫之聲。

原來那些武林人物，自以為武功了得，亂撞亂闖，結果一個個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數十個英雄人物，不到一個時辰，已死得乾乾淨淨了，夏綠屏綠色的羅衣上，濺上點點鮮血。

她緩緩的說道：「這是最後一陣了，從此以後，將埋名深山，長伴公公的陵墓，永不出世。」

巫青慢慢走了過來，道：「屏妹妹，我們走吧，你看天已快亮了。」

夏綠屏呆笑的點點頭：「天總是要亮的，一個人不能永遠在黑暗中過一輩子，從今以後，改去一切惡習，長偕白首。」

「是啊！我生命中，好像多了一件甚麼東西似的。」

夏綠屏回頭一笑道：「你感覺

到是甚麼嗎？」

「是流水，是陽光，是青青的野草，鮮豔的小花，美麗的原野，還有……」

「還有甚麼？」

「還有內疚。」

夏綠屏幽幽的點頭，道：「是啊！還有內疚，我殺死了丈夫的父親，我的公公。」

「我娶仇人作妻子。」

「青哥哥，我們拿行動來向公親懺悔，願他老人家在天之靈，永遠快樂。」

夏綠屏牽着巫青的手，兩人緩緩走出王氏荒園，走向大道，走向山區，一陣優美的歌聲，在空際飄蕩着。

男，妳看那東方透出陽光，女：你看那山尖已露出朝陽。

男：從今起擺脫煩惱與憂張。女：長住深山養晦韜光。

男：說甚麼人間天上。女：道甚麼蒼海桑田。

合唱：讓美好的時光，長圍身傍。

讓良宵的美月長照心房。

永遠在美好的天地間。

幸福無疆，幸福無疆。

歌聲盪漾，久久不息……

（全文完）



新派俠義緝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潭飛鳳

情同手足江湖行 翻臉成仇爲紅顏

「布天星挑戰風小月」的告示，在幾天之內掛遍了江南幾座名城，就算未目睹告示的，也都有個耳聞。無論是目睹還是耳聞，都引起極大的震撼和詫異！

布天星和風小月同時崛起武林，同被視爲年輕一代之有數高手。兩人出道至今，未嘗一敗，功力到底有多深，至今仍是一個謎。布天星喜歡穿黑衣黑褲，使用長劍，人木訥沉實，行事光明磊落；風小月一身白衣，使一件外門兵器，自稱「如意棒」，爲人風流，喜高談闊論，口才了得，言談風趣，甚至放浪形骸，被衛道人士視爲「小邪神」。兩人可說是南轅北轍，偏偏他倆情同手足，有一段時期還出雙入對，故武林中有好事之徒稱他倆爲「黑白雙秀」，服式上黑者是白，白者是黑。

今日布天星居然公開向風小月挑戰，自然造成震撼，況且武林人士好奇心就比常人強，誰都知道原因和內情，誰都想知道他倆到底是誰的武功較高一籌。

地點：襄陽古城。

日期：二月初一日。

時間：午時。

風小月是江南人氏，布天星是河北人氏，襄陽正在中間，從地理位置上誰也不吃虧。有心人又在忖測，爲何決戰地點會選在這座小小

的古城？其中是否另有不爲人知的原因？

但不管如何，自正月中旬起，各地英雄便開始上路，務必要在二月一日之前趕到襄陽，住在遠處的，甚至不願在家過元宵，便結伴上路了。

由於決戰兩人，聲名正盛，趕赴盛會的人實在太多。正月月底，襄陽城的客棧，早已住得滿坑滿谷，遲到的連城隍廟也住不進去，情況十分狼狽，但襄陽城的大小店鋪老闆則人人眉開眼笑，笑稱要替布天星豎碑立坊，尤其是飯館食肆更是座無虛設，平白替老闆帶來一筆「意外之財」。

進城之後，決戰地點，實是城外東北角的「新月池」。漢水在城北拐了個彎，折向南引，由冀南流過來的白河、唐河、東北方向流來的沙河，在此匯合，滾滾南下，亦流入長江，是以這一地區河汊密佈，在一低窪地帶，形成一個小池，因形同新月，當地人乃以新月池名之。

爲了佔據好位置，以便更好觀察兩名高手之絕技，雖然決戰時間是午時，但很多人一早便已出城去了。

已時剛屆，「新月池」四周已站滿了各地英雄，由於主角未出現，觀眾們或四周瞻望，或抬頭望天，直至此刻，羣豪方想到一個問題：

這場決鬥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會否有惡作劇者故意散佈謠言，捉弄天下英雄？

即使消息是真實可靠的，但風小月敢不敢應戰？會否應戰，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缺少一個人，這場好戲都演不成。

時光一點一滴流逝，柔弱日頭已漸漸移向中天，兩位主角仍未出現，倒是那已成冰的「新月池」，在陽光下映出眩目的白光。

去年冬天一直很暖和，直至歲晚氣溫方驟然下降，幾乎連下十天大雪，直至今年開春之後，襄陽城仍然是一派銀裝素裹。羣豪雖都有一身武功，但站在冰上，仍覺陣陣寒意自腳踵直冒髮頂，有些人已忍不住輕聲咒罵起來了。

忽然有人叫道：「來了，來了！」

人羣起了一陣騷動，只見一位濃眉大眼，臉色凝重，身材壯實的漢子快步走來，羣豪紛紛讓出路來。

有人已忍不住問道：「布少俠，風小月會應戰麼？」

「不知道！」布天星說畢，人已走至池中。

又有人高聲問：「布少俠，你跟風小月不是情逾手足麼？爲何向他挑戰？」

布天星拱手道：「諸位前輩賢達，布某因爲找不到風小月，故此僱人到處張貼挑戰書，未料到會驚動這麼多人，實在抱歉！希望不會令諸位失望，至於在下挑戰風小月，由於是私人恩怨，請恕在下不能公開，但風小月心裏一定清楚得很！」

「布少俠，你有幾分把握取勝？」

「不知道，事實上，我至今未接到他的應戰信，甚至沒有他半點消息！」

信陽老拳師蔡揚仁乾咳一聲：「布少俠，你倆最近是否鬧翻了？爲何決戰地點選在此處？是否另有含意？」

「請恕在下暫難相告！」

「聽說你有一位未婚妻，她爲何沒有來？」

布天星黑臉龐上的肌肉忽然繃緊，雙眼射出怒光，却不作回覆。

人羣中立即有人交頭接耳，低聲議論：「我看一定是爲了她未婚妻的事！」

「不錯，九成是風小月橫刀奪愛！那小子風流成性，那理會甚麼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義！」

有人反對：「說不定是他未婚妻移情別戀，跟風小月未必有關係！我去年在杭州曾經見過風小月，真是風流瀟灑，玉樹臨風，那個姑娘不愛俏？難說難說！」

又有人高聲問：「布少俠，若果風小月不敢應戰，你有何打算？」

布天星臉上露出茫然之色，喃喃地道：「在下也不知道……他，他可能沒臉來……」

耳尖的都聽到這句話了，於是羣豪更加認定兩人之間的仇恨是因女人而起的，忽然有人說：「我聽人說，風小月雖然風流却不下流，除非有證據，否則你們還是當面先把話說清楚才決鬥未遲！」

布天星只哼了一聲。那人又問：「你未婚妻知道你約戰風小月麼？你證實她跟風小月好上了？」他面目死板，聲音聽來也十分古怪，無人猜得出其真實身份。

雖然此神秘人躲在人叢中，但聲音頗大，布天星聽得清清楚楚，只聽他以一聲冷哼回答。神秘人又說：「我在廬山遇到風小月，他曾說他不曾來應戰！」

此話一說出，人羣又一陣騷動，布天星厲聲問：「他是無臉來，還是不敢來？」

「他說無謂來！因爲他認定你對他必有誤會，你在氣頭上，他絕對不會來，因爲來了也不會解決問題，而再過一段時間，你便會明白一切！」

布天星狂怒：「我明白得很，有證有據，我絕對沒有誤會他！你

到底是誰？爲何替他說話？」

「在下少在武林走動，因爲武林是塊是非地，故終日遊山玩水，受其所託帶幾句話來而已，何須報名號？」

忽然左首人羣中有人陰惻惻的說：「風小月好色寡義，他甚麼不敢幹？布少俠之爲人天下盡知，他做事踏實，不是毛躁輕率之輩，沒有證據，他絕不會公開挑戰風小月！」

神秘聲音帶着幾分憤怒：「你是誰？」

「我是誰你不知道，但你是誰某却知道！」

神秘人聲音充滿詫異，「胡說！你怎會知道我的身份！」

那人陰惻惻地一笑：「某本來也不想叫破你的身份，只是你咄咄逼人，爲正視聽，某只好改變初衷了！他忽然提高聲音：「你就是風小月！」

羣豪嘩然，神秘人狂笑：「荒天下之謬，莫過於此！」

「如果你不是風小月，某便當來自裁！」他忽然現出身形來。他聲音宏亮沉實，身材却頗爲矮小，但臉上木無表情，目光冰冷，「你若敢揭下人皮面具，還算是個男人，只怕你無此氣概，諸位若想看好戲的，請圍住他，莫讓他逃脫！」

神秘人又是一聲大笑。忽然伸手往臉上一抹，登時現出一張俊朗之極的臉龐來，接着脫下外衣，露出一身勝雪白衣，人羣中已有多人「啊」地叫起來：「果然是風小月！有戲看了！」

風小月一改昔日作風，神色肅穆慢慢分衆走出，布天星雙眼死死地盯着他，凌厲目光就像一對匕首般。「你終於來了，可惜畏首畏尾，令人失望！」

「布兄，請你聽小弟一言，我從來未曾做過對不起你的事來，不知你對小弟有何誤會？」

「誤會？莫非我還會冤枉你？」布天星怒笑一聲：「你已得到甜頭，為何還要迫死她？」

風小月惘然地問道：「你說小弟迫死誰？」

「你心裏明白，她若未死，今日一定會站在你我中間，但芳踪何在？」

風小月顫聲道：「你是說朱鳳？天啊！我為何要迫死她？小弟待她如同大嫂，你不要胡說……甚麼得到甜頭？你證據何在？」

布天星目光在人叢中一掃，然後抱拳道：「請武當懷竹道長，少林一善大師、中原一漢子、樂大俠、河西鞭王莫老前輩出來一下，晚輩拿幾件東西先讓諸位前輩過過眼，若是晚輩的確是誤會了風小

月，寧願當衆向他叩三個響頭！」

過了片刻，四個人分別走出新月池，直至布天星身前，只見布天星伸手從懷裏掏出一個小布包來，交給一善大師，風小月心頭不由自主一陣緊張，但仍坦然地站着。

過了半晌，忽聞一善大師喧了一聲佛號，新月池四周數百個人，一時之間竟然鴉雀無聲，氣氛倏地緊張凝重起來。「阿彌陀佛，請莫施主過眼鑑定！」

過了一陣，只見四個低頭商量了一下，又聞一善大師道：「吾等四人一致認為兩者字跡一模一樣，應是同出一人之手！」

布天星道：「請大師交給風小月過眼，讓他心服口服，否則外人還真以為晚輩誤會他，冤枉他！」

一善大師又喧了一聲佛號，轉身緩步走向風小月身前，道：「請風施主過眼！」

風小月早已急不及待地接那兩封信來看。其中一封是前年年底，布天星的未婚妻朱鳳寫給他的短信，無非是問候及祝賀，另一封的內容却令風小月起了一陣戰慄，連拿信的手也顫抖起來。

大哥如晤：小妹考慮了一天一夜才決定寫這封信給您。大哥，小妹真的對不起您，兩天前小妹的清白已讓風小月那禽獸玷污了，我實在無臉目來見您，本想隱名埋姓，

留下有用之身軀為蒼生做點事，不料那禽獸竟然暗中跟踪小妹，再次凌辱……小妹痛不欲生，那斯竟還不放過小妹，要小妹長期侍候他，又不肯娶小妹。小妹武功不如他，又被他灌下毒藥，四肢乏力，只能任他魚肉，最後小妹決定以死明志。大哥，請恕小妹不能侍候您了，唯有期望來生，小妹把您的訂情信物退回給您，望您能早日找到紅顏知己……最後希望您能替小妹報仇……朱鳳絕筆 丑月十三日。

風小月忽然大叫起來：「這是假的，這是假的！」

布天星喝道：「難道朱鳳會冤枉你？」

一善大師問道：「風施主，此兩信之筆跡是否一樣？」

風小月再度閉信，身體又顫抖起來，半晌才道：「不錯是一樣……但我根本沒有做過這種事呀！」

「施主丑月十三日在何處？」

「晚輩一直在廬山一個山洞裏閉關練功，由去年戌月十五日開始，為期一百天，只有我一個人，我那有可能……布天星，這封信是誰交給你的！」

「是一位樵夫，他說朱鳳在廬山山下交給他的，付了他二十兩銀子，請他送到邯鄲給我！」

風小月臉無人色，咬牙道：「

這是一個陰謀，有人故意要讓咱們互相殘殺……」

「中原一漢子」樂毅為人最為正直義氣，他忽然沉聲問道：「你在廬山閉關有誰知道？」

風小月搖頭道：「布天星冷笑一聲：『總算你還有幾分良知，既然無人知道，難道那位樵夫會冤枉你？哼，你以閉關為名，其實是挾持鳳妹在山洞裏……呸，氣煞我也！枉我布天星以前一直把你當作兄弟，真是有眼無珠……噢，都是我的錯誤才害死了朱鳳！前年我介紹你們認識，你便不停地在我面前盛讚她美麗動人，溫柔過人！』」

「布兄，你也知道小弟一向是口沒遮攔……她確是美麗脫俗，這也是小弟由衷之言，但並不能說明小弟做出那種禽獸不如的事來！」

「你自己也承認兩封信之筆跡一模一樣！且前年我送給朱鳳的訂情物，我布家祖傳的玉珮，也不是假的，你還有甚麼話好說？我也希望這是一個陰謀，但你能告訴我，這是誰設計的陰謀麼？」

風小月道：「布兄可否給小弟一年時間，讓我徹底調查，如果一年後還查不到，小弟再來領罰！」

布天星仰天狂笑：「一年時間？我連一個時辰也不能等！我跟她的婚期，本在今年六月份，我能等到那一天麼？」

「但小弟的確沒有做過那種事，甚至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你的事，叫我如何承認？」

布天星轉向那四位在武林中德高望重的前輩，問道：「不知四位前輩是否認為是晚輩冤枉他的？」

「河西鞭王」莫振西、中原一漢子「樂毅」、武當懷竹道長，同聲表示不可能是誤會，只有一善大師提議道：「武林中的事很難以常理推斷，也許施主可以寬限他一個時期，如果他真的能查出真相，否則，就算布施主肯原諒他，旁人也不會輕饒他！」

「大師此言差矣，錯過今日，你還能去何處找他？何況他的脾性晚輩最了解了，好色如命，像朱鳳那樣的天香國色姑娘，他肯放過她麼？除非大師能擔保他一定會來找我！」

一善不由默然。布天星「錚」地一聲，抽出長劍來。

風小月急道：「布兄且聽小弟一言，一年你等不了，不妨將期限縮為半年！」

布天星雙眼似欲噴火，忽然以指彈劍，「寶劍啊寶劍，今日可要教你痛飲昔日兄弟，今日狗賊的鮮血了！」忽又厲聲道：「風小月，我數三聲，你不拔兵器，布某也不會留力！一、二、三！」

三字餘音未了，他人已如離弦

之矢射出，冰面甚滑，他去勢更快，劍尖激得空氣嘶嘶作響，氣勢嚇人，一善等人立即閃開一旁！

布天星人與劍如同流星曳空，劍尖眨眼即至風小月跟前，只見他仍挺立着，目光一片惘然，羣豪雖然都不耻其為人，但人叢中仍不乏人發出驚呼，有的甚至腦海裏已描繪出一幅血濺白冰，人倒於地的畫面來！

說時遲，那時快！突見風小月似驚然驚醒般，雙腳微一用力，身子一旋，劍刃幾乎貼着他的鼻子刺空！

驚嘆未已，布天星手腕一翻，劍刃已作橫削。這一招動作極小，但速度極快，全憑腕力發出。但風小月似對他之武功了然於胸，猛見他身子滑開，左臂暴長，「叮」地一聲響，竟然藝高人膽大，曲指彈開長劍。

布天星輕嘯一聲，勢如猛虎下山，長劍似天上繁星，洒下點點光芒，罩住風小月之四周。這一招本就是布天星之絕招之一，「夏夜繁星！」

好個風小月，也不知他雙腳是如何移動的，只見白影一陣晃動，人已脫出劍網，只是身上白衣已穿了七八個小洞！羣豪心中都喝了一聲采。絕大多數的人，却看不清布天星的劍勢，也看不清風小月之步

法！

「布兄，請聽小弟一言！」

布天星暴喝一聲：「你下黃泉向朱鳳解釋吧！」手腕一抖，劍尖泛起幾朵碗大的劍花，在風小月胸前吞吐不定。這招蓄勢不發，但威脅更大，風小月神色更見沉重。「如果小弟是那種人，又怎會讓你三招？」

「因為你心中有愧，亦可能是故意表演給天下英雄看，意圖掩飾自己之罪行！」布天星話未說畢，第四招已使出：「天河流星」，萬般寒光倏地化成一道寒光，直飛風小月之胸前「死穴」！

猛見一道烏光繞體飛起，接着便是一陣叮叮噹噹的兵刃碰撞聲響，密如炒豆！

原來這利那間，風小月突然改變主意，心想與其不明不白地死在布天星劍下，徒添身後惡名之外，於事無補，還不如伺機溜掉，再調查真相，不使真兇逍遙法外，是以成名獨門兵刃「如意棒」及時掣出。

那「如意棒」是玄鐵所製，柔中帶剛，握手之處有兩指粗細，棒身底部粗如拇指，尾部却只有尾指般大小，尖端處如一箭鏃，有一個三角形之倒鈎，平日風小月將之束在腰上，遇強敵時，即成殺人兵器。

「好啊，你終於掣出兵器來了！」

「這是布兄苦苦相迫的！」風小月的如意棒招式十分詭異複雜，抽、打、鞭、刺、戳、彈，集數種兵器之特點。而且充份利用它柔中帶剛之特點，使來招式便更覺神鬼莫測了！

他時而使出短棍、短鞭的招式，時而施展長劍、判官筆等之路數，只看得羣豪眼花撩亂。而布天星亦不是省油燈，招式同樣奇特，另闢蹊徑，兩人以快鬥快，黑白影時分時合，一時難分勝負，只招來不斷的喝采聲。

一善大師低聲道：「阿彌陀佛！此兩人均是未來武林之頂尖高手，天生異稟，將為武林放異彩，真是可惜啊可惜！」

莫振西接口道：「大師所言極是，也不知道兩個後生小子是如何練武的，老朽若像他倆這般年紀，只怕接不了任何一人之五十招便要落敗了！」

風小月起初還採取守勢，但長劍之威力實在太凶猛，他只好以攻制攻。如此一來，便形成真正之決戰了！尤其是布天星悲憤填膺，更是亡命搏鬥，只求將仇人劈殺於劍下，不顧自身之安危，是故氣勢壓

住風小月，漸漸佔了上風。風小月對布天星實在下不了狠心，眼看形勢越來越危殆，猛地長嘯一聲，如意棒極力直攻七招，把

布天星一口氣迫退兩步，但見他一個轉身，猛地向前方跑去。

布天星微微一呆，隨即喝道：「往那裏跑！今日若讓你逃出生天，老子便不姓布！」話未說畢，他已施展「八步趕蟬」之輕功，急追下去。

猛見風小月一個風車大轉身，如意棒猛力向布天星頭臉抽下去，其勢如同迅雷。

布天星虎吼一聲，急忙抬劍招架，同時左腿踹出，直奔風小月的小腹，他連消帶打，毫不退讓。不料，如意棒擊在劍背上，風小月竟藉那反彈之力，抽身後退丈餘，一落地之後，再一個轉身向外掠去！

布天星由於單足立地，是以起步稍慢，落後兩丈餘。只聽他喝道：「往那裏逃！」

風小月向人叢中射去，有人閃避，亦有人準備攔截。風小月沒有第二條路，直衝過去。「停！」剎那間，幾件兵器，直向他胸膛刺去！

突見風小月兩腳一頓，拔空而起，一根長棍，分心向他胸腹戳至。好個風小月，左掌觀得真切，一掌擊在棍頭上，人又升高丈餘，再一個沒頭筋斗翻出去，人已人在人牆之外！

布天星一至，人羣自動讓出一條路來。風小月照其速度計算，料自己一落地，布天星的長劍便至，

心頭吃驚，目光一掠，登時有了計較，只見他左腳尖在右腳面上用力一點，猛一吸氣，硬生生又斜飛七尺。

右手輕舒，抓住一根樹枝，再借力挺腰斜飛八尺，然後落地。布天星虞不及此，倉促之間，改不了方向，是故慢了一步，待他趕過去，風小月已起步飛出，布天星仍然落後一丈。

「布兄，並不是小弟貪生怕死，這是宗冤案！小弟今日離去，只是爲了調查真相，半年之後再來此相會，若查不到結果，小弟當即在你面前自刎！」

「你也知道我活到二十七歲，平生只有一個女子，她也愛我，你把她毀了，我若不殺你，這輩子根本活不下去！」

兩人邊說邊奔，眨眼間已越出十多丈，突見人羣中飛起一縷青煙，迅速向他倆追去。緊接着，一善等四人也尾隨追下去。也不知誰叫了一聲：「咱們不遠千里而來，不能空手入寶山，也跟着去看熱鬧吧！」

風小月見前面是一片開闊地，心想如此怎能擺脫布天星？目光一掠，但見左首有片叢林，於是轉身向左馳去。布天星恨怒填膺，豈肯放過他，拚盡全力追蹤。

郊外寒風呼呼，兩人雖然迎風

而馳，去勢絲毫不慢，追風逐雪，幾個起落，風小月已射進叢林。

布天星怒道：「風小月，任你逃到天涯海角，我布天星也要將你碎屍萬段！」眨眼間，兩人身形均已隱沒在樹叢中。第三個進去的便是第一個起步追趕的漢子，他一襲青衣，身材瘦削，上身短下身長，輕功十分了得，起步時，落後十餘丈，此刻已縮短了三丈，但見青影一閃，他已射進了樹叢，其他人最接近的也在七八丈之後！

一善大師問道：「這位施主輕功好生了得，不知是誰？」

「中原一漢子」樂毅道：「好像是『一縷烟』雲飄！此人不但輕功了得，妙手空空絕技更加厲害，說不定今日已大有收穫！」

莫振西接口道：「老朽常聽人言及，他是盜亦有道，只取不義之財，救濟貧苦，却不打尋常人之主意，算得上是正派……」

話音未落，突聞樹叢裏傳來一道短促的悶哼聲，懷竹道長急道：「情況有變，快！」武當派「天梯縱」輕功十分厲害，他人突然斜斜升起半空，居高臨下，可惜視線全爲樹叢所阻，看不到甚麼！

與此同時，一善大師及樂毅已同時射進樹林，就在此刻，猛聽風小月叫了一聲：「布兄，布兄……」一善大師循聲覓去，但見風小

月抱着布天星站在一棵大樹之前，全身顫抖不已，臉上之表情複雜之至，驚、愕、怒、急全映在臉上。

樂毅目光一及，喝道：「風小月，你竟然殺死了布天星！」他刷地一聲把刀抽了出來。

風小月喃喃地道：「不是我殺的，不是我殺死的……」

一善大師上前細看，只見布天星喉頭上刺着兩根鋼針，全根陷進肉內，只留兩點針頭，再探一探鼻息，早已死了！

與此同時，莫振西及懷竹道長也已趕至，懷竹道：「先把鋼針拔出來看看！」他雙手向前一伸，風小月默默地將布天星的屍體交給他。

樂毅沉聲道：「姓風的，識相的你便不要走！」

風小月雙眼望着天，聲音空洞，不帶半絲情感地道：「晚輩不會走……兇手是誰？他爲何要陷害我……」

莫振西冷笑道：「這廝裝得真像！」

一善大師運功於指，先後將兩枝鋼針拔了出來。少林的「金剛指」天下馳名，一善做這件事實在輕而易舉。「諸位看看，這是誰的暗器！」

樂毅伸手過去，看了幾眼，立即怒喝一聲：「風小月，如今你還

有甚麼話好說！」

「人不是我殺的，真的不是我殺的！我沒有污辱朱鳳，也沒有殺布天星！」風小月在這剎那間，似乎蒼老了十多年。

樂毅怒極反笑：「這是你的獨門暗器：『三才如意神針』，不是你殺的，也是你的同伙，否則誰還會這種針？」他將其中一枝遞到他眼前，厲聲問：「你自己看清楚，我有沒有誤會，有沒有冤枉你？這是不是你的獨門暗器『三才如意神針』？」

風小月看了幾眼，便看出這確是自己的獨門暗器，但偏偏自己的確沒有發射過，怎會落在布天星喉頭上，剎那間，他身體又起了一陣戰慄。

莫振西探頭過去，只見那根鋼針跟梅花針差不多，却多了兩道凹槽，他見風小月有個錦囊，忙道：「風少俠可否將你的錦囊，借與咱們看看？」風小月默然解下錦囊，遞予莫振西。

錦囊內有兩張極薄之牛皮，其一插着六根神針，另一只插了四根，他抽出一根細看。所謂「三才如意神針」實是由一根粗鋼針爲主體，尖端又有三根的鋼針，發射時以巧力控制，那六根細針會脫離主體，分襲三個方向，也可一起射一點，令人防不勝防。風小月在這項

絕技上浸淫了五、六年方能運用自如。

莫振西問道：「事實十分清楚，少了兩根，就是你用來射布天星的！」

「要射他只須一根，自出道以來，晚輩從未失過手！」

一善大師道：「有道理，咱們可以在附近找一找，因爲一共三根細針，只見兩根，還有一根主體，應在附近。」當下衆人在附近找尋，包括風小月也低頭尋覓，然而却毫無所獲。

風小月吸了一口氣，道：「我知道了，他們根本無法打出及發射『三才如意神針』，故只依三根細針的模樣，打造了幾根，並以此嫁禍我！」

懷竹道：「話雖如此，不知風施主有沒有證據，如果有人要嫁禍於人，最低限度你也該知道有那些人與你有深仇大恨！」

「晚輩一時想不起來！」風小月嘆了一口氣：「此人極端惡毒，晚輩若不將之繩之於法，死不瞑目！」

樂毅冷笑道：「真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就是兇手，今日可饒不了你！」此時，其他人亦已紛紛進入樹林，洞悉了情況，都痛罵風小月沒有人性。

風小月長嘆一聲：「諸位若不

能諒解，在下也無話好說，但我最後仍要請求，給在下一個機會，給我半年時間，讓我查明真相，半年之後，不管結果如何，在下再來新月池，任憑諸位處置，大師慈悲，盼能主持公道，給晚輩一個機會！」

一善大師不由沉吟起來，半晌才道：「萬一施主爽約，老衲難以向武林交代！」

莫振西反問：「你準備如何調查？」

「晚輩此時心亂如麻，一時還理不出頭緒來！」

「連你也如此，教咱們如何相信你？」

風小月沉聲道：「如今找不到神針主體及另一根小針，這就證明不是我射殺布天星的！當時我跑在前面，根本不知道背後發生的事。直至布兄發出悶哼，我心生詫異，才回頭望了一眼，便見他緩緩倒地，老實說，在下還猶疑了一下才轉身向他奔去！」

一善大師問道：「依風施主這樣說，你袋中另外兩枝神針，去了何處？」

「三年前與布天星夜闖伏牛山金剛寨時用掉的！平常因爲打造不易，晚輩都會將神針收回來再用，但那天是在深夜，又無星光，對方人又多，是以沒法檢回！」

懷竹道長問道：「此事還有誰可以作證？」

風小月又長嘆一聲：「除了已經死了的布天星之外，恐怕再無人可以作證了！」

「金剛寨的人也不能作證？」

「恐怕不能夠了！因爲事隔三年，被針射中者，恐已屍骨不存，未被射中的也不一定知道，更不識貨！何況死了幾個嘍囉，對金剛寨的七位寨主來說，根本微不足道，也不會去檢查屍體！而且，我們還殺了他們的老四及老七兩位寨主！」

一善、懷竹、莫振西及樂毅交換了一下眼色，再轉頭望向羣豪，徵求意見，但羣豪贊成立即將風小月處死的佔大多數。風小月臉色慘白，但神情却又十分激動。忽然一善問道：「剛才先咱們入林的那個人呢？怎地至今還不見？」

風小月訝然問道：「還有人進來？也許他便是兇手！」

樂毅道：「他是『一縷烟』雲飄，他會殺死布天星？」

雲飄劫富濟貧，道上聲譽甚佳，風小月不由閉嘴。恰在此時，羣豪突覺微風輕送，一道青影已落在樹上，抬頭望去，可不正是雲飄？

只聽他道：「雲某進林時，突見有一道綠影，向外急掠，是故我

急追過去，不料那斯輕功好生了得，竟然被他逃脫！」

羣豪聳然，須知雲飄之輕功造詣，必在天下前五名之內，連他也追不上，其人之厲害可想而知。懷竹道：「天下間有此輕功者，寥若晨星，雲施主可否能在其身形上辨認出他的身份？」

雲飄道：「那斯在外面放了一匹寶馬，他上了馬之後，急鞭馬臀，一口氣馳出兩三里，雲某逐漸落後，但仍苦追不已，可是他在半路竟然還預備了另一匹馬。另一匹馬氣力漸衰時，他又跳上第二匹馬，再把速度拉開，最後雲某知道追不上，便轉回來了！」

一善接問：「那人年紀有多大？是男是女？」

「從後背只能看出他是個男的，看不到年紀，不過絕非老年人！身材瘦長，一襲綠袍，連頭也包住。」

一善再問：「依你這樣說，兇手不是風小月施主？」

雲飄道：「應該不是，若是他的話，他大可以趁布天星倒地時逃逸，又怎會回身拉起他？是故我絕對不懷疑！武林中無奇不有，甚麼事都能發生，莫非諸位全都認為是他殺了布天星？」

有人高聲道：「就算布天星不是他殺的，但朱鳳也是被他害死

的，他同樣需要償命！」

雲飄道：「這又難說，對方這樣做，分明是嫁禍，因此同樣可以懷疑其真實性，正如風小月的看法：這是一宗陰謀！」一善大師把懷竹等人召至身前，低聲商量起來，風小月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四個人手掌中。

所謂眾怒難犯，是以風小月也不敢輕易下決心溜掉。過了半晌，一善方道：「諸位施主，老衲跟道兄他們三個商量過後，決定答應風小月之要求，半年之後，不管他能否查到『真兇』，他都得來此！錯過八月初一，只要誰見到他，都可以將之擊殺！」

風小月高聲道：「晚輩完全同意，屆時晚輩縱使死了亦無憾！」

雲飄道：「且慢！半年工夫太倉促了，對方做事這般慎重，在下怕風少俠屆時仍死不瞑目，是故我建議多給他三個月工夫調查，如果他要推卸責任的，花兩個月的工夫，便可以找個地方隱居；如果他是殺人兇手，一離開此處，便如龍入大海，因為他背後必有一個龐大的組織在庇護他。未知諸位意下如何？」

有人問道：「姓雲的，你為何如此包庇他？」

「雲某以事論事而已，我從來不包庇任何人。何況，我跟布天星

和風小月有幾次短聚的緣份，發現風小月雖然風流，絕不下流。他暗中為武林做了很多好事，但隻字不提，實是位正派的人，他不沽名釣譽，只憑自己良心行事，故雲某絕不懷疑他是兇手！」

那人又問：「在下自小闖蕩北，從未聽人說他暗中為武林做過甚麼好事，憑你一面之詞，教咱們如何相信？」

「適才風小月已提過，夜闖金剛寨，另外雲某還知道幾件事：早幾年，著名殺手『永不落空』蕭聚寶，搞得武林人人自危，後來突然銷聲匿跡，便是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之暗殺掉；另一件是採花大盜『毒蜂』，欠下累累孽債，後來也是被他殺死的！」

另有人問：「閣下何以得知？你們是朋友？」

「殺『毒蜂』時，恰為我撞見，殺蕭聚寶時，雲某亦暗中加以援手！」

風小月叫了起來：「原來那斯負傷逃跑時，突然站住，因此在下才如意神針得以奏效殺敵，便是因為你暗中相助？」

「不錯，當時雲某突然在岩石後出現，意欲攔住他，與你合力殺敵，不想你的神針已經得手，是故悄悄引退！」雲飄頓了一頓反問：「諸位為何對布天星有好感？是因為

他替武林做了好事？還是因為他生活嚴謹？」

羣豪不由默然，眾人細想一下，布天星的確並未替武林做過多少的好事，只是彼此均因他之作風招人喜愛，而且符合道德規範，可使自己振振有詞，順便提高自己之聲望。正是心懷鬼胎，是以竟無人作聲。

雲飄又道：「布天星也有替武林做好事，但論意義，跟風小月差遠了，在下作個比喻：有些人只專門教訓小混混，便博得很大的名聲；有人是專去殺那些汪洋大盜，對一般小混混不屑一顧，便造成了誤會，認為前者是大英雄，後者藉藉無名，反讓人看不起！」

人叢中又有人反對：「殺死汪洋大盜，聲名更盛，外人怎會不知道，又怎會藉藉無名？」

雲飄道：「這便是雲飄佩服他的地方了，明明他幹了這許多好事，却從未對人言，是以武林中無人知道，證明他不是沽名釣譽之徒，這種人才值得雲某佩服！」

懷竹道長道：「雲施主是有點夫子自道，貧道知道你也替蒼生做了許多好事，但從不宣揚，不知者但以爲你是個神偷！」

雲飄忙道：「雲某並不是夫子自道，只是覺得今日若將風小月處死，實在不公平。實際上，布天星

氣量狹窄，斤斤計較，與風小月氣質大不一樣，是故他們後來便分道揚鑣了！」

樂毅問：「風小月，為何你經常流連青樓，又與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風小月喃喃地道：「家父是被冤枉致死的，是故在下自小便覺得世人都戴着假面具在生活。若要除害，必須對該人深入了解，胡亂殺人，所犯的罪孽更重。在下跟那些聲名不好的人混在一起，是爲了解他們。至於在下流連青樓，也有原因……」

話未說畢，一善大師突然截口道：「風施主不必再說！諸位施主，老衲建議：今年臘月初一午時，讓風施主再來此處作個交代，不知有人反對否？」

一善大師在少林寺之地位僅次於掌門一德禪師，在武林中享有極高之聲望，他如此決定，羣豪也不好意思反對。懷竹道：「既然無人反對，諸位請回去吧！」羣豪三三兩兩議論了一下，便紛紛離開了，刹那間，樹林裏只剩下六人一屍。

一善問道：「風施主可否知道布施主的家在何處？家裏還有甚麼人？」

「晚輩只知道他有一位哥哥住在邯鄲，他說要回家見他哥哥，晚輩問他兄長姓名，準備送一份禮物給

他，不料布兄只代其兄收下禮物，不讓晚輩去見他……」

樂毅問道：「原因何在？」

「他說其兄討厭武人，而且脾氣不好，故不願晚輩見他。我一向不爭這種閑氣，他既然不讓我去見他，便樂得到城內憑弔古蹟，飽覽景色。」

一善道：「如果老衲請你護送布施主之屍體去邯鄲，你方便否？」

「不方便！」風小月一口拒絕。大師最好另派高明，且對方可能還要對晚輩不利，萬一在路上失去布兄的屍體，那就更加不妙了！」

一善大師點頭道：「有理有理，奈何老衲要隨懷竹道長去武當走一趟……有些關於兩派的事要商量，未能抽身前往了……」

樂毅道：「如此便由在下與莫兄護送吧！」莫振西欣然同意。樂毅又問：「雲少俠呢？」

「雲某陪風少俠走一段路！」

* * *

叢林之中，只剩下風小月和雲飄。雲飄見他呆若木雞地站着，便輕輕拍了他的肩膀：「小伙子，你檢回一條命，應該高興才對，為何仍然悶悶不樂？」

風小月喃喃地道：「在下覺得好像做了一場夢，你告訴我這是真

實的麼？」

「當然是真實的，你最低限度還有十個月命，如果運氣好一點的，再加上你的努力，更可長命百歲！」

「不，我不是指這件事，是……朱鳳和布天星……」

雲飄拉住他：「走吧！不要胡思亂想，如今最重要的是冷靜，是替布天星報仇，爲你自己雪冤！你準備如何調查？雲某反正無事做，大可替你跑跑腿。」

「不敢當不敢當……其實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我此刻心亂如麻，腦袋空白！」

雲飄道：「雲某倒有一個建議，也許他們還會對布天星的屍體下手，亦可能會對他哥哥下手，是故咱們不如悄悄跟着莫振西及樂毅，說不定有收穫！」

「好，反正沒有頭緒，暫時只好去碰碰運氣！」風小月吸了一口氣，頭腦稍爲清醒。雲大俠，這次小弟能夠逃出鬼門關實在要謝謝你！」

雲飄哈哈笑道：「能否真正逃出鬼門關，還得看你之努力，如果你仍像如今這個樣子，恐怕只能多活十個月！」

風小月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不管能活多長，單憑今日你替小弟說項這份情，便教小弟沒齒難忘！」

說真的，你只有幾面之緣，為何你肯替小弟出這麼大的力？不怕別人懷疑你是我之同黨？」

雲飄大笑：「雲某做事但憑一己之良心，豈理別人之感想和看法？若爲別人之膚淺看法而生活，不是太辛苦了？而且也委屈了自己！」

這句話大對風小月之胃口，他精神一振，拉着雲飄的手道：「走，咱們先走吧！」兩人出了叢林，雲飄留在附近，他則進城取行李及坐騎。

風小月獨自一人爬上一棵大樹，居高臨下，只見熱鬧的羣豪已紛紛進城，周圍不見一人，他心念電轉，實在想不出到底有誰要害自己。

忽然他腦海裏泛上一個新問題：兇手到底是要陷害自己，還是要害布天星？抑或一箭雙鵰？他與布天星仗劍行俠兩年，誅過不少邪魔，但最有勢力的只是伏牛山的金剛寨，但七位寨主都是草莽英雄，不可能有這等智慧及佈局。除此之外，他實在想不出有甚麼敵人。

這個問題最令他心悸，因爲沒有目標，連假設的目標也欠缺，茫茫人海，去何處找線索？一想到線索，他立即浮上適才那個指出他身份的矮小的漢子來！

(未完·一)

上文提要：

「鐵扇銀劍」于成迎戰關外雙兇，丁鳳姐妹恐他不敵援手，冷公霄出手攔截，丁玲險被他所傷，幸虧丁炎山出現。二梟雄爾虞我詐，形勢急轉直下，矛頭反倒對準徐元平，金老二恐徐元平被冷公霄與丁炎山聯手所傷，出聲阻止，徐元平口稱「二叔父不必擔心」，引起他們的懷疑，查究徐元平的師門來歷……神丐宗濤出現，欲叫徐元平去看「熱鬧」……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飛·圖

盟釵玉



夜探莊院看熱鬧 撞見兩女一肚氣

走去。

金老二和「鐵扇銀劍」于成早已回到峯頂等候，一見徐元平獨自回來，于成首先站起身子微微一笑問道：「怎麼，兩個鬼女都被你打走了麼？」

徐元平皺了皺眉頭，道：「你怎麼能隨便出口傷人？」

于成怔了一怔，道：「鬼谷二嬌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毒美人，貌嬌如花，心狠手辣，傷在她姐妹兩人手下的綠林人物，已不知凡幾。」

金老二輕輕歎息一聲，接道：「鬼王谷這兩個女孩兒，雖然辣手難防，善於矯情做作，但對待平兒，却是不似懷有機心。」

「鐵扇銀劍」于成哈哈大笑道：「鬼谷二嬌二人也有真情真意，豈不是天大的笑話，金兄見多識廣，所說之事，兄弟無不佩服，但對此事却是不敢苟同。」

金老二道：「兄弟自信這雙眼睛不花，于兄如若不信，不妨現下一試。」

于成道：「這等事也可試麼？不知如何一個試法？」

徐元平急急接道：「不管雲夢二嬌為人如何，但她們待我不壞，豈可任意開人玩笑。」

忽聽身後風聲颯然，直向幾人停身處撲到。

丁玲淡淡一笑，道：「打得過，現下勢均力敵，徐相公勝也勝得有限，但如再過上一年半載，三叔父就望塵莫及了。」

丁鳳道：「一年半載武功進境有限，何況三叔父正當盛年，武功也不致因衰老而減退……」

丁玲截住了妹妹未完之言，說道：「徐相公非常之人，豈能以常情測度……」她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徐相公多自保重，雲夢二嬌雖然是出身綠林，以施用迷魂藥粉傳名江湖，人人對我們懷着三分戒心，但對你徐相公却是一片真情真意……」

徐元平歎息一聲，接道：「兩位姑娘相待盛情，在下自會永銘心中，他日必有所報。」

丁玲道：「既未施恩，豈敢望報，祇要你心中不厭恨我們，我們已心滿意足了。」說罷嫣然一笑，拉着丁鳳轉身而去。

山風吹飄着兩人衣袂，背影中流露出無限的淒涼。

徐元平望着二女逐漸遠去的淒涼背影，心中泛起一股莫名的感傷，惘惘情懷，難以自遣，恨不得叫回二女，轉念又想到父母沉寃未雪，亡師大仇未報，此後大事正多，行止茫茫，生死難料，豈可為二女而分心。當下深深吸一口氣，仰臉望天緩緩吐出，大步直向峯頂

幾人武功都極高強，聽得風聲，立時向旁側縱去。

定神看去，祇見一隻奇大的卷毛黑狗口中啣着一張白箋，停在離三人四五尺左右之處。

此狗雄猛昂健，甚是少見，有如一隻小虎般大小。

金老二微微一笑道：「神丐」宗濤派遣他的狗送信來了。」

但見那巨大突然一張大口，白箋隨風飄落地上。

徐元平撿起白箋一瞧，祇見上面草草五字，寫道：「快來看熱鬧。」下面署名「老叫化」。

于成轉過頭去瞧了一眼，笑道：「神丐」宗濤生性冷傲，天下同道能被他瞧上眼的寥寥無幾，想不到竟然和公子交了朋友。」

徐元平聽得一怔，道：「你說甚麼？」

于成道：「徐兄不是答應在下常隨侍左右麼，主僕之分，豈能混淆……」

徐元平道：「我幾時答應你了？」

于成臉色突然一變，異常嚴肅的說道：「于成連受公子幾番救命之恩，自知無能報答，祇願有生之年得以常隨左右，略為公子一盡綿薄，公子既是不願收容，在下也無顏再在江湖之上行走，公子、金兄多請保重，在下就此告別！」翻腕

拔出背上鐵扇銀劍，投棄於地，轉身大步而去。

徐元平探臂撿起地上銀劍鐵扇，高聲說道：「于兄，怎麼連兵刃也不帶走？」

于成回過身來，仰天哈哈大笑，其聲悲壯，直衝霄漢，直待笑聲停下，才冷冷說道：「在下從此棄劍，告別江湖，尋一處深山大澤，以度餘年歲月，要此兵刃何用！」

金老二突然插嘴說道：「平兒不可太過拘謹，于兄乃性情中人，說一不二，既有追隨之心，必是出自衷誠，你如太過拘泥於世俗之見，那就太辜負于兄一片摯誠了。」

徐元平真情激盪，雙手捧着鐵扇銀劍，緩步走了過去，沉聲說道：「徐元平初出茅廬，而且身負血海沉寃，而仇人又是名蓋當世武林的「神州一君」，報仇之事，渺渺茫茫，但此仇又是非報不可，于兄相隨兄弟，有害無益……」

于成朗聲大笑道：「在下生平之中，從未對人生過敬佩之心，既生敬佩，雖為他赴湯蹈火也萬死不辭，如非公子相救，于成縱有十條命，也早已葬送在那古墓之中。」金老二正容道：「平兒，于兄一片誠意，你如再要推辭，那就未免有些矯情了，快些答應下來了

吧！」

徐元平遞上手中銀劍鐵扇，說：「于兄這般關愛，兄弟却之不恭，但我們要平輩論交，兄弟相稱，在下才敢答應。」

于成略一沉思，道：「這一個……」

金老二道：「我們武林中人，素不講究稱呼，于兄也不可太過固執。」

于成接過鐵扇銀劍，正容說道：「這麼吧，在下仍以公子相稱，以重主僕之分，至於公子如何稱呼在下，自行請便。」

金老二哈哈大笑着道：「這樣最好不過，咱們各交各的，在下還是和于兄兄弟相稱……」

忽聽汪汪幾聲狗叫，巨犬突然轉過身去，向前跑了數丈，重又停下了下來。

金老二微微一皺眉頭，望着徐元平道：「眼下武林之中敢和「神州一君」為敵之人，祇有一個「神丐」宗濤，此人冷傲無比，盛名震江湖，肯這般和你相交，實是異數，這畜牲已等得不耐，想必有緊要的事，咱們也該去了。」

三人一齊轉過身去，隨在那巨犬之後，向前奔去。

翻越過三座山嶺，到了一處十分隱蔽的幽谷，但見火光熊熊，宗

濤正自面壁而坐，手中拿着雞腿大嚼，那隻巨犬不停繞着他走來走去，搖頭擺尾，大口盆張，饒涎直滴。

三人一直走到宗濤身後，宗濤仍似渾然不覺一般，頭也沒有轉動一下。

徐元平繞到宗濤身前，躬身說道：「老前輩傳箋相召，不知有何示教？」

宗濤大大的啃了一口雞肉，一面大嚼，一面說道：「老叫化不是寫的清清楚楚要你看熱鬧麼？」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不知要看甚麼熱鬧，還望老前輩見示一二。」

宗濤嚥下口中雞肉，說道：「說來話長，包你好就是。」抬頭看看天色，接道：「天已不早，咱們該走了。」站起身子直向正北走去。

徐元平還想追問，却被金老二輕輕拉了一下衣角，祇好默默不言。

「神丐」宗濤在前翻過一座山嶺之後，腳步逐漸加快，他走的盡都是荒山僻徑，很少人跡，幾人都不由自主的施展開輕身功夫。但見前面帶路的宗濤，愈走愈快，到了最後，簡直如劃空流矢一般，徐元平近來功力大進，還不覺出甚麼，金老二重傷未復，于成功力難及，

祇跑得兩人汗流浹背。

徐元平回頭瞧了兩人一眼，說道：「老前輩請走慢一點好麼？」宗濤停身，望望天色說道：「現在天色還早，我們休息一會再走。」說罷，盤膝坐在地上閉目休息。

金老二和于成趕上來，手不停的擦着臉上的汗，緩緩走了一陣，才在原地坐下。

徐元平緩緩在宗濤對面坐下，道：「老前輩究竟要帶我們看甚麼熱鬧？」

宗濤睜開雙目，微微一笑道：「這熱鬧祇有咱們兩個能瞧，這兩位最好別去。」

金老二忽然睜開眼來，轉頭打量了一下四週的景物，歎道：「宗老前輩可是要看『神州一君』易天行？」

徐元平聽得「神州一君」四字，立覺一股熱血衝了上來，激動之情難以抑制，衝口叫道：「甚麼？」

宗濤目睹徐元平激動之情，心中大感奇怪，一怔道：「你這小娃兒怎麼啦！你認識『神州一君』麼？」

徐元平咬牙切齒的說：「晚輩和他仇深似海。」

宗濤神色忽然凝重起來，緩緩的說道：「老叫化生平不願問人秘密之事，不過，像你這等激動，却

使人有些耽心，不是老叫化長他人志氣，憑你眼下的武功，要想對付『神州一君』，祇怕還難有勝人之望，何況此人機智卓絕，空前少見，一手掩盡天下英雄耳目……」

說至此處，歎息了一聲，無限黯然的說道：「可笑的是天下英雄盡都為他所騙，以為他是位大忠大義、正氣凜然之人，贈號『神州一君』，天下各大門派，黑白兩道，無不對他尊仰萬分，不管何等紛爭，祇要易天行說一句話，無不迎刃而解，老叫化雖然早知他為人陰辣無比，但無法找出一點痕跡、證物，公諸世人。」

金老二微微唏噓一歎，在一旁說道：「宗老前輩也不必為此事煩惱，『神州一君』易天行數十年來，沽名釣譽，假仁偽善，也真可以說掩盡天下人的耳目，短時之間，要想徹底叫武林道中朋友改變對他的看法，那實在大非易事，不過……」話至此處，嘿嘿冷笑兩聲，望了徐元平一眼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任他易天行如何掩飾，祇要我金老二有三寸氣在，拚了這條老命，也要把他的罪行公諸於世，到時，天網恢恢，看他怎能逃出公道。」

「神丐」宗濤用手背一擦口角的酒跡，叫道：「好，想不到你金老二竟也是有心人，看來我老叫化子

是吾道不孤了。」說着朗朗一聲大笑。

金老二微微嘆道：「金老二雖然有心為武林除此惡賊，但恨力不從心，多年來忍氣吞聲，甘心把一件血仇深藏心底，也就是在留心易天行的文過飾非的行為，一面也是等待着適當時機，把他的醜行惡跡公諸天下，使他受到應得的制裁，那時縱然是粉身碎骨，也就甘心瞑目了。」

「鐵扇銀劍」于成因當前幾人，都是自己敬畏之人，雖然性烈口直，也有所顧忌，不敢插嘴，這時聽金老二的慷慨激昂，也不禁豪氣大發，咳了一聲，說道：「當初金兄告訴在下易天行的偽善行為，在下還覺得金兄是詆毀他人清譽，不獨不信，心裏還真想為他力辯，可是我一知其中內情，也就氣憤填胸，如今聽宗老前輩一說，晚輩雖然自恨武功不濟，到時如用得着我于某人之處，雖死不辭，也得替咱們道上的朋友留點光采。」他這時十分激動，說來豪氣干雲。

「神丐」宗濤一仰脖子，又喝了一口酒，一豎大拇指道：「好，于兄俠膽可佩，這個血性朋友我老叫化子是交定了……」

正說話間，那卷毛大狗在「神丐」宗濤身邊低吠了一聲，「神丐」抬頭一看，一骨碌站起身子，道

多，心中雖還有些不信，但却不便追問，忖道：看你推斷如何。

心念尚未息下，果見前面兩人一齊摔倒地上。

于成回過頭來，低聲說道：「金兄果是料事如神。」

金老二微微一笑，沒有答話。但見一條人影，疾如海燕掠波一般，疾躍而過，一閃而逝。恍惚之間，祇覺那人身材嬌小，似是女子，但因對方身法過快，一時難以確定。

于成呆了一呆道：「好歹毒的暗器，發時無形無聲，中人立即死去，在下在江湖道上闖蕩了幾十年，還未見過這樣歹毒的暗器……」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是啦！是查家堡的蜂尾毒針……」

金老二搖搖頭，笑道：「查家堡蜂尾毒針雖然歹毒，但尚不致中人致死、見血封喉，而且查家堡除了老堡主查子清外，難再找身負這種等輕功之人。」

于成道：「剛才那施放暗器之人，可是一個女子麼？」

金老二道：「不錯，男人身材絕不會那麼嬌小。」

且說徐元平緊隨宗濤身後，到了那莊院外面，宗濤拉了徐元平一把，隱入暗處，低聲道：「『神州一君』易天行武功高不可測，而且手

：「時光不早了，咱們倒在這裏閒磕牙，就誤了好戲，那可就冤了。」說着抄起紅漆葫蘆，說了一聲：「咱們走。」人已領先向前奔去。

幾人走了一陣，翻越過幾處樹叢，夜色中見屋脊重疊隱着一座極大莊院，徐元平心中一動，轉眼四下探看，原來曾和雲夢二嬌到過此處。

他正想開口，「神丐」宗濤突然一矮身，搖手阻止徐元平，轉臉對金老二和于成輕輕說道：「今晚雖有熱鬧可瞧，但正戲上場還不是時候，你與于成暫且找處地方隱起，我與這娃兒先去瞧瞧再說。不論莊院之中發生了甚麼事，兩位都不可擅入莊院去，四更之後，仍不見我們回來，兩位先到正北方十里左右，一座小土地廟中等候。」

說完話，也不待兩人回答，忽然一挺身，飛起了三丈多高，夜色中直向那座巍峨莊院之中射去，一起一落，人已到五丈開外，而且起落無聲，衣不飄風，聽不到聲息。

于成輕輕一歎道：「久聞『神丐』宗濤之名，今日一見果是不虛，單是這份輕功，就足以震駭武林……」

話還未完，突見站在丈餘外的徐元平緊隨着凌空而起，半空中連打幾個筋斗，也落出四五丈遠。

下高手甚衆，咱們可能會被人發覺，如果自覺難以再隱藏身子之時，不妨堂堂正正的現身出去，『神州一君』為人所重面子，祇要他不親自出手，危險就少了一半。」

徐元平聽這位素來自負的武林大俠竟然這般慎重起來，心中大是驚奇，暗忖道：以宗濤這等身份的高人，竟然也這般稱讚『神州一君』的武功，想來那易天行的藝業定是有驚人之處了。

宗濤看他沉思不語，又接着說道：「如非生死交關，最好別和『神州一君』動手……」雙眉微一聳動，人已貼壁飛起，落入牆內。

徐元平一提真氣，縱上牆頭，但見一片漆黑，「神丐」宗濤人踪已杳。

他抬頭打量一下四週景物，縱身向院內躍去。

這座廣大的莊院中，除房屋櫺比，樓閣聳立外，都是高大的梧桐、榆樹，陰氣森森，不見一點燈火。

深秋的夜風吹拂着樹上的黃葉，更增加了這荒涼莊院的陰森氣氛，徐元平默然站了良久，突然想起那夜丁鳳帶自己去的一所跨院，那裏滿置盆花，而且房中佈置華貴無比，或許有人住的。

他暗中調勻真氣，伸手摸摸懷中戮情劍，四下打量了一陣，看準

但見來人一襲長衫，背上斜背兵刃，一晃而失，身法之快，不輸「神丐」宗濤。

于成知他見識比自己廣博甚

于成知他見識比自己廣博甚

于成知他見識比自己廣博甚

路線和落腳之處，一提真氣，施展「八步登空」的身法，迅快絕倫的直奔過去，一口氣穿過了一座四五丈寬的院落，飛落在屋面上。低頭看去，各室門窗緊閉，毫無有人跡象，心中不覺大為生疑，暗道：此等情景，哪似有人住的地方，不知「神丐」宗濤要我來瞧的甚麼熱鬧？

但轉念又想到，以宗濤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絕不會說出謊言，微一沉思之後，抬頭辨認了一下方向，直向正東躍去。又越過一重院落，果然找到了那處滿置盆花的小跨院。

這座精緻的跨院仍和過去一般雅致，盛放的菊花，飄過來陣陣花香，但那兩扇房門，仍然緊閉着。

徐元平暗暗付道：這院中盆花，如果無人修整，絕不會是這般整齊的，從這跡象看來，這座小跨院中是經常有人來了。

徐元平雙足微一用力，人如離弦弩箭一般，落在那雅室門前。舉手一推，兩扇房門應手而開，但聞一陣脂粉幽香，迎面撲襲過來，不禁心頭一凜，暗道：這雅室之中，分明是女子閨房，上次由丁氏姐妹相陪而入，眼下我孤身一人，如何能夠隨便進去？當下呆了一呆，楞在門外。

忽聽房中響起了一陣微弱的呼

息之聲，緊接着又是一陣被褥移動的聲音。

這兩種聲音都異常低微，如非耳目靈敏之人，很難聽到。

徐元平心頭一驚，不自覺的失聲問道：「甚麼？」

他失聲之後，立時警覺，身子一閃，隱入門後暗處，心中驚道：我這聲音雖然不大，但在這靜夜中，祇怕傳播甚遠，如果這靜院四週埋伏有人，定然會聽到我這一聲呼叫。一念及此，趕忙暗提真氣，蓄勢戒備。哪知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之後，仍然不見動靜，倒是室中的那輕微的鼻息之聲時時可聞。

這時，徐元平已確知室中有人，而且依那微弱鼻息之聲判斷，可能還是一個女人，祇是不知是否真正在熟睡中。

大約過了一杯熱茶工夫，仍然不見動靜，探頭向外望去，祇見繁星閃爍，夜靜如水，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如果「神州一君」易天行真的在這莊院中有所聚會，何以這等大意，毫無防範？

忽聽一陣嚶嚶聲，傳入耳際，似是那熟睡之人夢見了甚麼歡樂或愁苦之事，喃喃嚶語。

這一陣嬌婉嚶聲，使徐元平確定了這室中熟睡着的是一個女子，心中暗自付道：這室中既然有女子熟睡，我徐元平豈能停留其中，正

待舉步出室，忽聞一陣輕咳從院中飄傳過來，緊接着響起了一陣步履聲。

此人的趕來，逼得徐元平趕忙又縮回身後，慌忙中抬頭望去，祇見屋角處錦帳低垂，一人擁被而臥。

他隱隱還記得那屋角之處放有一張雕花木榻，但他為人磊落，是以入室之後，始終未向那屋角瞧過一眼，此刻，為形勢所逼，不得不尋找藏身之處，但聞那步履之聲愈來愈近，已到室外石級之上，不禁心頭大急，慌忙中一提真氣，身子凌空而起，躍落橫樑之上。

他剛剛藏好身子，突見火光一亮，房門口出現了兩個大漢，一人勁裝佩劍，一人身穿長衫。

祇聽那身穿長衫之人說道：「那娃娃兒就放在此室麼？」

那勁裝佩劍之人似是甚怕那身穿長衫之人，左手高舉着火摺子，躬身答道：「不錯不錯……而且此女容貌絕麗塵寰……」

那身穿長衫之人冷哼一聲，接道：「哪來的這多廢話，快帶我去瞧瞧。」

那勁裝大漢口中應了聲，大邁三步，人已到那雕花木榻前，左手高舉火摺子，右手掀開低垂錦帳。

徐元平隱身在橫樑之上，祇需微一轉臉，立時可把那錦帳中橫臥

玉人，瞧個毫髮不遺，但他覺得此事有愧於心，竟是不肯轉臉相望。

祇聽那身穿長衫之人，長長出了一口氣，讚道：「果然是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天上仙子，人間尤物……」

那勁裝佩劍之人也不覺的歎息一聲，接道：「此等絕世容色，任是鐵打銅鑄之人也要為之怦然心動……」

兩人這般交口稱讚，徐元平也不覺怦然心動，暗道：世界之上，當真有這等美麗的人麼？不自覺的轉頭望去。

火光照射之下，看得甚是清晰，祇見一個身着紫衣的少女，面向外側臥榻上，髮散枕畔，色凝桃花，翠眉如黛，瓊鼻櫻口，果然天香國色，秀絕塵寰，不覺瞧得呆了。

祇覺此女似曾相識，但一時之間，却又無法確定是否真的相識。

祇聽那身穿長衫之人無限惋惜道：「此女定可邀得莊主青睞，如能再從她身上獲得南海門下奇書，定會得到莊主厚賜，你們要好好的看守着她。」

徐元平心中一動，暗道：果然是她，想不到人世之間真有這容色絕麗的女子。

徐元平雖和這紫衣少女相見數次，但他始終沒有仔細的瞧過她一

眼，腦際之中祇留有一個模糊糊糊的倩影，祇知她長得十分美麗，尤勝丁氏姐妹幾分，但究竟容貌如何，他却全無印象，是以初見之下，祇覺似曾相識，但却不敢確定。

這時，那勁裝佩劍之人手中的火摺子已經燃盡，祇聽他「啊」一聲，火焰一閃而熄。

原來這兩人都為那紫衣少女艷絕的容色吸引了心神，一語不發，呆呆的站在榻旁欣賞，直到火摺燃盡，燒到手上，才霍然驚覺。

黑暗之中，祇聽兩聲長長歎息，隨着步履之聲出門而去。

徐元平待兩人去遠之後，縱身躍下橫樑，緩步走到那木榻之前，正待伸手去抱那紫衣少女，心中突然一動，暗道：男女授受不親，君子不欺暗室，我與她素無交往，縱然存心光明，旨在救人，但也不能不防瓜田李下之嫌。心念及此，脚步為之一頓，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是好。

徐元平正感為難之際，忽聽低垂錦帳之中傳出那紫衣女嬌婉的聲音罵道：「哼！男女授受不親，君子不欺暗室，夜深人靜，孤男寡女，你站在我臥榻之側，瞪着眼睛瞧我幹甚麼？不要臉！」

徐元平被她罵得一股怨氣直衝上來，身子搖搖欲倒的退後兩步，

接道：「姑娘不要誤會，在下絕無不敬之心。」

低垂錦帳之中又傳來那紫衣少女的聲音道：「瓜田李下，雖無不良之心，亦有非份之嫌，看你這個樣子，就不像知書識禮之人。」

此女言鋒犀利，句句字字，如刀似劍，祇罵得徐元平如受衆矢攻心，一種被委屈的感覺使他全身顫抖，心情激蕩，反而楞在當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呆了良久，才恭恭敬敬的抱拳一揖，說道：「此等之事甚難解說，在下存心，惟天可表，但姑娘誤會亦非不當，失禮之處，尚望大量海涵……」轉過身子，大步向外走去。

祇聽那低垂錦帳之中，又傳出那紫衣少女嬌婉的聲音道：「嫂溺援之以手，你自鳴男子漢大丈夫，見危規避，也不覺得羞見天下英雄麼？」

徐元平怔了一怔，暗道：這倒怪了，怎麼她相罵之言都是我心中想到之事，當真罵得入木三分，又叫你無言反辯。

他本走到門口，又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回頭望去，祇見那紫衣少女已經擁被坐起身，一時之間，想不出該說些甚麼，沉默了半盞茶工夫，才想起幾句話來，說道：「姑娘已陷身龍潭虎穴，要及早離開此

處才好，在下言盡於此，姑娘肯否聽信悉由尊便！」說完，又轉身向外走去。

忽聽那紫衣少女冷笑一聲，說道：「站住！」

徐元平人已出了室門，聽得她喝止之言，祇好又停下了下來，當門一立道：「姑娘還有甚麼話說？快些吩咐，在下還有要事。」

紫衣少女似是突然受了甚大委屈一般，氣得哼了一聲，立時別過頭去。

徐元平見她轉過頭去，不理自己，深覺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呆了一陣，說道：「姑娘如無吩咐之言，在下就此別過了。」

祇見那紫衣少女緩緩躺下身，面裏側臥，望也不再望他一眼。

徐元平心中雖覺她生性冷傲難以相談，但又覺她處境險惡已極，必須早些離開，當下說道：「姑娘處境險惡，還是早些離開此處的好。」

那紫衣少女聽了徐元平的話，當下頭也不轉的答道：「我死了也不干你事，哼！你別多管閒事！」

徐元平歎息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女孩子家真是難惹……」縱身一躍，飛上屋面而去。

那面裏側臥的紫衣少女聽得衣袂飄風之聲，迅快的轉過頭來，但

見暗淡的星光下，人影一閃而逝。

這位才華絕世、艷若天人的少女，似是陡然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一般，熱淚滾滾，奪眶而出，但她却忍住了不發出哭聲。

徐元平躍上屋面，長長吐一口氣，但覺滿腔委屈的積忿，盡隨這一口長氣而出，心情為之一暢。

放眼望去，但見星河耿耿，四野不見人踪，不禁暗覺奇怪，付道：這莊院之中明明有人，為甚麼自己這等暴露行跡，竟似沒有被人發覺一般，既沒有人出面攔阻，也沒人暗中施襲？

但這等出乎意外的平靜，却使人更覺得這陰森莊院的恐怖。

徐元平呆呆的在屋面上站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仍然不見一點動靜，他乃毫無江湖閱歷之人，遇到此等情勢，祇覺手足無措，此刻不知該如何是好。

夜風輕拂，花香襲人，徐元平舉手在頭上輕輕的拍了兩下，祇覺眼前的景象，沉悶中充滿了無比的緊張，但自己却又不知如何應付，祇是這般呆呆站在屋面上，也不是辦法。

正自為難之際，瞥見數丈外一條人影，疾如電奔一般，一閃而逝。

他正覺難於自處當兒，見了這條人影，立時疾追上去。

他這數月來，打坐調息，已把慧空大師轉授於他的真元之氣，大半收爲己用，功力大爲增進，這一步登空「身法」，連越過兩重屋頂，落到一株梧桐樹上。

手抓樹枝，微一借力，人又向前飛出一丈四五尺遠，落在屋面上。他心中急於追上那逝去的人影，施展全力追去，腳落屋面，抬頭望去，夜色茫茫，哪裏還有人影。

忽聽「響」的一聲，似是一件重物落在地上。

徐元平迅速的轉過頭，祇見自己藉力的那梧桐樹下，蜷伏着一團黑影，當下一提真氣，猛撲過去。

他這時早已被這陰森恐怖的氣氛逼得滿腔氣忿，祇想早些找着一個人，追問這莊院之中的情形，是以一見那蜷伏在樹下的黑影，也不考慮，立時疾撲而下，探臂一抓，腳落實地，已把黑影抓了起來。

仔細看去，竟是一個身着勁裝、背插單刀的屍體，此人身體尚有餘溫，分明才剛死去不久，但全身上下找不出一點傷痕，耳目口鼻之處亦無血跡，不知怎的死去。他忽的恍然大悟，暗道：「是啦！『神州一君』在這莊院之中聚會之事，既被宗濤探到，想來別人也可探到。」

徐元平暗道：「剛才瞧見那條黑影，身形迅快異常，如是這莊院中埋伏之人，定然已看到我的形跡，但他竟不顧而去，自然不是莊院中的人了，看來這陰森莊院之中，今夜來的人是不少……」

正在忖思之間，忽聽輕微的飄風之聲，起自身後。

徐元平機警無比的轉過身子，凝神望去，祇見一個身材嬌小的黑衣少女，背插雙劍，站在八九尺外，那黑衣少女兩道目光怔怔的凝望着他。

四目交投，互注良久，彼此都未講一句話。

徐元平緩緩把手中屍體放下，慢慢向後退去，他自被那紫衣少女罵了一頓之後，心中對女子已存了驚懼之心，不自覺向後退去，但又怕她突然下手施襲，是以，不敢轉過身去。

祇聽那黑衣少女低沉冷漠的喝了一聲：「站住！」

徐元平祇覺心頭一跳，但却依舊停下腳步。

黑衣少女膽子甚大，竟然一步一步的向他逼來，直待相距徐元平三四尺處，才停下身子，冷冷的問道：「你是在這莊院中的人麼？」

徐元平搖搖頭道：「不是。」

那黑衣少女突然微微一笑，道：「你如何能夠證明你說的話呢？」

徐元平奇道：「爲甚麼要證明呢？我們素不相識，無怨無恨，彼此互不相干……」

那黑衣少女冷冷接道：「你如無法證明你說的話……」她輕藐的向那屍體瞥了一眼，接道：「那就是你的下場。」

徐元平暗忖道：「今夜到此之人，大概都和『神州一君』易天行有敵對之心，憑此一點，我也該讓她幾分，當下說道：『在下要如何才能證明我不是這莊院中的人呢？』」

黑衣少女似是想不到他有這樣一問，怔了一怔，道：「這也不是甚麼難事，你如真的不是守護這莊院之人，那麼你就要聽我的話即時退出，別過問這莊院之中發生的事情。」

徐元平道：「此事的確是簡單不過，可是在下要反問姑娘一句，你要我退出這莊院而去，不知用心何在？姑娘黃夜到此，絕非無因而來，在下如無事情，也不會在深夜之中，跑到這荒涼的莊院中，我祇能告訴姑娘，我確非此莊中守護之人，你不信，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那黑衣少女冷然一笑道：「我生平之中，從未對人說過這樣多無用的話，今宵破例對你多講幾句，你如不肯退出，對你有無益，今夜之事，兇險異常，看你年紀輕

輕，又不像走江湖之人，故而特地勸你幾句……」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姑娘盛情，在下心領，一個人生死之事，誰也難以預料。」說完，轉身急掠，人已到屋面上。

那黑衣少女突然嬌喝一聲：「站住，你能跑得了麼？」玉腕揚處，一縷白光疾射而去。

徐元平雙足一點屋面，平向屋下暗影之中射去。

他突然福至心靈，想到自己如果向上一躍，對方定然緊追不捨，要想擺脫，祇有躍入暗影之中，是以在他躍上屋面之時，已瞧準落腳之處，腳不起步，疾向屋下暗影之中投去。

這一着，倒是大出了那黑衣少女的意外，一縷白光疾掠屋面飛過，第二道暗器尚未發出之時，徐元平已躍下屋面。

黑衣少女四下望去，哪裏還有徐元平的影子，心中大是驚奇，暗道：「此人身法好快。」

徐元平隱在暗處，連頭也不敢探出一下，怕探頭出來，被那少女發現，祇待聽那黑衣少女離去時衣袂飄風之聲，才從隱身暗影之中走了出來，抬頭望着天上繁星，長長吁一口氣，正待躍上屋面，去找宗濤，突然心中一動，暗道：「她剛才打我一下，不知用的甚麼暗器，不

如把它撿起，帶給『神丐』宗濤瞧瞧，他見多識廣，也許可以由暗器之上，看出此女來歷。

心念一轉，大步一直向對面一株榆樹下面走去，祇見一支三寸長短的銀針，端端正正的釘在樹身上。伸手把銀針拔下，放在手中仔細一瞧，祇見此物似針非針，尖端扁平，尾處有兩片極薄極小的鋼葉，製造十分精巧。

他初入江湖，見聞有限，瞧不出甚麼暗器，隨手放入懷中，剛想舉步，忽聽身後響起一聲輕微的笑，道：「我祇道你有飛天遁地之術，眨眼間，跑得踪影不見，原來是藏在暗影中了，哼！虧你還是堂堂七尺之軀，不覺得丟人麼？」

這幾句話罵得尖酸刻薄，大傷了徐元平的自尊，也激起好勝之心，霍然轉過身子。祇見八九尺外，站着那去而復返的黑衣少女，當下冷聲說道：「姑娘且莫出口傷人，在下素不願和女子動手，故而相讓姑娘三分，豈是真的怕你不成。」

那黑衣少女對他反擊之言似是甚感意外，怔了一怔，道：「你可是說我的麼？」

徐元平聽了答道：「此處除了你我之外，別無他人，自是說你了。」

黑衣少女似是異常憤怒，嬌軀

微動了一下，道：「你敢罵我……」

徐元平聽她口氣愈來愈大，也激起心頭怒火，不容她把話說完，當下接口說道：「我有甚麼不敢，罵你又怎麼樣？」

那黑衣少女目光凝注在徐元平臉上，瞧了半晌，忽然微微一笑，道：「那是因爲你不知道我是甚麼人！如果知道了，你必定不敢罵我啦！」

徐元平道：「你對人這般沒有禮貌，罵了你也不算欺侮你，哼！不是看你是個女孩子家，剛才我就好好教訓你一頓了。」

那黑衣少女搖搖頭，歎口氣說道：「我懂你以爲，從沒有人敢這般對我無禮，舉世之內敢罵我之人，你可算得第一個……」

徐元平冷笑道：「在下堂堂男子，和你們女孩子家嘔氣，本是大不應該之事，但你這等欺凌於我，實叫人難以忍受……」忽然想到自己這般和她胡扯下去，扯到幾時才能停止，倏然住口，轉身一躍，人已飛上屋面，急奔而去。

那黑衣少女被他豪氣凌人的罵了一頓，不覺呆楞當地，祇覺此等之言，生平之中從未聽過。

待她發覺徐元平借機而去，想要追趕時，徐元平早已隱入夜色之中不見，恨得她一跺腳，自言自語的罵道：「哼！除非這一生中，你

別讓我遇上，再要遇上我，非得打落你滿口牙齒不可。」

她罵得聲音甚大，徐元平耳目靈敏，人雖到數丈之外，已然隱隱可聞，心中暗自想道：「好吧！就讓你罵上兩句出出氣吧！好男不和女鬥，祇當我沒有聽見算了。」

他自思自慰的消解去胸中之氣，急掠過幾重屋脊，忽見花木蔥蘢，又到了一處雅致的庭院所在。

院中秋菊盛開，丹桂飄香，雖已是深秋季節，但這院中花木却一片翠綠，不禁心中大感奇怪，暗道：「這些花木分明是由其他地方移植而來，但這莊院之中却又這等荒涼，既無人常住於此，不知爲何却又佈設得這等雅致……」心中疑竇重重，但一時之間，却又思解不透。

忽聽院中花叢一動，傳過來一個低沉的聲音，道：「小娃兒，快些休息吧，今晚上咱們算白來了。」

徐元平聽出是「神丐」宗濤的聲音，當下循聲望去，又立時縱身而下。

祇見宗濤斜倚花叢而坐，滿口酒氣雜在各種花香之中，陣陣飄來。

徐元平心中積存了很多事情要說，哪知還未及開口，「神丐」宗濤却又搶先說道：「老叫化祇道是獨得之秘，哪知消息早已外洩，

小娃兒，你胡撞瞎闖了一陣，大概遇上了很多事吧？」

宗濤說完話，取過背後紅漆葫蘆，咕嘟咕嘟又喝了一大口酒。

徐元平道：「今夜來這莊院之中高人似是不少。」

宗濤微微一笑道：「你又遇上了一個身穿黑衣、蠻不講理的姑娘是麼？如果老叫化子猜得不錯，你定被她罵了一頓。」

徐元平道：「怎麼？老前輩都看到了？」

宗濤笑道：「老叫化子如若看到，說對了，哪裏還算本領。」

徐元平輕輕歎息一聲，道：「今夜中，晚輩連受了兩人之罵，一次被罵得啞口無言，一次被罵得怒火萬丈。」

宗濤笑道：「那黑衣女娃兒在西北江湖道上，乃出了名的蠻不講理之人，罵你幾句，不足爲奇。」

徐元平看他說得輕輕鬆鬆，似是已被人罵上幾句，是十分應該之事，心中甚是氣忿，衝口說道：「晚輩如果不看她是女流之輩，非得好好的教訓她一頓不可。」

宗濤道：「那女娃兒最是難惹不過，你還是別惹她的。」說着話，又喝了一大口酒。

徐元平道：「這麼說將起來，老前輩是認識她了？」

上文提要：

小五子藉詞丟了錢包衝進浴室，目的是戲弄上官玫瑰，晚上二人又同睡一張床，欲從她口中探出誰是殺他娘親的元兇……小五子到西京找劉石頭收賭債，目的是逼他代打聽誰能解毒，因他盛氣凌人，惹怒了柳秀秀與李星兒，不打不相識，小五子又偶從柳秀秀口中聽到「柳家堡」，打聽之下，才知眼前的中年婦人是自己的姨媽，二人相認……



文圖 豹飛 申公豹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

五彩傳奇

七惡被騙備婚禮 舌祭蓮花挽危機

柳秀秀道：「不知不罪，你今還學得一身好本事，姨媽真是太高興了……哈……對了，你還有個妹妹，你們……是不是住在一起？」

小五子笑道：「我妹子叫小彩，我們見過面了。」

柳秀秀突然眼圈又紅，道：「除了你們可憐的娘，我那紅顏薄命的大妹子以外，你們一家總算團圓了！」

小五子道：「姨媽，且等我們吃過飯以後，立刻去求李不疑前輩！」

柳秀秀點頭道：「你放心，我先在星兒面前替你說個情，她一定會叫她爹幫你忙的。」

於是，震遠鏢局的正面大廳上，席開七桌，「鐵膽震九州」劉石頭這回真大方，連鏢局子裏伙計也坐在酒席上，酒席是附近「望月樓」大館子送來的。

劉石頭當然高興，小五子答應不要他的十萬兩銀子，他怎會不大方的擺上幾桌酒席？

有些伙計心中明白，他們這是「禿子跟着月亮走」，沾了小五子的光了。

一席酒只吃了一大半，小五子已起身拉着柳秀秀，要求李星兒一起上路。

劉石頭攔也攔不住——劉石頭誠心要小五子在他的震遠鏢局住上

三個月的。

就在劉石頭一陣挽留中，小五子低聲對劉石頭道：「劉石頭，我知道你心裏感激我不過是十萬兩銀子我不要了，如果我堅持的要，你也不會這麼大方請我喝酒，我們心照不宣，你別攔我去辦正事！」

小五子說出劉石頭心裏的話，倒令劉石頭訕訕的一笑，道：「小五兄弟有重要事情辦，我怎敢攔你？以後再來西京，我震遠鏢局掃榻以待！」

李星兒也答應小五子幫忙去見她爹了！

三騎快馬利時間馳出西京城門，小五子遠遠的看到城外那座「老君廟」，令他想起廟裏的和尚，十年不見，不知這位當年替羅老大辦事的大和尚如何了？

小五子很想去看看老和尚，但他想起父親南英中的毒，他便放棄了。

這時候甚麼事也沒有解父親身中的劇毒重要。

小五子正在馬上想，突見前面路上一堆人。

其實人並不多，只有七個人——六男一女！

小五子三人見前面大路已被七人擋住，便勒住坐騎停下來。

空中傳來一聲嘿嘿笑，小五子一聽就知道是誰！

他聽了十七年這種笑，不正

是「千面人屠」羅老大的聲音嗎？

可是前面並未見羅老大！

七個人小五子一個也不認識！

那女的滿臉鵝皮，她絕不是白爾艷——她是個八十歲的老太婆！

老太婆哈腰顫巍巍的走近小五子，她雙目中閃耀着一片冷芒，道：

「好小子，你要造反？」

小五子立刻大笑起來。

因他聽出聲音，聲音是白爾艷的。

於是，小五子也笑着其餘的人，道：「妙，妙，你們化裝得真絕，連我都被你們蒙過，羅老大的絕藝太妙了，只是未曾教教我！」

前面七人，不錯，正是從天山不老峯惡人洞出來的七惡人。

老太婆裝扮的白爾艷指指柳秀秀與李星兒，責問小五子道：「她們是誰？小五子，你有了未婚妻，為何還要勾引別家姑娘？」

小五子道：「誰說我勾引人家大姑娘？我才剛剛認識她們一天……」

白爾艷道：「叫她們滾，你跟我们走！」

小五子道：「真是抱歉，眼下我無法跟你們走！」

另一惡漢粗聲道：「真要造反了！」

小五子一聽就知道是包藍的聲音！

音！

小五子咧嘴笑道：「包叔，夜來香我替你去慰問過了，她好想你啊！」

包藍裝扮成癩痢頭，活像個要飯的！

這年頭別看他像要飯的，有時候要飯的比騎馬的還有銀子，包藍就藏了不少寶物。

包藍嘿嘿笑道：「等着把你的喜事辦完，我當然要去七里蕩會會我那老相好！」

小五子一楞，「各位，一年之期未到，我還未闖出名堂，怎能同小彩結婚？」

柳秀秀聽得一驚，小五子怎能同小彩結婚？

她還未質問，羅老大又嘿嘿道：「半年也夠了，我們想了又想，怕你日久變心，早辦完事早安心！」

小五子道：「可是我要在江湖上立萬，已經答應幫人家這次忙，暫時我還不能結婚！」

白爾艷架架怪笑道：「放屁，只許別人來幫我，我們甚麼時候幫過人？真是白教你這多年，你怎麼本性難改？」

有些人本性為惡，有的人本性善良，白爾艷罵小五子，當然說他沒有變成真惡。

小五子笑笑，道：「各位如此

關心我小五子的終身大事，我當然明白各位是要我們及早接你們的衣鉢，然後發揚光大，可是急也不在一時，再說，無憂島最近出了大紕漏，八個人傷了四對，小彩也不見了，叫我同誰結婚？」

白爾艷跳起腳來，叱道：「這一定又是你小子帶去的災禍，你個小王八……」

小五子道：「天地良心，你冤枉好人……我……」

羅老大叱道：「哇呀呀，你自承好人？」

小五子忙又笑道：「我這好人是天底下所沒有的，各位，你們最好先去無憂島問個明白，十天半月，我自會找去無憂島，到時候全聽你們的！」

白爾艷道：「你小子不會躲起來吧？」

小五子道：「我還要揚名江湖，雄霸宇內，我為甚麼要藏起來？」

錢一串開腔了，他若不開腔，小五子便不知道他是錢一串，因為羅老大的化裝術實在高明。

錢一串指着李星兒，道：「小五子，這個女子好標緻，你小心上當，忘了小彩對你好！」

李星兒要發作，小五子故意回頭眨眨眼，笑道：「錢叔放心，我看不上她，她也不會嫁給我，我的

心中只有小彩一個人！」

白爾艷吃吃笑了！

錢一串幾個也哈哈大笑起來。

羅老大先收住笑，道：「既然無憂島出了事，我們把喜事往後延上一個月，半個月後你一定要趕到無憂島，去晚了我就剝你的皮！」

小五子道：「我不去無憂島結婚！」

七個惡人忽然往小五子圍過去，他們都拔出傢伙來。

白爾艷叱道：「你說甚麼？」

小五子淡淡一笑，道：「我不是同小彩結婚，只是我小五子要把婚禮辦得隆重，讓天下武林都知道我小五子在結婚，婚禮大典上名人齊聚，不正是揚名立萬的最佳時機？」

羅老大道：「還要請武林各派高人參加？小五子，你以甚麼名義去請他們來參加？」

小五子道：「我以七惡八邪的威名呀！」

羅老大叱道：「放屁，你若以此名邀人參加，不是嚇跑許多人，就是召來許多仇人，你的婚禮可熱鬧了！」

小五子道：「越熱鬧，我的名也越響亮，各位，我都不怕，難道你們還怕？」

七個人面面相覷。

白爾艷道：「小五子，說出你

的計策來，先讓我們聽一聽，可行則行，不可行你盡早打消這歪念頭！」

小五子笑道：「簡單得很，喜帖發出去，你們一齊來，有人要找麻煩，我只要隨便露一手，他們誰還敢？」

他得意的又道：「婚禮一過，你們又走回天山去了，我的萬兒也立了，這不是你們大家所希望的？」

於是，就在一室之間，七個惡人又哈哈大笑起來。

小五子舉手搖了搖，道：「就這麼說定了，各位，我們過幾天再見了，哈……」

小五子拍馬就走……

他要快走不可！

他真怕柳秀秀在這時候質問他，他更怕李星兒忿怒的不理他。

當然，他更怕羅老大七個惡人攔住他！

小五子拍馬衝出七八里，後面的柳秀秀已大聲道：「小五子，你怕甚麼，他們一個也沒追來！」

小五子這才回頭看，柳秀秀與李星兒已到了他面前。

柳秀秀指着身後，道：「告訴我，那幾個人是誰？」

小五子一笑，道：「他們的名號不好聽，說出來怕嚇了姨媽耳朵！」

他看了李星兒一眼，又道：「對不起，李姑娘！」

柳秀秀道：「是誰？」

小五子道：「江湖上傳言的七惡八邪，就是他們，他們正是七惡人！」

柳秀秀的臉色也變了！

李星兒道：「我爹曾說過，七惡八邪當年鬧江湖，他們都是一批大壞蛋，想不到他們都沒死！」

小五子心想：「若非你們跟着我，只怕你二人麻煩大了！」

柳秀秀道：「小五子，我懷疑你娘死在七惡八邪之手，你怎麼會認識他們？而且，你還要同小彩結婚，你不是說小彩是你親妹妹嗎？」

小五子道：「從小，我被七惡八邪進惡人洞收養，他們要把我養大了對付南大俠，當然也最恨南大俠，他們把一身武功傳給我，要我對付我爹，可是……後來他們發現南大俠死了，立刻又改變主意……」

柳秀秀道：「改變甚麼主意？」

小五子道：「小彩被八邪抱回無憂島，他們從我爹手中抱走的，消息由包大頭帶到惡人洞，於是，他們就安排我們兄妹結成親，接他們的邪惡衣鉢，當他們的傳人，將來為惡江湖！」

李星兒這時也關心起來了！

她輕聲的問：「原來小彩是你妹妹！」

小五子道：「也是最近我們才發現彼此原來是親兄妹，我兄妹就在兩狼山才見到父親，他中毒十幾年，每天都會毒性發作，爹痛苦的活着，就是要見我兄妹一眼！」

柳秀秀道：「他終於見到你們了，小五子，你不會答應他們同你妹妹結婚吧？」

小五子道：「怎麼會呢？就算小彩不是我妹子，但她是八邪的傳人，我也不會同她結為夫妻，就像妹妹小彩說的，她也不會嫁給一個小惡人是一樣！」

柳秀秀笑了，她高興的拉着小五子的手，道：「你沒有被惡人帶壞，我真高興！」

李星兒更高興，如果小彩不是小五子的未婚妻，她心裏就十分愉快——她發覺小五子武功是那麽高不可測的時候，心中就喜歡上小五子了。

這時候她已關心起小五子了，她不便立刻表示出來，但她却靈巧的道：「快走，解南大俠的毒最要緊，我會盡力求我爹幫忙！」

小五子重重的直視着李星兒，道：「你真好，我一見到你就知道你是個好姑娘！」

李星兒笑得很開心的道：「我曾經想殺死你，你還說我是好姑娘！」

娘，其實你應該恨我的！」

小五子坦然也笑道：「恨一個美麗的姑娘，這個人一定是傻子！」

李星兒更高興了！

天下女人都喜歡聽別人讚美，李星兒更喜歡聽，尤其是小五子說她美，更令她打自心裏高興！

李星兒抿着嘴吃吃笑道：「南小五，剛才聽你對那七個大惡人說你看不上我，這時候你又說我漂亮，究竟甚麼意思？」

小五子笑道：「我是見鬼說鬼話，剛才那七惡比鬼還厲害，你想想，我敢說人話？」

李星兒又吃吃笑了！

柳秀秀也笑起來！

小五子只是一聲苦笑，因為他正想到南大俠，更不知小彩找老禿子的結果如何！

三匹快馬奔馳在大道上，前面一片山巒起伏，插天尖峯，白雲悠悠飄過，李星兒指着遠處山道，道：「我們抄山路，可以節省兩百里！」

不料三騎入山不久，迎面只見一人身披大紅外套，手中拄着一根帶有鶴嘴鋤的老人，自半峯上往山道繞過來，李星兒已在馬上大聲喊：「爹！」

太巧了，三人竟在這兒遇上「毒王」李不疑。

「毒王」李不疑聞得女兒叫喊，立刻大步迎過來，他撫髯看着小五子，半晌，對女兒道：「這小子是誰？」

李星兒笑而未答，柳秀秀已抱拳道：「李老，他是我的外甥，他叫小五——南小五！」

小五子道：「老前輩，你老聽說過『刀公子』南英這個人嗎？」

李不疑仰起醬色大臉，楞了一下，道：「老夫見過南大俠，不過他已死多年了！」

小五子道：「南大俠是我爹，他並沒有死！」

李不疑驚訝的道：「江湖流傳，言之鑿鑿，都說南大俠早已死在青衣江畔，想不到他並未死！」

小五子道：「我爹中了劇毒，多年來他隱居在兩狼山。」

李不疑道：「你爹中的甚麼毒？」

小五子道：「閉氣斷脈丹，縮骨斷筋散。」

李不疑大吃一驚，道：「五毒煉製斷脈丹，十草熬成斷筋散，丹毒書上有記載，中了這種毒的人必死無異，南大俠竟然未死，也算奇蹟了！」

小五子急問道：「請問老前輩，我爹可有救？」

李不疑嘆口氣，道：「按一般常情，任何毒物皆有法子解，不

過……」

小五子下馬走近李不疑，他匆匆忙忙取出腰包裡的大紅寶石，道：「這個給你，請救救我爹！」

李不疑一瞪眼，道：「如果我解得南大俠身上劇毒，早就跟你們去了，何用你拿出這東西誘老夫？」

李星兒已對小五子道：「快收起來，我爹最討厭別人拿金錢收買他！」

小五子道：「這麼說，你爹也救不了我爹了？」

李星兒拉着她爹的小鋼鋤，道：「爹，你號稱毒王，怎麼會不能解毒？」

李不疑道：「你很喜欢這小子？」

李星兒道：「他很好呀？」

李不疑仰天大笑道：「前後七個年輕小伙子，你一個也看不上，不料却看中這小子，倒令爹爹訝異不已！」

柳秀秀笑道：「老爺子，這也是緣份！」

李星兒羞赧的低下頭。

小五子心裡不是滋味。

他千里迢迢原是想逼劉石頭找個名醫救治父親，不料却遇上李星兒，想不到「毒王」李不疑也沒辦法，反而對他女兒的終身大事掛在嘴上。

小五子猛古丁拔身落在馬背上，道：「既然不能救我爹，我只得另請高明了！」

他的話聲未落，快馬已在二十丈外了！

柳秀秀大叫：「小五子！」

李星兒也尖聲道：「南小五！」

小五子那裡聽得到？他已絕塵而去，頭也不回的拍馬狂奔。

小五子帶着失望的心情疾去，李星兒拉着他爹李不疑，道：「爹，他走了，你難道真的救不了南大俠？」

李不疑道：「爹雖然救不了南大俠身上的毒，至少可以保他的命，只是這小子太急躁，話未說完就開溜！哼，他顯然不把我女兒放在眼裡！」

李星兒道：「他救父心切，換了我一樣！」

李不疑道：「看樣子，你真的喜歡上那小子了？」

李星兒不開口，她心中想：「人已跑了，說這些有甚麼用！」

柳秀秀却笑道：「走，我們找南大俠去，如果星兒喜歡小五子，我一定幫忙！」

「毒王」李不疑從腰裡摸出個小錦袋，道：「女兒，你把這錦袋收起來，袋裡是一顆千年貝珠，我已收藏了三十七年，中了劇毒的人，把這千年貝珠磨成粉服下，可

以固心清腦護住元氣！」

李星兒忙收在袋中，道：「謝謝爹！」

柳秀秀道：「老爺子不去？」

李不疑道：「你們去吧，我總不能帶我的女兒硬送給那小子！」

李不疑匆匆的走了，他本來在深山中採藥，這時又往深山中走去！

柳秀秀與李星兒跨上馬，立刻往小五子奔的方向追過去，不料她們追了五十多里，那裡追得到小五子？

小五子心中發急，他在無計可施下，反而繞道奔向青衣江。

小五子想在中途攔住小彩，他希望小彩能在無憂洞中找到老禿子，也許老禿子有辦法，因為兩種劇毒是老禿子煉製的。

三天後，小五子到了七里蕩。他準備在七里蕩住一夜，第二天便能到青衣江！

小五子騎馬到了「萬花酒樓」門前，他已沉聲道：「常貴，東家到了，還不快出來迎接？」

他叫了三聲不見人出來，自己便把馬拴在門口馬槽上，大搖大擺的往大門走進來！

小五子看見酒樓裡還真不少客人，只是，常掌櫃與幾個伙計就像不認識他似的，連迎上來也未曾……

小五子忽然覺得氣氛不對勁，猛抬頭看向二樓，不由得心中吃一驚。

夜來香在上面衝着他冷冷笑，一張大桌子坐了七個男女，這一回小五子立刻認出來，那七人正是羅老大他們。

小五子撫掌哈哈笑起來！

櫃檯後面，常掌櫃的臉也泛白了……他好像在替小五子擔心事！

這時候，幾個伙計也吃驚的看著小五子，他們很想示意小五子快走，但他們又不敢！

小五子當然看得出來！

小五子緩緩走向二樓，他邊上樓梯邊笑道：「各位，歡迎蒞臨本酒樓，哈……」

夜來香身邊站着小霸王，小霸王的附近坐着「大頭鬼」包藍——包藍的頭特別大，他的身子又矮，他雖然化過裝，但小五子一眼就認出來。

夜來香忽然執指小五子叱罵道：「個小王八蛋，你的好運走完了，如今該是霉運當頭了！」

小五子衝着夜來香一瞪眼，道：「我看你的皮肉又癢了，是嗎？」

「大頭鬼」包藍一掌拍在桌面，大聲道：「小五子，別以為你的翅膀硬了，就想騎到我們幾個老的頭上撒尿！」

白爾艷也沉聲道：「我們調教

你，是要你接替我們衣鉢，可不是叫你為我們製造麻煩，天山不老峯你引來敵人，害得我們過不好日子，不料你又在大頭鬼地盤上搶他的酒樓，你甚麼意思？」

羅老大咬牙道：「教你一身本事，叫你發揚光大，替我等揚眉吐氣，可不是要你找自己的麻煩，小五子，你令我等失望了！」

小五子笑嘻嘻的道：「各位，你們太不了解我的意思了，你們怎麼不多用腦筋？」

包藍已厲聲道：「你把我的女人折騰得死去活來，又把我的酒樓據為己有，還敢強辯？」

小五子道：「包叔，把這酒樓據為己有的是我小五子，如果換了別人，只怕早已放一把火燒光了！」

包藍怒道：「誰敢！」

小五子道：「厲害的人就敢，我當然不會放火燒，因遲早這酒樓是我與小彩的，包叔，將來替你送終的可是我與小彩呀！」

包藍一怔，羅老大幾個人也楞然了。

不錯，七惡沒有親兒女，他們死後的一切，當然是小五子與小彩的，他們也清楚，再多的財產，生帶不來，死帶不走，能有個人替他們蓋棺，也就心滿意足了。能替他們蓋棺的人，當然是小五子與小彩

二人。

包藍突然拍着巴掌吼道：「小五子，我甚麼時候欠你一千兩銀子？」

小五子笑道：「我也沒有找你要銀子呀！」

夜來香已氣得怒罵道：「好個小畜牲，你當初口口聲聲說包大頭欠你一千兩銀子，還逼着我要，難道會是假？」

小五子冷哼道：「包叔，你怎麼把你的買賣交給這種沒頭腦的女人，她是那麼容易被人騙！」

夜來香一瞪眼，又道：「個王八蛋，你還有理呀！」

「吧！」小五子的右掌只是一閃，夜來香已捂着嘴臉叫起來：「你還打我！」

包藍忿忿的已站起來……

小五子沉聲道：「你罵我沒關係，你不該罵我幾位叔叔阿姨調教出來的傳人，你等於在罵他們，我不打你打誰？」

這話說得真適當，包藍只得忿然的又坐下來！

小五子道：「包叔，你還沒有死，你又回來了，這家『萬花酒樓』我還給你，別說是一家酒樓，就算是北京城裡的大字號，只要我稍動腦筋，我一定變成他們的東家，各位，我走了！」

羅老大沉聲道：「別走！」

小五子道：「各位，我知道你們都很疼我，所以我才匆匆的趕往青衣江，在這兒遇上各位，想不到你們生我的氣，對不起，我離各位遠一點，我走了！」

白爾艷拉住小五子道：「你要去那兒？」

她還是關心的又道：「話說開也就算了，小五子，你就別走了！」

夜來香見情形不對，忽然哭泣起來！

包藍對一旁的小霸王道：「扶她回去，都是自己人，怨你們不長眼睛，怪得了誰？」

夜來香走得心不甘情不願，她本以為小五子死定了，想不到小五子竟是包藍一夥的！

小五子坐在夜來香的椅子上，常掌櫃笑着走過來，親為小五子換杯筷，道：「這兒上下人等，誰不說你小五爺會辦事？還是那句話，大伙甘願為你賣命！」

小五子嘆口氣，道：「別說了，酒樓是我包叔的。」

包藍一聽，心裡還真佩服小五子！

羅老大幾個人也有了笑容。

「八隻手」錢一串道：「小五子還會做生意？倒是看不出來呀！」

小五子笑笑，道：「我那會做生意，只不過我把酒樓賺的銀子全

分給他們了！」

包藍立刻沉聲道：「好小子，你拿我的銀子做好人呀！」

小五子道：「包叔，你先別發火，你們是不是要我同小彩結婚？」

羅老大道：「就在下個月！」

小五子道：「婚禮設在甚麼地方？」

他重重的又道：「西京城內？還是北京城內？」

羅老大道：「隨你喜歡！」

小五子道：「我看就設在七里蕩！」

包藍道：「我的大酒樓內？」

小五子笑道：「不錯，這兒地面熟，酒樓全是自己人，如果來的仇人多，我還能叫伙計下一把毒藥，全把他們害死光，一夜之間，天下武林變成我的了，哈……」

羅老大已哈哈笑道：「好小子，這就叫『平時多燒香，用到的時候沾光』，難怪你對伙計們大方！」

包藍也笑起來，道：「小五子，你已經勝於藍了！」

小五子道：「指望各位一本過去的愛護小五子，繼續不斷的再給我多多鼓勵，阿彌陀佛！」

「屠夫」金太保沉聲道：「只說阿彌陀，不許說『佛』字！」

小五子道：「為甚麼？」

金太保道：「阿彌陀才是我們這樣的人物，佛是騙人的，我們不信佛！」

「夜貓子」丁大川哈哈笑道：「屠夫不信佛，所以他先殺牛又殺人，而且殺的人比他殺的牛還多！」

「瘋狗仔」陶民道：「阿彌陀是個魔，壞事比我們做得多，所以小五子以後要多多的學！」

小五子心想：「去你的阿彌陀，你們等着瞧！」

白爾艷笑問小五子，道：「你準備甚麼時候開始請人呀？」

小五子道：「日子選定，立刻發帖子！」

羅老大道：「以何人之名？」

小五子道：「當然是七惡八邪之大名！」

羅老大哈哈大笑，道：「好，下月初五，就是在這七里蕩的萬花酒樓，替你與小彩二人完婚……哈……」

「哈……」小五子也笑了。

白爾艷對包藍道：「包大頭，七里蕩是你的地盤上，你打算怎麼辦？」

包藍哈哈笑道：「好辦得很，七里蕩的街頭搭上彩樓，街道兩邊掛大旗，野台戲就在街的兩邊唱，再準備二十四個衝天砲，家家戶戶張燈結彩，酒席擺在大街上，還

有……」

羅老大道：「還有砒霜準備十來斤，必要的時候排上用場！」

小五子笑道：「好，咱們就是這樣辦，我去無憂島請八邪一齊來了！」

白爾艷道：「你不是說八邪都受了傷？」

小五子道：「無憂洞住了個老禿子，他們的傷好得快，再說嘛，我得同小彩商量一下呀！」

羅老大沉聲道：「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就等着做新郎吧！」

小五子道：「難道我就住在七里蕩？」

羅老大道：「不錯，你甚麼地方也不要去了！」

小五子心中怔怔的，道：「如何發喜帖？」

羅老大叱道：「這是我們七個人的事！」

白爾艷笑道：「羅老大總是有辦法，你聽他的！」

小五子道：「我的新郎衣裳呢？」

羅老大道：「我們已經帶來了！」

小五子道：「好，你們想得真週全，好吧，我就吃飽了沒事幹，等着做我的新郎吧！」

羅老大道：「等你同小彩完過婚，五湖四海任你們去遨遊，

哈……」

小五子也笑道：「那一定令我快活得像神仙，哈……」

「哈……」七惡一齊大笑起來！

小五子果然沒有走，心平氣和的住在「萬花酒樓」的後院客房中。

他不是不想走，他心中還真發愁，不知兩狼山那面怎麼樣了，只是他太累，他需要好好大睡！

小五子吃過飯就回房睡了！

小五子被白爾艷吵醒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近午時分，白爾艷對小五子道：「起來起來，替你量身子，為你做新衣的人來了！」

小五子起身笑道：「好哇，人呢？」

白爾艷道：「在前面候着，喜帖也寫好了，是這酒樓掌櫃親寫，真是一筆工正好字！」

小五子笑得好開心，道：「還有二十多天，今天你們就開始忙起來了！」

「包大頭已趕往無憂島，去通知八邪準備了！」

小五子道：「包大頭叫不開無憂洞，無憂洞的暗語已經改了。」

白爾艷笑笑，道：「暗語可以改，洞口不會改，包大頭一定有辦法！」

（未完·四十三）

上文提要：

泰山縣太爺送給武小郎一百兩銀子，要他傳話給橫山响馬，交出翡翠玲瓏寶塔，可招撫赦免他們，也可以送他們一萬兩銀子。武小郎正欲去橫山，碰巧李龍派燕大山等三人送虎皮給他，於是武小郎將他的計謀說出，訂於正月十五午時正……烏拉托帶着洪超到十字坡商洽向响馬買回寶塔之事，武小郎帶二人到橫山口與朱大才議價……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巧誘官兵殺韃子 奪回寶塔刃仇家

武小郎道：「那李小龍當然幹，橫山山上五百多人，每天眼一開嘴就張，這張嘴就要吃飯，而且是三頓，一天半頓不能少，山上又不開展覽館，弄個寶塔抵不過喝稀飯，他早就想把寶塔換銀子了。」

程百里撫掌道：「得，響馬們開竅了！」

武小郎道：「大人，你們祇一聽我下面的一段話，必然會釋然了！」

武小郎道：「程大人，別急呀，我的話還沒說完呢！」

武小郎道：「大人，你聽嘛！」

武小郎道：「人家李當家的怎知官家也在找那寶物呀，他也從未敢想着同官家打交道，他不想活了。」

武小郎道：「祇是目前寶塔還在山寨中。」

杜大北急問：「姓李的有甚麼打算？」

武小郎道：「人家雖是響馬，可是却也講信用，別以為當了強盜的全是害人精，我也說了的，可是李當家他不答應。」

武小郎道：「姓李的已經把寶塔賣了。」

程百里咬牙道：「拚得祇好上山剿平他們了！」

程百里一聽火了，他一把揪住武小郎的衣領子，叱道：「說，你這是徹頭徹尾在說謊，響馬們根本沒有找到甚麼寶塔，是你撞騙弄銀子，對不對？」

武小郎道：「勸捕頭，殺字休出口，橫山好漢不好惹，他們個個武藝高，再加上八百里太行山在背後，山上處處是險要，官兵如果去抓人，你們進去一百出不了十個來。」

杜大北道：「寶塔說不定還在王宅中。」

程百里道：「別說了，趕快跟我走！」

武小郎嘆口氣道：「年頭不對了，好人難做呀！」

武小郎道：「祇不過我知道，為甚麼李當家不答應，因為韃子們

程百里道：「你是好人裏面挑出來的。」

武小郎道：「祇不過我知道，為甚麼李當家不答應，因為韃子們

出銀十萬兩，官家才答應一萬兩，差得太遠也太小兒科了！」

甘元道：「你忠人之事呀！」

搖搖頭，武小郎道：「這年頭在山上挺自由，他們不在乎，所以他們叫韃子們快去取銀子，祇待十萬兩銀子到山上，寶塔就交出手，這個日子……」

武小郎道：「這一回我打算要很多，因為我在路上盤算過，由我把計謀說出來，官家不但得到寶塔，而且還會省下幾萬兩銀子。」

程百里急問：「在那一天？」

杜大北道：「好，你說說，我們聽聽。」

武小郎最愛聽這句話了，因為這句話很值幾個銀子。

武小郎手一攤，道：「三位大人，如果此刻把一千兩銀子送到我的手中，我保證你們聽了以後會點頭。」

「快說呀！」

程百里大怒，叱道：「我操，你小子的胃口越來越大了，一開口就是一千兩！」

「急甚麼？」

武小郎道：「我說一千兩，其實要值一萬兩，如果三位不願意，沒關係，這一頓酒菜算我的。」

甘元道：「武小郎，你應明白，咱們也是在辦公事，一千兩銀子不是小數目，你得在此地等一天！」

武小郎故意搬動指頭算半天，他點頭道：「等一天還來得及，我聽三位大人的！」

甘元道：「有話照直說吧！」

杜大北道：「你眞的有辦法叫官家弄到寶塔嗎？」

武小郎道：「三位大人，我當然會說，祇不過三位也替我想一想，橫山距此四百里地，我的年也不過了，下着大雪我上山，我爲的是甚麼？」

武小郎道：「八九不離十，杜押司，你會明白的！」

武小郎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呀！」

武小郎道：「大人，你們祇一聽我下面的一段話，必然會釋然了！」

武小郎道：「大人，你聽嘛！」

武小郎道：「祇不過我知道，為甚麼李當家不答應，因為韃子們

程百里道：「三拜九叩也可以，少了銀子就免談！」

程百里道：「你他娘的上輩子是花子幫的吧！」

「哈……」武小郎笑了。

程百里道：「你他娘的上輩子是花子幫的吧！」

程百里道：「你他娘的上輩子是花子幫的吧！」

程百里道：「你他娘的上輩子是花子幫的吧！」

程百里道：「你他娘的上輩子是花子幫的吧！」

程百里道：「你他娘的上輩子是花子幫的吧！」

程百里道：「你他娘的上輩子是花子幫的吧！」

程百里道：「你他娘的上輩子是花子幫的吧！」

人的計策，絕無問題！」

忽聽上面坐的大爺道：「武小郎，你是怎麼認識橫山响馬的？」

武小郎道：「我的女人在十字坡開一家野店，偶爾會有幾個响馬人物經過，久了便認識他們幾個……」

大爺冷笑道：「你私通盜匪呀，知道嗎？」

武小郎一聽，道：「大人，小民沒那個膽子，小民既沒有與响馬勾結打劫，更沒向他們通甚麼消息，只不過在我們野店中大家打個招呼，這不算私通盜匪吧！」

大爺道：「知情不報就有罪了！」

武小郎道：「大人，等我向官府來報告，响馬早走了！」

淡淡一笑，這位大爺道：「倒是很會說話，武小郎呀，我已聽了程捕頭說過你的計謀，很好，至於你索要的一千兩銀子，等到寶塔到了官家手中，你只管前來向本堂索取，本堂絕不會抵賴，你以為如何？」

武小郎心中不愉快，一時間不好多說，但他以為能要多少是多少，於是，武小郎笑笑，道：「大人呀，你的吩咐小民不能不聽，只不過……」

「怎麼樣？」

武小郎道：「大人，常言道得

好，腰裡沒錢不敢橫行，一錢逼死英雄漢，大人總得先付點，也好叫小民應酬之需吧！」

大爺立刻笑笑，道：「應該的，應該的！」他對一邊的程百里又道：「程捕頭，帶他去找出納，支五十兩銀子給他應急！」

武小郎一聽只有五十兩，這位大爺太小兒科了。

武小郎還能再要嗎，他只好對大爺一禮，道：「大爺呀，正月十五午時正，千萬要把兵馬調去橫山附近山林中藏著，等到山前殺起來，官兵圍上捉活人。」

大爺手揮幾下，道：「調兵遣將是官家的事，用不到你再多費心了。」

武小郎退出衙門外，他懷中只多了五十兩銀子，程百里對他笑笑，道：「武小郎，你這種賺銀子方法妙，我也看得眼紅紅，娘的，過幾天我不幹窮捕頭，也學你的樣吧！」

武小郎道：「你開玩笑，好歹你是官，我算他娘的老鳥老蛋呀……只是這銀子……」

「你放心，大爺說不會少給，那就是一紋也不會少給你，等到寶物到手，你就發了。」

武小郎當天便騎馬走了，他心中想：等到寶拿到，我完了，娘的你隨便定個罪，大牢裡關死我。

武小郎是不會上當的，他摸摸口袋裡的五十兩銀子，不由又樂了……不錯，能弄幾個是幾個，不要白不要，至於那件價值連城的寶塔，你們誰也別想要。

嚴冬天商旅少，十字坡野店門可羅雀，只不過開店的仍然過得很快活，至於如何快活？瞧瞧便知道！

野店前面，小丁小馬對坐在火盆邊，你一杯我一盅，高粱酒慢慢地喝，兩個人嘻嘻哈哈管他娘的，天塌了有王八蛋們去頂着。

野店的正房中，武小郎斜坐在半躺椅子上，他的頭前是張水柔，張水柔雙手在武小郎的身上用力捏不停，捏得武小郎呲牙咧嘴的差一點沒叫出聲來。

盧小玉在另一邊，只見她在火盆上把燒熟的栗子一顆顆的剝好了往武小郎的口中塞。

武小郎的一雙腳丫子翹在一條長檯上，他抖抖地可自在啞。

這時候如果有人來衝着他唱一段梆子越調戲，那才叫愉快。

半晌，武小郎用力嚥下栗子，道：「今天初幾了？」

盧小玉道：「明天十四了，武哥。」

武小郎立刻挺起來，道：「快，我差一點誤了時辰！」

張水柔道：「怎麼了？後天才十五呀！」

武小郎道：「到了十五就晚了！」

他忽的高聲叫：「小丁、小馬，套車了！」

張水柔道：「怎麼說走就走呀！」

武小郎道：「趁此刻沒客人上門，咱們快把寶塔取出來，最好也把金子取出來……」

張水柔道：「怎麼啦，武哥，你打算回來了？」

武小郎道：「很難說，我怕萬一……」

張水柔道：「武哥，只把寶塔取出來吧，我不打算離開十字坡。」

武小郎一聽，知道張水柔不會拋棄她爹娘留下的這片野店，何況孫二娘與張青二人就埋在十字坡後坡上。

武小郎也不多言，三人便到了水井邊，武小郎跳入木桶裡，繩子繫在腰上，他沿着井邊到了水井中，就在距離水面一尺處，武小郎找到了那個井壁暗洞，只見他用力把幾塊井壁石塊移在木桶中，立刻伸手插入壁內，上面的盧小玉與張水柔不約而同的問：「在裡面嗎？」

武小郎露齒一笑，道：「在，在，哈……」隨着他的話聲，只見

淚。

武小郎駕着車，盧小玉依依的向張水柔、小丁、小馬三人直揮手，就在那匹健馬的拖拉下，藍布遮蓋的大車便咕里隆咚的上路了。

一道一道的黃土坡，枯樹枝上壓着雪，老鴉落在雪地裡，田裡的麥苗成了牠們的點心了。

武小郎趕車緩緩行，他心中有些犯嘀咕，此去橫山三百里，明日過午才能到，他與盧小玉併坐在車轅後座，那盧小玉今天似乎對他更體貼了。

盧小玉不時的吻一下武小郎，她還用力的抱緊了武小郎的腰，令武小郎以為他才是天底下最最快樂的人。

只要不時的聽武小郎呵呵笑就知道他是多麼的愉快了。

這一夜趕路一百里，天黑來到一個黃土高坡下，這兒四下無人煙，武小郎便把大車停路邊，他車後取過乾草料拋在馬前，再把一床毯子披在馬背上，他拍拍馬匹道：「吃吧，歇吧，過兩個時辰咱們再把路趕！」

這時候大車上盧小玉已把吃的弄妥了，那是小丁小馬為他二人包妥的乾糧帶高粱酒。

武小郎跳進大車篷子裡，盧小玉把被子遮蓋在武小郎的兩腿上，

兩個人對面坐。

盧小玉不叫武小郎動手，只叫武小郎動口，她撕着兔子肉，一塊塊的送入武小郎的口中，然後又一口一口的酒餵進武小郎的口中，這光景比新婚度蜜月的一對新人還要你儂我儂好幾倍。

武小郎享受盧小玉的溫柔，他小子還不知道盧小玉早已暗下決心了。

盧小玉的決心當然為報仇，這些天她一直未忘記公公王覺與她的小丈夫王天來，承歡在武小郎的身邊，她是不會露出哀傷的！

車子裡熱被窩中，車子擠睡男女兩個人是少了點，但也增添幾許情趣，偶爾伸腿壓在對方的身子，上，偶爾彎臂勾住對方的脖子，當然還有壓在對方身上的時候，地方太小了嘛！

只不過愛到了沸點，甚麼地方就不太重要了。

這一夜武小郎感覺當個男人真舒服，決定來生還要當男人，太過癮了。

天不亮，武小郎又套好了大車上路了，盧小玉如此的對他溫柔又體貼，他就是玩命也樂意。

武小郎趕車大道上，差一點又唱起椰子腔來了，如果不是盧小玉不時的吻着他，他早哼唱了。

果然，就在這天黃昏，武小郎已到了橫山前的那條小河邊，他把大車趕入附近的荒林中藏起來，取過木匣提手上，木匣中放的乃是翡翠玲瓏寶塔。

盧小玉跟在武小郎身後過了河，忽見山口處奔來兩個大個子，一瞧，武小郎就笑了。

「武兄弟，想你也該到了。」

燕大山與劉風二人來了。

武小郎迎上前，道：「好兄弟，我帶着盧大妹子一齊來，你二位知道的，盧大妹子等的就是這一天！」

燕大山與劉風二人忙向盧小玉抱拳，道：「山谷內咱們的花三頭目率人正守在那兒，快隨我二人進谷去！」

四個人匆匆奔進山谷中，只見山崖不見人，四人再走進一里深處，忽見兩邊亂石中站起四五十人，個個手上拿着刀和弓箭，這些人是第一綫。

燕大山指着一人對武小郎道：「三頭目來了。」

武小郎抬頭看，一個虬髯怒漢倒提着一根亮銀槍過來了，這人尚未到，已粗聲開口道：「武兄弟呀，大伙歡迎你到山上來呀，哈……」

武小郎忙施禮，道：「謝謝，

誰都看得出她流的是感激之淚了。

盧小玉一把抱住張水柔，她落

淚了。

張水柔道：「小玉呢？」

武小郎道：「她去，因為那是她報仇的時機。」

盧小玉伸手拉過張水柔：「張姐，謝謝你這些天來的照顧，我爲了報仇是不計一切的，我也分享了妳的愛，而妳又是那麼大方……」

張水柔道：「我的心中不大方，小玉妹子，我是因爲武哥愛妳，他愛的我也愛，當然，妳的遭遇我也同情，妳別以爲我殺人不眨眼，我也滿有同情心的，是不是？」

盧小玉一把抱住張水柔，她落

謝謝好哥兒們的關愛。」

燕大山與劉鳳雙走過來，那劉鳳道：「武兄弟，等到咱們把十萬兩銀子弄上手，大當家的有決定，派人到口外去買馬，武兄弟，咱們有了馬匹，行事上方便多了，你說是不是？」

武小郎心中想，到那時才真正稱得上响馬二字了。

武小郎與盧小玉二人被招待在橫山大寨上，武小郎當着衆家好漢的面把那木匣打開來，嘩，在場的人都呆了，天下何人難出這麼妙絕人倫的寶物，只見滿屋子綠光似碧海，果非凡品也。

武小郎對李龍道：「明日午時，李當家帶此寶物到山下，你們一邊交物一邊交錢，十萬兩銀子你收着，等候率兄弟們殺過去，娘的，是生是死就是這一戰了！」

李龍道：「錯不了！武兄弟，按你的計劃我依計行事錯不了！」

這一夜武小郎與盧小玉二人住在山寨上，二人無心再溫柔，倒是盧小玉不停的暗自抹眼淚。

「颯颯颯！」三連發，三支响箭射向天，山頭上立刻冒出幾十人，爲首的正是李龍。

這些山上响馬極目看，小河遠

方一共出現三批人，三批人一共三十六個人，這些人由三方面疾馳過

小河，真有訓練，三批人馬匯集在河岸邊，然後雙騎併馳過小河直往山谷口處馳來了。

這時候山上的人也往山下走，一夥人到了山崖處停下來，那李龍的手中還捧了個木匣子。

李龍站在斷崖上，他身後站着一字排開兩百人。

這時自谷口進來三十六個人高馬大的漢子，仔細看，這些人模樣真粗獷，有一大半是虬髯大草鬚，闊嘴巴銅鈴眼，大巴掌同蒲扇一樣大。

這些人背上插着大砍刀，雙手抖着馬韁繩，他們幾曾把這些响馬放在眼裡。

雙方在山溪邊對峙着，忽見一人自馬背上跳下地，這人不是別人，大祭司烏拉托是也。

烏拉托走近斷崖下，他抬頭高聲道：「各位，你們當家的是那一位？」

李龍大聲應：「我，你們是關外女真國的吗？」

大祭司道：「不錯，咱們正是關外客。」

李龍道：「十萬兩銀子帶來了嗎？」

大祭司烏拉托反手取下背上的小布包，道：「北京京華錢莊的票

子，一個不少的在此！」

他抬頭又道：「咱們的寶塔呢？」

李龍舉着木匣，道：「在這兒！」

烏拉托一怔，道：「怎麼是那

樣粗獷的匣子，打開來我瞧瞧。」

李龍立刻把木匣子打開來，嘩！一片碧光射出，那烏拉托立刻雙膝跪在地，他連連叩頭大聲道：「天神啊，神物就要再歸宗廟了！」

烏拉托身後的馬上大漢們也立刻躍下馬來伏地叩頭，真的是一片赤誠丹心鑑日月了。

這些關外的來客在一陣膜拜之後，烏拉托已把布包舉得高高的，道：「請把我們宗廟神物歸還吧，這銀子你們可以派人前來拿！」

李龍道：「我原打算索銀百萬兩，只因爲我那武兄弟一句話，如今這交換仍然由他出面吧！」

烏拉托心中對武小郎真的太感激了，聽得李龍的話，立刻大表同意的道：「應該的！」

就在這時候，斜刺裡走出武小郎來了。

只見武小郎走到烏拉托面前，道：「大祭司呀，我可是仁至義盡了。」

烏拉托幾乎想吻武小郎，道：「武小郎，你是我國的大恩人，

女真國以後歡迎你去玩。」

武小郎笑笑道：「我先瞧瞧你的十萬兩銀子。」

烏拉托把布包交在武小郎手上，道：「你數一數，十萬兩銀子一個也不少。」

武小郎只把銀票瞧了瞧，立刻搖頭道：「不行，不行，票面太大了，一萬兩一張呀，誰敢去京城換銀子。」

他對山崖上看了看，又道：「我不是說過嗎，要現銀呀，唉，我看你還是改日帶上現銀再來吧！」

說完他要回身走，烏拉托上前拉住他：「你別走！」

武小郎道：「你沒帶現銀難成交呀！」

哈哈一聲笑，烏拉托道：「爲了怕中計被訛，我們才把銀票拿出來，你的腦筋不錯，誰有膽量去換這一萬兩一張的大銀票。」

他又看看山崖上，接道：「以爲不是咱們的神物，今日才知你的話是真的，好，我們把現銀交出來。」

只見他往後手揮三次，三十幾匹健馬奔動了，這些馬匹有訓練，一匹接一匹的繞過武小郎與烏拉托，每過一匹就見馬背上大漢拋下一個帆布袋子來，剎時間堆了一大堆在地面了。

烏拉托指給武小郎看，道：「

武小郎，你瞧瞧，全部一共十萬兩。」

武小郎上前打開一袋看，銀光四射是銀元寶，這些錢子們真有錢，可也全是漢人的錢。

武小郎道：「好，我這就去把你們的神物取過來。」

烏拉托一聽，眼也睜大了，他深呼吸的難開口，武小郎已奔向斷崖處，他高聲道：「李當家的呀，十萬兩銀子你派人去拿吧，這寶塔你可以交給我了！」

李龍不開口，他只揮手，只見一個大漢走過去伸手接過寶塔就往崖下走。

這人走到斷崖下，兩邊冒出近百人，這些人也有秩序，一路走到那堆銀子的地方，每一袋銀子三千多兩重，那得兩個大漢用力抬，果然，每兩人抬一袋，急匆匆的往山上走，拿寶塔的大漢已把寶塔交在武小郎的手中了。

武小郎雙手托着寶塔，他恭恭敬敬的送到烏拉托的手中，道：「真的捨不得，這寶太好了。」

烏拉托雙手發抖掉眼淚：「謝謝，謝謝！」

他接過那寶塔高舉過頂，這項交易成功了。

原是雙方歡喜收場的，不料突然間附近傳來「轟轟轟！」連續三响，嚇得人們一瞪眼，立刻間兩邊

傳來喊殺聲。

「殺呀！」

衆人仔細看，嚙！小河那邊山溝荒林中奔出三百官兵來，這些官兵舉刀往這面包圍過來了。

那雙手抱緊寶塔的大祭司烏拉托怒視武小郎吼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武小郎道：「我怎麼會知道，大概官兵來捉強盜，你們的運氣不好撞見了。」

大祭司叱道：「放屁！天下那有那麼巧合的事，必是你這可惡的東西設下的陰謀。」

武小郎大叫道：「冤枉呀，我也要逃了！」他邊叫邊往一邊跑，官兵們已衝過河來了。

又是一個突然「轟轟！」聲，山崖上也傳來大聲喊：「兄弟們，衝呀！」

這是橫山响馬們在吼叫，只見自斷崖的兩邊宛如螞蟻出窩似的衝出三四百個怒漢來，這些人舉刀奔殺着，一邊狂喊：「狠宰啊！」

「殺！」

三十六名馬上怒漢拍馬狂馳在小河岸的這片沙灘上，他們繞成大圓圈交互掩護着，那河對岸過來的官兵們排成人字形圍上來，怒馬奔來也不退，舉刀砍馬腿，却被馬上大漢揮刀阻住。

此刻，什麼是官兵呀，什麼又

是响馬？此刻是刀口一致對外了，娘的，大伙力量結起來，幹吧！

忽起大祭司烏拉托狂吼一聲：「併排衝過河呀！」

「殺！」

刀聲鏗鏘發出一陣陣的撞擊聲，三十六匹怒馬立刻併肩雙雙往小河邊衝去，立刻間，附近傳來大吼：「射！」

幾匹馬倒在沙灘上，馬背上的大漢揮刀便往官兵陣中砍到。

這些大漢都是百中選一的武士，個個身手了得，照上面便有七八個官兵拋刀洒血滾翻在地。

兩次衝擊來到小河邊，十一個大漢被迫下馬幹起來，這些錢子們有訓練，三個人、三個人成品字形同幾十個官兵殺在一起。

另有十二個大漢拍馬往响馬陣中衝過來，雙方快接上手，這十二人已躍下馬來了。

果然，他們也成品字形的衝過去，光景還真的想以一當十的幹了。

只不過响馬陣中過來的頭目不好惹，李龍率領着索明、花化人、呼延壽三人，左有張千里、公孫浩、楊三郎、李杰、朱才和呂忠，右有時九子、柴大官、燕大山、劉鳳等十多人，這些人全是當年梁山好漢們的後代人，一個個家

傳武藝精，雙方立刻狂殺起來了。

再看中間那十三人，那大祭司烏拉托懷中抱定寶塔不放，他躍馬在中央，十二名錢子圍定了保護他。

烏拉托緩緩往河邊移，只是前面早被官兵擋住了，他在馬背上四下看，忽的河岸邊人影在浮動，原來那地方藏了弓箭手。

就在一陣搏殺中，小河岸邊已躺下幾十人，是死是傷天知道，官兵們死得真不少，再看那十一個大漢，大半頭上背上在流血，他們這是拚上了命，此刻只有抱定置之死地而後生了，便是再流血也不倒下，除非嚙下了最後一口氣。

山谷口，十二名錢子真英勇，原來他們是抱定了必死決心堵住山上响馬們攻過來，他們也想想不到响馬之中還有那麼好功夫的人，只幾個車輪似的照面，錢子們的陣勢就被化解開了，立刻間變成了一對一的局面。

這才是真正拚命的時刻到了，只見以李龍爲首的十多人，拚殺中一聲厲叫：「螞蟻雄風！」

「殺呀！」

只見山邊圍的衆响馬們立刻舉刀紛紛圍上來，錢子們被隔開，立刻顧前難顧後的被亂刀一陣殺。

「啊！」

「啊！」

「哎呀！」
挨刀的反應總是這樣，烏拉托聽得心神一震，在他身邊有個紅臉大漢，此人正是去過十字坡的洪超。

洪超大聲叫：「大祭師，我們飛馬過河了！」

烏拉托也不管一切了，他與洪超二人忽的狂叫大喊着：「衝呀！」只見兩匹千里胭脂寶馬一躍四丈高下，從人們的頭上飛過去直往小河邊衝去。

忽的傳來大聲叫，那是程百里的聲音：「攔住他們呀！」

小河邊又有甘元與杜大北的叫聲：「射死他們！」

立刻間，弓箭一陣勁射，半空中傳來馬嘶聲，只是兩匹馬太快了，幾個起落已到了河對岸，山坡有個彎，兩匹馬到了彎路來一個急轉彎，大祭師的臉上有笑了，寶塔已經到手了。

就在二人得意時候，兩匹馬忽的來一個馬失前蹄，雙雙翻滾在地上，大祭師也了得，拚命護住懷中的寶塔往道邊滾去。

那洪超也是灰頭土臉的自地上站起來，於是，二人的面前三丈遠處站了兩個人，那是一男一女。

大祭師這才發覺有一根麻繩繫在路邊的樹身上成了絆馬索，武小郎與那個在十字坡的女子就站在他的面前。

們的面前。

大祭師雙目一厲，叱道：「武小郎，三千兩銀子花光了嗎？」

淡淡一笑，武小郎道：「大祭師，我這一回不再要銀子了，我要你們的命。」

大祭師冷笑道：「就憑你？」

那女的，不錯，正是盧小玉，她此刻手握雙刀，以刀指向大祭師與洪超二人，冷厲的叱道：「血洗我一家的就是你們這批韃子了，是不是？」

洪超立刻指着盧小玉吼叱道：「大祭師，她果然是王覺的小媳婦，她沒有死，她還活着。」

烏拉托一怔，盧小玉道：「我沒死，你們就死絕吧！」

烏拉托道：「洪超，你還收拾不了他兩個嗎？」

洪超哈哈笑道：「大祭師，你太抬舉這小子了。」

武小郎冷冷道：「我以為你二人應該聯手。」

烏拉托道：「你不配！」

洪超已揮刀向武小郎殺來了，盧小玉向着大祭師，但她未出刀，她只是怒視着烏拉托。

武小郎見洪超出刀猛，好像一刀之下就解決問題了，他還等什麼？大家只一招見分曉吧。

「天泣刀！」武小郎的旋風刀法要命的一招使出來了，那層層刀芒

看來是單向洪超的，但就在洪超側閃中，武小郎忽的把目標改向大祭師烏拉托罩過去，這是突然的一招

誰也料想不到，大祭師猴叫一聲閃三尺，肩頭上一刀連下臂，鮮血已抖落一地。

大祭師的寶塔沒抓牢，落地一半被武小郎接手上，只見他平地風捲殘雲，抖手把寶塔拋向盧小玉：「接住！」

這幾下子說來慢實則快，等到洪超再殺來，武小郎揮刀迎上了。大祭師痛得直咬牙，他還伸向盧小玉索他的寶塔。

盧小玉冷笑，忽聽武小郎又是一聲厲叱：「血泣刀！」

血泣刀比之天泣刀更殘酷，飛耀的冷焰閃過洪超他那無奈而暴出的左臂「卡察！」一聲被一刀劈斷了

「啊！」洪超叫聲宛如野狼嗥，地上的斷臂還會跳，只不過洪超右手還有刀，他狂殺二十一刀玩命了。

就在這時候，盧小玉一聲厲吼：「殺！」

「啊！」大祭師的肚皮上一把尖刀，那盧小玉並不去拔刀，她騰出一手抱住那座翡翠玲瓏寶塔直往後山坡狂奔而去。

她也不管武小郎了，但她明白，武小郎必殺洪超。

就在盧小玉奔入一片荒林中不久，突然傳來一聲淒厲的大叫：「

哎……」盧小玉笑了。

盧小玉只笑了幾聲，臉上便露出一片淒苦道：「武哥，真對不起你了，我不能再同你住一起了，我不能分享張姐的愛，你已為我報了大仇，咱們來生再見了。」

盧小玉真果斷，她的行動就如同當初她生出的要把身子送交武小郎手中一樣的堅決，她在當時的環境中，除了以身相許外，還能有什麼方法令武小郎感動？

盧小玉走了，她也報了大仇。小河那面傳來「轟轟」響的聲音與喊殺，武小郎從附近的大樹上登高望過去，只見河岸那面分兩下，一下裡山上响馬們往山上撤，受傷的也抬回山中了。

另一邊是官兵們，官兵們夠淒慘，來了三百死一半，不，也許只是帶傷的有一半，他們不去追响馬了，忙把死傷的往馬背上駁。

雙方撤得還真快，不到半個時辰，山谷與河岸邊又恢復了平靜，仔細看過去，地上仍然有屍體，那是自關外來的三十多名武士們的屍體，全被亂刀砍死的。

如果說這就是勝利，這勝利留下了無限的災難與仇恨，因為，從此胡人更造反，他們一心要進關，大宋江山果然會完蛋。

西北風呼嘯着又刮來了，武小

主意，寶塔還是被韃子弄跑了，咱們空歡喜一場。

武小郎道：「我也不想太爺的銀子了，我倒楣，可是你們也飯桶。」

程百里叱道：「少放屁了，你下車走路吧。」

武小郎道：「為什麼，這是我的大車呀！」

程百里吼道：「你瞎了眼不是？官兵有人受重傷，需要在大車上躺着，你的大車勞軍了，你小子走路吧！」

武小郎嘆口氣道：「娘的，百姓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呸，車是你們的，可別說什麼勞軍，就算是我把大車送給瘟神吧！」

武小郎果然不要他的大車了，他跳下地就走，他直奔十字坡，他的心中苦了些，可也相當的踏實。

現在應是陽春三月天了吧，武小郎拉了一張椅子坐在十字坡前的大槐樹下面，他的對面坐着張水柔，有一壺茶與幾碟乾果放一邊。

武小郎遙望向遠方，他的臉上有笑，張水柔笑問：「武哥，咱們許久未去泰山城了。」

武小郎道：「去泰山城幹什麼？還去扮海棠大盜呀？」

張水柔道：「咱們不扮海棠大盜，城裡逛逛也好呀！」

盜，城裡逛逛也好呀！」

車！」

武小郎道：「幹什麼？」

程百里道：「娘的，你出的好

環球出版社 新書介紹 鳳棲梧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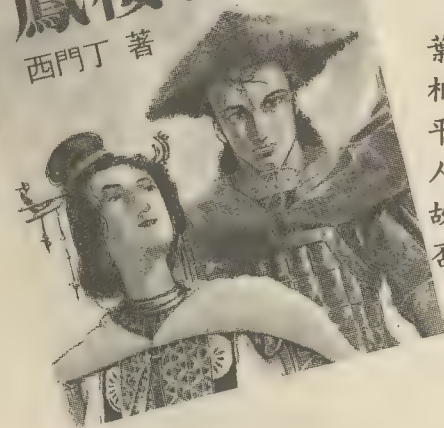
西門丁 著

江湖上有「小刀王」盛譽的葉桐與華山派弟子何小鳳深深相愛，準備雙宿雙棲。這本是平常事，但却引起眾多白道中人的反對及干預，究竟是何緣故？最後「鳳棲梧桐」的願望能否實現呢？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鳳棲梧桐

西門丁 著



每本HK\$30

上文提要：

龍一飛帶領阮不悔等人向海千仁欲索回當年被搶去的翡翠貓，醉和尚做調人勸他們拿出來免得動刀槍，但海千仁不答應，雙方動手，海千仁三兄弟及諸人被阮不悔殺得慘敗，祇好……馬家寨的船繞入象山港，龍一飛決心向四明和尚收回當年被搶走的瑪瑙佛像，四明和尚也與海家兄弟一樣慘淡收場，宮玉人則乘亂要挾四明和尚……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飛文圖

霸王刀

乘勝追擊入太湖 挾持把頭奔橫山

四明和尚冷笑，道：「他們祇為取寶而來，祇要我交出寶物，他們不會再覬覦我別的東西，因為他們自認俠義，更何況還有個醉和尚在場，他們不會說了不算！」

他看看宮玉人手上的三絕針，又道：「妳就不同了，我一旦啓開暗門，妳必下手取我性命，江湖上的玫瑰娘子，她的話誰相信？」

四明還真的說穿了宮玉人心中毒計，但她仍是哈哈一笑，道：「四明，看我把我說得多麼毒呀，你忘了夜來我們在一起，我對你曲意逢迎，你還抱我叫我心肝呢！」

四明和尚冷笑道：「少來，在妳心目中，那也祇是逢場作戲而已。」

宮玉人雙目突然一厲，猛的一個右手甩……

窗外一個和尚大叫着便往院中倒去，祇見一根三絕針已釘進那小和尚的右眼直入腦袋，小和尚死得真慘！

宮玉人冷冷道：「再有偷窺，你想活命！」

禪廂外立刻有奔走的聲音，四明和尚斜撐在禪床上，他咬牙切齒的道：「我要撕了妳這毒女人。」

宮玉人大笑，道：「你已是泥菩薩過河了，嘴巴裏發甚麼橫呢！」

四明和尚道：「沒有我的啓動，便是妳拆了這房子，妳也休想找到佛爺藏金之地！」

宮玉人冷冷一笑，道：「我不會叫妳死的，祇不過我會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大方的，要命不要銀子的啓開你這藏金之地。」

四明和尚憤怒的厲罵：「妳這惡婆娘，怎不想想我曾為妳與海千仁鬥，再怎麼說，妳也不應把主意打到佛爺頭上吧，良心何在，仁義何在？」

宮玉人一聽不由得吃吃笑了。她舉着三絕針盡在一把尖刀上磨呀刮呀，道：「四明，你也知道良心？你也要談仁義？多少坑人的事你常幹，你走出廟外便是強盜，你講仁義？狗屁！」

四明和尚道：「我却對妳與海千仁一番招待，還有那天天河與魏老八，不都是妳一夥的？」

宮玉人沉叱，道：「少閒扯淡了，你是開不開？」

她把那三絕針自尖刀移至四明和尚肩窩處，又道：「總得叫你吃點苦頭吧！」

她用針尖去刺四明那片鎖骨，扎得四明一聲長叫：「哎……妳！」

宮玉人突然拔針，四明全身一哆嗦！

「可惡啊，妳這毒女人！」

宮玉人可就吃吃笑了。

那四明還真的能苦撐，他二人就在四明這禪房中窮折騰，旋踵間天快到二更天。

宮玉人還真的會整人，她把三個和尚趕到對面的廂屋中，吩咐三人不許走出來，誰出來誰就如同院子裏那個年輕和尚一樣。

三個和尚明知打她不過，誰還敢隨便走出門。

宮玉人真會作弄人，她把吃的也端進禪房中，她吃，也把吃的往四明和尚口中送。

四明當然吃，他早就餓了。

宮玉人邊吃邊道：「四明呀，你瞧瞧我對你有多好！」

四明道：「祇怕妳取走我的藏金以後就不會對我如此照顧了！」

宮玉人把一包傷藥攤開來，再把白布附上去，然後又把藥壓在四明和尚肩上傷處，笑道：「我是真心對你好，你別想着我會殺了你，不會的，絕對不會的。」

四明覺得傷處痛苦減了不少，心中在想着如何才能把這毒女人幹掉。

想到如何整人，四明立刻咬牙，因為他的那袋子裝的化骨毒粉被阮不悔挑落掉，不知到那裏去了。

四明再看禪房中，他無奈何了！

宮玉人却又把她的三絕針取在手上了。

「我呀，我把這針往你的大腿筋上扎進去，那滋味就如同你被火燒，哈哈……來，試試就知道！」

四明忙把腿收起，大叫：「不……不！」

宮玉人道：「我也不喜歡這個樣呀！可是，可是你又不合作，我生氣嘛！」

四明和尚見這宮玉人一邊開他玩笑，一邊對他下毒手，被她整不死，被她整得也最難受！

就在四明和尚生死兩難的受大罪時，忽聽得四明廟中有人在拍門。

誰會連夜趕上山裏來？

宮玉人就是想不通，她拉開門向着對面屋裏三個年輕和尚吩咐：「去，看看是何人在拍門，回來告訴我！」

對門裏，三個和尚出來兩個，匆匆的走過大殿到了山門下：「誰呀！」

「快開門，是我！」

「你是誰呀？」

「娘的，海二爺的聲音也聽不出來呀，我那天獨自回六橫，臨走還拿了藥幾包，全忘了。」

「呀」的一聲廟門開了，兩個和尚幾乎是見了救命恩人似的，道：

「海二爺，快救救我們師父吧！」

海千剛一聽大吃一驚！

四明山半夜來了海二爺，海千剛聽得兩個年輕和尚的話，立刻拔出腰刀，道：「發生甚麼事了？」

年輕和尚道：「與海二爺同來咱們廟裏的那位女施主，我師父對她也不錯，尤其那天你帶了藥回六橫，我們小心伺候她，不料我師父重傷，她立刻變臉了，整得我師父死去活來，如今還未罷手呢！」

海千剛一聽，吃驚的道：「會有這種事？快，我去後面瞧瞧去！」

海千剛為甚麼在此時趕來四明廟湊熱鬧？

當然是有原因的，六橫島上海家三兄弟與四明和尚交情好，海千仁更知道四明和尚不但武功高，四明和尚的醫術更高。

如今，六橫島不少人受了傷，海千仁的傷更重，他們需要四明和尚前去為他們治傷，所以海千剛趕來了。

海千剛想不到宮玉人會對四明和尚下手，他匆匆的趕到廟後院，已聽得宮玉人吃吃笑，四明和尚則咳嗽。

海千剛「轟」的一聲，推開禪房門，他吃驚的怔住了！

宮玉人也怔住了！

海千剛發現禪床上不但躺着一

身血污的四明和尚，而且還見一根繩子把四明和尚拴住，宮玉人坐在床邊上，她手上一根三絕針與尖刀在磨得沙沙響。

宮玉人見海千剛突然出現，吃驚的道：「海老二，你怎麼半夜三更天趕來呀！」

海千剛却指着四明和尚，道：「這是幹甚麼？」

四明和尚見來了海千剛，他發一聲吼，道：「海千剛，我們交情不薄，你看看這女人，她啃吃不到別人，反回頭咬一口，咬上我來了！」

宮玉人吃吃一笑，道：「海老二呀，幫我勸這個和尚，祇要他把機關啓開，我保證不殺他。」

四明和尚大怒，道：「聽聽，我把你們當客人，還醫治你們的傷，怎麼，恩將仇報要搶我呀！」

海千剛身上的傷快好了，阮不悔找上六橫島的時候他未出刀，所以他才能趕來四明山。

海千剛心中明白，自己不一定打得過宮玉人，但也不能再叫宮玉人坑四明。

當然，海千剛也發覺，四明的身上有刀傷，右肩膀不能動，難怪四明會受制於宮玉人了。

海千剛走上前，他低聲的對宮玉人道：「玉人，我知道妳急於找那八大件寶物，是不是？」

宮玉人冷冷道：「八大件呀，哼，他的那件寶物我見過，我却知道已被人家討回去了，你看他這傷！」

海千剛大吃一驚，道：「妳說甚麼？」

四明和尚忍不住吼道：「海老二，你還不快把我身上繩子去掉！」

海千剛對宮玉人道：「玉人，四明大師失寶已夠傷感，為何又把……」

宮玉人吃吃一笑，道：「海二爺，難道你不打算看一看四明大師的寶藏嗎？機會呀，不看白不看呀！」

海千剛立刻明白了。

宮玉人這女人正是趁火打劫，她要在四明和尚毫無招架之力的時候，把四明和尚的「存貨」搜刮一空。

雖然未取得八大件中的任何一件，想這四明和尚經常扮演獨行大盜，必也是弄了不少寶物，此時不取更待何時呢！

心念間，海千剛道：「玉人呀，我便老實對妳說，我們六橫島也被那阮小子找上門，且把八大件之一的『南海翡翠貓』奪走了。」

他此言一出，四明和尚吼罵道：「操那娘的，去了六橫島，再到四明廟，真是可惡哪！」

海千剛道：「且又殺傷我們許多人，我大哥三弟也重傷，四明大師，我是來請你去六橫島，一方面為傷者醫病，另一方面大家聚在一起再商量，如何收拾龍一飛與那個姓阮的小子！」

四明和尚道：「正合我意，祇是……」

海千剛立刻對宮玉人道：「玉人，妳也同我去六橫島，我海千剛不會虧待妳的。」

宮玉人一聽，吃吃一笑，道：「晚了！」

海千剛道：「怎麼說？」

宮玉人道：「我已經整得和尚死去活來，他會忘了今天這回事？他恨死我了！」

海千剛道：「四明大師海量，如今大家需要的是團結一致，來對付龍一飛他們，對不對？」

他轉而看四明和尚，又道：「把這事當成誤會，甚麼大不了的也算了！」

四明和尚道：「我原是對她不錯的，我留你們，也是為你們治傷，祇要一條心，我也不計較了。」

宮玉人冷冷地道：「人心隔肚皮，我猜你口是心非，如果有機會，你絕對不會放過我的，對麼？」

海千剛道：「我保證，玉人，

妳安心啦！」

四明和尚接道：「其實，我的存貨也不多，祇不過有幾件金器手工細，實在太喜歡，太愛了。」

他此言一出，宮玉人一瞪眼，道：「也罷，既然海老二如此說，我信得過你海老二，祇不過我已費了一天時間，總不能白白幹一場，我祇想看看你收藏的寶，這樣你可以放心了吧！」

四明和尚道：「為了證明對妳言歸於好，我打算送妳一件，以示我心。」

宮玉人一喜，道：「真的呀，不好意思嘛！」

海千剛已哈哈笑了。

四明和尚道：「可以為我鬆綁了吧！」

不用宮玉人動手，海千剛已經動手解開四明身上的繩索了。

四明和尚對海千剛道：「你海二爺前殿等着我，我取一件送宮施主。」

海千剛一笑，道：「當然，當然！」

宮玉人跟着海千剛往外走，她走了幾步又站住了。

便在這時候，禪廂中發出「喳喳喳喳」聲響。

立刻，宮玉人回身平飛，她一頭撞進禪廂中，祇見禪廂後牆露出個三尺高的洞，四明和尚已經舉着

燈下去了。

宮玉人心中冷笑，她才不會上當。

她當然明白，她把四明和尚弄得幾乎要吃她的肉喝她的血，恨之入骨了，就憑海千剛幾句話，四明和尚就會忘了折磨而不咎既往？

三歲的小孩也不會信的！

四明和尚不是善類，他不會有菩薩心腸的！

四明和尚為了討好宮玉人，他自願送宮玉人一件金器，那祇是穩住宮玉人，先解了他身上的繩索。

需知四明和尚兩臂不方便，一手斷去三指，另一臂因為肩上挨刀抬不起來，但他的雙腿完好無缺，真要動手，他出腿一樣要人命！

江湖上誰不知道四明和尚武功高！

此刻，宮玉人尖刀指前方，像條花蛇也似的，溜進斜梯下面的地道中了。

這時候，前面舉燈的四明和尚宛似未發覺有人跟上來似的，往地道前面走着。

宮玉人心中竊喜，幾乎要笑出聲來了。

忽然前面的燈一暗。

地道中立刻伸手不見五指。

宮玉人楞然欲撲往前面，忽聽得地道口又發出了「喳喳喳喳」聲

音，隨又發出了「轟」一聲響。

宮玉人回身欲退，她奔回洞口處斜着身子撐起雙手，於是，她知道上當了。

洞中，四明和尚忽的哈哈狂笑起來。

宮玉人叫道：「四明，放我出來！」

四明和尚收住笑，他開罵起來了。

「臭女人，操他娘的，妳有多大道行，也敢把腦筋動在佛爺身上，祇妳在佛爺身上動的手脚，已令佛爺自覺奇恥大辱，可惡呀，佛爺難得為妳做件好事，却差一點一世英名壞在妳手中！」

宮玉人道：「海千剛會找你算賬的，四明，你休得意太早了！」

「哈哈，海老二與咱是合穿一條褲子的好搭檔，許多買賣我兩家合作幹，妳這臭女人沒有在呂師爺的身上弄到好處，把惡主意轉到佛爺頭上了。」

宮玉人大叫道：「臭和尚，你想怎樣？」

四明和尚道：「死要叫妳死得明白，佛爺把妳引入通往鬼門關的路上，哈哈……」

宮玉人道：「四明，我投降，我服了妳，我以後聽妳的，妳祇要放我出去，我做牛做馬也願意，妳放我。」

「哈哈……」

「放我！」

「哈哈……」

「你要我死在這兒呀，我不想死呀！」

「哈哈……」

就在這一聲笑中，黑漆漆的地道中，突然發出一陣「絲絲」聲，響起來好像甚麼地方漏了氣。

不旋踵間，就聽得地道中傳來尖聲狂叫：「哎唷，哎……唷……」

聲音漸漸的小了，漸漸的地道中沉靜了。

沒多久，就見四明和尚從另一牆邊暗門處走出來。

禪廂門外，海千剛早就站在那裏了。

四明和尚帶着一身的傷，對海千剛道：「這個女人太過惡毒了，我自以為比她還矮三分，娘的，差一點死在她手裏，多虧妳趕來了。」

海千剛道：「大師把她怎麼樣了？」

L 106

「消失了！」

「怎麼說？」

「佛爺叫她化為膿血而亡，如今正在受活罪吧！」

海千剛搖搖頭，道：「多美的女人呀，偏是心眼歹毒，還準備把她弄上六橫島呀！」

四明和尚對着另一邊的廂房，

道：「你們都出來吧！」

「嘿！到這時候，才見那三個和尚跑出來。」

三個和尚齊聲道：「師父！」

四明和尚道：「院子裏這屍體抬去埋了，等一等再去地道，把那灘血水清除掉，關上廟門別出去，師父我暫去六橫島，不日自當趕回來。」

宮玉人果然死得慘，地道中那麼一大灘黑濃水和着爛衣衫，她已是枯骨一堆了。

宮玉人的心機，還是比四明和尚要差上一大截，她若守住洞口不進去，這情況就不一樣了。

馬家寨的大船未回馬家寨，因為龍一飛有計較，大船進入杭州灣，然後再由內河入太湖。

他們為何入太湖？

太湖水寇「虎頭盜」毛洪年的老窩在那裏！

毛洪年的勢力大，足可以與海上的大海盜沈東海勢力比個高下。

人們祇要發現太湖船上的人身穿黃衣衫，光赤着一雙腳丫子，那準是毛洪年的人。

現在，龍一飛與醉和尚帶着阮不悔來了。

馬家寨的大船進入了太湖以後，龍一飛便不時的反手摸他的後肩窩，然後拍拍斷了的腿。

為甚麼他有這個舉動？

就在馬家寨的大船駛入太湖四個時辰之久，忽見迎面飛一般的駛過來兩條快船。

兩條船上果然盡是黃衣漢，祇見兩船快駛到大船時，已傳來吼叫聲：「落帆，落帆！」

馬家寨上的大船不為所動，仍然往前駛！

馬三元是要把船駛往橫山，那兒才是毛洪年的老巢！

龍一飛有交代，祇有到了橫山，才能找到毛洪年，也才能把寶物追回來。

醉和尚不祇一回的對龍一飛道：「和尚捨命陪君子，你走天邊我跟你去。」

龍一飛回以哈哈笑：「大師，最後咱二人結善緣！」

他這是甚麼話？

醉和尚早就明白在心裏，他祇是不說而已！

此刻，兩條水寇快船分開兩邊，把馬家寨的大船夾心餅也似的夾在中央，祇是大船不落帆，兩條快船，黃衣漢子們舉着手中刀，厲罵：「還不落帆呀，再不落帆爺們殺上去一個活的也不留！」

「喂，找死不是，快停船！」

「聽！」有支箭射過來了。

馬家寨的這條大船上，馬安太急叫道：「有箭，大家小心呀！」

「聽！」

立刻射來三支箭，馬安太又叫：「找地方躲着別露面。」

於是，醉和尚走出來了。

「喂，你們帶路吧，咱們是前來拜山的呀！」

「和尚，你那裏卓錫？寒山來的嗎？」

醉和尚道：「普陀山來的，請帶路。」

「先停船，要檢查！」

醉和尚道：「別麻煩了，到了橫山再說啦！」

快船上有個大漢揮着刀，吼叱

道：「和尚，這是咱們規矩，上橫山就要停船檢查。」

另一快船上也吼道：「靠上去，靠上去檢查！」

箭不再發了，兩條快船掉轉船頭，立刻往大船兩邊貼靠過來。

這些快船上的舵手均是老手，靠船十分快，剎時間兩條船就快靠上了。

醉和尚手持木杖淡淡的道：「總是免不了『先兵後禮』再玩命！」

於是，快船上有個大漢躍身落在大船頭上，他手持砍刀便要砍馬三元，這動作被醉和尚發覺了，他大吼：「看打！」

醉和尚掌按船頂平飛過去，出杖便攔住大漢的刀。

這動作立刻引得大漢怒視醉和尚，道：「找死！」

醉和尚笑道：「怎麼見面就殺人？」

大漢冷笑道：「不聽呼叫就該殺！」

醉和尚道：「強梁不如商量，你們這是……」

「檢查！」

於是，阮不悔與龍一飛站出來了。

他二人原是不想露面的，因為那天在太平山阮不悔出刀解了杭州四維鏢局的危，也殺了太湖水寇幾個人，他一旦出面，事情就有變了。

然而，事情偏是這麼發展。

前艙中走出阮不悔，上船來檢查的黃衣大漢猛一震，雙目一厲，馬上又跳回自己船上，他戟指阮不悔，吼道：「好小子，你原來在這兒！」

但是，他跳回的動作，好像是見了鬼一樣！

阮不悔早忘了這人是何人，他祇是那日出刀助四維鏢局一把，敵人是誰，他根本不記在心上了。

他祇要舉刀砍向圍他的人。阮不悔嘿嘿一笑，道：「怎麼的，你老兄認識在下？」

那人吼叱道：「便剝層皮大爺一樣認識你，小子啊，你出刀就要人流血，想不到你也敢到爺們地頭上，今天叫你來得去不得。」

阮不悔指着自己鼻尖，道：「你認出我是你們仇人呀！」

那人嘿嘿笑得齜牙咧嘴，道：「小子呀，太平山的山溝下，你出刀就傷人，咱們二當家的腿才好沒有多久，三當家雙肢挨刀幾乎變殘廢！」

他好像越說越火大，立刻衝着另一條快船上的吼叫：「吹號角，再五爺就在這附近，快，仇人上門了。」

果然，另一船上響起了「嗚嗚」聲。

不旋踵間，遠處也響起了回

音。

醉和尚發覺原來這些人吃過阮不悔的虧，雙方這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他看看兩條快船上的大漢，大約二十四五個，但對方又召喚附近的船，這就有些傷腦筋了。

醉和尚想了一下，便對那人道：「施主呀，你們稍安勿躁呀，咱們此去是往橫山找你們毛當家的，何必一定要在中途打一架？」

那人嘿然道：「就在湖面消滅你們，當家的必定大為高興！」

他回身對兩條快船上的大漢道：「兄弟們，為太平山死去的十多位兄弟報仇呀！」

「殺！」

「狠宰啊！」

兩船的回聲令人吃驚，那大漢冷厲的又高聲道：「圍住了，等候五爺發落了。」

他以為這是在船上，太湖是他們的地方，圍緊了船就等着殺人

了。

龍一飛火大了。

龍一飛拄着拐杖在艙門邊，他早就想發火殺人了。

「不悔，準備痛宰！」

阮不悔道：「大叔，你回艙中歇着，這兒搏殺不會太久的！」

龍一飛對醉和尚道：「大師，一羣頑猴而已，咱們少理會，喝

酒！」

醉和尚道：「龍大俠，和尚不忍殺孽重，有意勸阻他們別動刀，你先回艙去。」

他轉而對那人道：「施主呀，咱們有甚麼天大的老賬要算，就請上了橫山再說，咱們跑不掉的。」

那人以為湖面才是最有利的地方，忍不住得意的冷笑：「就在這兒幹也是一樣的！」

這兒船在駛着，這兒也準備幹上了，兩條雙桅快船把馬家寨的大船夾在中間，祇差末用繩拴起來。

便在這時候，忽的有人大吼：「五爺來了！」

果然一艘三桅大船正滿帆駛過來，船上的人有幾個高高的站在船頭往這邊看，指手劃腳的談論着。

快船上的大漢高聲叫：「五爺，五爺！」

來船上站在船中央一個矮壯漢子回應，道：「尹老七，甚麼事？」

原來這人姓尹，聽得來船的問，便指着馬家寨的船上，道：「五爺，這船上的人就是太平山殺咱們十多人又傷了二爺三爺的傢伙，他自投羅網來到太湖了。」

那矮壯漢子牛蛋似的大眼一厲，道：「甚麼？你看清楚沒有？」

不用姓尹的再開口，阮不悔已舉手道：「喂，就是我，可不可以

到橫山再較量！」

矮壯漢子手臂上掛着一條鍊子九尺長，鍊子兩端掛着九寸長兩隻尖尖甩頭，那玩意可以殺人，當然也可以甩入水中刺活魚。

這人乃是太湖水寇的五把頭冉

壽。

那日天平山下一場搏鬥，太湖

水寇中他沒有去，他留在橫山調度

湖面上的船隻，得知天平上失利，冉壽指天指地的罵了幾天不住口。

可好，如今阮不悔自己送上門來了。

冉壽一聽哈哈笑，他一雙甩頭分別提在手上，道：「兄弟們，給我圍緊了！」

「殺！」

如今三條船把馬家寨的船緊緊的圍住了，姓冉的大吼：「還不快

快落帆！」

他吼叫，但馬家寨的船就是不把帆落下來。

冉壽火大了，他再吼：「給我亂箭射過去，我看他們停船不停

船！」

於是，就聽「飆」聲不斷，一排五、七隻箭先射過來了。

緊張的乃是馬三元，有兩個馬家兄弟分別舉着木板堵在馬三元前面兩側，另外兩個也用木板圍着馬安太堵在船尾艙。

支箭已落在湖面上。

阮不悔舞刀哈哈笑，道：「不入流的東西！」

醉和尚大吼：「何不到橫山再打！」

冉壽一見這光景，大叫：「不停船沒關係，靠上去，大家認準了狠宰啊！」

「殺……靠過去呀！」

就見冉壽的大船打橫去攔馬家寨的船頭，這是個極危險的動作，萬一稍慢打轉，就會被馬家寨的船頭撞上船身。

祇不過，太湖水寇十分凶殘，在這大片湖面上，他們就是老大。

此刻，兩條左右快船「轟」的一聲，往馬家大船貼上了，就聽得水寇們發了瘋也似的舉刀便砍。

「殺呀！」

就聽「砰砰」之聲起處，有人人生把帆索砍斷，這光景就表示別再動了，是生是死就在這兒幹了。

就在兩船貼上來的時候，還真的減了船速，而正面的冉壽大船橫着攔住了。

形勢上，馬家寨的大船這是三面受敵，祇見船頭上奔來的大漢們，發瘋似的往阮不悔衝上來了。

如今的阮不悔，對於這種發了狂的殺來，他已不放在心上。

幾次搏殺，他已體會出，叱吼

狂叫已嚇不倒他，實力才是致勝關鍵。

龍一飛早已站在醉和尚身邊了。

龍一飛不再為阮不悔擔心了。他與醉和尚合力，雖然單腿，足以自保了。

馬家寨的六個人合力守緊在船尾，他們不主動攻擊，但求自保，一時間，他們還能支撐。

真正搏殺的，都是在船頭上。祇見冉壽的大船貼上來，立刻衝過七八人舉刀便往阮不悔罩去。

阮不悔暴喝一聲：「殺！」

又見那層層重疊的極光迸射出來，正面看，幾已看不到阮不悔的人在那裏了。

極光尚未稍斂，就聽得淒厲之聲傳來，緊接着幾個標血大漢「呼痛」之聲連響，相繼倒臥在阮不悔身邊，鮮血被阮不悔踩得噁噁響。

接着，他的第二招又出現了。

「千刀殺！」

刀芒相連，却是祇砍倒三個大漢，另外七人立刻又暴退回自己大船上，一個個臉色也變了。

冉壽奔到船邊，拔身便往阮不悔撲過去，口中狂吼：「你死吧，我的兒！」

他人未到，一點寒星先發而至。

阮不悔早就注意到冉壽了。

此刻，他一聲冷笑，反手一刀揮去，就聽「噹」一聲，直把冉濤的甩頭劈落在湖面上，令冉濤大吃一驚，不由的另甩頭後發而出，人也落在馬家寨的船頭上。

阮不悔賣個身法往後退，冉濤突然甩頭疾打，他一聲也不吭！

眼看着甩頭就快及身了，阮不悔突然反手一把撈個正着，右手霸王刀已快不可言喻的殺上去了。

冉濤一看大驚失色，立刻鬆手就要往湖中跳下去了，却發覺脖子一涼。

阮不悔這時候開口了：「你的頭是我的了。」

冉濤果然不敢再動，他瞪眼了：「你想怎樣？」

阮不悔冷冷一晒，道：「簡單了！」

冉濤這是被阮不悔的刀架上脖子制住了，七八個尚未衝上來的漢子，見冉五爺祇一照面便被人制住，無不大吃一驚。

冉濤咬牙道：「甚麼意思？」

阮不悔道：「叫他們住手，帶路去橫山！」

冉濤冷笑了。

他嘿一笑，道：「行，咱們橫山再較手！」

他果然大聲吼叫：「都住手，別殺了！」

後面還在狂幹着，聞得冉濤的

吼叫，大家收刀，這才發覺冉五爺被人在肩頭上攔了一把刀。

這光景十分明白，再殺下去，冉五爺就沒有命了。

冉濤仍然五爺的架式，他厲吼：「回船去，別殺了，橫山總舵見真章！」

果然，黃衣漢子們一個個提刀又跳回船，左面快船上有兩人還開罵：「奶奶的，和尚同那個獨腿傢伙可惡啊！」

原來不少人被醉和尚與龍一飛打得慘，不少人頭上開了花，還正流血呢！

黃衣人全都離開馬家寨的大船。

阮不悔看向船尾，他高聲道：「大掌鞭，兄弟們如何了？」

馬安太道：「阮少俠，還好，沒人受傷。」

阮不悔放心的對冉濤道：「你就別走了！」

冉濤怒道：「你留我冉濤當人質呀！」

阮不悔道：「祇要到了橫山，你儘管走就是了。」

冉濤手臂猛一揮，大叫一聲：「回去了！」

三條水寇的船紛紛扯起帆來，轉個船身調頭往北方駛去。

馬家寨的大船可就忙了。馬家寨的大船上，幾條帆索被

水寇們砍斷了，一時間馬安太也下手幫着把斷的纜索接起來。

等到一切弄妥，大帆扯起來，阮不悔才收回他的刀。

「他們叫你五爺？」阮不悔淡淡的問冉濤。

冉濤冷冷道：「也是太湖五把頭。」

阮不悔一笑，道：「在你們而言，你的這個金交椅算不算夠份量？」

「你問這幹甚麼？」

阮不悔道：「你如果夠份量，我想求你幹一件有人性的事情。」

冉濤忽的哈哈笑道：「你求我？哈哈……」

阮不悔道：「我誠心的求你！」

冉濤收住笑，道：「難怪你不殺我，原來你還有事要求我呀！」

阮不悔道：「是的，我真心的求你。」

冉濤胸一挺，道：「說，甚麼事你求我冉五爺！」

阮不悔道：「是這樣，幾年前，你們當家的與人結夥弄走我大叔保的一批寶物，那一次我大叔上了當，吃了虧，寶也被他們幾個人分去了。」

冉濤一瞪眼，道：「哎，爲這件陳年舊事呀，是有這麼一回事，你叫冉五爺如何幫你呢？」

阮不悔指指船中央四下觀看的

龍一飛，道：「你看那面少了一條腿的人，他是我大叔，當年就是他老人家護的那批寶物。」

冉濤一驚，道：「龍一飛？」

阮不悔道：「是呀，我大叔好可憐啊！」

冉濤驚道：「我明白了，你們想來報當年奪寶之仇了，是不是？」

阮不悔道：「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大叔這次不報仇……」

冉濤道：「那你們來此幹甚麼？又是爲甚麼叫我冉五爺幫你忙！」

阮不悔又指向醉和尚道：「你瞧，那位大師嗎，大師慈悲爲懷，他一同前來爲的是免去一場殺戮！」

冉濤道：「一場殺戮？」

阮不悔道：「是呀，我們來此不爲報仇雪恨，但求貴當家的能認清現實，把他當年分到的那件寶物交出來，我們立刻就走，絕不動手殺人。」

冉濤一聽，嘿連聲冷笑，道：「原來你拐彎抹角的，是要冉五爺幫你討回寶物呀？」

阮不悔道：「這樣就一團和氣了。」

他指了一下剛才他砍傷的那些人，正在附近船上直咬呀，再指指脚下的鮮血又道：「我實在不想多

殺人，冉五把頭呀，所以我才請你幫忙的！」

冉濤突然厲吼，道：「去你娘的，你不是冉五爺幫你甚麼忙，你在調侃你家五爺！」

阮不悔聽得一瞪眼，道：「你拒絕？」

冉濤道：「五爺我不是麵，你也不是捏麵人，小子，到了橫山有得拚的！」

阮不悔大怒：「大掌鞭過來！」

馬安太立刻走到船頭，道：「阮少俠！」

阮不悔道：「取根繩子來，把這個不識好歹的傢伙拴起來，好生看管在後面，等一會到了橫山賊窩，如果他們敢來搶船，就出刀先宰了他。」

馬安太立刻照辦，馬安太明白，這是來到水寇窩裏來了，有個敵人押在手上，水寇們就有所顧忌了。

這時候船尾過來兩個漢子，兩個人拿着繩子捆住冉濤的雙臂便把他拴上了。

阮不悔冷冷道：「原是想商量不用強，還以爲我怕你們呀，你等着瞧吧！」

他這裏剛回身，就聽龍一飛愉快的道：「真是沒令大叔失望，此事處理甚好，哈哈！」

阮不悔道：「大叔，我也想到

了，出刀以前心軟，出刀之時不能心軟，咱們把仁義放在前面。」

龍一飛道：「已懂得武者精神了，好！」

醉和尚道：「阮少俠有你龍大俠作風了，剛才他處理得十分恰當，否則又不知真要多少人死亡在湖面之上了。」

阮不悔苦澀的笑了。

這時候前面的三條船已往水線上的一條黑影駛去，祇一看，便知道橫山快到了。

馬家寨的這條大船滿帆直往前面駛去，掌舵的馬三元指着前面大聲叫：「看啊，好多船啊！」

馬安太站直身子望過去，果然帆船影好多個，大大小小的帆船不知在做甚麼。

對馬三元道：「三元啊，掌穩舵，船多小心撞船，咱們撞不起，這兒是他們的天下。」

馬三元道：「大掌鞭，撞船倒是不會，祇不過這麼多的船是幹甚麼的？」

大船漸漸接近了，祇一看，才知道橫山上也有三個漁村，平日裏還是靠打魚網蝦爲生，對於橫山上的水寇，他們定了規矩，三七分帳，大家和平共處。

這事當然祇有住在橫山上的人知道，祇是看上去這些大小漁船與

水寇們是一家人一樣。

穿過過大片打漁的船，橫山灣西口處一道長長的石堤上，祇見近百名黃衣漢子們站在那裏望過來，就在前面的三艘船剛靠過去，就見幾個黃衣漢子拔身就往山上奔去，另有許多黃衣人匆匆的往回跑。

於是，馬家寨的這條大船駛近了。

馬安太問龍一飛道：「龍大俠，咱們要不要靠過去？還是下錨在附近？」

龍一飛道：「靠上去，祇不過船頭朝外面。」

馬安太當然明白龍一飛的意思。

阮不悔道：「看好姓冉的，如果有人上船，殺！」

馬安太道：「阮少俠，錯不了！」

就這幾句話，馬家寨的大船在橫山灣忽的一個大調頭，「嘩」的一聲三桅齊落，穩穩的貼靠在一石堤上。

祇這麼個俐落動作，橫山上就有人喝聲采！

有個漢子把船上繩子套在石樁上，不少黃衣漢子指着這條馬家寨的大船開罵了。

「娘的操皮，把咱們五爺拴住了呀！」

「放了咱們五爺！」

有幾個黃衣人要衝上船，阮不悔握刀守在一邊。

阮不悔厲吼，道：「那個敢上來，先殺姓冉的。」

他的吼聲大，果然黃衣人不敢貿然上船。

稍停，從半山坡奔來一批人，當先的一人雙手端着大鋼叉，阮不悔一看就知道，對頭冤家來了。

是的，李大膽來了。

李大膽與寇長風二人曾在天平山谷中吃過阮不悔的虧，阮不悔救了四維鏢局，可也結下了這段仇。如今大伙又在這水寇窩中碰了面，見面就是罵。

果然，李大膽當先到了石堤上，他看到阮不悔就火大了：「操那娘的小賴皮，你的膽子也太大了，大上了天呀！」

罵的太湖本地話，聽得阮不悔不愉快。

阮不悔衝着李大膽露齒一笑，道：「喂，今天不是來同你們打架的。」

忽的，人羣中冒出寇長風，他舞着砍刀也開罵：「娘的滾上岸來，寇大爺要宰了你。」

於是，醉和尚跳上岸去了。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西門風將探聽到徐經太的消息告訴四魔四邪，目的是希望八人幫他對付百花谷，能夠一家子團圓。原來洛陽知府徐經太已改名余文，隱居在熊耳山清水崖下，當年的武林高手甘願為其當護院，連河南唐河毒王老夫妻二人也收歸其門下。衆人又想去奪寶，花子幫的人全中了毒，幸虧令狐爽制住二人穴道得了解藥，否則上千個花子命危矣……

歪歪小爽哥



心存忠厚救婦孺 通知花子啓機關

西門風道：「說，這毒是怎麼下的？」
令狐爽道：「我巧，我遇上了白無忌老夫妻！」
西門風一聽，大怒道：「唐河毒王呀，操他娘！」
他挺前一步手指着令狐爽罵起來：「你小子突然變成豬了，似你這樣還想助老人去百花谷闖關呀，你他娘的忘了嗎？上一回他用毒害得大伙在山林中幾乎把腸子也拉出來，娘的，你沒拉，你就對他們大方呀，你怎麼不想想，這兩人的手段多厲害，他這一回要咱們的人全死光呀！」
令狐爽道：「他們怕我追殺，拋了解藥奔回余家莊內去了，他二人還是余家莊的護莊顧問。」
「他奶奶的！」西門風罵了一句，幾乎要撲令狐爽。
西門風放了令狐爽的手腕，他憤然的道：「奶奶的，早晚我開天鍋吃人肉！」
令狐爽不知道甚麼叫開天鍋，但他知道西門風要吃的人肉必是白無忌老夫妻二人！
* * *
花子幫的人個個挺直了腰桿，抓了打狗棒就要往清水崖後山奔殺過去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得後山傳來敲鑼聲，原來奔回去的兩批人進了

莊以後，知道有人把花子們救了，立刻聞鳴鑼備戰！
西門風振臂一聲大吼：「兄弟們，殺呀！」
「殺呀！」
上千花子往崖後山道奔去，他們的人多跑得快，剛要過那谷口了，忽的兩邊山崖上飛石砸下來，花子們走避不及的，當場被砸死二十多！
山道上血肉模糊一片中，祇見六名六袋高手狂叱着往山崖上衝去！
於是，又是一輪石頭砸下來，便見兩名高手也抱着石頭滾下山來了。
西門風看這光景，他大叫一聲：「四位長老分兩邊，各率五十名兄弟往上衝呀！」
「殺！」
這是第二撥攻勢展開了。
那面，余家莊上的人也動員了，裏面還有女人吶！
* * *
且不提山前在開戰，令狐爽溜到石洞口！
「二位老人家，我來了！」
白無忌道：「你早該來了！」
令狐爽道：「我放二位逃走呀！」
白無忌道：「你應該履行自己的諾言！」

令狐爽道：「我放是要放的，祇不過二位的雙手不能放，對不起！」

白無忌道：「爲甚麼？」

令狐爽道：「你們二位是毒大王，舉手投足就叫人不知怎麼死的，我不想死得莫名其妙，我也更不想早死，我未來還有大好前程呀，所以我放人不把手上繩子解掉！」

他果然祇把二人的腿上拴的繩子解開！

老太太吃吃笑了！

「老伴呀，這小子如果是咱們的乾兒子，多好呀！」

白無忌道：「好是好，可是他不幹，唉，這輩子你怎麼連個蛋也不生一個！」

令狐爽不聽下去了，他轉頭就跑！

他心中想，奇怪了，爲甚麼那麼多人都要當他的乾娘乾爹呢！

他也不想想，如果他是個笨蛋，而且還是個三腳踢不出個屁的大笨蛋，當然就沒有人要收他當乾兒子了！

令狐爽回頭看，兩個老人已奔到大山頂上去了！

余家莊的第一道防線已被花子幫攻破了！

* * *

令狐爽往余家莊上走，忽的傳

來一聲吼叫。

「徒弟呀，快過來！」

令狐爽回頭看，宇文鳳八人站在林子裡未動，他一笑便過去了。

令狐爽三腳兩腳走過去，他衝着東方東八人道：「各位師父，花子幫兄弟們開始攻打余家莊了。」

申屠良道：「早就知道了。」

東方東道：「你是怎麼弄到解藥的？」

宇文鳳接道：「你碰上甚麼人了？」

令狐爽道：「我完全想不到，我是祇憑一股救人的意志衝進余家莊，當時我就想，如果姓余的……不，那姓余的不給解藥，我就放火燒他的莊。」

夏侯金叱道：「就憑你呀，你憑甚麼？」

令狐爽道：「我憑師父們教我的武功呀！」

他笑笑，又道：「打不過沒關係，跑呀，跑了以後再回去，如此天天整他們，直到燒了他的莊爲止。」

司馬元道：「等你燒了莊，花子們死光了。」

令狐爽道：「便是死光了，我也爲化子們報了仇，娘的，學功夫是幹甚麼的？江湖上打抱不平呀，維護正義，扶危濟貧，是不是？」

東方東「吧」的一巴掌打在令狐

爽的頭上。

「哎呀，師父呀，我說錯了嗎？」

東方東道：「你放的甚麼五花屁，誰說叫你江湖上匡扶正義的，操！咱們教你這樣了？」

夏侯金道：「小子，正義值多少錢一斤，扶危呀、濟貧呀，你做得完嗎？娘的，天下人人自私，便是新朝的皇帝老子也自私，人家吳三桂放他們進關幫個小忙的，打散了流寇之後他們留下了，這爲甚麼留下來？正義又何在？娘的，說穿了是自私。」

宇文鳳接道：「當皇帝的討老婆討一窩，他都自私，天下人會有幾個是仁義的？」

令狐爽道：「這麼說來，我做錯了。」

不料他話甫落，八人齊聲叫：「錯了！」

令狐爽心中罵：「錯你們娘的蛋，通天教主夫婦二人怎麼會有你們這八個蛋，八個蛋就正巧王八蛋。」

令狐爽當然不敢把心裡話吐出來。

江湖上的人都不會把內心的話吐出來，那會彼此頭破血流，天下大亂。

「各位師父，我今天受教了，娘的，天下好人原來也爲了私呀，

我……我就不該放人走。」

司馬元急問：「你把誰救走了？」

令狐爽道：「施毒的兩個老傢伙，王八蛋兩個。」

東方東道：「是誰下的毒？」

令狐爽道：「就是上一回下藥叫你們猛拉肚子的那一對老夫妻嘛。」

「唐河毒王？」八人又是齊聲叫起來。

令狐爽道：「不錯就是他二人。」

他此言一落，東方東八人立刻把令狐爽圍上了。

東方東恨透了毒王白無忌，聽說令狐爽把這二人放走，他氣得又要揍人。

令狐爽笑笑，道：「各位師父們，你們這是做甚麼？難道要打一個擁有十多顆寶珠的最佳徒弟呀？」

宇文鳳咬咬牙，道：「徒弟，這一回饒你，且記不可有下次，下次揍死你。」

令狐爽道：「下次呀，誰當好人王八蛋。」

「哈！」八個人這才笑了。

令狐爽把手一指，又道：「師父們，那一對毒夫妻跑進莊上了，他們還是余家莊的保安顧問吶！」

東方東冷笑了。

東方東冷笑了。

就在這時候，遠處斷崖邊傳來狂吼聲，大批花子們往余家莊那面衝去了。

令狐爽道：「各位師父呀，莊前殺得慘烈，也是各位師父出手的時候了，如果是花子幫一舉拿下余家莊，用不到各位師父出手，娘的，別說是四六分帳了，八二分帳他們也不會答應的。」

他在幾人吃驚中，又道：「那有合夥的一方站在一邊不出刀，等着分紅呀，天下沒有這回事。」申屠良重重點頭，道：「有理！」

公冶長道：「那就出刀吧！」東方東道：「咱們兵分兩下，從後莊殺進去，如此一來，雞犬不留。」

令狐爽一聽，壞了，莊上的女人小娃也完了。

令狐爽心想：「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為惡，祖宗八代也遭殃。」

他為余文的妻小擔心了。余家莊上也不止余文一家妻小，還有多家住在一起，他們已成了生命共同體了。

令狐爽見八位師父分兩邊，從斷崖掩向余家莊的後面去了，怎麼辦？這八人輕功高，山崖再險也擋

不住他們八個人。

令狐爽不跟上前去，他奔到了莊前。

令狐爽如今非比尋常，他那一手絕招用上了。

他拔身來到西門風身邊，那個正同西門風狠幹的人出刀還真霸道，逼得西門風也急閃跳。

西門風見令狐爽殺來，大叫道：「小子，這傢伙名叫崔一刀，小心他手上的刀。」

令狐爽手上沒有刀，他却對西門風道：「西門伯伯，你把他交給我，你快去指揮人馬大破這余家莊。」

西門風一聽，打狗棒連三打，立刻閃身不見了。

揮刀搏殺的人正是曾為長安太守沈長明幹過的家將，叫崔明仁，崔明仁的外號叫崔一刀。

崔一刀見是個少年人，不由冷笑了。

他冷笑又揮刀：「宰了你！」

刀芒閃出一片極光，令狐爽大叫一聲：「龍泣血！」

他施的是金剛指中的絕招。就見光芒忽然自他的手掌下閃過，而崔一刀急忙閃身看手腕。

怪了，對方手上沒有刀，為甚麼他的手腕上在出血。

令狐爽便在這時候低聲道：「八仙摸進後莊了，你們還不快去救

女人小娃呀！」

他的聲音不大，但崔一刀聽得很清楚。

崔一刀吃一驚，道：「你……」令狐爽不出聲，一雙眼睛緊盯着

眨。

令狐爽這是頭一回真正用上司馬元教他的功夫，心中爽快，管用極了。

崔一刀忽的大聲吼：「車風、鐵頭，快回後莊呀，四魔四邪進去了。」

他這麼一吼不打緊，附近傳來哇哇怪叫聲。

忽見自人羣中撥行兩個人來，果然是車風與甘天和二人，這其中應有個「神鏢」勝英，祇不過勝英去了南京，聽說要在江寧府開甚麼鏢局子了。

余家莊上還有二十多名家將在守着，祇不過車風三人聽了四魔四邪之名，擔心他們的妻小，由不得他們不急急的往莊後奔去。

當年甘天和幾人在太守府中任職，早就聽過陝甘道上有這八個惡人了。

上一回劫了沈大人的家當，他們失去了顏面才回頭投入余文這裡來。

投入余文的武士中還有那使一雙短刀的「伍剝皮」伍作人，文昌大

這兩位小霸王。

這二人守在中庭，見是甘天和三人急急的奔來，急問：「怎麼，花子幫中有厲害人物，你們二十多人挺不住？」

車風道：「不好了，四魔四邪也來了。」

伍作人一聽八仙也到了，不由哇哇怪叫起來。

他與文昌大吃過八仙的虧，上一回若非伍作人逃得快，早死在荒山中了。

伍作人與文昌大二人聽說來了四魔四邪，二人這一回不逃了，因為他二人有家眷在莊內。

於是，六個殺手衝入莊後面了。

先是，車風遇上宇文鳳，二人這是第二次碰上。

姓車的大怒，吼道：「他媽的，沈大人二十年的積蓄，三年前被你們劫走，花上五輩子也花不完，如今又來打劫余莊主，難道你們非把天下寶物歸你們幾個花用呀！」

宇文鳳哈哈笑了。

「別哆嗦，你出刀吧！」

車風有神刀之譽，也是西北道上的响字號人物，他見宇文鳳有些盛氣凌人，一聲冷笑，揮刀疾殺！這二人立刻在這後莊院中狠幹

起來。

那面，司馬元已向伍作人招手了。

「喂，那個使短刀的傢伙，上一回叫你逃了，我也就網開一面的算了，想不到你又來到這兒混口糧來了，來來來，今天送你見閻王。」

伍作人一見是上一回那老人，立刻叫住文昌大，道：「文兄，咱二人合力幹掉這老傢伙。」

文昌大有小霸王之稱，聽了伍作人的話，舉刀便往司馬元砍上去了。

伍作人更是不稍停，大叫一聲撲上去了。

三個人殺得凶，司馬元邊殺邊叫起來。

「徒弟呀，快來見呀，見習如何殺人呀！」

他叫了幾聲不叫了，因為伍作人與文昌大合作得妙，一時間他不敢分心了。

余文還真有幾個厲害的家將，這十二名家將，每人祇攔住一個人，那正是東方東六人，可也殺得有聲有色，一時間還真看不出誰勝誰敗。

另有二人分守在正屋門口不離開，余文就端坐在椅子上，他的臉上夠冷漠。

另有四個高手緊守在大邊廂，

那兒男女老小一共四十七八個，有一半在打哆嗦。

這時候，院內院外殺得凶，淒叫哀號與刀聲全有了。

那余文好像很神氣，他仍然未動一動。

就在這時候，忽的傳來一聲低叫：「喂，你們這兒是誰當家呀！」

這話聲甫落，就聽「颼」的一聲响，一團人影穿過橫樑堵住了屋頂的洞。

那是余文，這位曾是明末的洛陽知府，原來也有一身好功夫。

祇此一招，就叫人大吃一驚。屋脊上的人哈的一笑，道：「

你的輕身功真夠酷的呀！」

「你是誰？」

「別問我是誰，快快保護你的家小撤吧！」

「你是誰？」

「你怎麼又問我是誰，我是誰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要不要余家莊上女人小娃們活呀！」

屋內，余文冷冷道：「咱們還有得一拼，為甚麼撤？」

屋外房上那人冷冷道：「你們一共多少人？花子幫來了一千多，就算你有準備，有本事，你們殺得了那麼多的花子們？」

余文道：「你是敵是友？」屋脊上那人道：「敵！」

余文大怒，叱道：「可惡，你這強盜，休想賺我退走荒山，滾！」

屋上那人道：「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滾！」

「好，你這狗官，你完了。」

不料屋內余文忽的拍出一掌，就聽屋瓦崩裂，泥灰紛飛中，屋上那人吼道：「把我的好心當成驢肝肺了，我操你親妹子。」

罵着，他回敬一掌拍下去。

「彭」的一聲大震，屋內的余文一聲叫：「哎呀！」

他攀不牢了，身子一歪往下摔去，被下面的人奮力接個正着。

等到大伙抬頭看，屋頂露出個大洞，那個年輕的令狐爽斜身站在屋頂上。

令狐爽急得指着下面人道：「快撤呀，你們這些不知死活的王八蛋。」

余文雙肩一晃，大叫一聲：「射死他！」

隨着他的這聲吼叫，從兩邊跳個七八個弓箭手，這些人舉起弓來就往屋頂洞口射。

令狐爽見利箭射來，伸手拍拍七八支近身利箭，大叫一聲：「你們完了！」

他大叫着往外飛躍而去。

令狐爽奔到莊院牆外，祇見那

四邪聖相繼從山邊撲過來了。

為首的上官文手握寶刀攔住了令狐爽。

「小子，你去那兒了？」

公羊山道：「還以為你同司馬元他們在一起，你原來溜到後面了。」

申屠良道：「你幹甚麼去了？」

令狐爽道：「四位師父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兩句話你們知道嗎？」

公羊山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少囉嗦！」

令狐爽道：「我是去製造知彼的功夫了。」

公冶長道：「你查出甚麼來了？」

令狐爽道：「四位師父，如果不是我的心眼明，這一仗下來，祇怕四位不齊全了。」

申屠良道：「甚麼不齊全？」

令狐爽道：「當然是中了計挨了刀箭就完蛋了！」

上官文道：「說，余文還設有甚麼厲害的陷阱？」

令狐爽道：「四位師父呀，你們收我這徒弟，真是你們福氣呀！」

他囉嗦半天有目的，他盡量的拖時間，希望那余文改變心意快撤退，女人娃兒是可憐的人呀！

令狐爽就是不忍見到女人娃兒

上夠冷漠。

後大院中。
兩邊廂房火已熄，正後屋中祇燒了大部份！

此刻，四魔四邪再加上西門風，九個人面對面的站在正屋裏。
西門風道：「各位，爲了公道，爲了彼此無話可說，還是把所有的金銀找出來，明敞着排開了分，如何？」

東方東道：「那就找寶吧，少要嘴皮子！」

西門風道：「走，進去找！」
九個人哈哈笑，大步衝進大廳上，祇見這大廳真排場，富麗堂皇之外還帶着些神秘！

西門風突然跳大廳外，他高聲的對四長老道：「四長老，你們四位也過來，其餘的原地站着不許動，沒有我的命令，誰亂動我敲斷他雙腿！」

花子幫看來是渙散，其實他們的組織是嚴密的！

西門風帶着四長老一同進去了！

這時候大屋內再是華麗也沒有人去欣賞，便是牆上掛的那副唐伯虎逗九美圖也沒人去觀看！

先是找到左邊屋，再找右邊屋，找了半天沒寶物，十三個高手有些急，大床往外猛一推，果然，地上一塊大木板，一看就知道是地道口！

道口！

池水長老雙手搬，他移開了大木板。

祇見一道石梯往地道下面延伸，大伙看得一瞪眼！

東方東對西門風道：「這一處是暗道！」

西門風道：「我知道！」

申屠良道：「貪官由此地道帶人逃走了！」

宇文鳳道：「走，下去呀，不下去怎麼找到寶？」

司馬元道：「誰先下？」

西門風嘆口氣，道：「四六分賬嘛，我方兄弟先下吧！」

他此言一出，四位長老已舉着火把往下走去！

西門風緊跟在後面，於是，四魔四邪也跟下去了！

那是個相當乾爽的石洞，從洞的方向看是往山上去的，而且一步步的往高登！

一行走了幾十丈，忽然間，前面有火光，火光是兩支插在石壁上的火把照過來的！

西門風道：「快過去瞧瞧！」

一行走近火把附近，忽見一邊有個大石室，西門風隔着洞門縫閉一眼睜一眼的往裏面看，不由得撫掌笑起來！

「哈……你們看，你們看，哈……」

東方東總是在這種好事來臨之前走在衆人前面，他擠過去仔細看，不由撫掌笑了！

「娘的，大木箱堆了幾十口，大包袱也有十幾個，看，那個架子上放的是寶物呀！」

於是，你也看，我也瞧，大家拍手哈哈笑起來了！

笑就是高興！

西門風用力頂那道厚木門，頂不動，於是，夏侯金過來了。

夏侯金力氣大，他雙手抓緊鐵拐，對準木門搗起來。

叮叮咚咚的他一共搗了幾十下，木門嘩的一聲開了！

門一開擠起來，大伙奔去就要抬。

東方東大叫：「喂，先開一箱來！」

果然，田和、方圓二人抓起一口大木箱抬下來。

方圓放下箱子，他喃喃的道：「不知裝的甚麼寶，好像不太重！」

田和已取出腰上插的短刀往箱子上大鎖撬起來。

「卡」的一聲響，方圓伸手去開箱，大伙圍着看，準備分寶了！

猛古丁，一陣「颯颯颯」之聲起處，木箱中射出幾十支短而鋒利的暗器往外四射！

「嗤！」

「哎呀！」

隨着幾聲狂嘯，室內發出咚咚響，地上有人在翻滾，還有人在開罵！

「哈……」這是一聲十分逗人的大笑。

笑聲來自石壁內，附近發出呼通呼通，嘩呀呀，有幾道鐵柵自兩邊把門給堵上了！

那鐵柵一根根兒臂粗，想把它打開，天王老子也難了。

剛自閃過暗器的四魔四邪吃一驚的看過來，祇見有個壁洞口露出一張臉。

這時候，西門風正在救治方圓等四長老。

這四人被暗器打中了，那方圓的臉頰上一支短箭有一寸深，痛得老人家掉眼淚！

田和的耳朵被穿過，頭頂上也有一支箭，是斜着中的，差些未穿入腦袋裏！

另外二長老各又中了兩支在身上，四長老上當了！

西門風開口罵：「操他娘的，上當了！」

忽聽一人哈哈笑：「花子頭，一網成擒呀，哈……」

西門風抬頭看，不由大怒，吼叱道：「他娘的，原來是你這老王八呀！」

司馬元也看到了，却也吃一驚！

驚！

「戈然，原來你躲在暗處不出面，等着爺們上你的大當呀！」

「哈！」

那人正是「中原暗器機關大王」戈然！

上一回戈然協助過沈長明的車隊，不料機關被令狐爽識破，令他功敗垂成。

似他這號人物，與那唐河毒王夫妻是一樣的不認輸，他才會又奔來投入徐經太的余家莊！

這兩年他爲余文設機關，製暗器，甚得余文的賞識，今天他算露臉了！

戈然把四魔四邪關住，更把花子頭西門風與四位長老也關在他設計的機關裡，他樂歪了。

「各位，委屈你們了，且等我把莊主再請回來，打發了那些可憎的花子們，再收拾你們這些惡魔，從此天下太平了，哈……」

「砰」的一聲小洞關上了，便是叫住他也晚了。

石洞中，尚有十多口大箱子，誰也不敢去打開。

誰也不想找死，只看看四長老跌坐地上直咬牙，便恁你想發財也不會去掀箱蓋。

宇文鳳頓足道：「難道就這麼完蛋，我不甘心！」

東方東道：「萬一再出現白無忌，咱們真的完蛋！」

申屠良道：「快想辦法呀！」

司馬元道：「東方東，你出身白蓮教，奇門遁甲你學過，快呀，土遁出去救咱們大伙出去呀！」

東方東嘆口氣，道：「可惜這兒石頭地，我遁不了啦，我的哥哥太爺！」

夏侯金手抓鐵柵門，他振臂用力搖，搖得他身子前後閃，那鐵柵門動也不動。

夏侯金開罵了！

「操他娘的上洋當，姓余的這是引爺們上當呀，個狗操的，可怎麼辦呀？」

這些惡魔困在石洞中等死了！

令狐爽爽透了！

令狐爽如今吃牛盤腸了，他手上拿的是整整一大塊五香醬牛肉，他當饅頭啃！

另一手上拿了五個滷蛋，一個人坐在半山的崖石上吃起來。

他的雙腿垂下來，還懸空甩甩的自在，只差未把歌兒唱出來。

令狐爽正在吃得爽，忽覺自己坐的石頭在搖晃。

那年頭人們不知道甚麼叫地震，以爲是有鬼了。

令狐爽就嚇一跳，他猛的跳起來。

「白無忌？」

來。

於是，他發現大石一邊的草石移開了。

草石移開露個洞，有個半百老人爬出洞外來了。

令狐爽不駭怕，大白天鬼怕人！

但當他定睛一看，哎呀，是個會機關的老頭兒出來了。

令狐爽當初偷窺沈長明運的大木箱，他爬在地上偷偷開，木箱中忽然發出叮噹響，暗器幾乎穿箱而出射中地，嚇得小子溜開了。

那一回他反而救了四魔四邪與花子頭。

如今他再遇上這老小子，他心中想：「這老小子命真長，怎麼還活着，天下大亂沒有把他亂完蛋，真能活。」

冒出草石窩的正是「中原暗器大王」戈然。

姓戈的用力抖着全身泥灰，沒看見上面石頭上坐了個令狐爽。

令狐爽却笑着開口了。

「哟，大爺呀，你出來啦！」

他這一聲叫，嚇得戈然猛一跳！

戈然斜身抬頭看：「噫，你是誰？」

令狐爽笑呵呵的道：「我是誰你都忘了呀，唉，同那白大爺一個樣，健忘！」

「白無忌？」

「是呀，那兩位老人家！」

戈然發現令狐爽手上拿的是醬牛肉，那年頭，花子們見也難得見，只有一人吃得起，那人就是徐經太。

他以爲令狐爽必是余文的甚麼人了！

戈然對令狐爽道：「你必是余莊主的甚麼人了！」

令狐爽一聽，順水推舟的點點頭，道：「是呀，我們是姑表親，我娘是他的老大姐呀，你忘了？」

戈然一聽，笑了。

「余大人是你舅舅了！」

「我的吃奶舅！」

甚麼叫吃奶舅？那是姐妹兄弟最小的，那地方的人叫小舅子是吃奶舅！

戈然走過去，他指指地洞，道：「快！快！快！叫你吃奶舅，我用機關把那四魔四邪花子頭還有四花子長老，一窩關住了，娘的，白無忌有毒甚麼用！還是老夫的機關暗器最靈光。」

令狐爽一聽，幾乎連吃到肚子裡的肉渣子也噙出來了，他一哆嗦！

「真的？」

戈然道：「當然，就在下面洞裡呀！」

令狐爽忽的撫掌大笑起來。

戈然道：「別笑了，咱們快去找你的奶舅子，生與死，殺與放，由他定奪！」

令狐爽道：「好呀，我這就帶你去見我的奶舅去！」

他走了兩步又回頭，戈然道：「走哇！」

令狐爽哈哈笑了。

「怎麼了？」

令狐爽道：「戈大叔，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戈然一怔，道：「這時候你問這話幹甚麼？」

令狐爽故作神秘的道：「戈大叔，你不想發財？」

戈然道：「猪才不會不想發財！」

令狐爽道：「好，你發財的機會來了！」

戈然一瞪眼，道：「怎麼說？」

令狐爽道：「曾聽我奶舅說，那四魔四邪不是人呀！」

戈然道：「他們冒充八仙！」

令狐爽道：「三年前他們劫了長安太守沈長明的財寶十多箱呀！」

「不錯，江湖上誰都知道！」

令狐爽道：「如今戈大叔把他們囚住，他們八成活不成了！」

戈然道：「那得等你小舅子決定了！」

令狐爽道：「也聽說沈大人財寶之中有十七顆龍目珍珠，每一顆

都價值連城！」

戈然狠狠的嚥了一大口唾沫。

令狐爽道：「咱們何不藉着這機會，逼他們拿出一兩顆，然後你一顆我一顆的分了它！」

戈然道：「他們會帶在身上嗎？」

令狐爽道：「八成！」

戈然道：「怎麼說？」

令狐爽哈哈一笑，道：「聽說寶珠辟邪保平安呀，他們有可能會帶在身上。」

戈然想了一下，慢慢的點點頭。

令狐爽哈哈笑起來了：「你老終於想通了，你老也開了竅，開竅的人發財了，哈……」

戈然抬頭四下看，他指一指遠處的莊門外，道：「那些花子不會突然走進來吧？」

令狐爽道：「所以咱們要快呀！」

戈然道：「對，咱們快些下去，嘍，我發了財，第一個要謝謝你！」

令狐爽道：「千萬別謝我，以後多多的對我的奶舅子盡盡忠就成了。」

戈然一聽，心中一樂，道：「當然，當然！」

於是，戈然在前，撥開一堆石草又鑽進地洞中了。

令狐爽也一樣的往下鑽，那個洞口就如同黃鼠狼住的洞穴一樣，可是進入一丈左右就寬敞了。

令狐爽跟在戈然身後，他邊走邊叫：「快點呀，光陰似箭，時光就是金錢呀！」

前面的戈然笑了。

「好小子，你年紀不大呀，如此急着要發財，真的是江湖前浪被後浪無情的推，老一代的倒楣了！」

令狐爽哈哈笑，道：「我離開娘胎就想發財，要不然我為甚麼落地叫的聲音大。」

「你怎麼知道你叫的聲音大？」

「我娘告訴我的呀，我奶舅也知道，哈！」

謊言一串說得多，他自己也忍不住的笑了。

戈然沒有笑，因為前面有了光，洞壁上的火把照得亮，令狐爽也看到了。

令狐爽低聲道：「快到了？」

戈然道：「不錯。」

忽聽有人大聲吼：「花子幫兄弟們，快進來呀！」

他大咧咧的站在鐵柵外，而且小心的準備閃躲甚麼。

他是製造機關的人，當然要小心防備被敵人坑殺。

戈然的出現，石室中的人一擁到了柵門口。

宇文鳳看得一瞪眼，因為……

令狐爽站在戈然身後。

東方東忍不住的一聲吼：「那小子！」

令狐爽立刻哈哈笑，他開罵了。

「我把你們這一羣牛頭馬面王八蛋，江湖上被你們鬧翻了天，偷搶騙你們全幹，殺人放火你們佔了先，操你姥姥祖先的，今天你們完蛋了吧！我哈哈，我樂歪了！」

他不等裡面的人臉色泛了青，立刻又道：「戈大叔，我是越想越有氣，實也不要了，發動機關叫他們死光算了，死光了咱們進去搜寶呀！」

戈然道：「也好呀，我們……可惜少了白無忌，他二人在此就好了！」

令狐爽道：「那機關是怎麼弄下的？」

戈然忽的一瞪眼，道：「機關？」

令狐爽道：「怎麼才能發動這機關？」

戈然雙目一厲，叱道：「好個

小兔崽子，你是誰？你不是余莊主的侄子，你他娘的……啊！」

令狐爽出手了，金剛指戳在戈然的胸口上。

戈然也會功夫，但就是沒躲過。

令狐爽一手揪住快倒下的戈然，嘿嘿冷笑，道：「老小子，你是怎麼發現小爺是冒充的？」

戈然道：「他們之中有人怎麼認識你？余……莊主……也沒見過……他們呀……你……」

令狐爽這才想起是東方東叫他一聲「小子」出了問題。

令狐爽指着東方東，叱道：「雜毛老道變成雜毛猪了，壞了救你們的大事情，可別怨我！」

東方東叱道：「混帳，你敢罵我猪。」

令狐爽道：「可惜你是我師父，你如果是我兒子，我還揍你呀！」

他此言氣得東方東臉也煞白了。

了。

令狐爽的那把小刀取在手上了。

吧！」

全身骨頭鬆散的戈然，有氣無力的道：「談……甚……麼生意！」

令狐爽道：「你把機關打開，放他們出來。」

「他們……出來……我就死了……」

「我擔保你死不了。」令狐爽道：「戈老，眼前形勢，你自琢磨，若不聽我的，你死得更早！」

戈然頓足無力，他幾乎是哭的聲音：「我呀，我呀，怎麼會遇上你喇……我動的甚麼發財夢呀！」

令狐爽也嘆口氣，道：「我就是見不得可憐人，唉，這樣吧，我再動動腦筋出個好主意。」

戈然道：「你看看，你看看我們幾個人，每雙眼珠子像牛蛋，要把我吞吃掉，我……」

令狐爽道：「別擔心，這樣吧，你快告訴我，如何才能把機關開啟，你就活命了。」

戈然道：「你發誓！」

令狐爽立刻發誓道：「我若不放你，天打五雷劈。」

「劈誰？」

「我！」

「好，你快跟我來。」他吃力的半爬着。

原來那條路。

二人走到洞口外，戈然看看四下無人，他對令狐爽道：「剛才你出手點了我，你手下留情，我知道。」

令狐爽道：「我不想殺人。」

戈然道：「你只用了二成功

力。」

「不錯！」

「所以我還能走出來。」

令狐爽道：「我本來打算叫你逃的。」

戈然這才低聲道：「小友，想來我是非告訴你不可了！」

令狐爽道：「我如果再出手，你非倒地不可！」

戈然道：「我無力反抗。」

「說吧，怎麼開呀！」

戈然道：「三兩人十七八人是開不動的，你必需去找人來，裡外人多一齊開，下面還得開一寸塞墊個石頭支起來，不然……」

令狐爽道：「機關不能自己開？」

戈然道：「真的沒辦法，誰有那麼大的支柱力呀，我在暗處無絞盤。」

令狐爽一聽可急了。

戈然道：「你是當局着迷，我可以走了！」

他在令狐爽的迷惘中往山上爬去了。

令狐爽突然一聲大叫：「不好了！」

只見他拔身如飛的奔到了前莊，嘍，花子們真規矩，一個接一個的坐在場邊上。

十幾個六袋高手還在笑哈哈，

「哈……」

令狐爽道：「別笑了，你們等着哭吧，哦操！」

他指着莊內，又道：「你們的頭兒呢？怎麼不見了？」

那六袋頭目道：「他們找寶，我們分寶呀！」

（未完·十四）

見了令狐爽走來，他們伸手打招呼：「嗨！」

「嗨，令狐爽大少也來了。」

令狐爽不「嗨」，他大叫：「快跟我去救人喇！」

「救人？哈！」

花子們都笑了。

他們等着分銀子喇，救的甚麼人？

他們也知道令狐爽愛尋開心，才會笑起來。

令狐爽一聽大怒：「要飯的，再不跟我走，就會出人命了！」

「哈……」便是幾個六袋高手也笑了！

有個大個子走過來，笑道：「大少爺，咱們知道你愛說笑，我問你，要救誰的命？」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加上四個老花子，還有……」

「八仙，是嗎？」

「不錯！」

「哈……」那人當先大笑起來！

他這麼捧腹大笑，所有的花子也笑起來了！

上文提要：

陸浩與小譚分析了種種疑點後，得出的結論是：韋紫琴可能就是「西天教」的代教主，甚至「滇北四真」、冷清秋等人皆是……陸浩解了冷清秋被點的穴道，冷清秋告訴他一件關於「雪鷹」的秘密，原來雪鷹就是他的父親陸燕樵的綽號，其父每年八月十六子時必到黃山鯊魚峯去與人較技，失敗後失踪至今已二十年，陸浩知道後趕去，聽到了……



文圖 羽飛 司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可

飛鷹

受情折磨欲討回 變態摧殘心狠毒

「師父，此婦若非乘師父不備出手，必然負創。」

「跨鶴雙」柳占春微微搖頭，喟然道：「陸浩，不是師父長他人的志氣，對自己沒有信心，實在是為師深知『大悲神尼』的造詣太深了，而且神尼太信任她，昔年傾囊相授，半招也未留。」

兩小不由駭然，陸浩道：「師父，弟子必須馬上到絕崖下去為家父收……」

「不必，我已代收了。」
「家父……」陸浩泣然道：「他老人家怎麼了？」

「令尊未死，但內傷極重，就是能痊癒，今生恐怕不能再練功了，為師已預先通知令堂接走了令尊。」

「師父救命之恩，我父子……」
「起來，起來！」柳占春道：「為師也很慚愧，由於昔年和令尊以捉賊為行業，有一次遇上五個巨盜，聯手之下，為師重傷，幸在危急關頭為神尼所救，以致這些年來，雖下過工夫，功力一直甚少進境。老實說，如果為師和金素如硬拚，而她也未受傷的話，為師可能非其敵手。」

小譚道：「老前輩客氣！」
柳占春苦笑道：「老夫用不着向你們客氣，技不如人也不是甚麼丟人的事，有時是武功路子先天有

限，有時是資質有限，當然，有時也因舊傷未癒，不敢全力以赴之故。總之，老夫剛才就是全力以赴，而她也未施襲之下，自付仍然無法傷得了她。」

小譚喃喃道：「柳老前輩，這麼說，豈不是當今武林，沒有能制住此婦的人？」

柳占春道：「話雖不能這麼說，可是，這麼說也沒有甚麼不對，因為『大悲神尼』為武林第一人，她既已傾囊相授，而金素如又是天生練武的胚子，當真是極少有人能敵了。」

陸浩道：「師父是說家母承恩師通知，在崖下等待，而家父中掌落下絕崖時被恩師接住交給了家母？」

「不錯，令堂準備了兩匹駱駝，因為駱駝雖無馬快，走路却比馬奔馳的聲音小得多，此刻應該已走出十里以外了吧！」

「恩師，弟子以為金素如下峯之後，可能會到絕崖下去看看，萬一追上家母……」

「陪令堂一起的，還有你的師伯『披髮女媧』崔瑛，你可以放心，雖說你師伯也未必是金素如的敵手，但在她負創之下，却未必敢和你師伯硬拚了。」

但三人還是立刻下峯，向金素如馳去方向追去。却没有追上，柳

原？」
「那當然是極有可能的。」柳占春道：「另外，你能找到千年雪英藥也成，總之，金丹和英藥之花蕊，都能使你吸入的元炁變為自己的靈氣，可頂苦修二十年。到那時候，再遇上金素和，那就有得拚了！」

陸浩道：「恩師，弟子以為去找千年雪英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到邛山去找火龍真人，由於極近，二天可達，比較容易，所以徒弟決定去邛山！」

柳占春喟然道：「找火龍真人的武林人物，想在百人之上，但迄未聽說某人找到過他。」
「恩師，會不會根本沒有這個人？」

「不會，此事是你師祖說的，而且你師祖還見過火龍真人，據你師祖說，火龍真人那時已近五十歲，如仍在人世，應已具飛昇資格，但因孽徒偷走了他的一件法衣，造成武林殺孽，他決心多留凡塵四十年，度此孽徒……」

陸浩道：「恩師，『西天教』也有一件鎮會法衣，據說此衣是金領銀袖，衣上有極大秘密，不知是不是火龍真人所失去的法衣？」

「那就沒錯了。至於『西天教』教主是不是火龍真人之徒，就不得而知了。因為『西天教』雖然名聲不

那件事。

柳占春是個名醫，他的醫道比武功還要高明，他激動地道：「這就是了，你得趕緊去找一個人或一樣東西，要不，一年後你會被體內那股猛烈燥熱的元氣燒死。」

「恩師，徒兒愚昧，到目前為止，祇是剛衝散時吸入幾口熱氣，喘得咳了一陣，也沒有甚麼不適，三五天偶爾下田灼熱而雷鳴之聲，少頃即沒。」

柳占春道：「那就沒有錯了！元神，也就是元嬰，道家稱之身外之身，和佛家輕施人身臭皮囊正好相反，道家講究肉身成佛，與佛家涅槃不同，白雲和尚有此成就，甚是了得，而他身在佛門却重視道家門，且有小成，更是難得，你衝散了他的元嬰，他沒有記恨於你！」

「沒有，此人修養極佳，但他却是一個邪教中的壇主，徒兒實在想不通。」

「邪教？甚麼教？」

「依徒兒研判，極可能是『西天教』。」

柳占春道：「『西天教』中沒有一個和尚壇主呀！」

「據徒兒所知，他是在『西天教』內闢瓦解之後，才遁入空門的，但修練却是始自數十年前。」
「此人是甚麼樣子？」

占春道：「你師伯大概是改變了方向，以免被跟踪，你們放心吧。倒是浩兒的內傷，必須立刻治療。」

「恩師，弟子這點傷還不要緊。」
「你知道甚麼？『大悲手』天下至學，一旦擊中，在感覺上並不嚴重，但稍一延誤治療，就可能致殘，走吧！為師找個地方為你療傷去。」

「恩師，弟子總是不放心家父母。」
「有你師伯在，應該無事的，要想為你父親報仇，必須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
他們在天都峯附近石洞中靜下來，柳占春道：「浩兒，你坐下，譚珍到洞外守護，但不可暴露自己的身形。」

「是的，前輩！」
柳占春試了他的脈，不由「噫」了一聲道：「浩兒，你傷得真怪，受過重傷嗎？」

「沒有，恩師！」陸浩道：「不知不久前和金素如動手受傷，算不算重傷？」

「不算，而且這脈象又不像是受傷，浩兒，你說說看，近一年來，可有甚麼奇遇嗎？」

「師父，沒有甚麼奇遇……」
「對哩！這件事不知算不算奇遇？他說了衝散白雲和尚的元嬰

佳，不過是下面的人在外行為失檢，上面的人律已頗嚴。其實所謂內闕，八成主要就是爲了那件法衣吧！但據爲師猜測，教主可能是五大門派掌門人之一。

陸浩道：「邨山極大，要去找個遁世奇人，如無地址……」

柳占春道：「據你師祖昔年說，火龍真人是隱在有水之處，如寒潭之類隱蔽之處，原因是煉丹需要寒泉退火。」

「不過徒兒仍要先見到家父母之後，才能放心前往邨山。」

「不必，爲師這就去指令尊令堂，再說，你師伯保護他們，這一點應該是綽綽有餘的，你還是盡快到邨山去吧！」

「恩師，火龍真人是甚麼樣子？」

「這箇，昔年你師祖並未說，浩兒，爲師也知道，找這位奇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心誠則靈，不誠無物，記住一個『誠』字，無往而不利……」

爲了使「泥鰍」知道陸浩的情況，讓他放心，儘管小譚一百個不願，還是叫她回到鎮上去，且叮囑他們，在陸浩未回去之前，盡量少惹是非。

小譚氣喘喘地，一言不發就走了。

稍後師徒兩人也分了手。

* * *

急趕一天半，已到北邨山麓，天色已晚，在小鎮上吃飽，還準備了一些乾糧和飲水，連夜入山。

他並非爲了自己體內的元氣才找火龍真人的，而是決心找金素如爲父報仇。其實陸燕樵的情況比柳占春說的更慘些，祇比常人多一口氣罷了。

北邨中歷代帝王陵寢極多，深夜，荒山古墓荒塚，夜空悲鳴，四顧無人，即使膽大之人到此，也不禁毛骨悚然。

陸浩坐在倒地的石翁仲上，打開水囊喝了幾口水，仰望一鉤新月，不禁萬縷愁緒湧上心頭。想想韋紫琴，真是幽腸百結，不知今後如何面對這個絕代尤物？

就在這時，一個高大人影已進入遼闊的墓地之內，陸浩立刻警覺，回頭望去，淡淡的月色之下，一個高大的女人緩緩走近。

陸浩一顆心不斷地下沉，也不斷地發狠。事已至此，除了一拚那還有甚麼辦法？來人又是金素如，道：「小子，我本來無意爲難你們父子，可是陸燕樵太絕情了……」

「金素如，我以爲不是家父絕情，而是妳自己太不要臉，世上任何事都可以勉強，祇有這種事不成。」

金素如走近，看來內傷已經復

原，冷森的道：「陸浩，除了一個理由可以使我網開一面之外，我非殺你不可！我要使『雪鷹』和金婉如斷後絕嗣。」

「那是因爲妳多行不義，今生已絕子斷孫，所以才會嫉妬別人的天倫之樂，不過我陸浩也不是那麼好打發的。」

「陸浩，祇有一種情況下，我可以饒你不死，那就是告訴我有關『西天教』失落的法衣在何處。」

「不要說我根本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會告訴妳……」

金素如森厲地一笑道：「你還年輕，並不能體會一個女人第一次付出情感後，被無情戲弄的痛苦……」

「那不是戲弄，那是應有的抉擇，雖說君子先擇而後交，但妳是個善於偽裝自己的女人，妳是得了神尼的最後絕招之後才露出了獍獍面目，不管善惡好壞，濫殺無辜，家父發現妳心地險惡，斷然地敬鬼神而遠之，有何不妥？」

「嘿……」金素如美好的臉上罩上一層嚴霜，雙臂一絞，一剛一柔兩股奇勁交互扭纏着湧了過來。

陸浩也知道不是敵手，但不拚又如何？鞭匕呼嘯，稍閃，避開正鋒就迎了上去。

他必須迴避她的交掌勁，才能活着去找火龍真人，仔細想想，衝

動不是辦法，在這情況之下，祇有游鬥，找機會脫身。

當然，要想脫出金素如之手，又談何容易？兩人折騰了二十來招，陸浩盡力施爲，總感覺壓力愈來愈大，那種忽剛忽柔，飄忽不定的力道太難捉摸。

這種打法，自然十分吃力而不討好。

但是，陸浩竟能支持七十招以上。

三五高手接不下唐夫人冷清秋三五招，而冷清秋也接不下金素如三四十招，陸浩死拚之下能超過七十招，也就顯出他的份量了。

儘管如此，他還是逃不出金素如的手掌，實實地在他背上及腰上各砸了一掌。

陸浩絕不能死在這兒，太多的事要他去辦。於是他決定逃，雖然此時此刻逃也許更不容易。

藉那一掌之力，身子側飛三丈之外，忍着五內翻湧的痛苦，嚥下幾口鮮血，再次一掠十二三丈。

他如未負傷，全力一掠可達七八丈以上。

金素如本要追的，但想了一下，喃喃地道：「小子，你老子欠我的，要你來還，如你能不死，我叫你痛苦一生……」

她似乎匆匆寫了一張字條，撮口連吹三聲，這是以玄奧內力發出

的哨音，數十里外都能聽到，不久巨大的黃狗如箭射入墓地中，在金素如身邊搖尾不已。

她把紙條塞入狗項上的皮圈夾層中，輕拍狗頭，說聲「去」，黃狗一道黃箭似地消失在夜色之中。

陸浩內腑嚴重內創，奔出一里多路，不辨方向，也不知時辰，甚至天已下了小雨也不覺察，祇知內心充滿了恨和絕望。

如此下去，他可能死在邨山之中。

可是他必須支撐下去，能走一步算一步，入山唯恐不深，他要找有水的地方，這一點牢記在心。

又走了兩三里路，口鼻已滲出血漬，視覺模糊，四周景物恍惚移動，圍繞他轉動。

終於，他暈倒在亂岩蔓草中。到邨山來找火龍真人，這要有過人的勇氣和耐心，因爲火龍真人即使真有其人，誰又敢保證這些年來已經死了或者得道飛昇了。

當然，也有可能離開了邨山去了別處？果真如此，找一輩子又如何？

不知過了多久，估計至少也有幾個時辰，他才醒來。即使他還未睜開眼，已知自己是躺在亂岩蔓草之中。

胸腹之間仍然如火如荼地刺痛，自感像個長久纏綿床第的人。

想想這種找人的方式，當真是傻勁過人。

就在這時，他聽到了女人喚狗的聲音。

接着他聽到狗的竄掠聲、喘氣聲以及人的奔掠聲，「啊黃……人在哪裏……」

這聲音又豈僅是沙漠中者忽然聽到了潺潺的水聲，這不是韋紫琴的口音嗎？

如果非死不可，有她守在身邊，死得也值了。

可是她怎麼會來到邨山之中？莫非小譚回去告訴了她？這是不大可能的，以小譚和韋紫琴的敵對來說，她不可能獻這份殷勤。

狗很快地嗅到他的體味而到了身邊，他眯着眼，看到了一隻巨大的黃狗，既非藏獒，也非洋犬，但這狗很大，毛也很亮，可見養得很細心。

要是此狗撲上咬人，他此刻的體力還真沒有把握應付。

但又聽到了那甜美或脆生生的銀鈴聲，道：「阿黃……人呢？在哪裏……」

「錯不了……正是她……天哪！不管她是甚麼教的人，也不管那教邪不邪？祇要她本人善良就行了……」他發現狗無意咬人，祇在他四周奔行，表示人就在這兒。而那輕靈的步履聲已越來越近

了。

陸浩忽然閉上眼睛，一來想試試她，到底對他是否關心？第一句話她會說甚麼？

還有，他以爲也祇有這樣，才更能享受這絕世尤物對他的溫情及關注。

此刻顯然韋紫琴已在他的身邊了，而且發出了一聲驚嘆。

接着，傳來了一聲泣聲。

陸浩內心一陣激動，最難消受美人恩。沒有今日之不幸，又如何測出她對他的情到底有多深？他此刻幾乎作出小兒女之態，控制不住滿眶的淚水。

但是，他還是沒有動一下。接着，他又聽到磨牙切齒及詛咒聲。

「是了，她當然恨極了把我打成重傷的人了！這是必然的。紫琴哪！我陸浩今生得一紅粉知己，雖死何憾，有生之年，我將時刻不忘妳的這份和父母同樣深厚的恩情……」

他隱隱感覺她似乎蹲了下來，而且她那綿柔的手似在他頸上觸碰了一下，也好像自他頸上取下了一樣東西，這東西類似項鍊，或者用絲繩拴在頸上的玉佩甚麼的。

但他沉住了氣，仍然佯作昏迷。

「欠債要還……賊子……這也

是天意……此仇不報……枉爲人子。」發狠聲咬牙聲不斷傳來。

如果陸浩未陷入一廂情願的陶醉，或者根本未佯作昏迷，他所看到的景象，以及韋紫琴自他頸上取下一件甚麼東西的話，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當然，這也不能怪他，這件事的發生，就是世上絕頂聰明的人也不會想到，可嘆的是，他竟未注意她自他的頸上取走了何物，而他頸上是根本沒有甚麼東西的。

只是隱隱嗅到她與衆不同的體香。

突然，她嘶聲悲極地道：「皇天后土可作見證，弑父之仇終於查明，休怪我韋紫琴狠毒絕情……」

陸浩不禁微微一怔，她應該叫他的名字把他弄醒，設法救他才對，說這些話似乎和他的苦難無關宏旨呀！

就在他感覺氣氛不對，正要睜眼時，不由渾身一陣痙攣，全身骨節百骸，如遭虫噬蟻咬，針刺火灼一般。原來，她在他前、側身上連點數大要穴。

他在無邊的震驚及痛苦中睜開了眼睛。

視覺觸及的不是柔情似水，美態撩人的嬌靨，更不是關切及憐憫的表情，那是他自認識她以來所見到的最冷酷的神色。

他看到她手中拿了一塊紫玉珮，上有紫色綵綬和流蘇，隱隱覺得，這就是自他頸上取下之物。

他無法想像他自己頸上怎麼會有這塊紫玉珮？而韋紫琴又為何陡然大變，對他如此狠毒？以致使他驚呆了。

這種不幸，不該發生在他的身上，下手的也不該是她才對。到此地步，他仍然這麼想着。

但是，還有更使他絕對想不到的舉措，在她揮手咬狗之下發生了。

巨大的黃狗很熟練地執行主人的命令，本來牠還以為草中的人是牠主人的朋友，所以不斷地搖尾，此刻，却兇猛如餓狼地咬着陸浩的大腿及臀部。

而陸浩被點了幾個穴道，雖然尚能動彈，却因早已受了重傷，全身無一骨節不痛，幾乎難以忍耐，此刻就連應付一隻狗的能力都已消失了。

所以，不一會就變成一個衣衫碎裂的血人了。

「阿黃……好了……我們走……」回眸一瞥，那目光竟是那麼狠毒，簡直令人顫慄，帶着狗很快地就沒於夜色之中了。

痛苦、迷惘和絕望，已統御了他，即使不遇上韋紫琴，不點他的幾個要穴折磨他，沒有奇蹟出現，

他的生機也不多。

現在他知道，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甚麼父母、武林公義，以及情愛和友誼等等，都十分空洞了。

人狗已遠去，不復聽到人聲和狗吠聲。

他首先想到一個問題，金素如給他一百萬兩，為韋紫琴贖身，她們之間是否有特殊關連？

「為甚麼她會這麼做？」這問題不知想了多少遍。那種以前從未想

像到的痛苦，一直在折磨他，不知是雨是汗？渾身沒有片縷是乾的。

絕望這種情緒的低潮是不會太久的，他有責任，也有使命。既然人還沒有死，就要作沒有死的打算。

他試着支撐起身子站起，像宿醉未醒似的，搖晃着走去，反正已經如此，他繼續走向深山。

他來過邯鄲山，而且還記得附近有個隱蔽的山洞，先找個安身之處，再以本身的功力，療傷試試看。

這想法是十分不切實際的，只是人類有時也需要激倖心理，或者需要病痛時哼哼的心理來安慰自己。

山洞很隱蔽，自石縫進入，幾次轉折由下而上，到了石壁上的洞口附近。

突然，他被這景象吸住了。洞

中兩個老人倒立在那兒，面孔黧外，正望着他。

他當然知道，打坐，入定或稱跏趺，各門各派的姿勢不一，一般來說，盤膝居多數，也有雙足着地的。

然而有的調息口中唸唸有詞，叫着「數唸」。有的倒立，使血液循環更為流暢，也有走路也能調息的。

據說華山老祖陳希夷是以「睡禪」得道的，所謂「睡禪」，也就是以睡來修禪，當然，那種睡和凡夫俗子的睡不同。

陸浩一看這倒立調息的姿勢，就暗叫不妙，掉頭就走，道：「不知道這兒……已有人捷足……」

「小子慢走……」兩個老人雙足落地，坐在地上，高的雙額聳突，雙目深陷，中等身材這個頭髮雖已白了，却生了張娃娃臉，而且臉上總是有點笑容。

說話的正是此人，陸浩停了下

來，道：「尊駕有何見教？」

「看你小子長得倒也是一表人才，為甚麼像得了重病似的。」

「在下的確有病……」

「甚麼病啊？」

「連在下自己都弄不清。」

那高的目光炯炯，黃澄澄地像荒塚中的燐火，冷冷地道：「小子，你叫甚麼名字？」

說出名字很危險，儘管尚不能斷定這兩個老人的來歷，看樣子，不大像是正道人物。可是他到此地步，仍不願改變大丈夫的原則，那就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道：「在下姓陸……」

「姓陸？沒有名字嗎？」

「在下姓陸……」

兩個老人互視一眼，矮的發出一聲怪笑，道：「就是那個『九爪飛鷹』陸浩對不對？」

「正是！」

「小子，那太好了！爺們就是衝着你們來的，冤家路窄，合該你的運氣太差……」

陸浩道：「兩位是……」

矮的嘆聲道：「我們是『遠東三虎』的師叔，『冰魃』陶森，『冰彌勒』陶德。」

陸浩暗暗一嘆，道：「兩位以為『遠東三虎』尤氏兄弟是在下殺的？」

「姓陸的，我看你這小子的骨頭並不硬，簡直是狼心兔膽。」

「姓陸的還沒有殺了人不承認的先例，那是別人殺的，記在在下頭上。」

「哈……『冰彌勒』對高的陶森道：『大哥，你信？』

矮的走出來，道：『聽說『九爪飛鷹』有一套，我倒要試試看……』

此人要為晚輩報仇，臉上還有笑容，「彌勒」之名倒也不假。

「小子，你出手吧！好歹我比你高出半輩。」

陸浩道：「在下沒有殺人，信不信是二位的事，但沒有必要動手。」

「小子，你說你沒殺人，能找到兩個以上的証人嗎？」

「不能。因為『遠東三虎』和『勞山雙奇』是深夜在郊外被殺死的，第二天縣裡派了一個巡檢把賞格送到在下下榻的客棧，要我點收，但人非在下所殺，在下不收，那巡檢還要囉嗦，在下就捐給了善堂。」

陶森陰陰地道：「好大方的殺手。」

「不是大方，如係我親手所殺，玩命換來的銀子，就沒有那麼大方。事實上那是別人消遣在下，旨在斷絕在下的財路，才冒我之名，把屍體送到縣衙去的。」

陶氏兄弟互視一眼，陶森道：「老二，有沒有這回事兒？」

「媽拉格巴子！這叫着死無對証，老大，剛才他不是說過？他們兄弟三人和『勞山雙奇』深夜在郊外被人作了，又冒他之名送到縣衙去，而他沒殺人所以不收那筆銀子，已捐給了善堂？」

陶森深陷的眸子在陸浩臉上掃來掃去，道：「老二，這種事也並

非不可能發生，咱們該把事情弄個明白。」

「老大，我不信！我以為這小子是推卸責任！」

「老二，你的意思是……」

「老大，就交我來辦如何？」

「小心點！此子並非浪得虛名之輩……」

但「冰彌勒」已經滑上三步，「雙風貫耳」，中途變招，改為「犀牛望月」，這老鬼功力非比尋常，而陸浩現在和普通入差不多，「咄」地一聲，身子飛出一丈以外，似乎昏了過去。

陶氏兄弟楞了一陣，陶森道：「老二，這是怎麼回事兒？『九爪飛鷹』不是這種窩囊貨色呀！這小子會不會是冒充『九爪飛鷹』過癮？」

「當然不是，這叫着裝熊。老大，這小子的花樣很多，不能不防他一手……」走近一看，陸浩口鼻鮮血殷然，又是一楞，但立刻又嬉皮笑臉的道：「老大，你看這小子有多會裝？媽拉格巴子！像紙糊的一樣，這麼不抗折騰，鬼才相信哩！」

「怎麼回事兒？老二！」

「老大！你就過來看看嘛！也累不壞你。」

「我不是叫你看着辦嗎？」

「是啊！可是，這小子太窩

囊，簡直有點邪門哪！」

陶森晃着竹杆似的身子走了過來，連連皺眉，道：「這……這的確不對，這小子不是身負重傷，必然是染着重病。」

「老大，我看八成如此，他再熊也不會這麼不管用，剛才我才用了五成力道。」

陶森道：「所以我說，要把這事弄清楚呀！」

「怎麼？老大，你這是老虎戴唸珠呀！」

「老二，我來問問看，尤氏兄弟的行爲，咱們就是護短，也遮蓋不住。就算是他殺的，咱們身為長輩找場出氣則可，冤冤相報則大可不必。因為他們是好的壞，是正是邪，武林中人自有公論，如果咱們非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不可，人家豈不把咱們看成一丘之貉了？」

「老大，你的意思是殺了白殺？你幹我可不敢！」

「好好，我先來問問！陶森道：『陸浩，你小子生了甚麼病？』

陸浩幾乎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道：『在下並非生病，而是被人擊傷內腑，而且是兩次，即使陶老二剛才不擊我一掌，在下……恐怕也支撐不過十二個時辰……』

陶森微微一怔，道：『是甚麼人擊傷了你的？』

「不說也罷！陶老大，正如二

位所說的，在下正在走霉運，如果二位認定尤氏兄弟是在下所殺，而且不加証實就要下手，在目前，在下也無法阻止二位！」

陶德怪笑一聲，道：「老大，你瞧，這小子死到臨頭還這麼硬呢！」

陶森道：「陸浩，這且不提，假如尤氏兄弟被你遇上，你會不會殺了他們？」

這話問得很絕，此時此刻，一句話就能決定他的生死。

陸浩道：「老實說……以尤氏三兄弟的素行！即使列在我的逮人名單上，也必在三十名以後，而且在下只能逮人而不殺人。除非十惡不赦之徒，而且抵死反抗，那又當別論……」

陶森道：「老二，我告訴你，我也不喜歡陸浩這個人，連他的老子『雪鷹』也不喜歡，你猜爲甚麼？」

「這……這還用問嗎？就因爲他們是『鷹』吧？」

「知道這一點，至少不會使我們迷失得太多，偏差得太大，老二，很少有人會想到這一點，爲甚麼某些人非常厭惡『九爪飛鷹』父子以及『跨鶴叟』柳占春這一類的人……」

「老大，你似乎放過他，是

不是？」

「我也想知道，你不想放過他，到底要如何處置他？」

「對他，太便宜，總要卸他一件零碎，比喻說一條臂或一條腿等等。」

「老二，你可曾忘記在興安嶺附近開牧場的姪女小葉子？」

「小……小葉……我怎麼會忘？」

「你可還記得她是怎麼死的？」

「被人奸殺而死，還劫走了二十幾匹馬，但到如今還沒查出是甚麼人幹的。」

「對！的確沒有查到，但是，幹這種事的武林下三濫，幾乎點着人頭可以叫出名來，初出茅廬的賊仔子也沒有這個膽……」

「不見得吧！老大。」

「總還記得，小葉子和她丈夫也會功夫，而且各有一支火銃，結果還是被人奸殺了。而事後查看現場上的足印，也不過才三個人而已，我們等於是苦主，所以知道作苦主的滋味，也正因為如此，『九爪飛鷹』深受百姓的敬愛。老二，我說這話，你懂我的意思了嗎？」

「我懂，但是，老大，你太信任別人，這小子的話就句句是實嗎？」

「難道老二以為他沒有受傷？」

他蹲下來伸出二指按在陸浩脈門上，不一會收回手，道：「老二，

你試試看。」

陶德試了一會，沒說一句話。

陶森道：「此子五臟離位，經脈紊亂，而且有的已斷，如果換了你我，應該早已撒手歸西了，奇的是，他體內好像有一股灼熱的真氣，護着他那隨時可能斷的心脈。」

「老大，說來說去，你似乎不管我們的晚輩被殺的事了！」

「老二，我們固然不怕他報仇，但別人把他打成奄奄一息，祇比死人多一口氣在，却假我們之手把他殺死，你認為划得來嗎？」

這的確划不來，可是很少有人去深思，去研究，這種事是否划得來？陶德不是傻瓜，他外表看來一團和氣，却是個狠毒角色。

這工夫陶森已向石縫外走去，道：「老二，如果我們也不會武功而仍然發生了姪女小葉子的慘事，你我是是否也會把陸浩父子這種人視為萬家之佛。」

陶德以為老大說的沒錯，不過千言萬語一句話，他的師姪死於陸浩之手（他以為如此），就這麼輕饒他，他沒有這種涵養。

那怎麼辦呢？殺了他很容易，祇要一掌或一脚也許就夠了，但正如老大所說的，太划不來，就這麼一走又不甘心。

略一尋思，解開下衣就撒起尿來。

陸浩此刻頭暈腦脹，忽感頭臉上有溫熱的水洒下，不一會，他知道是甚麼了。

因為味道是可以辨別的。

這是奇恥大辱嗎？也許不，這種人作出這種事來，那是非常可能的，世上哪一種人都有，陶德這一種最可恨。

陶德提上下衣，追上了陶老大，沒想到陶森迴身就是一個耳光，打得陶德退了兩步，捂着臉道：「老大，你，你這是幹甚麼？」

陶森迴身走出石縫，冷峻地道：「士可殺不可辱，你何不殺了他？如果你還自詡為一號人物，事後想起這件事，會不會以為自己的行為一文不值？」

陶德沒有再說甚麼，儘管他並不太折服老大的看法，而陶老大也沒有再說甚麼。

陸浩想移到山泉處洗一下都不可能，此刻，他祇能數着時辰等候死亡來臨。

但是，午夜之後，天氣驟變，下了一場傾盆大雨，這大雨足足下了半個多時辰，他躺的地方正是石縫中央，雨水自石縫中央兩邊石壁上像瀑布般傾瀉下來。

涼沁沁地，而且雨注擊打着全身百骸，有的地方還十分痛。但是，却好像身上本來着了火，一場大雨把火熄滅了似的，痛苦輕了些，內傷也勉強穩住了。

他想不出道理來，却支持着站起來，走向洞中。唯一的希望是在此以自己的殘餘內力自療內創，這幾乎是痴心妄想。

人在絕望邊緣上，也許唯一的樂趣就祇有痴心或狂想了。

這場雨絕對洗淨了身上的汗臭及尿臭，十分清爽。當然，洗不清他的自尊上的尿臊。

他喝了些水，試着打坐，可惜雙腿被惡犬咬傷，已不能盤好，腰也挺不起來，屁股上也有惡犬的牙痕。

絕望了嗎？他警告自己，別人可談「絕望」二字，他是不行的，他打量石洞中景物，黑暗而潮濕。由於這場大雨來得急，去得也快，石縫中瀉出一線月光。

洞內景物隱隱可辨，有一塊石頭，頗似小几，可能適合於雙足垂下那種打坐方式。

他吃力地走近坐上去，果然可用。立刻收攝心神，抱元守一。但是，抱元守一談何容易？祇要一想到韋紫琴的突變，點穴迫害，咬狗啃噬，以及陶德的那泡尿，心就亂了。

抱元守一，其實就是孔子所說的「克己」。正因為有一分己，就有一分自私，有一分自私，就有一分

出的嘯音。

她們會有關係？

一年一度的白雲寺建醮盛會又開始了。

光是這鎮上的善男信女就捐出了七八千兩銀子，共襄善舉，至於其他縣裡來的還大有人在，因為白雲寺為民解惑的種類很多如：命運、事業、疾病、婚姻、遷居、考試、生育、吉凶等等，項目有：命卜、看相、蓋運、安太歲、安斗、安土神、收驚、收魂及安胎等等。

白雲和尚出了名，有錢的人肯花這種錢。

白雲寺附近廣場上，搭建了醮壇，有錢的善男信女，建醮鋪路不怎麼大方，建壇紮紙，迤邐一里之外，毫不心痛。

尤其是信女們，像趕廟會一樣，盛裝艷抹，爭奇鬥艷，中秋剛過，秋老虎發威，個個汗流浹背，即使是浮瓜沉李，也還不能去暑。

白雲寺西南兩里之遙處，峽谷中有一小溪，溪水清冽，是個消暑的好去處。而且傳言此溪水甚靈，若有眼疾、皮膚病等，一洗就好。

加之此處幽靜隱蔽，怪石嵯峨，在此出浴也不易被人看到，趙斌和張青二人患了眼疾，兩人四隻眼腫得像胡桃一樣，每天早上起床，眼皮即被膿粘住，要用溫的茶

葉水洗很久才能泡開。

但是，今天一早起來，兩人用茶水洗了一個多時辰，還用濕巾敷在眼上，總是睜不開眼。張青道：「媽拉格巴子，這是甚麼鳥眼，我長了這麼大，小時候也害過眼，可沒有這麼厲害！」

趙斌道：「眼睛碰上蛛網，就會這樣，可是，咱們沒有碰上蛛網呀！入你姐！這麼一來，甚麼事也別幹了！」

「是啊！這兩天……」張青小聲道：「壇主失蹤，要咱們去找人，這怎麼成？」

趙斌道：「奇怪了，膿乾了總可以泡開，可是這一次怎麼泡還是硬硬地，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是啊！就像是用膠膠住了似的。」

「膠住是不可能的，因為膠要熬溶才能粘住東西，那會很熱，倒是有點像松油呀！」

「對對，八成是松油，我能聞出松油味兒！」松樹上的油粘性極大，所以森林中的狗熊身上癢就會在松樹上擦癢，毛上沾了松油，再在地上打滾，沾上一層泥，再擦樹幹沾上松油再沾泥，就這樣身上厚逾數寸，火銃射不透，獵熊者祇有射肛門及雙目。

「你姐！小張，不要洗了，先到外面吃早飯吧！」

的確，字字句句，都像利錐芒刺戳在他的心坎上，死，實在並不

我見，有一分我見，就有一分不平之氣，也就滯碍不通了。

一試再試，屢試屢敗，而且雜念越來越多，一會兒想起父母、師父，一會兒又想到金素如、冷清秋、白雲和尚，甚至小譚和泥鰍，不由長嘆一聲而作罷，道：「天哪！難道我的路就這麼斷絕了嗎？」

「不錯！你已經沒有希望了。」

一個人站在洞口，祇要聽口音，就知道又是金素如。

「我一天不死，妳總會感覺有件心事未了，那妳何不殺了我？」

「我受情的折磨數十年，雖不能在你身上全部找回來，讓你受數月的折磨也是應該的，我現在還不想要你死，死，對你來說，仍然太奢侈了。」

「金素如，每當午夜夢迴，妳是否會感覺自己人性漸泯，已接近獸性了？」

她笑得很開心，一點也不以為這話對她有多麼不敬，道：「聖人的『幾希』二字，不是說明了人性和獸性的差距了嗎？怎麼樣？你想你的老子，你的母親，以及你曾愛過的人是不是？但是你將永遠也見不到他們了，而你也永遠不知道他們現在是甚麼樣子了。」

的確，字字句句，都像利錐芒刺戳在他的心坎上，死，實在並不

可怕，可怕的是它的過程。

「金素如，妳也有煩惱是不？」

「甚麼煩惱？」

「比喻說，醜陋的麥大熱在妳面前晃來晃去哩，詭計怕人揭穿哩等等！」

「甚麼詭計？」

「比喻說……點了冷清秋的腦後數穴，使她瘋狂狂哩……」他實在不敢確定是她幹的，但這一詐還真有效，也許她此刻已經不在乎他知不知道這件事了。

「算你還聰明，你是怎麼知道的？」

「這似乎並不重要了。」

「不錯，你對我的秘密還知道多少？」

「妳不是很關心那件法衣？」

「哈……」她大笑着掉頭消失在石縫之外了，這表示甚麼？她不重視這法衣？或者已經知道那法衣的下落了？」

陸浩木然地坐了很久，這世界已遺棄了他，一種從未有過的孤獨感統御了他，他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韋紫琴和金素如所可能的關連。

金素如昨夜傷了他之後，韋紫琴就來了，還帶了一隻狗。而昨夜他曾聽到金素如撮口發出嘯音，而韋紫琴咬狗，也類似那種以內力發

來。

陸浩此刻頭暈腦脹，忽感頭臉上有溫熱的水洒下，不一會，他知道是甚麼了。

因為味道是可以辨別的。

這是奇恥大辱嗎？也許不，這種人作出這種事來，那是非常可能的，世上哪一種人都有，陶德這一種最可恨。

陶德提上下衣，追上了陶老大，沒想到陶森迴身就是一個耳光，打得陶德退了兩步，捂着臉道：「老大，你，你這是幹甚麼？」

陶森迴身走出石縫，冷峻地道：「士可殺不可辱，你何不殺了他？如果你還自詡為一號人物，事後想起這件事，會不會以為自己的行為一文不值？」

陶德沒有再說甚麼，儘管他並不太折服老大的看法，而陶老大也沒有再說甚麼。

陸浩想移到山泉處洗一下都不可能，此刻，他祇能數着時辰等候死亡來臨。

但是，午夜之後，天氣驟變，下了一場傾盆大雨，這大雨足足下了半個多時辰，他躺的地方正是石縫中央，雨水自石縫中央兩邊石壁上像瀑布般傾瀉下來。

涼沁沁地，而且雨注擊打着全身百骸，有的地方還十分痛。但是，却好像身上本來着了火，一場大雨把火熄滅了似的，痛苦輕了些，內傷也勉強穩住了。

他想不出道理來，却支持着站起來，走向洞中。唯一的希望是在此以自己的殘餘內力自療內創，這幾乎是痴心妄想。

西門丁介紹書

鳳凰劫



每本HK\$35

美艷孤傲的洪小凰與鳳峯生同是冷酷的殺手。但自二人相戀後均希望放棄此種殘酷生涯，却遭殺手集團千里追蹤滅口及施以辣手相阻二人圓美夢，更牽出一段段曲折離奇的身世。是一套集激烈打鬥、浪漫迷情的武俠小說。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兩人像瞎了一樣，摸索着來到前堂，由於豆漿也賣完了，兩人來到另一家，剛叫了一份豆漿油條，吃了起來，隱隱感覺有個人坐在他們對面座上。

這人道：「兩位的眼疾不輕啊！如果不及時治療，會眼瞎的。」

趙斌側耳一聽，這人聲音甚嫩，應該不超過二十歲，也說不出是那省的口音，道：「小老弟，聽你的口氣，似乎內行。」

「當然，家父就是十五里外的名醫，尤其對眼病很有名氣。」

張青道：「這麼說，小弟也懂治療之法囉？」

「不敢，不敢，不過看得多了，也略知一二，二位的眼睛是弄進了髒東西，又中了毒，才會如此厲害的。」

趙斌道：「小弟貴姓？如能治好咱們的眼疾，必有重酬。」

「小弟杜萊侃，在下雖少不更事，也知道『醫者父母心』，祇知救人，不談報酬，兩位的眼疾在下能治。」

張青道：「小弟你的大名是……」

「杜是土木杜，來是蓬萊的菜，侃是調侃的侃。」

張青道：「杜小弟如能治好我們的眼疾，決以五十兩銀子酬謝。」

謝。」

「在下不敢說有十成十的把握，也有七八成。小弟對家父的醫道十分佩服，但家父祇有一樣欠缺。」

「那是甚麼？」

「耳疾方面，家父不甚內行，所以小弟的耳朵重聽症，家父治了將近六七年，迄無起色。」

趙斌道：「杜小弟，就請你馬上動手吧！我們先付十兩銀子，以便先去買藥。」

「銀子不急，不過在下治病，病人必須絕對服從才行，要是陽奉陰違，不聽指揮，在下絕不接受這種病人。」

兩人同聲道：「一定服從小弟的命令。」

「那就跟在下走吧！先去靈泉把眼泡開，要治眼這是必須做的第一步。」

「靈泉在何處？」

「就在白雲寺附近溪流中。」

「對對，很多人都說過，那溪水可治病，不過，在下的眼疾光是溪水洗還不成吧！」

「我說的不是溪水，而是溪中岩石下的泉眼，自泉眼內流出的原水清冽乾淨，你們的眼睛祇要泡兩盞茶工夫，在下一弄即開，然後再對症下藥，兩日內可癒。」

「那好極了！」趙斌道：「祇可

惜不知杜小弟尊翁是位治眼的國手，早知道也就不必受這麼多的罪了。」

「其實在泉眼處泡眼睛，也要把身上洗淨，因為眼睛是人身最乾淨的部位，不能有纖塵滲入，所以身子不同時洗淨仍是無用。」

張青道：「小弟說的有理，去洗個澡也不錯，我早就想找個小河或小溪處泡個夠了。」

這年輕人帶他來到溪的上游，後面遠遠地還跟了一個瘦皮猴，二人遠遠作手勢呼應。

到了溪邊，這工夫不過是午時頭，天還不太熱，溪中最深處不過深及腰際，水流不甚湍急，有人以繩子圈了一個範圍，杆上懸以紅布條，上書：進香信女靈浴處，善男止步。

年輕人帶他們緩緩走入溪中，溪水果然很涼，底下是鵝卵石，清可見底，大約水深到腰部以下，大腿根稍上時，年輕人道：「這兒有個泉眼，就是這兒吧，二位到岩石上把衣服脫光。鑽到岩下泉水眼處泡約兩三盞茶工夫，衣服由我給二位拿着，我到溪邊有樹蔭處等候二位。」

「對對，小弟不必在此等我們。」

兩人上了岩石，背過身子把衣服全部脫光，交給年輕人，張青道

：「我們洗完，小弟要快點來呀！」

「兩位洗好了，就站在岩石上叫我幾聲，不過我對兩位說過，我的耳朵重聽，所以二位叫我時稍微大聲一點我才能聽到，好哩！我要到溪邊去，二位下水吧！」

年輕人抱着二人的衣服往外走。趙、張二人下了水，還不停地往身上擦水，直叫「好涼」！但他們必須往岩下鑽才行。

他們很相信年輕人的話，往岩下鑽，果然更涼更冷。其實岩下並無泉眼，祇是有個相通的孔，水流流過洞孔，就更為寒冷了。

兩人泡了很久，足有五六盞茶工夫，張青道：「老趙，媽拉格巴子，泡了這麼久，怎麼還是睜不開眼？」

「你姐！急甚麼？說不定杜萊侃有甚麼藥水往上一抹也就開了！」

「也總該出水了吧？我好像隱隱聽到附近有女人『吃吃』的笑聲？」

「不錯，這兒有靈泉，信女善男們來此治病的必也不少！咱們出去吧！」

兩人看不見四周景物，如果能看見，就不會赤裸登上岩石了。而溪邊兩個年輕人，已把趙、張二人衣袋內的銀票拿出，衣服鞋襪都埋在沙土中。

(未完·十二)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